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

現代中國文藝史叢書

婁子匡
朱介凡　編著

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

現代中國文藝史叢書

婁子匡
朱介凡 編著

年來的中國俗文學

婁子匡
朱介凡 編著

正中書局

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

婁子匡
朱介凡 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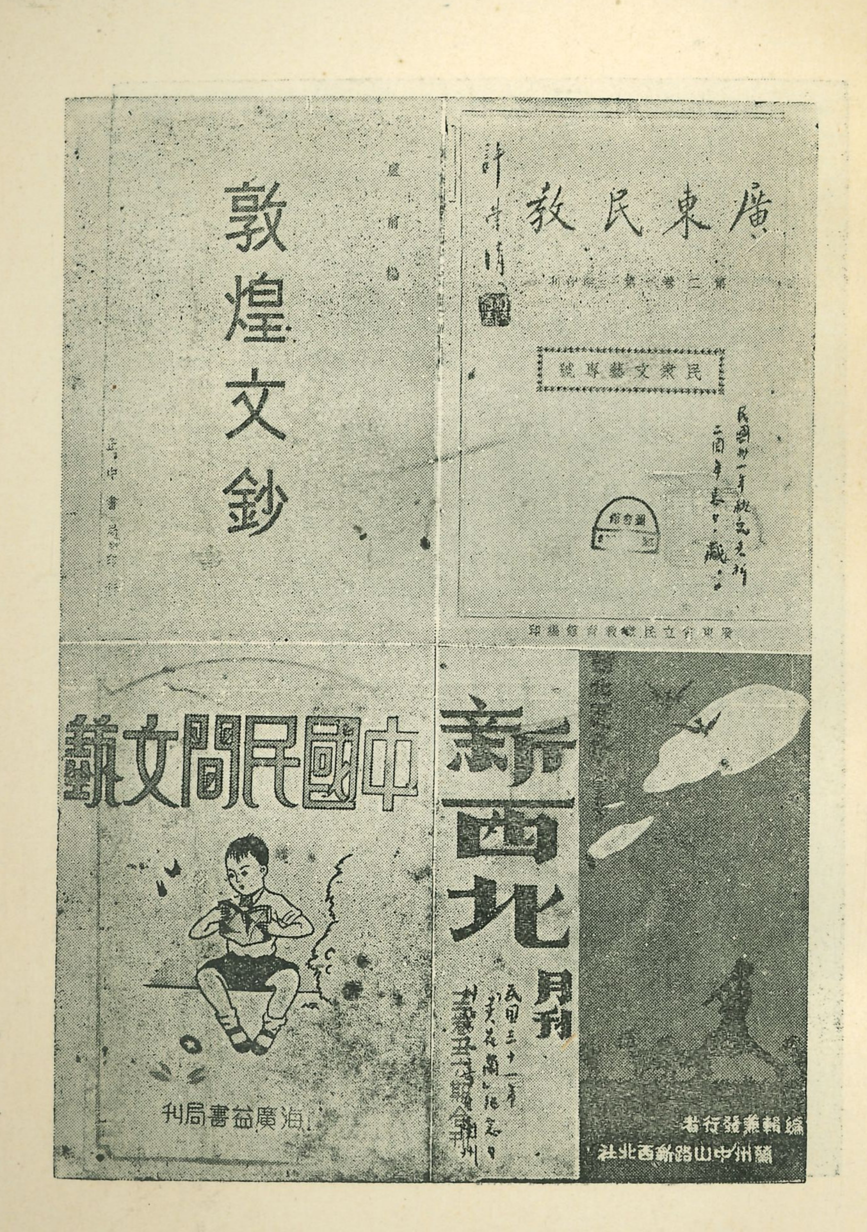
民到如今說孟姜，

不說秦皇與漢武；

由來平凡悲劇最悲哀，

所以孟姜一哭竟千古。

——劉復（民國十四年一月二日，在法國巴黎所寫。）



敦煌文鈔
廣東民教
民衆文藝專號
中國民間文藝
上海廣益書局刊
新西北
月刊
編輯兼發行者
蘭州中山路新西北社



風物志
風土什誌
敦煌藝文
第一卷 第五期
VOL.1 NO.5
Folkways
民間月刊
第二卷 第一號
民俗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


抗戰歌謠
金沙江上情歌
中華民族歌謠文學大系
綏遠民歌集
李淩編
蒙古歌曲集
陶今也譯
新中國文化叢刊第十組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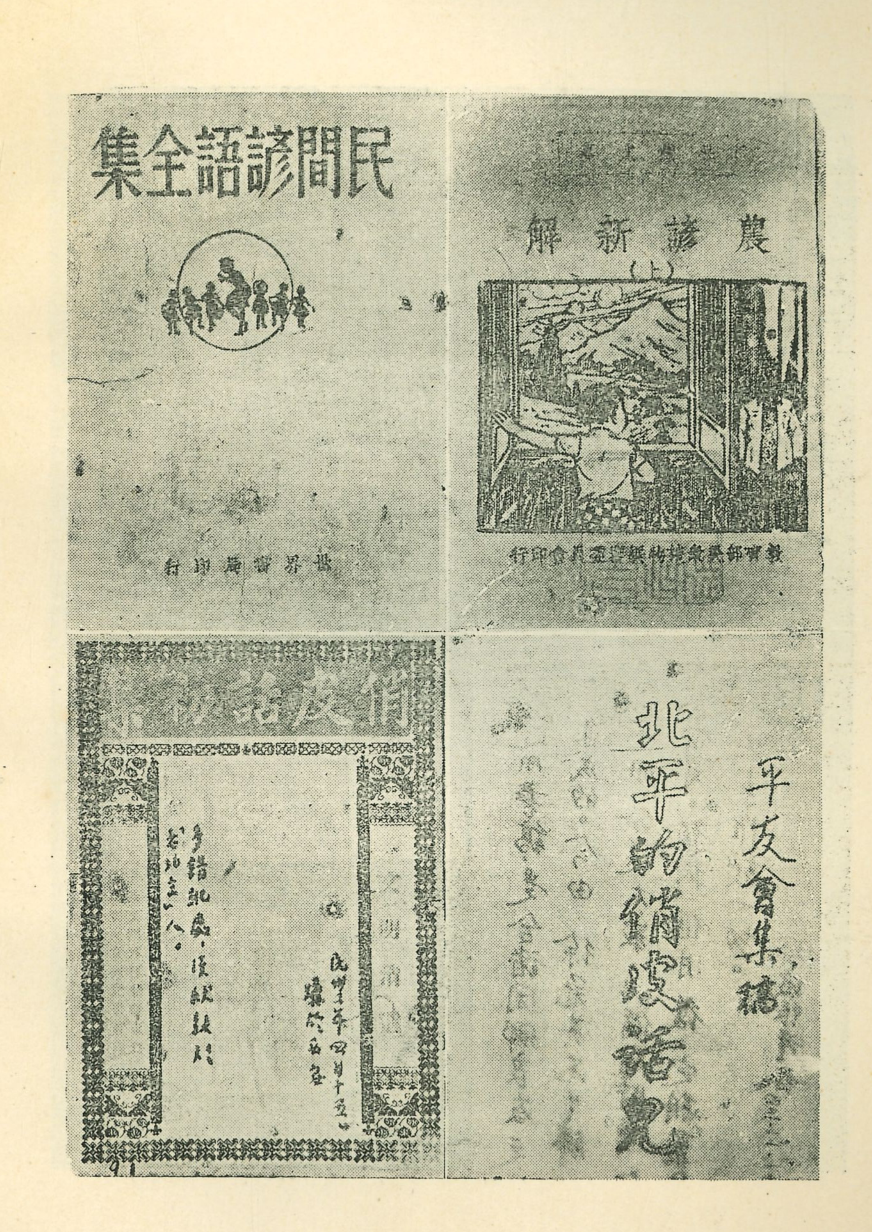

歌謠
復刊詞
中國民歌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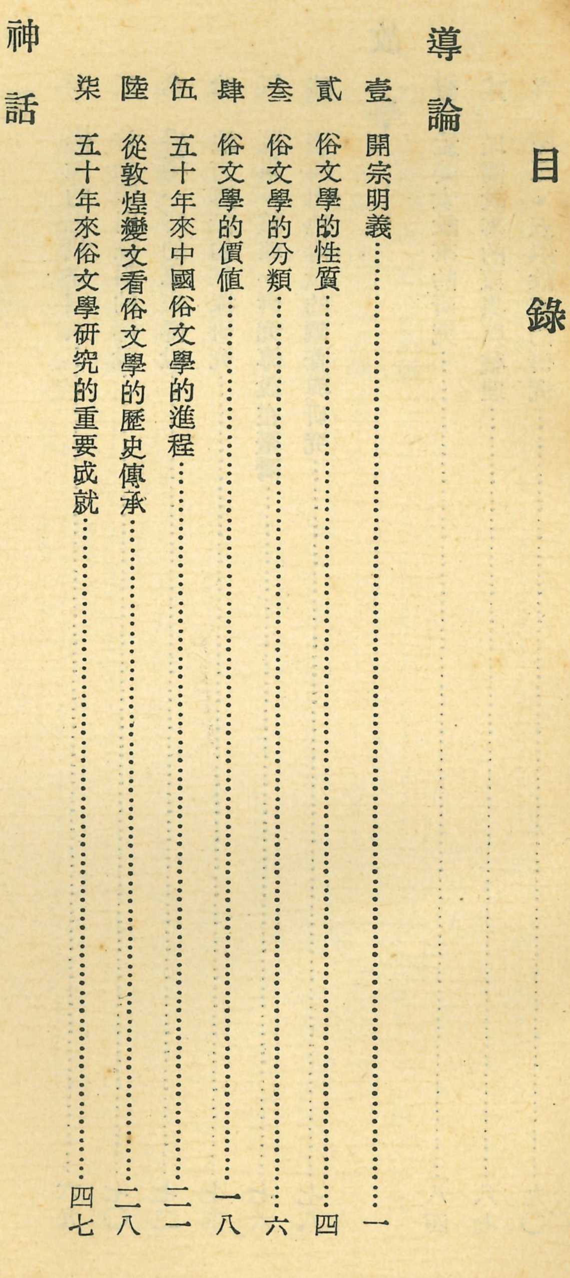

東方笑話
古今笑話精華
笑話畫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中國民間故事集之二
民間笑話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民間故事
中華故事選
第三集
東方文化供應社印行
山東民間故事
上海兒童書局發行
故事



瓦崗寨鼓詞插圖





「哭長城」，四川坟間唱本，紙質極劣。封面用廢紙作襯。這一張廢紙，是軍隊的花名冊，給攝影顯出來了。還有一半的圖片，是關乎神話、傳說、歌謠、諺語、謎語、說書、鼓詞、彈詞、寶卷的，因篇幅所限，未能排印。

目錄

傳說

故事

笑話

歌謠

諺語

謎語

俗曲

說書

鼓詞

彈詞

寶卷

導論

壹　開宗明義

先說明三件事。

㈠俗文學的名。

㈡這本書的主旨。

㈢俗文學的旁親。

民國以前，少有論到俗文學的問題。二十世紀的新時代，從前被排斥的事物，得到了新的估價，俗文學纔引人重視。這情形，開始於民國初年。

俗文學的名極歧異。一般的，多稱民間文學、民衆文學、平民文學、通俗文學、民俗文學，而文學兩字或稱文藝。又有稱爲大衆文學、農民文學、鄉土文學、口耳文學、口碑文學，或講唱文學、或大衆語文學。——但還沒有叫風謠文學、謠俗文學的。雖然民國以來，有關風謠、謠俗、的調查和研究，其主要部份，都涉及俗文學的範疇。

我們以爲，俗文學的名較恰當，平實。

民國五十年來，俗文學引起一般的重視，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絕後的事情。再經過五十年代的

演化，也許將來編述文學史的，用不着爲俗文學旁立門戶了。到那時，論詩，必及於歌謠、諺語、謎語乃至遊戲文字；論小說，必及於故事、傳說、笑話、說書——或者，神話、故事、傳說以及說書、相聲等「曲藝」，也必成爲文學中的一部門；論戲劇呢，必及於所有的地方戲。

俗文學的存在，歷史傳統爲第一要義。例如孟姜女、王莽趕劉秀、白蛇傳、老虎外婆、唐伯虎點秋香……等等主題，或爲故事傳說，或爲謠俗講唱，或爲小說、戲劇、曲藝而表現，其淵源都在民國以前的老遠年代。因此，這本書的主旨，乃在論證這五十年來：

1俗文學的存在和流傳。

2傳統俗文學的發現、調查和研究。

3俗文學的新生。

4人們對於俗文學的注重。

至關於民國三十八年以來，大陸上俗文學的情形，我們只有多留歷史空頁，等待將來補述。共匪對於「民間文學者」的奴役、鬪爭、清算，和對俗文學的竄改迫害，硬是到了毀容挖心的地步。這些情形，都略述於本書的後記。

第三件事，說到俗文學的旁親。

民俗學、民族學研究，是民國以來引人興趣的學科。這兩門學科，少有不牽涉到俗文學的神話、故事、傳說、歌謠、諺語的。有三篇論文可爲例證：

楊堃：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中山文化教育舘「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六期）

這篇論文，敍述了俗文學與民俗學不可分割的事證。

古今式：抗戰以來我國民族學選目（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四期）

古道濟：戰時我國民族學選目下編（「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六期）

今式、道濟，均係古氏一人。按其下編例言看來，這兩篇文字，應合稱「戰時我國民族學選目」，所集目錄資料，極爲充足。各部門之中，都有俗文學題目在。戰前中國民族學的論著，古氏編有：

近代我國民族學譯著目錄（載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二輯）

也是夾帶着俗文學的。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顧頡剛、婁子匡在重慶主編的「風物志」，中國民俗學會出版，特別標示：「民俗學、民族學、文化史、社會史集刊」，其十六篇文字，就有三篇屬於俗文學範疇：

于飛：重慶歌謠研究

鄭師許：神話傳說的發展

李偶：伊索寓言與百喻經

抗戰八年，日軍入侵，我學術南移，多少淸風亮節之士，在抗戰大後方，過着日食粗糙，衣不蔽體的匱乏生活，却走出書齋，掀起了邊疆學術調查研究的高潮，其人文部份，少有不與俗文學有關。據古氏選目，戰時出版雖極度困難，而邊疆期刊，有二十七種。

這裏，引起一個問題。

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以及「曲藝」，不管我們把它放在民俗學、民族學、俗文學或是文化史、社會史那一個範疇，它的本質總不變。問題只是，民俗學、民族學、俗文學以及文化史、社會史之對待和處理它們，各有其立場。好在是，這其間，從來不曾有過相互排斥的事，而只有相互參證的事。

貳　俗文學的性質

一、民族性。俗文學非爲個人創作，乃屬民族集體的產物。民族的性格、德行、愛憎以及其生活的背景，最是表現於俗文學的神話、故事、傳說、謠諺、謎語、笑話、說書和民間唱本之中。如像「孟姜女」、「王莽趕劉秀」、「白蛇傳」、「徐文長」、「鄭成功」這些主題的傳述就是。俗文學如缺欠了民族性，就失去了它的特色所在。

二、傳統性。俗文學的創作，固然它最初的胚胎，必然依從某一個人起始，其完成的過程，須經過集體的修改、補充、承認和傳流。俗文學的部門，沒有一樣東西，是即時生長的，它一定要經過長時間歷史傳統的淵源。舉一顯例，就像敦煌俗文學和現代俗文學的關係。

三、鄉土性。樸素，率眞，尋常，厚重。或許粗鄙，但不下流。土味兒十足，地方色彩濃厚。而由於第一爲民族性，故不囿於一隅。

四、羣體性。換句話說，非階級性。俗文學並非屬於某一階層或某一社會或某一教育程度或某一種年齡的人，而是男女老幼，富貴貧賤，上智下愚，所共有的，都喜愛的；假使某一種俗文學，只阿好一部份人，而不能討好羣體，那必然存在不住。何以某一種俗文學的形式長久傳承，而某一種只是倏忽一現，其分際只在於此。

五、口語性。俗文學不管爲講說，爲歌唱，它是生活在語言中，而非生活在文字上。固然現在俗文學各部門都有書本記載，但其不斷創造與傳承，還是在於千萬人的口語說唱。俗文學所賴以表現的，第一件事，也要它是口語的。

六、和合性。不堅持某一個觀念或某一種傾向，不約束什麼，也不排斥什麼，只依着社會生活的謠俗和民間傳承的進程，順乎自然的推移，達到了和合融融的境界。例如母題歌謠研究，董作賓的「看見她」，南北各地歌謠，都是述說未婚女婿到丈人家看見她美，非即刻娶她不可，在四十五首同樣題旨而地方色彩、用語、比喻有異之中，獨有山東威海衛和萊陽兩首，歌謠後一半變了卦，發現未婚妻的醜，寧打十輩子光棍也不要她了。董氏在「整理研究的經過」結語裏說：

> 人家明明說好，他偏說不好；人家非娶不可，他偏發誓不要。本是一個來源，翻了案，便完全不同。從此足見歌謠的變化，眞個是千奇百怪不可捉摸了。

這種相反的少數派，並無害於民間傳承的發展。反而見得拓展了境界，增大了情趣。

叁　俗文學的分類

一、徐蔚南的分類

㈠故事

1傳說　2童話　3寓言　4趣話　5神話　6地方傳說

㈡有韻的歌謠和小曲

㈢片段的材料　如乳歌，謎，俗諺，綽號，地名歌。（見徐著「民間文學」，民國十七年世界書局再版）

二、沈傑三的分類

㈠歌謠　㈡諺語　㈢傳說　㈣謎語　㈤故事　㈥笑話　㈦歇後語　㈧拗口令　㈨小調

（見「京報」副刊「國語周刊」二十五期沈著「民間文藝的類別」）

三、周作人的分類

㈠歌謠

1情歌　2生活歌　3滑稽歌　4敍事歌　5儀式歌　6兒歌　7事物歌　8遊戲歌

㈡謎語

1事物謎　2字謎　3問難

㈢神話與其類似者

1神話——神的故事，宗教的

2傳說——半神的英雄的故事，歷史的

3故事——名人的故事，傳記的

4童話——（仙人的故事），文學的

（見周著「自己的園地」）

四、葉德均的分類

㈠故事類

1神話　2傳說　3地方傳說　4童話　5寓言　6趣事

㈡有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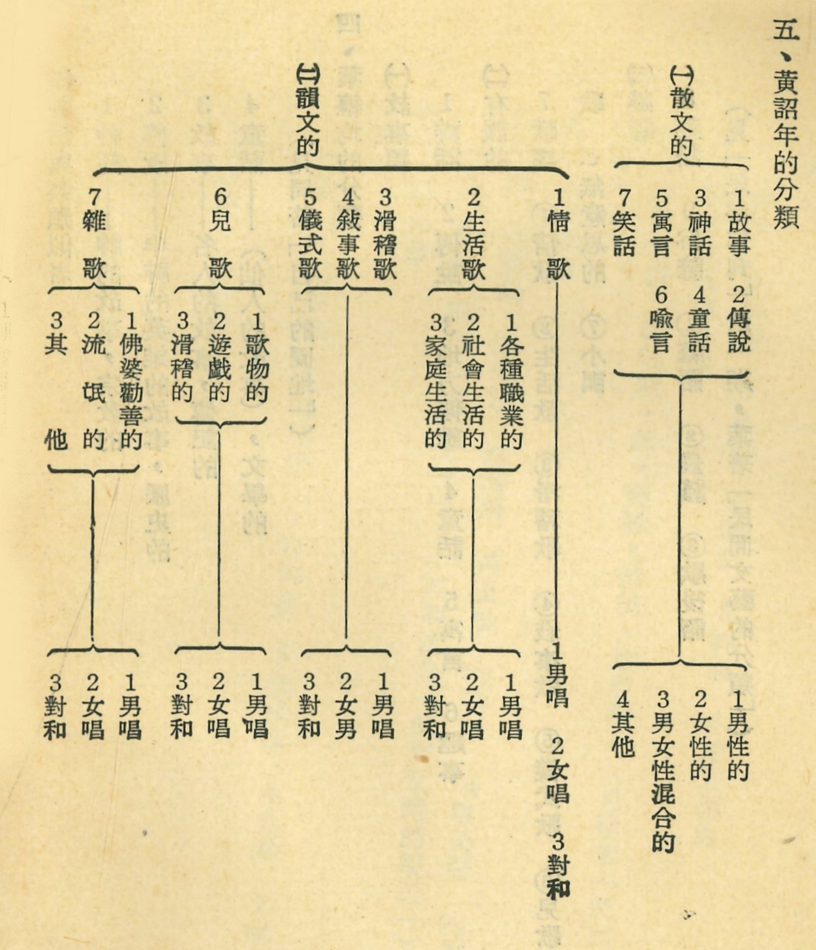
7歌謠　①情歌　②生活歌　③滑稽歌　④敍事歌　⑤儀式歌　⑥兒歌——a.事物歌　b.遊戲歌　c.無意思的歌　⑦小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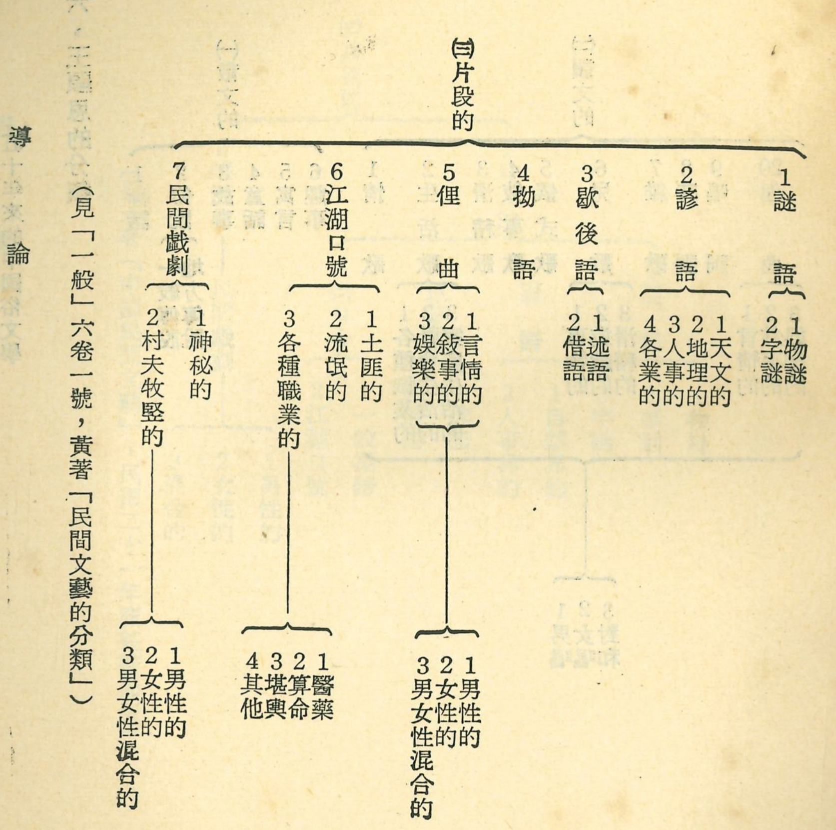
㈢謎諺

8謎語　9俗諺　①諺語　②農諺　③歇後語

（見「民俗旬刊」第一期，葉著「民間文藝的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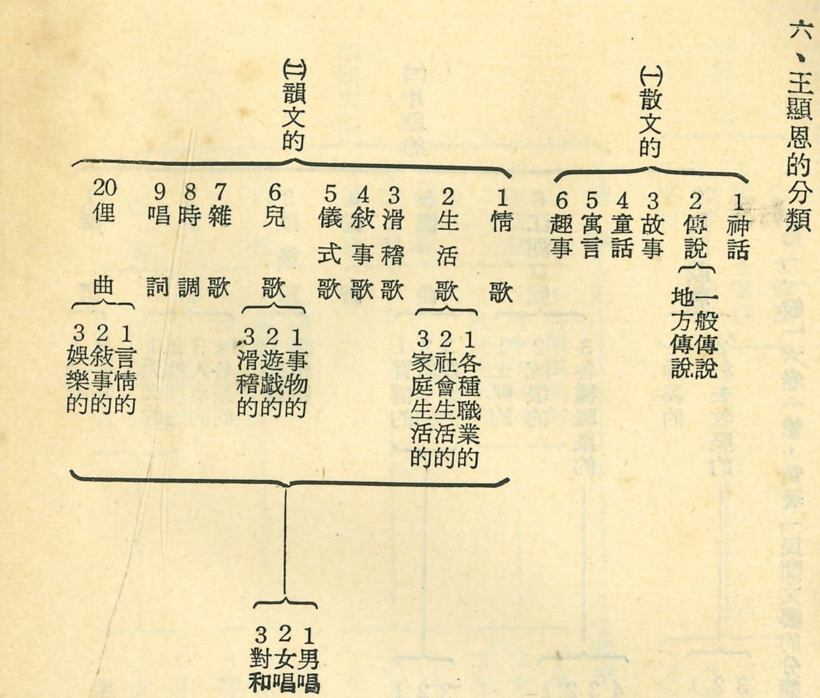
五、黃詔年的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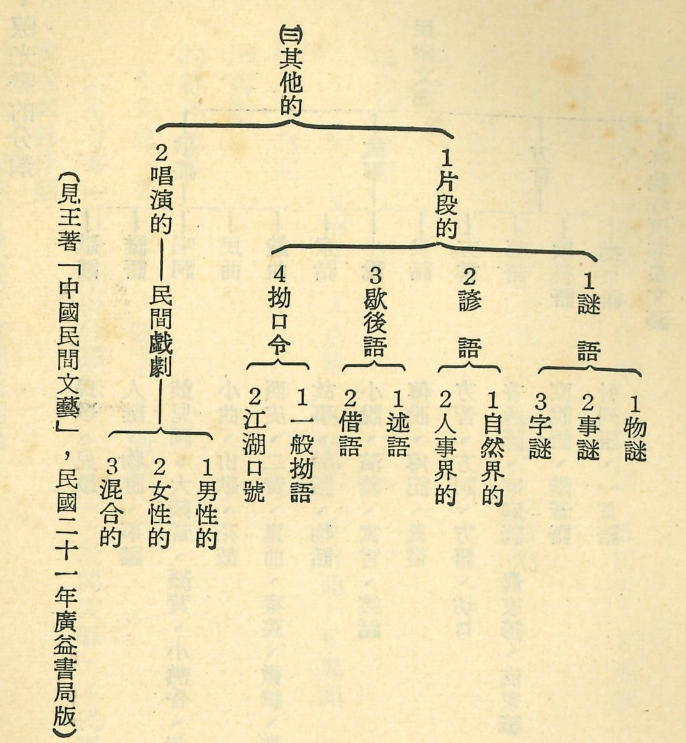




(見「一般」六卷一號，黃著「民間文藝的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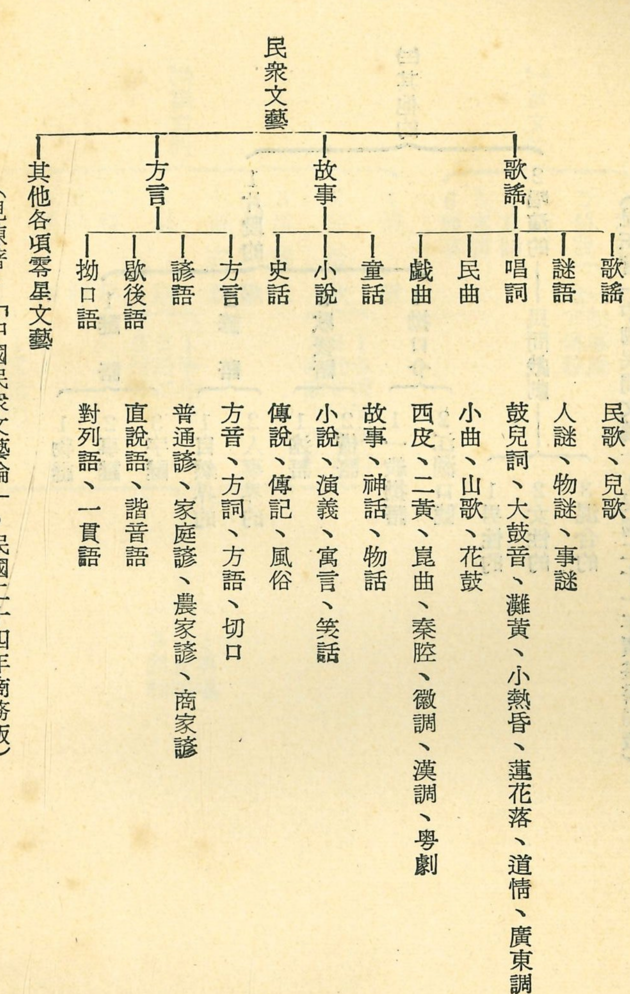
六、王顯恩的分類





（見王著「中國民間文藝」，民國二十一年廣益書局版）

七、陳光堯的分類



（見陳著：「中國民衆文藝論」，民國二十四年商務版）

八、杜定友的分類

㈠歌謠

1總集　2童謠　3民歌　4情歌　5田歌　6漁歌　7織工歌　8雜歌　9各地歌謠

㈡俚曲

1北方　2中原　3南方　粵謳　5寶卷

㈢民間諺語

㈣寓言

㈤民間故事

1人物　2兩性　3鳥獸　4鬼怪　5奇聞　6異聞　7趣事　8各地故事

㈥民間傳說

㈦對聯

㈧謎語遊戲

1文虎　2組字　3嵌字　4酒令

（見所著「杜氏圖書分類法」八九〇「民間文學」，民國二十四年中國圖書館服務社版）

九、鄭振鐸的分類

㈠詩歌　民歌、民謠、初期的詞曲。

(二)小說

1短篇的，宋代所謂「小說」。

2長篇的，宋代所謂「講史」。

3中篇的。

(三)戲曲

1戲文

2雜劇

3地方戲

(四)講唱文學

1變文

2諸宮調

3寶卷

4彈詞

5鼓詞

(五)遊戲文章　散文的，韻文的

(見所著：「中國俗文學史」，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版)

十、楊蔭深的分類

(一)歌曲

1謠諺——是一種短小的徒歌，謠是即興而造，諺是古時相傳的。

2民歌——是一種較長的徒歌，又分情歌、生活歌、時令歌、滑稽歌。

3俗曲——是合樂的歌曲，可分舊調的、地方的、新創的數種。

(二)小說

1話本——是宋時說話人的底本，長短均有，但後來視作短篇小說。

2章回小說——是從講史演變而來，一書分許多回目，就是長篇小說。

(三)戲劇

1雜院劇本——是我國戲劇的雛形，體例很雜。宋稱雜劇，金稱院本。

2戲文——是南曲，後稱傳奇，又變爲崑曲，篇幅都是很冗長的。

3雜劇——是北曲，但到了明清，變爲短劇或獨幕劇的別稱。

4皮黃戲——是合西皮二黃的戲劇，本是地方戲，現已公認爲國劇了。

5地方戲——是各地方的土戲，如秧歌、灘簧、花鼓戲、傀儡戲、影劇等。

(四)唱詞

1變文——是一切唱詞的祖禰，發生於唐代，至宋而禁絕，多唱佛教故事的。

2 諸宮調——是合許多宮調而成的唱詞，有說有唱，當受變文的影響。

3 寶卷——是變文的嫡系，唱的有佛教故事與非佛教故事兩種。

4 彈詞——是流行南方的唱詞，或稱陶眞、南詞、評話、木魚書等。

5 鼓詞——是流行北方的唱詞，其後有大鼓書、子弟書、快書等。

6 相聲——是帶滑稽口吻的唱詞，但也有只說不唱或相各種聲音的。

（見楊著「中國俗文學概論」，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世界書局版）

另有楊家駱「講唱文學」的分類：

㈠樂曲系

1 用詞調——宋：敍事鼓子詞、覆賺、諸宮調。

2 用南北曲調——金、元：諸宮調。

3 用俗曲——宋：陶眞、敍事道情。元：貨郎兒。明：敍事蓮花落。清：牌子曲。

㈡詩讚系

宋：涯詞、陶眞。

元：詞話（詞說、陶眞）。

明：詞話（陶眞、詞說、說詞、唱詞、文詞說唱、打談、門詞、盲詞、瞽詞、彈詞）唱本、敍事道情。

清：彈詞（南詞、弦詞、摸魚歌、沐浴歌、木魚書）鼓詞、影詞、竹板書、鼓兒書（大鼓書、子弟書）、快書。

㈢兩系兼用

元、明、清：寶卷。

清：部分吳音系彈詞。

（見楊著「講唱文學與社會教育」，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國社會教育社「社友通訊」二十期）

上述十一種分類，都各有其見地。我們要把俗文學的分類工作做得完善，必須是把各部門的資料，充分蒐集、整理、比證之後，始能着手進行。

本書的分類，大體上爲三部門：

一、講說的——神話、傳說、故事、笑話。

二、講、唱之間的——歌謠、諺語、謎語。

三、歌唱的——俗曲、說書、鼓詞、彈詞、寶卷。（這裏，說書因有其一定的腔調與韻味，故不列入「講說的」。我們遺漏了：1寓言——民國五十年來，少有可論列的。2通俗小說。3地方戲曲——這由於「中華民國五十年文藝史」另有小說史和戲劇史的專冊。）假如把這三部份補足，那麼：

1寓言，列於「故事」之後。

2通俗小說，似當列爲第四部門「閱讀的」。

3地方戲曲，似當列爲第五部門「演唱的」。

這第四部門，淸末民初的作品最多。第五部門，則類別複雜非常，因爲每一省區，就有好幾種腔調樂曲不同的地方戲，是俗文學最豐富的領域；或者，也可說，這第五部門，乃是俗文學各部門之藝術的綜合。

肆　俗文學的價値

一、民族精神所據以表現。俗文學是潛沉的民族文化產物，普泛的貫注着民族精神，它敎育、鼓勵、安慰我們老百姓，引起民族心性的團結，形成我們共通的愛憎。例如抗戰時期東南、華北的淪陷以及民國三十八年全個大陸的淪陷，就靠那些口耳相傳的故事傳說，謠歌諺語，支持了我們老百姓的期望，是強暴的、邪惡的勢力所不能壓制或阻遏的。

二、擴展了文學的領域。正統文學，多從俗文學發展而來，若謠諺之於詩。俗文學的作者，是廣大羣體，並非是拔尖的個人，所以易於創造新的形式，生鮮活潑，刺激了正統文學的不斷變化與發展。

三、雅俗共賞，達到文學的普遍效用。正統文學作品，不但對於文盲，在閱讀上有其限制；卽對於讀書人，其文學修養欠缺的人，也有着隔膜，像是詩詞散文的欣賞。俗文學多屬講唱，於是，對於文盲以及無有或失去閱讀能力的老老、小小、殘疾的人們，毫不至於有限制。而文人學士對於俗文學的欣賞，比之一般人要來得境界擴大，特具深度。

四、老百姓從俗文學接受敎育而構成人格。周君亮「老李外傳」，指出一個最典型的事例：

他的知識範圍太窄，足跡不出二十里，他不曾見電燈，不曾看見火車，告訴他世界上有不須用火的燈不須用人力畜力推拉的車子，他便不懂。更可惜的是，他不曾看見過馬，敎他認「馬」字就頗費唇舌。老李的知識淺陋如此，但他却具有一套倫理觀念，敎他一些抽象意義的字譬如忠孝節義，他一聽而知其含義。他這一套倫理知識，乃是從戲劇、皮影子戲、唱本、俗諺等等而來。這些來源所湊成的信條，當然是不十分完整的，但却構成了他的信仰與品格，並且十分堅強。（民國四十九年六月，「暢流半月刊」二十一卷九期）

抗戰時期的典型人物，「傷兵之父」段承澤（繩武），因爲受武訓精神感召，要「消贓贖罪」，一生捨己爲人，主持通俗讀物編刊社有年，他反對「必須十年以上的學習，數千元的費用，才能得到一個吃精神食糧的金碗。」嘗說：

只有建立在大衆基礎上的文化，才稱得起文化，只有通俗的橋樑，才能把文化過度還給廣大的人民。說書者賣唱者，乃民間之眞正文化人。（「段繩武先生年譜」，何容藏本。）

五、俗文學永伴人生。人生從呀呀學語時起，到進幼稚園以前的階段，就從母親、乳娘唱兒歌；

稍長，就曉得聽故事了。此後，直到老死，其學習、休閒和社會生活中，最多接觸的人文事物，是俗文學。目前，最普遍的娛樂是電影，自民國三十八年以來的十載，臺灣最賣座的電影是那一部呢？答：白蛇傳。依科學觀點，白蛇傳是一派胡說；從文學眼光，却是情趣無限，可愛極了。中國人心思中，誰不有白娘娘和小青的倩影，儘管你撞見一條小蛇也恐懼十分。而除妖的法海和尚，偏偏引起大衆厭棄，這豈是俗文學敎人不知好歹？人生自幼至老，儘管我們對白蛇傳這故事傳說有前後不同的看法，其喜愛白娘娘和小靑，則眞是「沒有話說」。

六、俗文學是各科學術研究的上等資料。民間傳承和社會歷史進化的痕跡，常在於俗文學的各部門之中。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有云：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富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上項正是所謂科學的研究，下項正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式之差別，中國人把他們忽略了千百年，還是歐洲人開頭爲規模的注意。（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臺灣大學印行「傅孟眞先生集」第四册，一七四頁。）

民國以來，俗文學書本保藏得最多的，首推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卽由於傅氏之注意蒐羅，當時還不太覺得可貴，三十年來，兩經浩刼，文籍喪失，如今竟成爲海內外惟一保藏中國近代俗文學書本的場所。這些資料，等待着各科學術的利用。

七、方言古語的寶庫。語言爲文學的要素之一，俗文學的這個要素，多的是方言古語的包含。在語言學研究上，最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吳守禮對於「演陳三五娘故事的荔鏡記戲文」的語言研究，是近在眼前的例。吳氏已下了將近十年工夫，要在這戲文中進行閩南方言之音韻、字形、詞彙、句型及特殊專題的探討，興趣極濃，成就極大（略見吳著「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民國四十九年三月「臺灣風物」十卷二、三期）。

更重要的價值是，俗文學的各部門，有許多保存在於口耳相傳之間，它還沒有寫成書本，咱們研究俗文學也罷，據俗文學爲其他學科的研究也罷，要多從書本以外去發掘。

伍　五十年來中國俗文學的進程

北京大學的「歌謠周刊」（後改季刊），中山大學的民俗周刊，婁子匡主編的「孟姜女月刊」以及他在臺灣所刊行的「東方文叢」，是這五十年來俗文學研究的據點。除了「歌謠周刊」，是文學的興趣大過科學的興趣，皆以民俗學的立場爲重。楊堃「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說：

北大的歌謠，中大的民俗，與杭州的孟姜女，這不僅是三個發表機關，而且亦是三個有組織的研究機關。在我國民俗學運動的陣營中，這是三大據點。歌謠週刊的勢力在於華北，民俗周刊的勢力在於華南，孟姜女月刊的勢力在於華中。而且此三組織，彼此亦有連繫。並各有分會或學術集團與叢書等等。其勢力可謂遍於全國。蓬蓬勃勃，頗極一時之盛。如無阻力，可以繼續下

去，則三五年後，一定大有可觀。不幸七七事變突然暴發，全國學術界均受一致命的打擊。這個民俗學運動自亦不能例外。（「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六期）

當時，研究民俗的德國學者，對於我們的成就，表示了極高的興趣。柏林民族博物院主持這一部門的負責人艾伯華教授（Prof. Dr. W. Eberhard）致信婁子匡說：

在我們這裏，流行了一種見解：以爲在中國是沒有神話和傳說的。現在，從你們的雜誌裏，和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杭州民俗學會的出版物中，我們才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

艾氏還批評到當時郭沫若之古史研究，取資陳腐，以致形成不健全的論斷：

在現時的中文作品中，有很多會使我驚訝：那就爲的是，那般作者常常專用那些在德國已經算是很陳舊了的書籍做藍本。例如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張福康的「史記新考證」，他們兩位統統是依據那些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所寫成的書籍，而不會注意到近年中在德國寫成的許多書籍。在你們的著作中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們所參考的是最近的英文作品，而不是陳舊的東西。可是這邊的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他們底作品，你們如果見到，一定會要發笑，因爲在那裏面所提出的許多問題，老早便可以被你們的飽學所解答了，所證實了。（民國二十二年二月，「民間月刊」二卷五號）

這皆是就民俗學─包含了俗文學的情形而論的。我們好不好純就這五十年來中國俗文學的進程來看看呢？以下，略舉幾件值得重視的事例。

一　俗文學研究的目錄

民間文學綱要　鍾敬文　中國民俗學會叢書
民間文學　徐蔚南　世界書局
中國民間文學概說　楊蔭深　民國十九年華通書局
中國民俗文學史略　洪亮　羣衆書店
中國民衆文藝論　陳光垚　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
現在大衆語文學的調查和批判　黎錦熙　「文化批判」二卷二、三期
平民文學通俗文學民衆文學　鍾道維　「民衆教育研究」一卷二期
民衆文學新論　老趙　鍾山書局
民俗文學與民族主義的文學　上游　「黃鐘」五卷五期
民衆文學的分類　王錫鵬　「黃鐘」六卷五期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　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
通俗文學解剖　侍桁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
大衆文學　錢歌川　「新中華」二卷七期
談鬼文學　蕘公　藝文雜誌二卷十期

通俗和媚俗　樂游　新小說一卷三期

雅俗之辨　徐凌霄　劇學月刊三卷十二期

闢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論　劉永濟　「學衡」三十二期

口語文藝叢談　谷懷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菩提文藝出版社

二　俗文學的綜合集錄

鄉土教材叢刊—文藝之部　王鏡清主編　中央政治學校版　分省編列　錄傳說、故事、歌謠、諺語

中國民衆文藝選錄　陳光垚　內容爲歌謠、諺語、謎語、唱詞、民曲、戲曲、拗口語—有韻文；童話、小說、史話、方言、歇後語—無韻文。材料數萬則，未出版。

滬諺外編　胡雲翹　民國十二年上海著易堂書房版　錄歌謠、俗曲、謎語、俏皮話、笑話、游戲文字。

江淮民間文藝集　薛建吾　民國三十八年臺北茂育出版社　分民歌、兒歌、格言、謎語、農諺
輯者於民國二十五年在安徽黃麓鄉村師範工作，動員師生四十餘人，於合肥、巢縣地區採集。

鄒平民間文藝集　薛建吾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　臺北茂育出版社　分民歌、兒歌、格言、農諺

廣東民間文藝集　黃詔年

廣西民間文學　瞿篤仁

耕者之歌　陳寂　廣西省黨部農民部印　集錄廣西各縣的謠諺與物謎

臺灣民間文學集　李獻璋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　臺灣文藝協會版　兩大部份：歌謠篇（民歌、童謠、謎語），故事篇。見福老自閩南承襲大陸的影響，記錄了臺灣特有的傳說。

同官方言謠諺志

洛川方言謠諺志

上二書，均係民國三十三年四月版，黎錦熙主編，爲縣志之抽印本，錄方言、諺語、歌謠、俗曲。而以「城固縣志」之部份，內容最見宏富，也就因篇幅過多，未刊。

三　俗文學的專刊

抗戰勝利後，出現了三種副刊：

俗文學　附刊於民國三十六、七年的上海中央日報

通俗文學　附刊於民國三十六年的上海大晚報

俗文學　附刊於民國三十六年的北平華北日報

這種專刊之所以不多，由於不僅是文學的、民俗的、社教的，就是其他性質的期刊，也都常有編列俗文學的資料採錄及理論研究之故。舉一個例，像「風土雜誌」，民國三十二年到三十四年出版於成都，稿約是：

天文與地	地方剪影	交通動態	社會心理
民族衍變	考據史話	珍聞逸事	地域疾病
宗教文化	神話傳說	民間藝術	
社會組織	物產調查	生物介紹	
語言文字	邊疆誌異	歷史文藝	
生產建設	歌謠諺語	生活素描	
風俗習慣	人物傳記	旅行紀事	

其性質類別，頗見混雜，卻可因此見其興趣所在。

四　一個認定

中山大學的民俗周刊，其前身原爲「民間文藝周刊」，由董作賓、鍾敬文主編，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創刊號，後來覺得民間文藝範圍狹小了，而改名民俗。民國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民俗」發刊詞云：

本刊原名「民間文藝」，因放寬範圍，收及宗教風俗材料，嫌原名不稱，故易名「民俗」，而重爲發刊辭。

民俗學的立場，這看法是極正確的。站在文學立場看呢，卻又覺得俗文學的範圍太廣泛，以致少有事治俗文學的人。這裏，我們應該有一個認定：民國五十年來，凡從事文學創作或文學研究，不論其爲新爲舊，爲老爲少，無有不對俗文學感到興趣的！而於其中的某一部門有所致力。朱介凡集錄這方面的目錄卡片，已登記兩千多張，有待發表。

五　廣播事業與俗文學的發展

廣播事業比電影，更密切關係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就俗文學立場看，有二件事值得注意：

一、通俗小說的廣播，是採取白口講說的方式，有類說書；對於「新文藝」的小說廣播，加入了音樂伴奏、戲劇效果，且各依書中人物典型分由角色擔任，這是一種新的說書形式，有類於廣播劇了。這豈非說書、鼓詞、彈詞之外的又一類型？其廣播的詞兒，對原書是小有更改的，要求文字的口語性，使人一聽卽懂。

二、俗文學的各部門，在廣播上，大量的被利用，爲教育，也爲娛樂。宋乃翰「談民間形式的應用」曾有如下意見：

民間形式之所以爲大衆所喜愛，是因爲它是產生于大衆本身的一種藝術。它是從大衆生活發展的過程中，演變出來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是充滿了極濃厚的鄉土氣味，樸實無華的情調，它唱出了大衆要歌唱的，發揮了大衆要發揮的，因此它獲得了廣大羣衆的愛好與支持。（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廣播周刊」三卷三期）

這是我們可以確認的：自有無線電廣播以來，無有不善於應用民間形式者。否則，就不受聽衆歡迎。接着，希眠爲各臺節目綜合介紹，發表「地方戲曲和民間藝術」（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廣播周刊」五卷九期）於民間形式在廣播上之應用，有全般的說明。總之，俗文學是廣播節目的重大支柱。

陸　從敦煌變文看俗文學的歷史傳承

敦煌變文的整理和研究，是民國五十年來俗文學歷史研討，引人興趣的主題之一。

我們從敦煌變文的目錄，還有「孔子項託相問書」這個傳說的考證上，最可看出俗文學的歷史傳承。

今天大陸僞政權，嘗誇其善用民間形式，但其義理秉承，終與眞正老百姓所聞所見，所思所想，大相逕庭。是以五十年敦煌俗文學之研究，從目錄上考察，其成績斐然，還在那自由的歲月與乎自由的地區。至鐵幕內，大陸學人有關此事題之探討，篇章寥寥，今就所知，一併列舉（以△標示之）。

一　七十八種敦煌變文

半世紀以來，學人們在倫敦不列顚博物院，巴黎國家圖書館和我國北平圖書館的傳鈔、輯錄、對比、校勘，其結果，使我們得知有七十八種敦煌變文：

伍子胥變文
孟姜女變文
漢將王陵變
捉季布傳文
李陵變文
王昭君變文
董永變文
張義潮變文
張淮深變文
舜子變
韓朋賦
秋胡變文
前漢劉家太子傳
廬山遠公話
韓擒虎話本
唐太宗入冥記
葉淨能詩

孔子項託相問書

晏子賦

鷰子賦　又

茶酒論

下女夫詞

太子成道經

太子成道變文　又　又　又　又

八相變文

破魔變文

降魔變文

難陀出家緣起

祇園因由記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

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　又　又　又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　又

維摩詰經講經文　又　又　又　又　又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

无常經講經文

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又

目連緣起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

目連變文

地獄變文

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

歡喜國王緣

醜女緣起

秋吟

不知名變文　又　又

八相押座文

三身押座文

維摩經押座文

溫室經講唱押座文
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
左街僧祿大師壓座文
押座文　又
季布詩詠
蘇武李陵執別詞
百鳥名
齖䶗書
四獸因緣
搜神記
孝子傳

二　有關敦煌變文的著述

舉其目錄，大別三類，以見現代學人發掘敦煌寶藏研究探討的業績。

甲　目錄與文輯

敦煌所出俗講文學作品目錄　向達「唐代俗講考」附錄二　又民三十二年文史雜誌三卷九、十

期。

變文目　關德棟　俗文學六十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三日上海中央日報
敦煌零拾　羅振玉輯　民國十三年上虞羅氏印本　又東方學會本
敦煌掇瑣　劉復輯　民國十四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刻本
沙洲文錄補遺　羅福萇輯　民國十三年上虞羅氏印本
敦煌遺書第一集　伯希和、羽田亨編　民國十五年上海東亞考究會印本
敦煌雜錄　許國霖編　上海商務印館書印本
敦煌叢鈔　向達輯　北平圖書館館刋　民國二十年、二十一年五卷六號　六卷二號六號
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　羅振玉輯　民國二十二年上虞羅氏影印本
八相變文　鄭振鐸校　世界文庫第九冊　民國二十五年上海生活書店印本
大目犍冥間救母變文　鄭振鐸校錄　世界文庫第十冊　同上
目連變文第二種　同上
目連變文第三種　同上
維摩詰經變文文殊問疾第一卷　同上　世界文庫第十一冊
維摩詰經變文持世菩薩第二　同上
維摩詰經變文第二十卷　同上

舜子至孝變文　同上　第十二冊

王昭君變文　同上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向達「唐代俗講考」附錄二　又民國三十二年文史雜誌三卷九、十期合刊

敦煌文鈔　盧前編　民國三十七年正中書局印本

敦煌變文彙錄　周紹良編　民國四十三年上海出版公司

△敦煌變文集　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功編　民國四十六年北平「人民文學出版社」

敦煌變文　楊家駱編　中國俗文學叢刊本　民國五十年二月世界書局版

乙　研究

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王國維　民國十九年東方雜誌十七卷八號

敦煌發現佛曲俗文時代之推定　徐嘉瑞　民國十四年文學周報第一九九期

敦煌的俗文學　鄭振鐸　民國十八年小說月報二十卷三號

佛曲敍錄　鄭振鐸　「中國文學研究」下冊　民國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印本

論唐代佛曲　向達　民國十八年小說月報二十卷十號

記倫敦的敦煌俗文學　向達　新中華雜誌五卷十三期

變文的出現　鄭振鐸　「中國文學史」　民國二十一年北平樸社印本

王昭君故事演變的點點滴滴　張壽林　民國二十一年文學年報

敦煌石室裏的民俗文學　洪亮　「中國民俗文學史略」　民國二十三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本

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資料發現史略　鄭振鐸　民國二十三年「文學」二卷六號

從變文到彈詞　汪偉　民鐸半月刊第三期

唐代俗講考　向達　民國二十三年燕京學報十六期

唐五代的俗文學　張長弓　「中國文學史新編」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開明書店印本

敦煌本韓朋賦考　容肇祖　民國二十四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

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變　陳志良　民國二十四年「新壘月刊」五卷一期

怎樣叫做變文和後來的寶卷諸宮調等文體有怎樣的關係　鄭振鐸「文學百題」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生活書店印本。

變文的起來與俗文的遺留　譚正璧「中國小說發達史」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光明書局印本

敦煌佛曲　徐嘉瑞　「近古文學概論」　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北新書局印本

唐代民間的七字唱本　同上

唐代俗講之科範與體裁　孫楷第　民國二十五年國學季刊六卷二號

從變文的產生說到佛教文學在社會上之地位　覺先　民國二十六年「人海燈」四卷一期

唐代的民間歌賦　鄭振鐸　「中國俗文學史」民國二十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本

變文　同上

敦煌俗文學之發見及其展開　傅芸子　民國三十年「中央亞細亞」一卷二期

唐代的民間佛教文學——變文　梅若　民國三十一年佛學月刊一卷十二期

關於破魔變文——敦煌足本之發見　傅芸子　民國三十二年「藝文」一卷三期

醜女緣起與賢愚經金剛品　同上　三卷三期

變文研究　刁汝鈞　民國三十四年「文藝先鋒」八卷一期

俗曲　楊蔭深　「中國俗文學概論」　民國三十五年上海世界書局印本

變文　同上

俗講新考　傅芸子　民國三十五年「新思潮」一卷二期

談變文　關德棟　民國三十五年覺羣周刊一卷一期至九期十一期

遊仙窟與變文的關係　劉開榮　「唐代小說研究」民國三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本

目連故事的演變　趙景深　「銀字集」民國三十五年上海永祥印書館印本

敦煌石室所見董永董仲歌與攞夷所傳借錢葬父故事　邢慶蘭　民國三十五年「邊疆人文」三卷五、六期合刊油印本

董永故事的演變　趙景深　「小說論叢」民國三十六年上海日新出版社印本

讀「唐代俗講考」　周一良　圖書周刊第六期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讀「唐代俗講考」的商榷　關德棟　圖書周刊十五期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補說唐代俗講二三事兼答周一良關德棟兩先生　向達　圖書周刊十八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關於俗講考再說幾句話　周一良　圖書周刊二十一期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關於俗講考也說幾句話　吳曉鈴　「俗文學」第一、十一期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四日　九月十二日北平華北日報

講唱的流行　林庚　「中國文學史」民國三十六年厦門大學印本

講唱文學的遠祖——「八相變文」及其他　徐調孚　民國三十六年「中學生」一八九期

略說「變」字的來源　關德棟　「通俗文學」二十五期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四日上海大晚報

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　劉修業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日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

說經與說參請　徐士年　「俗文學」三十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上海中央日報

小說至唐代始達成立時期之原因　王慶菽　文史周刊六十二期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六日南京中央日報

「醜女緣起」故事的根據　關德棟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中央日報「俗文學」

中國長篇小說的起源　徐嘉瑞　「俗文學」六十一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上海中央日報

說諸宮調與俗講的關係　閻萬章　「俗文學」六十八期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北平華北日報

△讀變文雜識　孫楷第　民國四十年六月「現代佛學」一卷十期

△敦煌所出唐變文彙錄　周紹良　同上

△佛教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孫又文　民國四十三年「現代佛學」二月、四月號

△漫談變文的起源　周叔迦　民國四十三年「現代佛學」二月號

△話本　陸侃如　馮沅君　「中國文學史稿」民國四十四年文史哲五月號

△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　王慶菽　民國四十六年新建設三月號

變文與我國民間文學之淵源　彭楚珩　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臺北中央日報「學人」

丙　校跋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　陳寅恪　民國十九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一分

敦煌本維摩詰經問疾品演義書跋　陳寅恪　民國二十一年清華周刊三十七卷九、十合刊

佛曲三種跋　羅振玉　「松翁近稿」民國十四年上虞羅氏東方學會印本

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　陳寅恪　民國十七年國學論叢一卷二號

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　陳寅恪　民國二十一年清華學報七卷一期

敦煌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跋　傅芸子　民國三十三年「北大文學」第一輯

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　陳寅恪　民國十七年國學論叢一卷四號

舜子至孝變文跋　董康　「書舶庸譚」　民國九年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

唐寫本季布歌孝子董永傳跋　王國維　「觀堂別集補遺」　民國十六年上虞羅氏印本

敦煌卷季布罵陣詞文考釋　吳世昌　民國二十八年史學集刊第三期

敦煌本捉季布傳文　王重民　民國二十五年北平圖書館館刊十卷一號

季布歌考證　王慶菽　文史周刊六十四期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日南京中央日報

△季布罵陣詞文補校　馮沅君　民國四十年　文史哲一卷三期

△季布罵陣詞文補校的討論　黃雲眉、鄭靜遠、馮沅君　民國四十年文史哲一卷四期

敦煌本王陵變文　王重民　民國二十五年北平圖書館館刊十卷六號

敦煌本王陵變文跋　同上　「俗文學」八、九期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九日北平華北日報

跋敦煌本王陵變文　同上　文史周刊七十五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五日南京中央日報

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　容肇祖　民國十七年民俗周刊二十七、八期合刊

昭君變文跋　董康　「書舶庸譚」　民國十九年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

敦煌本董永變文跋　王重民　民國二十九年圖書季刊新二卷三期

敦煌寫本張議潮變文跋　孫楷弟　民國二十五年圖書季刊三卷三期

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　同上　民國二十六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本三分

唐寫本殘小說跋（唐太宗入冥故事）　王國維　「觀堂集林」民國十六年上虞羅氏印本

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跋　董康　「書舶庸譚」　民國十九年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

茶酒論跋　同上

三　「孔子項託相問書」

從敦煌變文的種種體裁與題材，很可看見俗文學自唐代以來，這一千多年的源流相承。寶卷、彈詞、鼓詞、俗曲，不必說它；這裏，單舉關乎歌謠的小小例子。

變文的「孔子項託相問書」，有這麼兩段對口問答：

……夫子問小兒曰：「汝知何山無石？何水無魚？何門無關？何車無輪？何牛無犢？何馬無駒？何刀無環？何火無烟？何人無婦？何女無夫？何日不足？何日有餘？何雄無雌？何樹無枝？何城無使？何人無字？」小兒答曰：「土山無石。井水無魚。空門無關。轝車無輪。泥牛無犢。木馬無駒。斫刀無環。螢火無烟。仙人無婦。玉女無夫。冬日不足。夏日有餘。孤雄無雌。枯樹無枝。空城無使。小兒無字。……

小兒却問夫子曰：「鵝鴨何以能浮？鴻鶴何以能鳴？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夫子對曰：「鵝鴨能浮者緣脚足方，鴻鶴能鳴者緣咽項長，松柏冬夏常青者緣心中強。」小兒答曰：「不然也！蝦蟆能鳴，豈猶咽項長？龜鼈能浮，豈猶脚足方？胡竹冬夏常青，豈猶心中強？」夫子問小兒曰：「汝知天高幾許？地厚幾丈？天有幾樑？地有幾柱？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霜出何邊？露出何處？」小兒答曰：「天地相却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其地厚薄，以天等同。風出蒼吾，雨出高處，霜出於天，露出百草。天亦無樑，地亦無柱，以四方雲而乃相扶，故與爲柱，有何怪乎？」

這正是兒歌以及山歌中對口歌的情致。這些答案，並非對問題眞有了結論，或許帶有點哲學意念，但主要性質還是在於文學的趣味。「孔子項託相問書」，敦煌變文，傳本最多，斯坦因所得者六種，伯希和所得者五種。明代「歷代故事統宗」卷九「小兒論」，所述小兒問難孔子的故事，文辭八九相同；又明代的「東園雜字」，也錄有這個故事。因其趣味性，人們把它當故事、寓言、笑話、歌謠來看待，一直傳說到現代，還保留其俗文學最可欣賞的情致。北平坊間，有「新編小兒難孔子」的印本可暄，茲舉其結尾：

……孔子曰：「你知天地之紀綱？陰陽之致中？何左何右，或表或裏？風從何起？雲從何生？天地相去幾萬里？」小兒答曰：「九九八十一，乃天地之紀綱。八九七十二，陰陽之致。山東爲左，山西爲右。山外爲表，山內爲裏。風從地起，雲從山生。天地相去萬萬餘里。」孔子曰：「我與你平却山河，意下如何？」小兒答曰：「山河不可平。平却無高低。平却高山，獸無

所依；塡却江湖，魚無所歸；除却王侯，人多事非；除却小人，君子是誰？」孔子不言。小兒問聖人：「鵝鴨能以浮水爲何？」孔子曰：「賴他有登水掌，逼水毛，因此浮之。」小兒又曰：「舟船無逼水毛，水上亦能浮之。」孔子不答。小兒又問曰：「松柏爲何冬夏常青？」孔子曰：「賴他心實精脈飽滿，所以冬夏常青。」小兒又問曰：「竹竿心空，心又不實，冬夏也常青。」孔子不答。小兒又問曰：「公鷄因何能鳴？」孔子曰：「賴他頸長，因此能鳴。」小兒又曰：「蛤蟆頸短何亦鳴？」孔子不答。小兒又曰：「天上明明有多少星？」孔子曰：「吾與你眼前之事，何必論天地？」「就問你眉毛髮有多少數？」聖人無言可答。連忙下車來接。（據民國三十六年北平打磨廠寶文堂同記書舖本）

變文和明代的傳述，把這個小孩的姓名寫爲項託。現代流行的唱本，則寫爲項橐，像上舉「新編小兒難孔子」；還有臺灣流行的唱本「孔子項橐論歌」。（這個唱本有四頁，篇末題王賢德作，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臺南州嘉義市西門町二丁目四九番地，捷發書店發行。）後者，爲閩南語的七言唱詞，所述事體，跟前者是一樣的，惟是字眼兒大大不同了。還看到一個唱本「孔子小兒答歌」，民國四十四年九月，臺灣新竹竹林書局發行。

這個寓言性的傳說，小孩兒難倒孔子而爲聖人之師，漢代典籍，多有記載。「國策、秦策」：

文信侯欲攻趙……請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經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

「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說到甘茂的孫子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也照錄了上面這一段史事，文辭小有變異。關乎項託的這一句話，說爲：

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

而「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夫」字都作「大」。「索隱」云：

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大項橐。

「正義」云：

尊其道德，故曰大。

「淮南子」、「脩務訓」：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論衡」、「實知篇」：

夫項託年七歲敎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敎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

王充自稱「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居獨處，考論實虛。」對於項託這個

傳說，並未給它否定，反而在「實知篇」中再三提到。劉向不僅在「戰國策」的編集中，沒有刪去這個傳說，也和王充取同樣態度，在其「新序」、「雜事」篇，確切認定：

秦項槖，七歲爲聖人師。

按理說，如若眞有其事，孔夫子論爲學，論後生之可畏，必然會常常提到這位小先生，而見於論語；若其爲離孔子時代不遠的傳說，孟子、莊子、荀子，也應該會提到。莊子，最喜歡用寓言說理，假如當時有這傳說，他是不會忽視的。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所以有如下的考據：

「隸辭」載「逢盛碑」以爲后槖。「淮南，脩務訓」、「論衡、實知篇」皆作項託，而皮日休「文藪雜著」云：無項託。

我很希望皮日休的看法，乃認爲無這麼一回事。按理，這不過是傳說比喻之詞，比「子入太廟，每事問」，見得有情趣些。近人編的人名辭典，都相信了劉向、王充的陳述，而這麼稱說：

項槖，春秋時人。天性奇慧，生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師。

項槖怎樣窮難孔子呢？漢代典籍，都沒詳說，只一致的提到一句話：

項槖七歲爲孔子師。

惟魏晉人著的「列子」、「湯問篇」，小有描述，却又沒提到項槖：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擡出了項託，把這個有趣傳說，加以文字記載，說得活龍活現的，據現在資證看來，實從敦煌變文開始。其民俗學和文學的趣味，那正是萬古常新的。

長江流域，如今還有這麼一個傳說。

安徽鳳陽，有一家姓項的。項家的家廟與朱家的家廟相對。有一年過新年，姓朱的家廟，貼上這麼一付對聯：

兩朝爲天子
一代作儒宗

上聯指朱溫、朱洪武，下聯指朱熹。項家的人見了，就也寫了一幅門聯貼上：

曾烹天子父
也作聖人師

上聯是指楚漢之爭項羽要烹劉邦父親的事，下聯則指的項託。兩幅聯語比較起來，自是項家的佔了上風。

從敦煌變文看俗文學的歷史傳承，使我們了解下面的幾件事。

俗文學的形成，不論神話、故事、傳說、笑話，都有千百年的歷史。民國五十個年頭，時間太短

了，新的神話、故事、傳說、笑話，必然少有形成，但不是絕對沒有。辛亥、北伐、抗戰、戡亂之中，都足以產生新的神話、故事、傳說、笑話。但要使其經過縱橫流傳的過程，成爲全民性所共有，則絕非短短數十年所能爲功。

歌謠、諺語、謎語、俗曲，易於有新的產生，這部份有兩個情況。

1舊有的歌謠、諺語、謎語、俗曲，一旦傳承下來，它是不易消失的，此可謂之民俗事物的歷史傳統法則。好像「張打鐵，李打鐵」，「娶了媳婦忘了娘」，「孟姜女哭長城」之類。

2凡屬新的歌謠、諺語、謎語、俗曲，它首先要遭受到時間的選擇和淘汰，能否與舊有的部份一併流傳，是很有問題的。每每時過境遷，它就不易存在於口耳相傳之間了。如本書歌謠篇——「時代謠」所舉抗戰時代的歌謠。

這些歌謠流傳的當時，莫不有血有淚，悲憤苦情，直刺人心，抗戰之後呢，少有流傳了。說起來，引我們一番歷史的憶味。而另外一些自從我們童年就說過唱過的謠諺，它已經進入了民俗事物的歷史傳統之流，就不受時過境遷的情況所限制。

說到敦煌變文的傳承，最主要的，是在俗曲、鼓詞、彈詞、寶卷的形式上，這古今之間，關係極爲密切。前述有關敦煌變文的「研究」部份，有很多題目，就是討論這方面的。例如五更調，這一千多年，南北傳唱，並沒有走樣。（詳俗曲篇——「本質和源變」）

柒　五十年來俗文學研究的重要成就

這五十年來，俗文學的創造，不及俗文學研究上的成就。有兩大主要原因：

其一、如上所述，俗文學的歷史傳承，使短時間的新作還難於取得老百姓的共同承認，它本身形成的過程，不是這五十年時間所能畢事的。

其二、由於俗文學評價上的認識，引起學者的注意，而從事研究。研究的着眼，還不僅止是文學的。哲學、歷史、語言、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都從這研究裏得到一些資據。譬如俗文學中以下的事題：七夕的神話，王莽趕劉秀的傳說，孟姜女的故事，呆女婿的笑話，地方風土的謠諺，嘆五更的俗曲……。

僅僅依據本書在這五十年歷史上的粗略探討，可以指出如下的重要成就：

一、俗文學中所見的民族形式，對於我們新文學發展的道路，有極重要的指引。我們不必像五四初期的方向迷惑了。

二、敦煌文獻研究的成績，有如前述。

三、神話方面：

1史學和文學觀點，對於神話的考證。

2楚辭、山海經、水經之文學的科學的研究。

3神話研究的領域，由古籍進展到口碑傳說。

4八仙、二郎、天后、水神、竈神、洪聖王、牛郎織女之個別的考證。

5中國古代創世神話的研究。

四、傳說方面：

1體認到方志與筆記書本，是有關地方傳說、人物傳說、事物傳說的守護點。

2由歌謠研究推進到傳說的研究。

3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南北各地蒐錄民間傳說的熱潮。

4中國地方傳說類型的提出。

5臺灣山地傳說與中國大陸關係之探討。

五、故事方面：

1故事類別的探討。

2孟姜女故事的深刻研究。

3民國十六年以來，民俗學和俗文學上對於民間故事的廣泛採集，系統整理。

4老虎外婆故事的調查研究。

5閩臺地區陳三、五娘故事的研究。

6中國民間故事的英譯，以加強國際研究的比證。

五、笑話方面：

1歷代古籍中笑話的認定。

2笑話的記載，不再僅只認爲是文人筆下的消遣。

3笑話哲理的評價。

4古今笑話的採集。

5中國笑話型式的提出。

6同系、同型、同式的笑話之比較研究。

7縱深的整理與國際研究上橫寬的開拓。

六、歌謠方面：

1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對於俗文學研究的啓導作用。

2歌謠研究，對於現代中國新文藝創作，發生了本土文化的影響。

3同一母題歌謠的彙集與研究。

4使歌謠的研究，關聯於文史、語言、社會、教育。

5邊野地區與少數民族歌謠的調查研究。

6時代歌謠的歷史貶責。

7臺灣歌謠之興致。

8赤色大陸假造歌謠的指證。

七、諺語方面：

1謠諺之並重。

2增廣賢文的常見。

3文字與教育上的應用。

4農諺與科學新知的印證。

5俏皮話在修辭學上的見重。

6諺語的採集、整理和研究，超乎前代。

八、謎語方面：

1廋辭以來的歷史淵源。

2謎語雅俗的分際。

3謎語詩趣的欣賞。

4字謎遊戲。

5故事謎的採集。

6臺灣謎學的民族精神。

九、俗曲方面：

1全國俗曲的總收集。

2敦煌時代以來的「歎五更」，見出俗文學古今傳承的活例。

3俗曲屬類的判定。

4現代演唱俗曲情態的分析。

5北方俗曲與廣州唱本的對比。

6臺灣俗曲的祖國情分與其在異族割據下不屈不辱的忠義風致。

十、說書方面：

1說書藝術，保持着柳敬亭以來忠義豪俠的優良傳統，予社會教育以潛在的影響。

2說書藝術的描摹。

3山東快書「魯達除霸」與揚州評話「武松打虎」的活例。

4「宣講」的道德價值與文學價值。

5專講時事斥責敵僞的甘松筠。

十一、鼓詞方面：

1名色、源變、種類的辨識。

2鼓詞藝人的技藝與德行。

3鼓詞的現代研究。

4 傳統鼓詞的民間情趣、鄉土氣息與人生悲苦的控訴。
5 文雅鼓詞的韻味。
6 鼓詞服役於時代的苦難。

十二、彈詞方面：

1 彈詞乃是被忽略了的史詩。
2 彈詞與鼓詞的關聯。
3 吳韻色調的欣賞。
4 發現了一部四百八十三萬餘字最鉅篇幅的彈詞：「榴花夢」
5 廣東的木魚書。

十三、寶卷方面：

1 唐代俗講以來的淵源考證。
2 現代南北各地宣講寶卷的實況。
3 寶卷與俗曲、鼓詞、彈詞的關聯。
4 寶卷旁枝之文學的、宗教的功能。
5 別於西洋文學男女之情的親子之情——「目蓮救母」的中國「孝」文化特質。
6 近代寶卷書本。
7 「先天原始土地寶卷」的奇特構想。

神話

壹　從文獻資料研究古代神話

中國學人對民俗文學的研究興趣，以對神話比較高，他們大都從史學或文學的觀點來細加考證，因為治史「追溯到往古，必得涉及神話的境域；而不少出色的上代的文學作品，也多含蓄着神話的光彩。所以毋須等到有人呼喊：為了研究民俗學或民俗文學，別再拋棄那神話了！早早已經有不少與神話有關的著作問世了。雖然其中的見解，和現時的神話研究的方法，已經大大的不同了；同時不站在神話的立場來研究神話，也被看是勞而無功於神話的應用了。但是話又得說回來，吾國學人過去已有不在少數的有關神話的著作，也是應該十分重視的，最低限度在他們底立場把神話作歷史的進一步的考證，或是進一步作文學創作的技巧的研究，他們都擴展了各個的研究的領域，這全有着高度的價值，我們端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近五十年來，對於「神話」二字的已為人們看成專有名詞，不能不溯源到下面我將列舉的有關神話的記述和著作，雖然他們對于神話的見解，仍須保留商榷的餘地。

如：玄珠的「中國神話ABC」（世界版）和「神話的研究」（商務），謝六逸的「神話學ABC」（世界），和黃石的「神話研究」（開明），直到目前為止，牠們依舊是說明神話的好讀物。至於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著作，差不多大家都着眼於「楚辭」「山海經」和「水經注」等等，例如鄭師

許的「中國古代史上神話與傳說的發展」（風物志第一期），鄭德坤的「山海經及其神話」（史學年報第四期），鍾敬文的「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和「山海經神話研究的討論」（中山大學版），蘇梅的「屈原天問裏的舊約創世紀」（說文月刊第四期），許翰章的「水經注神話表解」（南風八卷一號），古鐵的「中國古代神祇——讀山海經隨筆」（中原文化第廿二期），這多是比較早期的有關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的著作，其中尤以鄭師許是指示出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大路，他說的最為簡明而具體：

我國神話與傳說，最初見於「楚辭」「天問篇」，對于天地開闢，日月星辰的諸神話，有所不滿而發為疑問，實在是我國片段古史的總集。其他若「離騷」、「招魂」，及「莊子」，「呂氏春秋」等戰國晚年諸著作，也都含有神話傳說。「詩經」「商頌」的「玄鳥篇」，「大雅」的「生民篇」，尚存多少史事化的神話和傳說的遺跡。

秦漢以後，雜家如「淮南王書」，「緯書」如「春狄元命苞」，「春秋命歷序」，「春秋運斗樞」，「春秋保乾圖」，「尚書中候」，「易通卦驗」，「易乾坤鑿度」，「禮含文嘉」，「詩含神霧」，晚出諸書如「神異經」，「說苑」，「山海經」，「論衡」，「穆天子傳」，「竹書紀年」等，這類的材料，日益豐富。

及至佛教東來，印度的神話流入中國，如郭璞「玄中記」，張華「博物志」，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梁宗懍「荆楚歲時記」，任昉「述異記」，吳均「續齊諧記」等，莫不開始從神話的素朴的形態及片段的材料，組織成為系統化和神秘化了。

又如皇甫謐「帝王世紀」和「晉書」，「宋書」，「南齊書」，「南史」等正史，也對這些神話視同眞實的史料了。直到徐整作「五運歷年記」，「三五歷記」，司馬貞補作「三皇本紀」，所說的更為詳盡了。這些書本不特對天地開闢和日月星辰、山川河嶽的由來，都有很好的解答，而且對于人類的出生和草木金石珠玉的生長變化，也有了主觀的理論。

到了宋代，羅泌著「路史」，清代馬驌著「繹史」，就集合古史和神話傳說於一爐，而又條列之，排比之，於是漸次補足了古史上所缺的材料，使吾輩於千載之下，儼然如與羲皇並世，而眼見其嬗變的陳迹。

上面五節意見，把我國古史上神話的發展，說得非常清晰，也就因此而指引了不少對于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者，可以漫步而進入神話研究的蹊徑了。

貳　神話領域由書本擴大到口碑

民國十三年以後，神話底領域突然擴而大之，就是由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上代文學作品所見的含蓄神話資料的文獻，進而作實地調查活生生的民間流傳的神話材料了。於是妙峯山進香的神話和俗行首先刊載在北京大學的「歌謠週刊」上，以後又把它彙集了，在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出版了專書「妙峯山」，它所包含的不僅是妙峯山主神碧霞元君底神話，還有調查者的進香記載，這可以說是實地蒐集神話工作的第一程。

同時也還把文獻裏的資料，和活的神話合作一起或作敘述或作考證，當時也陸續發表了許多精湛的作品。例如魏應騏的「福建三神考」，他把臨水夫人，郭聖王和天后等三神作考證和敘述；楊寬的「盤古傳說試探」（光華大學半月刊二卷二期），「鯀共工與玄冥馮夷」和「丹朱讙兜與朱明祝融」

（說文月刊一卷）；衛聚賢的「天地開闢與盤古傳說的探源」（學藝十三卷一號），和「崑崙與陸渾」（說文月刊一卷）；程憬的古代中國的創世紀」（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和「古代神話中的天地及崑崙」（說文月刊第四卷）；耕尙的「中國古代史上的理想帝王——堯舜及其傳說」（珞珈月刊二卷七期）；憶芙的「中國原始神話傳說之研究」（無錫國專季刊廿二年五月號）；于京的「創造中的神話」（北平晨報「學園」七〇七號）；黃芝崗的「中國的水神」（生活版）；張長弓的「中國古代水神傳說」（民間月刊二卷三號）；陳志良的「灌山水神考」（新壘月刊五卷一期）等等。

蒐集民間流傳的神話，也就在全國各地廣泛的展開了。當時出版的集子，有謝雲聲的「福建神話」（中華版福建故事第一集），鍾敬文的「說明神話」（婦女與兒童十卷九期），林蘭的「呂洞賓故事」（北新版），嚴大椿的「民間神話」（國光版）等等。其他散篇發表的神話，較早的有馬樹禮的「漣水塔的神話」（民間文藝九、十期），劉萬章的「華光的傳說與送火的風俗」，李建青的「東莞茶園東嶽廟的故事」（中大民俗週刊四一、四二期合刊），錢畊莘的「五通神和鐵算盤」，張長弓的「龍皇爺渡童男女」（民間月刊二卷五號），靜君的「自然神話」和「文物起源神話」（民俗園地五、七期），亦夢的「觀音和金剛爭神位」，王成竹的「葛仙鏡由來的傳說」，愚民的「新豐亞媽廟傳說」，楊文蔚的「雲崗石佛的故事」（均見中大民俗週刊），葉鏡銘的「說明神話」（孟姜女一卷一期，劉強的「起傳岩神話」（福建文化一卷六期）等等。

還有替一位神來作神話調查與硏究的，可以分述如下：

二郞：　有衛聚賢的「二郞」（說文月刊三卷九期），樊縯的「李二郞的傳說」和「二郞神的轉變」，容肇祖的「二郞神考」，錢南揚的「曲牌上的二郞神」（均見中大民俗週刊）等。

天后：　有顧頡剛、容肇祖、周振鶴三位底三篇「天后」，謝雲聲的「異代同居的天后與吳眞人」，魏應騏的「關于天后」，薛澄淸的「關於天后之硏究」（均見中大民俗週刊）。

竈神：　有楊堃的「灶神考」（漢學第一期），金粟的「我所聞的灶神故事」（民間文藝二期），司徒永的「灶菩薩的故事」，愚民的「灶神的故事」，雪白的「灶君」（均見中大民俗週刊）等。

洪聖王：　有梁灝材的「關于洪聖王的傳說」，李建靑的「一位神的傳說——洪聖大王」（中大民俗週刊）等。

牛郞織女：　有周越然的「牛郞織女」（太白半月刊一卷四），黃廷英的「七月七日一件故事」，王茀橋的「牛郞織女的故事」（均見中大民俗週刊）。歐陽飛雲的「牛郞織女故事的演變」（逸經三五期）等。

由於上述許多篇的神話資料和神話硏究著作，這就證明我們在民國十三年以後到抗日戰起，對于神話的蒐集和考證已有相當的成果了。

叁　八仙神話的整理與寫作

神話裏的八仙——李鐵拐、鍾離權、藍采和、張果老、何仙姑、呂洞賓、韓湘子和曹國舅，因爲他們底一擧一動都充滿人間情趣，人們認定他們底性格是清麗的，和靄的；所以人人都對他們有一種相愛相敬的親和力，說他們、道他們還不够，甚至希望有一天能碰到了他們。男女老幼誰都說得出他們底姓名，甚至見到八樣代表他們的物品－葫蘆、掌扇、花籃、道情筒、蓮花、拂塵或寶劍、笛子和尺板，便會認識這就是他們八位底暗記，而稱之爲「暗八仙」，他們和明代嘉靖、隆慶年間人蘭江吳元泰所撰的「上洞八仙傳」所說的道貌岸然的八仙，髣髴另有其人呢。

搜錄民間流傳的八仙神話最早的，要推林蘭的「呂洞賓故事」這一本神話的小冊子。而且八仙神話流傳在民間的要算呂洞賓底爲最多。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出版的「民俗」週刊上，也曾陸續發表過王永泉搜記的「呂純陽藥店試心」（民俗廿七廿八期合刊）；愚民的「呂洞賓故事」（民俗四一、四二期合刊）；翁國樑的「呂洞賓是剃頭師父」（民俗七八期）；以後葉德均也曾撰「關於八仙傳說」，（發表於五卷三期青年界）；浦江清撰「八仙考」（見於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比較近時的有肖樞撰的「八仙考證」，見於四十五年四月出版的「暢流」半月刊。

到了四十八年十月，趙濟安整理中國上代的有關八仙的道家底和其他文獻，以及劇曲所描繪的資料，再選擇「山海經」裏可資襯托的素材，而寫成一本文學筆調的「八仙的故事」。

該書的內容：先有楔子來打開「蓬萊仙島有八仙」的話盒子，接着就是李鐵拐、鍾離權、藍采和、張果老、何仙姑、呂洞賓、韓湘子和曹國舅八位仙人的神話，後面又把民間最熟知的有關八仙的兩句口頭禪——八仙慶壽和八仙過海，寫成事章，成爲天界諸神的非常生動而多姿多彩的神話。可以說這是從上代文獻的資料，描寫八仙底種種的比較成功的新瓶陳酒式的民俗文學的佳作。

但是其中也有可以商榷的，作者主張在「神話」之外，列擧出一個「仙話」的新名稱，其實「神話」「仙話」，都可稱爲神仙故事（Fairy Iales），我們曾把神仙故事簡稱爲「神話」的；同時目今國際學者，已把神話、傳說、故事、笑話、寓言等等如此的分類方式，認爲不能把故事嚴格的歸納於一，有的是神話，但也可以說是傳說，或其他；或是故事內容比較冗長些，它所包含的什麼門類全有着呢，所以比較新的分類法，不從神話、傳說故事等等來分類，而是就內容所說的事物來分析，所以「神話」、「仙話」，也就無需多所劃分了。

其次是作者所採的參考素材，未曾注意到民間所流傳的八仙底神話，要是有校正的機會來到，如若有此增補，那麼不僅那新的內容更將豐盈，同時必將更能看到八仙和民間的關係益加密合；同時在學術研究的工作者的眼裏看來，這是件最有價值的而最能助人的調查蒐集工作了。

肆　「九歌」神話研究的新豐收

在中國歷代的「楚辭」研究者底所有見解之外，而從文、史兼及神話學、民族學的觀點來研究屈原的「九歌」，目今已經獲得豐碩的成果了。這是自由中國學術界底新豐收之一，是在兩位「九歌」研究的同工底旁徵博引的研究，然後次第的公之於世了。這兩位「九歌」研究者：就是成功大學的蘇

雪林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文崇一。

大家知道蘇雪林底「楚辭研究」，已經有相當的歷史了，而且老早成爲她在課堂上的精闢的課程了。多年以來，她是鍥而不舍地一邊講授，一邊把研究的範疇日益擴大。所以這一個「楚辭研究」底功夫之深，不難在她底對于「九歌」神話研究所得的新的見解之中，很明顯的看出來。她曾經具體的確定的說：

九歌實爲屈原所作，因爲這些歌辭所表現者，與「離騷」、「天問」、「遠遊」和「招魂」裏的思想、情感和知識完全一致，文學的辭藻及其技巧也完全一致，況其中所含蘊的戰國時代盛極一時的各種學術，宗敎情況，亦無一不相符合，所以我常說九歌是整套神曲。

她爲什麼肯定地提出「九歌」是「整套神曲」呢？其理由以爲「九歌」二字，乃古時一種神曲之名，是一種固有的名字，可以看「離騷」，就有「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天問」裏也有「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便會明白。她再把朱熹底「楚辭集註」以及「山海經」「大荒西經」，「外海西經」，「竹書紀年」「歸藏鄭母經」和各家底註釋來引證。

她曾經作了較爲深澈的探討，就九歌歌主的性質來推斷他們是九重天的主神，而且把九歌各篇逐一討論：

一、東皇泰一：她說是木星天的主神，在天爲歲星，在地爲青帝，其方向爲東。「九歌」以東皇泰一居首，則他是羣神領袖，不過他究竟不是上帝。因爲戰國時代有天皇、地皇、泰皇；漢初又有什麼天一、地一、泰一。漢武帝崇拜這個泰一，儼然以之代替上帝。這個趨勢，大概始于戰國，屈原惟恐別人將木星之神的泰一，與那泰皇、泰一混淆，故特冠「東皇」於「泰一」之上以別之。

二、雲中君：她說這是月神。第一因史記歸藏雲中東君並列，第二看歌詞「龍駕兮帝服」，宛然帝君體制，當然是位尊君。「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月字當係後人所改），雲有光嗎？「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日月爲天之兩目，殆爲人類共具的觀念，惟爲其目，故曰「覽」，雲則不能。第三，月神行動迅疾，歌辭有「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可見月神行動之剽疾。第四，月常在雲中，稱之爲雲中君，甚合。第五，本歌之神稱「君」，乃男性，當是兩河流域的月神「辛」。

三、東君：她說商代卜辭有「東宴」，疑爲祭日之所。「禮」有「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所以東君可以說是日神。而且歌辭有「擧長矢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這更足以表示日神的特性，蓋按諸世界神話，日神無不善射，而希臘太陽神阿坡羅則確曾說與天狼戰鬭，將其射死。

四、湘君：五、湘夫人：兩者她認爲皆是水神，而湘君則爲男神，他在天爲塡星（土星）之神，在地爲黃帝。湘夫人在天爲大白（金星）之神，在地爲白帝。

六、河伯：她說實爲主水之神，在天爲辰星（水星），在地爲黑帝。就歌而說，前者是河伯偕情人同游九河、崑崙，後者送美人於南浦，然後自己抗手順黃河之流而入東海。

七、國殤：她說歌主仍是一位神道，因爲歌辭所敍，皆爲戰爭場面，則歌主當爲戰神，歌辭有

首身離兮心不懲」，則歌主還是一位無頭戰神。按商代帝王陵墓發現了大批無頭屍體，據以推測當是由于戰神無頭。

八、大司命：　她說王夫之「楚辭通釋」說大司命是司人生死之神；王逸竟無註解；洪興祖僅說司命是主壽夭的天星之名。她認爲大司命是死神，在天上也是星，固定的是恆星，流動的是「蝕」。

九、少司命：　她認爲少司命初作死神，後乃轉變爲生神。他底職權是：保嬰穉，稽察人間罪過和保生。他曾轉化而成爲文昌帝君、二郎神、張仙、趙玄朗、保生大帝、趙玄壇和三官等諸神。

十、山鬼：　她說山鬼是酒神，因此把歌主當做一個美少年，近似希臘的酒神狄亞儀蘇士(Dion-ysus)，以兩者有相同的特徵：披荔蘿，乘豹，從貍。歌辭乃酒神的女信徒底獨白，因海神信徒，例爲女性；且祭祀酒神，照例在高山之頂，故有深山景色的描寫。

最後，蘇雪林認爲上述諸神，各有其主名，亦各有其故事，且均來自西亞，傳入中國爲時甚早，與齊地八神將大有瓜葛。同時她以爲對屈原底作品，尤其是「九歌」，若能研究出結果，不但可以廓清那些蒙蔽於屈賦上的二千幾百年的烏煙瘴氣，同時還可以看出中國文化與世界原來同出一源的。

文崇一對於九歌的研究，也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成果。他底新著「九歌中河伯之研究」，一開頭就說「九歌」有着非常濃厚的浪漫氣質的故事，每一則都是美麗的神話。從天上到地下，從神到鬼，全有。可惜我們已經不知道這些歌是怎樣唱法。他把「河伯」看做「九歌」中的曲子之一，內容似乎是描寫一對戀人（神）的相聚和分離，有歡快也有悲戚的調子。

他用現在的觀念解釋河伯，自然祗是一個河神的名字，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主宰一條河的神。經過探討，他提出下列四點意見：

一、這是一個任何地方都會存在的河伯傳說，因爲農民們全都要依仗河水來耕耘和灌溉他們底田地，尤其最害怕河水的泛濫而成災，這是他們信仰河神的原因。

二、在商代，祀河已經是一個平常的祭典了，同時已經把人體列爲祭品了。

三、河神的簡稱爲「河伯」，一似風神叫「風伯」，雨神叫「雨師」。

四、屈原和莊周可能是最早寫下了河神的傳說，所以由此推斷，這個傳說起源在中國東南部，然後慢慢地分佈到西北部。

他認定「河伯」二字的最早發現在莊子的「秋水」和楚辭的「九歌」，可是又認爲「馮夷」是另一位水神，不好和「河伯」混而爲一。至於河伯傳說，廣泛地傳佈在中國，而且歷時甚久，可以歸納成下列對河伯的看法：

一、河伯曾被神話化了，變成了人的樣子。

二、河伯被形成具體的實物，像黿，或魚，又像魚類的管理者。

三、河伯被看做和人類一樣生活的神。

四、河伯更被描繪成道家傳說中的人物，又被拉進了仙人的境界。

最後，文崇一又把韓國立國傳說中的河伯與他們間的種族的關聯性，說他們底始祖東明聖王自認

是「天帝子、河伯外孫」，這又提出了另一個「河伯與濊貊民族」的新課題。

如果我們把上面兩位同工底「九歌」神話（或說傳說）的研究的結果，細細地體味，再能參看兩位同工底原著，誰都會相信這是我們底神話研究的新豐收。

伍　把神話寫成了幽默作品

民國二十一年，臺灣許丙丁開始寫作一部幽默的諷刺的神話小說「小封神」，曾經發表在當年在臺南出版的「三六九」小報上，直到民國四十年十月，又把它整理校訂印成小冊子。

「小封神」底定名可能是從「封神榜」轉化而來，它底內容是怎麼樣呢？書首有香農底序文說明了：

> 把臺南寺廟崇祀的神佛，大冶一爐，應用街談巷議之傳說，形形式式，是是非非，生枝發葉，嬉笑怒罵，演成一部「小封神」。

作者自己也有說明：『寫在「小封神」的前頭』說：

> 本書取材與內容，是把我們底舊都——臺南市寺廟裏的神佛，和道聽塗說，結合我的思想腦汁，也可以說是無中生有而湊成的一段笑話、趣聞。
>
> 小封神似乎偏於地方性，臺灣方言俗語自然很多，把鄉土地方民俗，毫無拘束的寫出來。

這書的全文，共有二十三回，每一回有一個目如下：

小上帝調任臺南城　文魁星遭受飛來禍
衆文人大鬧明倫堂　文武聖計議救魁星
脚踏車驚走三太子　吳眞人藥救李天王
雷震子仙翼賽飛機　九龜精陣亡山仔頂
四大金剛看五穀王　金魚仙巧騙乾坤斗
報司爺迷色失醋矸　請假神氣走金魚仙
衆神山被困天羅陣　孫大聖威震萬福庵
天羅陣孫大聖逞能　宴神仙細談天庭事
爲解紛老土地奔波　馬扁仙奪回乾坤斗
吹黑幕大聖險喪身　天宮會傍聽奇問答
照妖鏡馬扁仙現形　衆神仙聚會封神廟
大團圓老土地新婚

許丙丁把臺灣省臺南市流傳的神話和神廟、神器以及民間的通俗小說裏的事物混在一起，而寫成一本長篇連續的章回神話小說，於是另闢了一條神話和笑話混合的寫作的新途徑。

陸　研究中國神話的一套新程序

張光直也曾致力於中國創世神話與古史的研究，在四十八年四月把他底初稿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底第八期集刋上，他曾把晚近國際的神話研究者底不少著作，下了一番功夫來抉擇和採納，而應用到中國創世神話的研究，然後提供了一套具體的建設性的研究神話的新程序，固然他還是踐踏若干過去對神話的研究者足蹟前進，可是他確實已經在研究神話的方法上躍進了一大步，這將是今後研究神話的一個好的開始，也可以說是綜合國際神話學者的意見而變成適合研究中國神話的具體的建議了。他底程序就是：㈠分析爲單位，㈡作歷史研究（神話史與民族史），㈢作功能研究（當代與古代）。三方面的入手途徑是齊頭並進，互相發明的三組工具，與研究古史的其他工具（考古學、比較民族學、比較語言學和歷史學）也必須同時並進，因爲研究的對象，是古代的文化社會，而神話祇是古代文化的一部份。

他把中國古代創世神話，就事件發生的順序，列爲十個單位：

一、太古爲混沌之世，其後混沌分爲陰陽，或爲天地。

二、天載於地，以柱撐之，撐四角，曰四極。

三、古有造世主二人，常爲男女，或爲夫婦，或爲兄妹。

四、盤古爲造世主，有無限神通，其身體各部份變化爲自然界諸物。

五、古有洪水之禍。

六、共工撞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使天傾西北，地陷東南。

七、女媧氏煉石補天，立四極。（止洪水）

八、女媧持黃土造人。

九、古十日並出。

十、羿射九日。

所謂神話的歷史研究，就是從神話諸單位在一民族內歷經時間的演變（變化、結合、增添減少等），看神話的發展並推求其原因，再追溯各單位在鄰接民族中的時空分佈以推斷其傳佈的歷史，以窺民族文化之接觸，更觀其沿途之變化，而察其在各民族變化之原因。

我們今日的研究神話，在觀念上要比過去進步些，更應有三個重點：

一、不同民族間神話之相似，可否作爲文化接觸之證明？首仗對于民族地理關係及文化歷史關係的考慮。尤其重要的是，把神話資料的歷史的前後與地理分佈結合起來，作精密的考察。

二、神話在本族與不同民族間的變化，首察其原因，而主要點應立足於對神話與文化其他方面之關聯的考慮。神話不復當作一虛無飄渺的個體而可以自由來去變化。

三、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神話的比較，以 Emic 單位爲準，故其比較的結果，亦有歷史上的眞實性。

至於神話的功能關係，是多方面的，它和宗教信仰的意識觀念方面的因素關係，要比它和經濟社會生活的關係來得直接，例如：(1)神話能使當代秩序合理化；(2)神話爲宗敎儀式的執照；(3)神話反映當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4)從神話觀察當代民族性。

張光直是以中國的創世神話爲例，試作研究方法的入手方式的說明。他雖然僅僅把我們底創世神話區分爲十個單位，而又略加追溯它們的歷史來推測文化的接觸，最後還寄一個希望：他想引起研究神話的同工們試用他底一套新程序，來作中國古代神話的研究。

傳說

壹　傳說的忠誠守護人

英國民俗學家班妮女士(Miss Charlotte Sophia Burne)曾說『英國諸島，極富於地方傳說。』其實在我們底遼闊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們不僅有着富藏的地方傳說，還多着人物的傳說，事物的傳說，而且它們早早見之於上代的廣大的文獻，和掛在億億萬萬的傳誦者的口邊呢。說得具體一些，假如我們打開一部即使是比較渺小荒漠地區的志書來看，一定有着逗人興趣，因而使你不致於一看便瞄過去的「古蹟」、「名勝」、「鄉賢」……這一類的記錄，當你看過了它們略加思索，你就會認識它們便是地方傳說、人物傳說或是事物傳說。換句話，就是中國方志的編錄，早就定下了一個制度：凡是山水巖谷、城垣街衢、祠廟宮觀、亭臺樓閣、村里鄉鎮、墳墓碑碣、職官流寓、忠烈孝友、隱逸義行、文學武功、仙釋方技、節烈才智，都得窮輯博涉，悉心編纂，唯一的目的，在使前之芳烈，不致湮滅。這是先賢樹立的從古迄今的良好的制度，每一次修撰方志，誰也少不了這樣的做去。所以在我們底眼裏看來，這就是傳說資料的蒐集、整理和編印成書的大好表現，所以我們在方志裏面有最富的庋藏着的傳說，而且從今以後，方志決不會廢棄，所以我們將仍舊是勤於記錄傳說的國家。

除了方志所見的傳說，還有大量的却不在方志標準範圍以內的材料，也幸運地並沒有被人擯棄，歷朝歷代還是有不在少數的守護者。他們是誰呀？就是前代的許許多多的筆記小說的作者和編者。他們也曾把各種傳說記在所謂「稗官之書」中，這雖然也曾被鄙視爲「不采於經翼之林」，「不登於大雅之堂」的野史外記；其實所謂經翼之林和大雅之堂的作品，那裏比得上野史外記的衆多。而這一類傳說的材料，好像長在一方遼闊的園地上，開着鮮艷芬芳的花朶，而爲稗官的所垂青，於是經過他們的筆而成爲叢譚、脞語、藝話、怪錄了。當時文人們對傳說底看法，以爲它們底用途，僅祇是遣愁醒睡之助而已，而不若那在方志上所見的希望前之芳烈不致湮滅。可是在我們底眼裏看來，兩者毫無差池，全都是大好資料，又不覺欣然於稗官們也會早早立下一個良好的制度，寫筆記小說的時候，搖動筆桿作野史外記也好，記文獻掌故也好，誰都樂意做了最忠誠的傳說資料的守護人。

貳　首先躍出歌唱的傳說

傳說在上代，被認是不可湮滅的芳烈，或是遣愁醒睡之助；可是它們還沒有被人作爲學術性的研究，同時也沒有人提出意見：要有計劃的搜集整理中國所富藏的傳說。所以在當時，傳說祇是浸沉在讀者底懷古的幽情之中。直到民國初年，還是沒有人把它作文藝的評價，更談不上作學術的研究。正正式式把傳說看做學術研究的資料，這是近四十年來的事兒。

這就是北京大學研究所的研究民俗文藝的同工們首先提出這一個意見，並曾於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刋出了重要啓事在他們編行的第四四、四八號「歌謠週刋」上，他們認爲只管「歌謠」，而拋棄「傳說」，實在是可惜而且頗感困難的事。又在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第五四號「歌謠週刋」上，繼續有劉枝提出具體的意見，他是重申前議的說：

以前我們偏重歌謠。現在我們知道民間的文學不僅有韻的歌謠應當搜集，那無韻的神話、故事、寓言以及各地的傳說等，亦應搜集。

同時他又提供了搜集和記錄的方式，並且希望對此有研究的同工們也提出方法來。接着「歌謠週刋」的第六十二號封面上宣佈「本刋的今後」，經編輯會決議自本號起，規定進行方針如次：

『擴充採集範圍，每期內容分載論文、選錄、專集、雜件、徵題各門，除謠、諺、謎語外，對於風俗、方言、故事、童話的材料，亦廣事搜求，隨時發表……』

接着這個方針發表以後，過了兩週，第一篇「傳說」發表出來了，那就是沈安貧所採集的流傳在江蘇吳縣的歌謠對唱的傳說：

相傳漢時張良，最會編唱調笑譏諷的歌謠。當他離了故鄉十多年回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少女在田中耘刨棉花，他就對她唱起歌來：

『啥人家田，啥人家花？啥人家大囡辣浪刨棉花？阿有啥人家大囡搭我張良睏一夜，冬穿綾羅夏穿紗。』

少女就回答唱：『張家裏個田，張家裏個花，張家裏個大囡辣裏刨棉花。我娘搭倷張良睏一世，勒看見啥冬穿綾羅夏穿紗。』

張良聽了此歌，知道調笑的就是他的女兒，大大的悔慚，從此他不再唱歌。

這一個張良的傳說，是在民國十三年十月廿六日活生生地跳躍在第六十五號「歌謠週刊」之上了。

叁　盛極一時的蒐集傳說

傳說的蒐集、記錄、整理和出版，從民國十六年起確曾盛極一時，而且把傳說的範圍擴大了，那就不限於人物底故事了。例如中山大學「民俗週刊」的前身「民間文藝」，就從民國十六年十一月起刊出「潮州的傳說」（章劍雄專記），「鳥的古代傳說」和「馬玲娘傳說辨」（靜聞），「羊石傳說」（劉萬章），「呂蒙正傳說」（文心），「陳夢吉的傳說」（黃宗潮），「羅隱子做天子的傳說」（侯寬昭），「惠州的傳說」（袰倘中），「雷州的傳說」（吳偉民），「諸暨的傳說」（姚國楨），「白鵝潭的傳說」（許德明）等，這是地方傳說和人物傳說大量蒐錄的開始。民國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民俗週刊」創刊了，首先刊出夏廷域的「環境與神仙傳說」；黃仲琴蒐集的「宋帝昺造跡及故事」和「潮州青龍爺傳說」等等。民國十八年二月十三日「民俗週刊」又出了「傳說專號」，對於傳說的研究文章也陸續發表：容肇祖的「傳說的分析」；張冠英的「傳說與史實」；劉萬章的「關於王昭君傳說」和魏應騏的「關於王昭君傳說的答案」；楊成志的「檳榔傳說」；張清水的「水仙花傳說」等等。還有董作賓的「西門豹故事的轉化」（見「逸經」第三〇期），徐炳昶等的「試論傳說材料的整理與傳說時代的研究」（「史學集刊」第五期），周澍也發表「倉頡傳說彙考」（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七期），黃華節的「爛柯山傳說的起源和轉變」（「太白」半月刊二卷廿三期），馬培棨的「徐市故事的演化」（「禹貢」二卷七期），張公棨的「成吉斯汗先世的傳說」（大公報「史地週刊」第二十七期），王綮璓的「王昭君故事演變圖表」（「南風」七卷一期），趙景深的「包公傳說」（「青年界」三卷五期），黃芝崗的「沈萬三傳說考」（「東方雜誌」卅二卷一期），張爲綱的「人死跟蛇蛻皮傳說」（「孟姜女月刊」一卷四期），還有劉偉民實地調查廣東北江傜人的傳說，刊登在復刊後的「民俗」一卷三號，李希今的「苗族放蠱傳說」也見於「社會研究」（第二十三期）等等。

這個搜集和研究傳說的風氣，發展得相當的普遍，可以說全國的民俗雜誌，或與民俗有關的刊物，差不多一致的都把從民間搜集來的傳說，盡量的刋佈出來了。不多久，又出版了不少傳說叢書，如容肇祖的「迷信與傳說」，鍾敬文的「楚辭中的神話與傳說」，吳藻汀的「泉州民間傳說」，蕭漢的「揚州的傳說」，徐瘦梅的紹興傳說集「婆婆史」，林蘭的「民間傳說」兩種，「朱元璋故事」和一些植物由來的傳說集等。

這些集子裏所搜羅的材料，多是從民間蒐集而得的，而且內容豐富，容我舉出一本林蘭所編行的植物由來的傳說底內容爲例子，就有那麼多的植物傳說了：

紅心胡蘿蔔，狗尾草，節節草，公孫樹，九月中桂，向日葵，牽牛花，烏餘茶，靈芝草，掛綠，柰，紅梅和白梅，紅菱，榴槤，夜晚花，觀音柳，仙人掌，蛇花，水仙花，罌粟，檳榔，稻子，蓮和桔藕等。

我們就此可以知道中國傳說的寶藏是多麼的豐饒，眞是滿園芬芳，全是很有趣味而且有價值的花花草草，由你俯身去掇拾，可以隨心所悅的去穫得你所心愛的一切。

肆　地方傳說的試探研究

到民國二十年，研究傳說的又一成功之作，便是鍾敬文的「中國的地方傳說研究」，這發表在中國民俗學會出版的「民俗學集鐫」第一期，他首先申明對於這個巨大的課題是試作開端的探險。他把這一種傳說——地方傳說分別爲兩大類，第一類是自然的；第二類是人工的。他又把每一類所包含的較爲習見的，略舉出來又加上若干個實例子。

（一）自然的

1山嶺（包括峯、岡、陵、邱等）例如：馬鞍岡（廣州記），斬頭山（中大民俗週刊），斷蛇邱（搜神記）等等。

2水（包括溪、河、澗、湖、津等）例如：玉娘湖（嵩山記），飲犢池（名勝記），白鵝潭（民間文藝），蒲灣（民間趣事）等。

3巖洞（包括穴）例如：馬跡洞（兩廣地方傳說）禹穴（會稽記）等。

4谷—例如：坑儒谷（古文序），黑魚谷（諾皋記）等。

5石—例如：石鼓（異苑），象石（紀異），袈裟石（地志）等。

6泥土—例如：隱士泥（清異錄），青泥坊（增廣事類統編）等。

7特種草木鳥獸等—例如：范蠡魚（述異記），吳王膾餘（搜神記），南山淚竹（兩廣地方傳說）等。

8其他。

（二）人工的

1城郭—例如：大名城（中大民俗週刊），鬼棚城（兩廣地方傳說）等。

2祠廟（包括庵、寺、宮、觀等）例如：三姑廟（山西通志），伏龍觀（中國童話集），開元寺（中大民俗週刊）簑衣庵（娃娃石）等。

3鄉里—例如：昭君村（潛確類書）莫愁村（滇行紀程）等。

4橋—例如：順母橋（國華報），太石橋（民間文藝），萬年橋（朱元璋故事）等。

5井—例如：無葉井（民間文藝），琉璃井（中大民俗週刊）等。

6樓臺—例如：岳陽臺（呂洞賓故事），八詠樓（金華志）等。

7墳墓，例如：姑娘墓（廣州民間故事），顯頭墓（民間傳說）等。

8亭塔—例如：萬年塔（朱洪武故事），還魂亭（兩廣地方傳說）等。

9 街衢—例如：仰忠街（廣州民間故事），仁義胡同（朱洪武故事）等。

10 道路，關—例如：天威道（唐史），雁門關（沙發）等。

11 其他。

接着他又把地方傳說的特點分爲兩種：第一種是解形態的，例如「望夫石」，說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餞送此山，久立望夫而化爲石，因名。（幽明錄）。第二種是解語源的，例如「妬婦津」，說晉代劉伯玉妻性妬，因伯玉誦洛神賦，又說願娶婦如洛神，妻妬之而自沉於津，故名。（段成式所記）

再從地方傳說的發生來看，也可以分成三類：

一、是紀述的，是指本原有其事實，不過照事說出或稍加渲染。

二、是創造的，是指滿含着虛構的神話性的傳說。

三、是借用的，是指那假用民間本來獨立流行的神話，而略加傳會。

最後，他又列出民間傳說底十個類型：一、雞鳴型，二、動物輔導建造型，三、試劍型，四、望夫型，五、自然物（或人工物）飛徙型，六、美人遺澤型，七、競賽型，八、遺物型，九、石的動物型，十、物受咒型。每一個型，都有詳細的說明並舉例。

伍　蒐集整理研究傳說在臺灣

在臺灣，對於地方傳說的搜集的工作，是日積月累的也早有相當的成就。從平埔到山地所蒐錄的各種傳說，也可以說如果按照省區大小的比例，是不會少於大陸的任何一省的所收穫。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卅日出版的劉克明的「臺灣古今談」，便是早期蒐錄的民間傳說集。以後民國三十年七月創刊的「民俗臺灣」月刊上，就有曹永和的「士林的傳說」，王碧蕉的「北門嶼的傳說」，陳逢源的「月華傳說」，朱鋒的「水仙花的傳說」，周儀忠的「周百萬的傳說」，石暘睢的「臺南的石敢當」，香坂德子的「泉州狗屎埔和書家張瑞圖的傳說」，松村安成的「獻天獅的風水傳說」，高山富夫的「雲林城、林圯墓、巨石和鳳凰眼的傳說」等等。民國四十年以後出版的書刊，也有不少新的材料的發掘。如「臺灣風物」雜誌所刊，有：朱鋒的「臺灣南部傳說：都督魚與麻薩介」，謝金撰的「唭里岸的史蹟和傳說」，鍾九龍的「龍潭陂的傳說」，毓文的「宣蘭開發傳說」，劉枝萬的「南投地名的傳說」和愛菊的「陽明山的傳說」等等。「臺北文物」季刊上所見有：連曉青的「小劍潭紀異」。「臺南文化」季刊也有聶三的「鐵甲將軍—神蟲」和顏興的「鄭成功傳說研究」的關於他底登陸的灘頭陣地的考證；已被摧毀或湮沒的鄭氏遺蹟的訪求；和安平端午煎鎚由來的探索，「南瀛文獻」季刊上有朱鋒的「鯤鯓王與水守爺」，林春木的「王得祿的傳說」和沈耀初的「三日節的傳說」等等。

把臺灣底傳說作進一步整理或彙合發表的，有黃得時的「保生大帝的傳說」、「敬惜字紙和聖蹟亭」「見「民俗臺灣」月刊）和「劍潭一帶的傳說奇聞」（見「臺北文物」季刊），彬底譯作「半屏山的傳說」（見「臺灣風土」），羽青的「故事傳說在民間」，屈萬里的「石敢當和指路碑」（均見「臺

灣風物」雜誌），童怡的「明鄭北征遺跡探源」（見「臺北文物」季刊），和黃典權的「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焄」（見「臺南文化」季刊）等等。

就目下已經蒐錄的臺灣的傳說材料，和大陸同型的傳說合併比較，再網羅文獻裏的和民俗文藝有關的記載，進而由整理再作研究，婁子匡擇定了「鄭成功傳說的研究」，是分成三個階段來進行。第一個階段是決定用桑濺生氏法來整理、研究鄭成功的傳說；第二個階段從三個地區徵集了材料：就是從鄭氏底誕生地日本，成長地華中，和立業地臺灣這三個地區。更從歐洲文人筆下所記的有關臺灣和鄭氏的事略中，尋出有關鄭氏的傳說的片斷的資料。第三個階段爲把所有有關鄭氏傳說的材料，整理成爲鄭氏底誕生、敎養、性格、儀容、非常的權力、非常的武器、非常的成就、非常的殞滅和永恆的存在等九個課題。這一個資料的整理結果的報告，業已完成，同時已經開始作研究的工作了。

陸　臺灣山地傳說的調查與研究

由於許多位人類學者的實地調查臺灣山地同胞的民族學的課題，因而也蒐集了山地流傳的民間傳說，這也有相當的收穫。

自從民國卅八年夏，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臺省文獻會合組調查臺中瑞岩泰雅魯族開始，參加工作者有李濟、董作賓、芮逸夫、石璋如、陳紹馨、陳奇祿、宋文薰、何廷瑞、林衡立。卅八年冬，凌純聲、何聯奎、衛惠林、林衡立、張才，調查臺中春陽社泰雅魯族，南投的布農族，嘉義的曹族。以後陸續調查，計有民國四十年調查臺東的阿眉族，四十一年高雄魯凱族，四十二年花蓮阿眉族，屏東排灣族，魯凱族，四十三年苗栗的泰雅魯族，賽多族，臺東的卑南族，蘭嶼的雅美族，四十四年以後直到目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省文獻會和若干縣文獻會的同工們更展開普遍的實地調查工作。還有政治大學邊疆政治系的胡耐安，多次率領本系同學們去到屏東，作排灣族的調查。由於很多位同工豐富的學驗，再加之以毅力，已得了相當的收穫。同時在他們底豐收之中的民俗部分的資料，無論是已經發表問世了的，或是正在等待整理的，也已經有很多活生生的可貴的資料了。

就已經發表的資料，僅以傳說爲範圍，有林衡立的邵族的傳說，就佔了臺灣省通志稿「同胄志」「邵族篇」第十三章的全部。陳奇祿也發表過依口直書日月潭邵族遷居傳說，曾加以英譯。杜而未也把花蓮雅美族和嘉義邵族底傳說，蒐集起來再加以考證，……他們都是從事於人類學的研究，但也爲民俗學的研究盡了力。

更有一位陳國鈞，他居留在臺灣花蓮作實地調查工作，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他也是實地調查工作的能手，在這二十年來，從調查中國西南部的苗夷起，接着是塞北的蒙族和浙閩交界地區的畲民和孤民。到了臺灣以後，對於山地同胞的調查，在臺灣東部、中部以至離島蘭嶼，多曾下過較深的工夫，他底艱辛的歷程中的收穫，已經在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出版了「蘭嶼雅美族」，四十六年十一月又出版「臺灣東部山地民族」，（兩書共有二六三面）還有更多的資料尚在整理之中。其間和民俗文藝有

關的材料，也有相當的容量，單舉出一個例子吧，在他底「臺灣東部山地民族」裏，曾經總結各族同胞底祖先起源傳說如下：

一、泰耶魯族的祖先起源傳說，已蒐集三個，流傳在花蓮縣萬里、卓溪和吉安三鄉計十三村。傳說的內容相似，主要的是說：天神命雷公擊石，石中生出姊姊和弟弟，兩人長大以後，臉上塗黑成親，繁殖子孫。

二、雅美族的，在花蓮和臺東兩縣沿海岸的平地，面積為一市十六鄉九十一里一一一村，有六個祖先起源傳說，乃屬於薄薄社和里漏社。薄薄社的說：一個姊姊和一個弟弟，由某地來此避難，中途坐一大臼，到拉瓦山地方，兩人結為夫婦，生育子女。里漏社的說：他們底始祖是乘坐三條船而來此。

三、布農族底祖先起源傳說，在花蓮臺東兩縣交界處也是和雅美族鄰近地區，有四鄉十九村卅七個部落。他們有三個傳說，兩個相同，說由兩個洞穴，分別出現一男一女，結為夫婦而後繁殖子孫。另一個傳說，是說他們底祖先由海上漂來，和中國大陸的人，有同祖同文的關係。

四、排灣族有六個祖先起源傳說，流傳在臺東縣知本山以南，計分佈於太麻里達仁、大武和金山四鄉的廿一村。傳說的主要內容是：祖先起源於知本山，由女人用石、竹生出神人和男女，婚配而繁殖。另一種說法是：認為蛇、猴與其祖先有關。

五、卑南族，僅臺東縣卑南鄉十一個村，流傳的有三個祖先起源傳說，大多數人說他們底祖先，來自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這個小島靠臺東附近，名叫 Panapanayan. 至今他們祭祖時，必須面對綠島、蘭嶼方向祭拜，以示祖先從那個地區來的。

六、魯凱族集中于臺東縣卑南鄉大南山下的大南村。祖先起源傳說稱：古時某地洪水泛濫，只剩兄妹二人，在黑暗中同逃水難，偶得擦木取火的方法，奔到安全地區，能過安定的生活，兩人結為夫妻。初生之子多為殘廢，後始正常的繁殖。

把臺灣東部六族的山地同胞底祖先起源傳說，蒐集記錄起來了，再聯合別的部族的來綜合一下，這將是陳國鈞所樂意研究的課題。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李卉，曾於四十四年發表「臺灣及東南亞的同胞配偶型洪水傳說」在第一期「中國民族學報」。他把臺灣阿眉族、卑南族、排灣族、泰耶魯族、布農族和平埔族底祖先起源傳說和中國大陸漢人的以及西南各苗族、傜族底，以及東南亞菲律賓、印尼和緬甸等地流傳的同型傳說，作細密的分析和歸納，並提出他底結論如下：

一、該型傳說主題是：遠古洪水孑遺同胞兄妹（或姊弟）二人內婚後繁殖子孫。

二、分佈遍及東南亞古文化區，包括中國南部大陸及沿海島嶼，日本、中南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羣島。

三、構成傳說重要要素：1洪水泛濫僅兄妹（或姊弟）倖存；2二人乘箱形物隨水漂流，得免於

難；3水退，二人內婚遺傳人類。

四、基本成份爲四始祖降生，轉化成始祖二人而遺傳人類，更插入洪水傳說，便成爲同胞配偶型洪水傳說。

五、該傳說，似爲古代居於中國長江中游的印度尼亞西民族所完成，而後傳播於東南亞文化各區域。

從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起至仝年五月十五日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許世珍，曾傾全力從事臺灣蘭嶼的雅美族紅頭社傳說的蒐集和記錄。她是筆記那一位年約五十歲的村民柯老黨的口述，全部傳記達萬字。筆者爲保持口述者底一貫的語氣，和傳說底原始形相，和研究者的便於體味認識，她以冗長而不分段的記錄方式出之，不失爲學術工作的進步的調查民俗文學的良好的方式。

這一篇萬字傳說所包含的內容，確如筆者所說是非常廣泛，不祇是說明了雅美族紅頭人對於：人類起源，「火」的由來，靈魂的觀念和信仰，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底日常生活的規律、行爲、道德觀念和教育等等，可以分成十一個構成部份如下：

一、洪水傳說和島底地形構成。

二、人類從天而降，孕育在石塊之中和竹節之內。

三、天有二日，其一爲婦人擊落，由於她底兒子被它們晒死。

四、火的由來，是兩個女人在岩洞裏獲得火種。

五、飛魚會教人們，那些魚可以吃？何時捕魚？何時割草？何時造船？

六、美人魚是母親胎生的，人頭、有手、有尾、沒有脚的嬰孩，出世三個月，母孩同去海浴，嬰孩溜到海裏不再回來。

七、羊頭的人，他會作法，使死人復活。

八、女人去到地底下的另一世界，和他人結婚而又生下孩子。

九、對金子的看法：外婆找不到外孫，却得了金子。芋田之下有金製物；石頭是金子底靈魂；殺羊祈禱，祈求臺灣的金子——到小紅頭嶼去騙臺灣人帶來的金子。

十、從捕魚的過程，訓勉兄弟們共同合作的重要。

十一、斧的由來，用羊血潑到大錨之上，裂開部份用來造斧，再用斧來建築房子。

這篇傳說刊於民族學研究所第九期集刊，也就是蔡元培氏逝世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故事

故事的內含是什麼？這原來有兩個解說：

一是故事是神話、傳說、笑話、寓言等等的總稱。二是故事也是單獨的，那些不屬於別類的，所以稱之爲「故事」。本篇的故事底範圍，就是依據第二種解說。但是按之事實，它們是不能嚴格的區別，往往可以列在這一類；又可以列入那一類。於是國際同工們有不愛這個分類方式，而就它們底內容來分類了。

壹　孟姜女故事的研究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在六九號「歌謠週刊」上，顧頡剛發表了他底「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的新課題，他把我國底文獻：「左傳」、「檀弓」、「孟子」、「韓詩外傳」、「說苑」、「論衡」、「琴操」、「後漢書」、「水經」、「樂府詩集」、「古今注」、「通志樂略」、「詩經通論」和「玉臺新詠」等書所載的有關孟姜女故事的資料，從「左傳」的「杞梁之妻」說起，而着眼「檀弓」所記的「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再從「孟子」淳于髡的話「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而知道她底「哭」和「謳」與「歌」處于同等的地位而又一樣的流行，因而反映出戰國時代音樂界的風氣。更由「文選」「洞簫賦」的「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而說她底哭是引聲長吟，把怨憤之情不停的吐出，愈久愈緊練，愈緊練愈悲哀。怎麼會說西漢時期這個孟姜女故事的中心，從「悲歌」而變爲「崩城」呢？這是根據劉向「說苑」說的「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和「十日而城爲之崩」。但是這又被王充在「論衡」的「感虛篇」中駁道：「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東漢末年蔡邕在他底「琴操」一書上，也載「芑梁妻歎」而記她曾「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這個情景未免太過飄逸了。沿至六朝末這四百餘年，對於「崩城」之說，沒有什麼改變。但到西晉，崔豹「古今注」是說「杞都城感之而頹」；後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却說所崩的城是莒城。可是這兩個城的距離相去千里呢！到了唐朝，這個故事大變了。最早見的是唐末詩僧貫休的「杞梁妻」中，說了三點驚人的話：一、杞梁是秦朝人。二、秦築長城，連人築在裏頭，杞梁也是被築的一個。三、杞梁之妻一號而城崩，再號而其夫的骸骨出土。這個說法，是由於總結「春秋時死于戰事的杞梁傳說」，而混合了「秦時死于築城的范郎傳說」。從此以後，長城和他們夫婦就分不開了，這也是由於樂府中的「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歌合流，而使故事的中心，從「哭夫崩城」而變爲「曠婦懷征夫」了。

至於被哭倒的城底城名，是很可注意的。杞梁之妻哭於莒齊之間，杞城感之而倒，已是可怪。怎麼隔了二千里的長城，又聞風而興起呢？杞梁戰死的時候，不但秦無長城，就是齊國和其他各國也沒有長城，怎麼因了她底哭而把未造成的城先倒掉了呢？這裏可以知道杞梁之妻哭倒長城，是唐以後的傳說，它底勢力已經超過了經典，所以對經典的錯誤也顧不到了。

南宋初年，鄭樵寫的「通志樂略」說：「稗官之流，其理只在脣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千萬言……顧彼豈欲爲此誣罔之事乎？正爲彼之意向如此，不說無以暢其胸中也。」他認爲這是一個極閎通的見解。以後那假托署名北宋孫奭著的「孟子疏」上說：「或云，齊莊公襲莒，戰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所謂「孟姜」卽爲杞梁之妻的大名，到這時候方纔出現了。從此以後，「孟姜」二字爲衆所公認了。可是「孟姜」兩字，在周代婦女名字的說法，「孟」是排行；「姜」是齊女底姓；譯成白話，便是「姜大小姐」。再讀「詩經」「鄭風有女同車篇」：有「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姚際恆在「詩經通論」解釋是「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漢詩「隴西行」見「玉臺新詠」，也有「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取婦如得此，齊姜亦不如。」可見在漢魏的樂府中，「齊姜」一名又成爲好婦美女的通名。則「孟姜」二字，在秦漢以後，民衆社會的歌謠與故事中繼續行用，亦事之常。到了宋代，「孟姜」成了杞梁之妻的姓名，於是「通名」又回到「私名」了。

以上，就是顧頡剛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寫成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的半篇文章的大意。這是他第一次對一位中國古代女性底故事的研究，發表在「歌謠週刊」第六九號，同時他還提出他寫這篇研究文章的意見：

> 孟姜女的故事，論其年代已經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本部，實在是一個極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學者只注意於朝章國故而絕不注意民間的傳說，以致失去好許多材料。但材料雖已失去許多，至於古今傳說的系統，卻尙未泯滅，我們還可以在斷編殘簡之中把它的系統搜尋出來。

自從這一篇故事研究發表以後，各地同工們的反映是不斷地供給大量的材料給研究者，這會使他望洋興嘆似的對於材料的愈積愈多，既不忍輕易結束；尤不敢隨便下筆。於是初步臚列出二十四個研究題目來寫長篇的論文；同時會刊出啓事說：「中國的傳說從來不會經過整理，滿地都是很有趣味的材料……想打出一條路，使民間的傳說能够得着它們的相當的地位。」

過後，這個啓事所希望的，終於實現了。這就在廣東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底叢書之中，大家看到了共有四百零六面的三本「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第一本就是上述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的重印，再加上一篇「孟姜女故事研究」。第二本是互相討論這個故事的十篇論文。第三本是互相討論這個故事材料的三十八次通訊稿。

貳　民間故事的蒐集和整理

自從民國十六年開始，搜集、記錄故事的工作普遍的展開，幾個雜誌如中大的「民間文藝」、「民俗週刊」，和中國民俗學會的「民間月刊」、「婦女與兒童」、「孟姜女月刊」和「民俗周刊」的杭州版、寧波版、厦門版、福州版、汕頭版和重慶版，全都陸續發表各地同工蒐錄的流傳各地的民間故事。從散篇而成爲集子，有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出版張清水的廣東翁源故事集「海龍王的女兒」，婁子

匡的「紹興故事」，劉萬章的「廣州民間故事」等。北新書局出版的林蘭的「文人的故事」，「窮秀才故事」，「鬼的故事」，「鳥的故事」，「換心後」，「金田雞」，「瓜王」，「鬼哥哥」和「漁夫的情人」等。中國民俗學會出版叢書：劉大白的「故事的罎子」，婁子匡的「巧女和獃娘的故事」，翁國聲的「福建民間故事」，林培廬的「潮州七賢故事集」等，還有孫佳訊的「娃娃石」（江蘇灌雲民間故事集），謝雲聲的「福建故事」，伍遠資的「鄭成功故事」等等。

當時對於故事的搜錄出版的情況，可以說是盛況空前，同時除印行民間故事的集子以外，還有若干雜誌編印故事專號，從這些專號可以看出故事的從蒐集到研究的軌跡是很明顯的。

例如中大「民俗週刊」第五十一期出版了「故事專號」，它底內容是不同型式不同地域流傳的許多故事：頌岑的「劉羅及其妹」，王茅炎的「熊姨母」，張乾昌的「猪哥精」，廝金聲的「林蝨虱」，修文的「蕭燧的故事」，容肇祖的「柳天王的故事」，黃文明的「黃公祖師」和「周瑞超的故事」，李銘槃的「三斤狗」，梁佐榮的「四個賣菜人」，葉耀衡的「紅花女」，陳鸞翔的「陳白沙的故事」，胡少波的「圍棋的故事」，甄兆璋的「獅子地」，杜國燎的「陳君濟的故事」，韋緒言的「田頭公公」，戚孫馨的「一個秀才」等。

可是中國民俗學會的出版「民間月刊」第二卷二期老虎外婆故事專號，是把同一型式而流傳在不同地域的故事集合在一起，它底內容是許從順的「沃貓精」（流傳在河南孟津），閻必達的「狠與女孩子」（山西靈石），祁偉的「吃人婆」（甘肅臨洮），徐瘦梅的「狼外婆」（安徽旌德），丁瓚的「秋狐外婆」（江蘇南通），馮克西的「老虎叔婆」（浙江台州），陶茂康的「老虎母親」（浙江紹興），雯眞的「毛腿二婆婆」（浙江嘉善），李仁柳的「野人吃弟弟」（浙江台州），任明達的「野熊外婆」（浙江永嘉），馮樹銘的「老虎外婆」（浙江平湖），李樂元的「老虎外婆」（湖南攸縣），趙恆矩的「野人外婆吃妹妹」（湖南衡山），葛玉清的「狐狸精母親」（福建厦門），謝光漢的「人熊婆」（廣西柳州），盧森的「老婆婆」（廣西南寧），鄧浩存的「熊人婆」（廣東廣州），彭熾義的「山人婆」（雲南河口），楊志漁的「老變婆」（貴州貴陽），和房士聖的山東高唐的老虎外婆故事型，黃南樵的四川長壽的老虎外婆型，末後又附刊同型的德國流傳的「紅兜頭巾小姑娘」；英國的「紅巾孃」；日本的「山姥的手」和韓國的「喬裝母親的老虎」等。

從上面兩種故事專號出版的不同內容，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是從故事的蒐集進到故事的整理了。再從兩者出版時間可以知道的：在民十八年三月中大「民俗週刊故事專號」的時期，還是故事資料的盡量搜羅的時期，到了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中國民俗學會出版「民間月刊」的「老虎外婆故事專號」的時候，已經躍進一步。把同一型式的故事整理以後綜合發表了，以後便又再躍進一步而到活生生的故事的研究的階段了。

當時的情形是我們底搜集記錄民間故事的同工們，已經散佈於全國了，祇要在刋物上有一個故事型式作爲徵求題目而發表了，同工們看到以後，便會在當地作實地調查，然後把它記錄好了，源源地供應給我們，所以對於同一型式的故事的徵集工作，是相當方便而且內容也很充實。

叁　陳三、五娘故事的研究

閩南故事之中，有一個特別爲臺灣的同工吳守禮所孜孜不倦地研究的，陳三和五娘的戀愛故事。他底研究的整個報告書，雖然還沒有全部正式發表，但就他已作了三年的抄錄、剪貼、分類、排比、考證和解釋，對於這個故事有關從臺灣，大陸又向日本奈良的天理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搜集到的各項資料，再把它略加整理，已經積稿盈尺了。這是毫無疑義的，它將是中國研究民俗文藝的最豐碩的著作之一。這裏，實在有此必要，先把陳三和五娘戀愛故事的內容，簡化抄錄如下：

> 泉州人陳三將送兄赴任廣南，元宵日路經潮州。適潮州富家女五娘携婢賞燈；路見陳三，心許之。豪家子林大，貌醜陋，逾而立未婚；當街攔截五娘，强求「答歌」（潮俗：燈夜不分貴賤，答歌以免疾病）；次日遣媒送聘。五娘父母許之。五娘不得自解，投井，自沉不果。陳三從廣南返抵潮州，已是六月。五娘拜月祝告重逢；驀然認出樓前馬上人兒卽爲「燈下郎君」，急投下荔枝示意。陳三拾荔，次日扮成磨鏡之徒，至五娘家。故破寶鏡，自願爲奴作賠，藉以伺機達情，五娘將信將疑拒之。婢益春爲之疏通，二人乃得「鸞鳳和同」。林大遣媒催親，約九月完婚。五娘父敷衍却之；後携陳三下鄉收租，佃客歡呼「泉州陳三爺」。陳恐敗露，托病回城，求五娘偕返泉州。七月十四日星夜五娘携婢同奔。林大聞訊，登門迫婚，被拒，乃詞告知州。公差追踪捉回。知州問成姦拐，將陳發配涯州。押解在途，陳三遇兄陞都堂北返，獲救……
>
> 引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刊日本神田博士還曆紀念書誌學論集。

由於考證所得，這個故事底流傳的時間，是從十五世紀開始，可以認爲較早流傳的閩南的故事。這有什麼根據呢？從一個戲文「荔鏡記」版本研究所得。因爲這個戲文底內容，完全是根據陳三和五娘的戀愛這個故事。而戲文的最早的版本底出版時間，是在明代嘉靖末年，所以就此推斷，這個故事底流傳的時間，可能在嘉靖的中葉。他再從戲文裏面所見的陳三的哥哥底官名「都堂」來考證，查得中國的官名中出現「都堂」這個稱呼的當時，可以推測出這個戲文寫作的年代，當在洪武十七年以後。他更把那戲文裏所用的曲牌名「鎖南枝」、「傍粧台」和「山坡羊」來參證沈德符氏的「顧曲雜言」，而又提出時期是「宣正」至「化治」以後。於是把這個陳三和五娘的戀愛故事爲內容的「荔鏡記」戲文底寫作年代，確切地說是在第十五世紀的一百年裏面了。

我們雖然常會從文獻之中找到一個古老的故事，可是這一個陳三和五娘的戀愛故事却改變了一個形式在戲文裏見到了。所以可以說那齣戲文是故事的延續；而這個故事已成爲戲文的根源。兩者之間，幾乎不好硬生生地一刀劈開，而說他們倆是毫無連帶的關係。吳守禮同工對於這個故事演化的戲文，就它底音韻，字形、詞彙、句型等研究，是別開生面的，要是和顧頡剛底「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放在一起，兩相比較，雖然各有各的成就，可是我們一看就會明白，一個對於史學方面的開拓，一個對於語言學，文字學的考證，堪以相互媲美。

肆　從故事裏研究中非古代交通

在自由中國，有一位德國籍的鮑克蘭女同工，這幾年來，曾經去到臺灣的離島蘭嶼和菲律賓的巴坦島，作民族學的實地調查。她曾在她底收獲之中，蒐錄了幾個蘭嶼雅美族的祖先的世系的故事，因爲這些故事之中有兩個和菲律賓的巴坦島民有關係，而且也正是中菲古代交通有關的資料。第一個故事的大意如次：

漁人村的雅美族底某一代祖先出生以前，他們和巴坦島人已有來往。他們常把豬和山羊送到那裏去交換金子和武器，去的船隻都很大，有八十個水手。他們在巴坦島上又常和當地人擧行各種競賽，而且經常獲勝，這都使失敗者不高興。後來他們又和巴坦島女人談情說愛，因此巴坦島人便不准他們再去了。但是他們爲了需要武器，不得不再去巴坦島，於是不幸的事件發生了，他們底大船被搗得粉碎了，首腦也被殺死了，部下也差不多喪亡殆盡，祇有幾個倖存者逃到山裡躲身。後來他們偷了巴坦島人底小船逃生，在海上歷盡艱辛，也有人因此喪生，最後祇剩兩人回返故里。從此兩地的來往中斷。雅美族人仍舊在這個故事裡能够記得巴坦島的許多地名，他們還保存着一些祖先留給他們的從巴坦島帶回來的礮和武器。

第二個故事是說蘭嶼的野銀村的由來，可是却和一個巴坦島的青年有關係，她是這麼說：

從前有一個巴坦島青年人來到蘭嶼，和一位年青的美貌的寡婦結婚了。他把她帶回巴坦島去，後來那邊發生了飢荒，他們便帶着孩子和幾個巴坦島人投奔到蘭嶼來。途中受盡苦難，經歷了許多島嶼，遇到了許多新奇的經歷，然後到達了那位於蘭嶼北岸的他底岳家所在地——朗島。但是他們並不受歡迎，於是他們又離開朗島，又下海沿着東岸航行，希望能够找到一處可以定居下來的地方。最後他們在東南岸登陸，建立了新居在現在的野銀村。

民國四十七年鮑克蘭親去巴坦島作實地調查，這個島是菲律賓底位於最北端的小島，距離臺灣本島有一百七十公里，而距離小蘭嶼祇有一百〇七公里。把那裏流傳的神話和他們對礮的俗信和保存的方法來對照和考證，無疑的這上面的兩個故事，確實是對研究中菲古代交通的具有相當價值的歷史資料。

伍　民間故事放映在銀幕之上

民國四十五年以來，臺語電影盛行於臺灣城鎮鄉村間，於是臺灣流傳的民間故事，也被採作電影劇本的素材了。雖然那銀幕上所映出來的事物，曾經劇作者之手而予以自由的增删了，但是吸引着觀衆去欣賞的力量，還是由於他們對電影內容是熟識的故事。

民間故事本來是千千萬萬人的創作，又在流傳之時經過千千萬萬人的修改，電影編製者當然也有權從戲劇的觀點或是便於攝製的標準來修正，可是大體上還是沿用原有的重要情節，所以在觀衆欣賞的時候，從眼簾映到腦際，並不是已經變成陌生的，而仍舊是他們所熟識的情節，同時，却把故事流傳的區域和對象大大地擴展了。

民國二十五年朱鋒蒐錄的流傳在臺南的「林投姊的故事」，首先由慕容鏞據以編成影劇，由唐紹華導演、朱玉郎愛哭昧任主角，由凌波影業社監製發行。朱底「林投姊」，本來記成文藝作品的體裁，是經過了一翻潤飾了。當時它底時代背景是在滿淸時代閩臺來往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之下，因此演出

悲劇的內容，是一個可憐的不能自立的女人，被她底負心的丈夫所遺棄，他又偷偷地把她心愛的兒子帶走奔向大陸了。這一個孤單的棄婦，由悲戚而自殺，可是她底幽靈要跨過茫茫的海峽去到福建追踪他底丈夫和兒子。結果在人的協助下，她得到了援助而渡海，而又追到了她底負心人和愛子，在三人同歸于盡的悲慘的報復之下，結束了這個故事。

目今搬上銀幕的時代是和當時情況大大不同了。這也是編劇所必需修改故事內容的理由之一。所以劇情中的人物的身份，和事件發生的地點或是其他的各種情節也改變了，不過修正的部分不會比保留的部分多，它底主要的情節還是緊緊地守護着，故事裏的主角還沒變成別人的性型。至於劇情的前後穿插或自由增刪，也是那故事的講述的人常常會如此的，隨意換上別個故事的頭，或是接上了別個故事的尾，甚至中間也和別的故事混合了。這也不能說這是一件欠缺的事。

可是話得說回來，故事變了內容而成電影本事，再由電影欣賞者把電影本事當做民間故事的內容傳誦着，在從事故事研究者看來，是一件比較複雜的事，但也不好說內容的變化是不許可的。可是一些故事研究的同工們，祗希望對於年代上交代得清楚些，故事也好，電影也好，千萬不要忘記的一件事，就是在故事記錄的文後；或電影片子的頭上，須要清清楚楚的記上這個故事的流傳的時間，或這部影片攝製的年月，這將予研究者一個極大的助力。

民間故事的傳播，本來是無地域的限制的，現在搬上了銀幕，不僅使故事的傳播愈加廣闊；而且演身傳音，使人們對她的影象更深刻。從前一個人講故事給幾個人聽；現在一部電影片，演給千百人看；故事何幸！不僅不會湮滅在人間，而且一日千里的開拓它底領域；從前是千千萬萬人守護着它，現在的守護者更日增一日了。

從民國四十五年到四十九年這五年之內，臺灣民間故事的攝製成為電影，搬上了銀幕的，有左列各片：

片名	攝製發行者	編劇	導演	主角	年份
林投姐	凌波影業社	慕容鏞	唐紹華	愛哭眛	四十五年
廖添丁	華利影業社	唐紹華	唐紹華	黃志清	四十五年
甘國寶過臺灣	臺榮影業社	蔡秋林	辛奇	洪明雪	四十五年
邱罔舍	藝林影業社	張深切	張深切	陳力雄	四十六年
郭素月棺中生子	東海影業社	慕容鏞	胡傑	陳國鈞	四十七年
梁山伯與祝英臺	臺榮影業社	呂木生	郭榮敎	美龙玉	四十七年
蛇郎君	衆化影業社	陳碧梅	邰維輝	梅芳玉	四十八年
孟姜女	晃東影業社	洪信德	梁哲夫	洪明秀	四十八年
牛郎織女	美都影業社	不詳	李泉溪	杜慧玉	四十九年
虎姑婆	遠大影業社	張其	張英	張麗娜	四十九年

再從以上各片的在臺北市放映天和賣座記錄來看，以「蛇郎君」和「虎姑婆」是比較可觀，前者

共映二十六天，總收入是三二六、八八六、二〇元；後者共映十六天，總收入是二五一、一五九、八〇元；都列入四十八年和四十九年臺北市的賣座最高的影片，於此也可以看出民間故事攝成的電影是衆所歡迎的實況了。

陸　臺灣民間故事的英譯

民國四十六年，西德學者正大規模的從事於編印全世界的民間故事，由六位國際著名的民俗學權威學者 Walter Anderson, Laurits Bdker, Reider Th. Christiansen, Paul Delarue Archer Taylor und Stith Thompson. 主其事。他們計劃的是在西柏林華爾脫書局 (Verlag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出版「民間故事百科全書」，(Encyclopädie Des Märchens)「民間故事雜誌」，(Fabula) 和「民間故事叢刊」，(Reihe Märchenbande)上面三種出版物的實際負責人藍凱教授曾於同年十月特約婁子匡通力合作，負責東方的尤其是中國的部分，稿件可用英文、德文或法文書寫，稿酬則分抽版稅讓版權兩種。

這一個國際合作是從事於中國民間故事的蒐錄、研究和編纂，婁是接受了。接受的理由是爲了這許多年來，中國民間故事之已譯成西文，可供國際學者參考的，實在太少了。而且在這少數的域外同工底譯本之中，還有不少並不是中國的活生生的民間故事，例如我們底「聊齋」、「西遊記」、「封神榜」等也被外國學人看做民間故事。這當然應該由本國人員自己負荷的責任，而且還得從實地調査工作入手，以中國之大，富藏着偌多的民間故事，可是如今大陸陷匪，不得不從臺灣做起。

三年以來，第一個進程中是做完了「臺灣民間故事」的蒐集、整理和翻譯。這一本書內容臺灣全省各地流傳的有代表性的故事。記錄的同工是林衡道、朱鋒、江肖梅、李世傑、陳奇祿、呂訴上、吳守禮、王詩琅、廖毓文、洪桂己、涂麗生、蔡苑清、施翠峯、陳阿開、周維傑等，插圖的繪製和攝影是楊英風、周揮彥、陳楚湘等諸同工，更由夏濟安、朱乃長兩同工校正了英譯稿。它底內容分類不依照神話、傳說、笑話等等舊分類方法，而是按照比較新型的桑潑生法分列如下：

一、天　部　共十篇　　二、地　部　共二篇
三、神　部　共四篇　　四、仙　部　共五篇
五、部落部　共二篇　　六、植物部　共二篇
七、習慣部　共三篇　　八、動物部　共七篇
九、化身部　共六篇　　十、奇異部　共十一篇
十一、智者部　共七篇　　十二、愚者部　共十一篇
十三、欺騙部　共七篇　　十四、命運部　共八篇
十五、英豪部　共三篇　　十六、賞罰部　共十一篇
十七、戀愛部　共二篇

以上共計臺灣流傳的活的具代表性的民間故事一〇一篇，爲了便於國際學者們的研究，後面還附

錄三個索引（Motif index, Subject index and Source index）和參考書目。其中一個「主要內容索引」就是按照目今國際公認的桑澄生氏法所編成的，就佔了相當的篇幅，也就是所化的時間比較多。

當這本英譯的「臺灣民間故事」原稿寄到六位主持人之一的安徒生教授的時候，他看了以後立刻回信鼓勵說：「是一部精製的書」，預定今年出版問世。

這是有關中國民間故事集，經由國人之手公開於國際學術界的第一部。

笑話

壹 先來追溯上代的笑話

從文獻中去追溯笑話的最早發現，以中國爲最先。目下可以確定，在公元以前三百五十年—約當東周末期，已經有那笑話一類的記錄。可是歐洲的民俗學者曾經這樣說：「笑話這一術語，最初見於六世紀的諷刺的秘史。」所以追溯笑話的發見，最早在於吾國。

所謂東周末期的笑話，出現在中國經籍上而比較周知的，是在「孟子」，如：「偷雞」（月攘一雞），「宋人拔苗」（揠禾）和「吹牛的丈夫」（齊人一妻一妾）；又如「韓非子」的「出賣矛和盾」，「呆人放甲魚」，「呆丈夫浴矢」和「呆子買鞋子」；「荀子」底「石子當寶貝」；「列子」底「愚公移山」，「楊布打狗」，「齊人搶金」和「拾得廢契自認富翁」；「莊子」底「怕影子」；「孔叢子」底「求長生不老」；「田俅子」底「買了珠寶祗取盒子」；「符子」底「鄭人避暑」等。還有那「呂氏春秋」中所見的：「勇士割肉自啖」和「投擲泳人之子入水」；「戰國策」的「狐假虎威」；「韓詩外傳」的「聰敏的老婦人」……以上多是見於比較早期文獻的笑話。以後歷代文人筆記的笑話更多，在漢，劉安的「淮南子」等；魏，邯鄲淳的「笑林」等；晉，陸雲的「陸氏笑林」等；梁，王翚的「金摟子」等；隋．侯白的「啓顏錄」等；唐，朱揆的「啫噱錄」；張鷟的「朝野僉載」等；

宋，高懌的「羣居解頤」；蘇軾的「艾子雜說」；范正敏的「遯齋閑覽」；呂居仁的「軒渠錄」；天和子的「善謔集」；周文玘的「開顏錄」；朱暉的「絕倒錄」；徐慥的「漫笑錄」；沈俶的「諧史」；陳元靚的「事林廣記」；邢君實的「拊掌錄」；曾敏行的「獨醒雜志」；沈作喆的「寓簡」；王明清的「揮麈餘話」；釋・文瑩的「湘山野錄」；無名氏的「籍川笑林」等。元，元懷的「拊掌錄」；仇遠的「稗史志恢」；白珽的「湛淵靜語」；無名氏的「羣書通要」等。明，潘塤的「楮室記」；耿定向的「權子」；李贄的「山中一夕話」；姚旅的「露書」；徐渭的「諧史」；謝肇淛的「五雜俎」；郭子章的「諧語」；郎瑛的「七修類稿」；馮夢龍的「笑林」、「雅謔」、「笑府」、「廣笑府」和「古今譚概」；趙南星的「笑贊」；屠本畯的「艾子外語」和「憨子離俎」；江盈科的「談言」、「雪濤諧史」和「雪濤小說」；陸灼的「艾子後語」；劉元卿的「應諧錄」；浮白齋主人的「雅謔」和「笑林」；張夷林的「迂仙別記」；醉月子的「精選雅笑」；郁履行的「謔浪」；鍾惺的「諧叢」；起北赤心子的「新話摭粹」；潘游龍的「禪笑錄」；呂坤的「呻吟語」；无名氏的「時尚笑談」、「諧藪」、「笑林」、「胡盧編」、「噴飯錄」、「解頤贅語」、「笑海千金」、「華筵趣樂」等等。清，陳皋謨的「笑倒」；石成金的「笑得好」；諸晦香的「明齋小識」；蒲松齡的「醒世姻緣」；趙吉士的「寄園寄所寄」；張貴勝的「遣愁集」；趙恬養的「解人頤」；黃圖珌的「看山閣閑筆」；毛煥文的「萬寶全書」；方飛鴻的「廣笑助」；俞越的「春在堂全集笑篇」；程世爵的「笑林廣記」；周亮工的「字觸」；樂鈞的「耳食錄」；吳薌厓的「客窗閒話」；長白浩歌子的「螢窗異草」；青城子的「志異續編」；破額山人的「夜航船」；獨逸窩退士的「笑笑錄」；小石道人的「嘻笑錄」；游戲主人的「笑林廣記」；以至林紓的「畏廬瑣記」；以上各書都全部或一部含有笑話，不過當時文人不稱它們叫「笑話」，而稱是筆記小說的諷刺、詼諧和滑稽部份。

在民國初年，笑話依舊是文人筆下的消遣作品。直到民國十三年間，它才昂然地抬起頭來，因爲當時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對民俗文學發生好感的同工們，就開始重視笑話。其時北大歌謠研究會陸續出版「歌謠週刊」已逾一年了，他們才把笑話和歌謠等量的評價，更把笑話看做民俗學範圍之內的民俗文藝底一部份了。於是在那創刊於民國十一年十二月的北大「歌謠週刊」的第四四和四八兩期上，登出了歌謠研究會底啓事：

> 歌謠本是民俗學中之一部份，我們要研究他，是處處離不開民俗學的；但是我們現在只管歌謠，旁的屬于民俗學範圍以內的全都拋棄了，不但可惜而且頗感困難。所以我們先注重在民俗文藝中的兩部份，一是散文的：童話、寓言、笑話、英雄故事、地方傳說……

這一個不拋棄笑話的宣告，提出的日期是在民國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換句話，就是從此以後，笑話被認爲是中國民俗學研究的重要資料，因而正式爲中國學者們所重視，進而公開徵集、整理、發表，和作爲學術研究了。

貳　古今對于笑話的評價

目今搜羅上代的笑話記錄，以明清兩代所見的比較多。當時記錄的人們雖沒有把它們作進一步的整理和研究，或在記錄之後來評價笑話，可是他們也有自己序說他爲什麼要記述笑話的理由。我將舉出四位著名的笑話筆記者做代表，二位是明代的，二位是淸代的，他們的對笑話的評價大致如下：

第一位是明朝的趙南星氏，他題他底笑話書「笑贊」說：

一、爲之解頤，此孤居無悶之一助也。

二、可以談名理，通世故。

三、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爲機鋒之助。

第二位也是明朝的，馮夢龍氏序「笑府」說：

四、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

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其中供話柄。

第三位是淸代寫「笑倒」的陳皋謨氏說：

六、大地一笑場，畜腔種種，醜狀般般。我欲大慟一番，既不欲浪擲此閒眼淚；我欲埋愁到底，又不忍鎖殺此瘦眉尖。客曰：「聞有買笑征愁法。」

第四位是定名他底笑話書爲「笑得好」的石成金氏說：

七、正言聞之欲睡，笑話聽之恐後，今人之恆情。夫既以正言訓之而不聽，曷若以笑話怵之之爲得乎？

八、但願聽笑者入耳警心，則人性之天良頓復，遍地無不好之人。

上面八種對笑話的看法，似乎可以當做上代有代表性的意見，也可以算是對笑話的評價，歸納起來如下：

一、笑話是解愁却悶的消遣品。

二、笑話是人生空幻的哲理。

三、笑話是針砭人心的烈性藥物。

四、笑話是人生處世的準繩。

五、笑話是文學寫作的參考物。

民初時代的文人們對笑話的看法，好像還是一承舊觀。更有戲弄筆墨的文人把一些笑話寫成滑稽的故事，內容却已滲入當時新事物的描繪，文體還是保持着文言體裁，印刷的方式是以四號鉛字排版而印在有光紙上。這可以把雲間顚公主編，民國三年正月發行的「最新滑稽雜誌」爲例。這個雜誌容納各種滑稽的游戲文章，有笑話，如：「滑童子」、「夢中招婿」、「婦人腥臭．一眼鬼醜」、「烏中丞」、「滑稽訴訟記」、和二篇「滑稽折獄記」等。爲明白當時的笑話是怎樣的，且把「滑童子」抄在下面：

有童子喚人力車至某處，而未乘車，徘徊於路中，巡捕見而疑之，乃拘而問曰：「汝在此路中往來數次作何事？」童子以「迷途」對。巡捕曰：「汝住在何處？」童子對曰：「住在兒處。」巡捕問曰：「兒住在何處？」

對曰：「住在姊處。」巡捕又曰：「姊住在何處？」對曰：「住在母處」巡捕怒曰：「母住何處？」對曰：「住在父處。」巡捕至是始悟童子與之嬉戲，不悅而去，童子乃喚人力車同。

這篇智孩喚人力車戲弄巡捕的故事，一看便知是在上海成長流傳的笑話。而且也是民國時代最早的產物。可是當時對笑話還是看做滑稽的游戲筆墨而已。到了民國十三年春季，大家對笑話的看法改變了，大大的改變了，這是由於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的主持「歌謠週刊」的幾位同工，把笑話定出另一種新的評價，打破了因襲過去的對笑話的看法，而要進一步把它看作民俗學研究的資料。這是一個中國學術思想的拓展，也就是笑話獲得了學術的評價，如果和上代人對笑話的評價來比較，很明顯的是邁進了一大步。

叄　蒐集民間笑話的開端

於是，這一個對笑話的新評價，馬上為民俗文藝的工作者所接受。到民間去調查笑話，開始為我們同工們筆下的產物了。這一個學術工作的展開了新的境界，就是從上代文人筆記的文字範疇，擴大到各地區各階層人物的口碑的語言範疇了。又把許多口述的笑話記成文字了，印成書本了。這些活生生的資料的記錄者，較早從事編集笑話的就是林蘭，她曾把「民間趣事」四個字來代名「笑話」，先後在北新書局出版了「民間趣事」、「呆女婿故事」、「新仔婿故事」、「巧舌婦故事」、「民間趣事新集」、「列代名人趣事」、「三兒媳故事」、「徐文長故事」和「徐文長外集」等等，這些雖然僅祇是薄薄的十幾本小冊子，可是一下子却替笑話的蒐集工作奠定了基礎。

這第一鏟子發掘出來的民間笑話，它們底內容多半是聰敏的男或女、愚笨的男或女的故事，徐文長代表了男性的智者；呆女婿代表了男性的愚者；巧舌婦代表了女性的智者；當時還少見的是愚笨女性的笑話。但是林蘭女士等底這個徵集、整理和印行笑話工作中，有一個珍貴的收獲而值得特別注意的，就是「徐文長外集」所蒐羅的笑話裏，發現了中國笑話中的男性智者，除了華中一帶流傳的徐文長故事以外，各地有各自男性的智者，它具體說出別人的姓名有趙南星、劉鏞、劉翰林、王崇理、崔盛、劉書生、鄭先生、宋十孬，王麻、朱達悟和王二十，更同時說明地區的是：山東長山說的智者是王延林；四川成都是張麻子，自流井是顏先生和梁城是羅麻哥；安徽徽州說是王二瘋子；福建汀州說是胡百萬；雲南石屏是許白糖和蒙自是趙學；山西垣曲是姚極；湖南常德是陳二郎；廣東海豐是龍伸根；浙江鎮海是樂賢；山東南部是王怪物和H省Y縣是賈寧。這個說明就是把男性智者的笑話裏的主要人物，從徐文長一身，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多位，再看內容雖然不無大同小異的，可是因此而擴大了範疇，增多了型式。

至於男性愚者笑話的發掘，也慢慢增多，接着「呆女婿故事」以後，繼續出版的有顏介臣、張葆中和潤芝等記的「呆兒子笑話」；梁中民等記的「呆外甥的笑話」；文炎等記的「呆公役」；楊春綠、賀家駿、劉子常、黃有璟等記的「呆丈夫」，張志毅記的「呆佬阿貴」；任全溶記的「書獃子」；王金陵記的「鄉呆子」等等。再由一個呆子的故事而容納四個呆子在一個笑話裏了（李士淵記）。這

一個蒐錄工作的隨時間進展而擴大增多，也是一件令人注目的學術資料搜羅工作的成就。

肆　笑話型式研究的嘗試

至於女性智者和愚者的笑話，在林蘭編集「巧舌婦故事」和「三兒媳故事」以後，婁子匡曾以五年功夫蒐集巧女和獃娘故事，徵得了流傳在浙江、遼寧、河南、湖南、江蘇、黑龍江、廣東、江西、山西、廣東和安徽等省的聰敏女人的故事；同得又蒐獲了遼寧、浙江、江蘇、黑龍江、河北、廣東、湖南，江西和四川等省流傳的呆笨女人的笑話。更曾把她們選編印行了一本「巧女和獃娘的故事」。（上海漢文書局出版）同時作了一次型式研究的試探，把所有的有關故事列出了系型式如下：

巧女系分三個型：（一）善處事型，（二）善說話型，（三）善理解型。

第一型：善處事型，不賠貓式；㈠一老翁見一女聰慧靈敏，娶之為兒媳。㈡因家庭間相爭，而女還家。（也有沒此節的）㈢夫家因失別家之物，頗遭困窘。㈣設法找女歸（或無此），以更難之問題窘人。

同上型，答難題式；㈠一女因被人（或見人）責問難題（或隱語）。㈡女能應答服人（或代人答辨）。㈢人驚服讚美（或更聘娶之）。

同上型，做衣物式：㈠一老翁以少量之布難三媳命製物。㈡媳婦們多不能如囑做成。㈢獨小媳成功。

同上型，代解圍式：㈠一人以被圍於人而竄歸告女。㈡人蹤至。女出而以妙語說人，人服而圍解。

同上型，感得助式：㈠女嫁後苦貧。㈡母家富，而嗇不之濟。㈢女設法感親，因獲巨資。

第二型：善說話型，諱人名式：㈠一女因尊老翁（或規夫罷賭）而諱其名。㈡人傳述於其友，甚加讚許（或無此）。㈢友往見女，故以犯諱之言使轉達。㈣人歸，女諱言轉告，人喜（或夫竟罷賭）。

同上型，隱語嘲人式：㈠一人（和尙、文人、官吏、或爹娘）有意戲一女。㈡女對答而勝之。

同上型，出言獲勝式：㈠數人同過一地，以事相爭。㈡相約各說話或吟詩，誰優則得勝。㈢女說勝人。

第三型：善理事型，識隱名式：㈠一人以隱語述己名難女。㈡女識破人，其人娶女歸。

同上型，知隱物式：㈠某人因聞人說隱物而不知。㈡告女，女識破，以告某人。㈢某人依言而行，人服而娶女。

同上型，明圖信式：㈠一人旅外以信及銀，托友歸寄與女。㈡友見信無字而祇有圖，欲扣其銀之一部。㈢女得圖信，知銀數，友卒全數交付。

獃娘系分兩個型：㈠做錯事型，㈡講錯話型。

第一型：做錯事型，做女紅式：㈠一女不諳縫紉（或烹飪或雜務），夫令做衣物（或餐餚或家務）。㈡女聽錯話（或受鄰人欺），作事不成。㈢夫歸責女，女不悟。

同上型，不懂事式：㈠夫買物，錯市一鏡歸。㈡妻窺鏡，疑夫另娶一妾歸（因見自己影在鏡中）。

㈢以鏡示母（或姑），因亦見而疑壻（或子）另娶老婦歸。㈣兩方相持，旁人出而和之。

第二型，講錯話型，各式（借書答語，恭頌長者、避諱成拙、記物答客、答生兒子、述做女紅等）

㈠甲訪乙遇其妻，見伊善對賓客。㈡甲歸告己妻，而讚揚乙妻。㈢甲妻答非難事俟乙來訪，謂能如法泡製。㈣乙來，甲妻相迎，應對參差（或仿行失敗）。

民國二十二年初，由笑話的蒐集印行工作，又進而整理、研究，而具體的列出笑話的系型式來，這是受了歐洲民俗學界的影響，因為當時北歐的民間故事，正為西方的同工們所特別注意，而且約瑟雅科布斯同工（joseph jacobs）做成了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Some Types of Indo-European Folktales）換句話，中國底笑話作為民俗文藝的科學研究的開端，就和歐洲民俗學研究遙相呼應了。

伍　早期的臺灣笑話書

在臺灣採集笑話而編印成書，最早是在民國四年八月，那是日本川合永眞蒐集了短短的臺灣笑話五十篇的「臺灣笑話集」。可是早他三個月，另有日本宇井英，也曾蒐錄出版「臺灣昔噺」。以後還有日本平澤平北的「臺灣歌謠與名著物語」。可是這兩本書，祇是列有部份的臺灣笑話，而不是笑話的專集。

民國十五年以後，臺灣書坊間出現了一本笑話書「趣味集奇譚」，編者是誰？據書尾記明是臺中州臺中市後壠子一四四番地江介石。可是又記明這書的印刷地點却在上海三馬路望平街東首千頃堂。這書是用有光紙石印，連序文共有三十六頁。出版時期註明「昭和」而未記何年何月，當可視為民國十五年以後的作品。內容大部份是動物寓言式的笑話，並不是臺灣民間流傳的資料。每篇全用文言體裁寫成，却也不難找出它們的來源，是從上代的文獻中選集而來的。

這是一本以動物寓言為主的含有嘲謔意味的笑話書，照新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歸納成為十五個構成部份如下：一是由中國底動物成語而引伸寫成者，例如「龜兎競走」。二是也引中國有關動物成語却把內容和主角改變了；例如「露出馬脚」。三是從一般性的成語創作而成，如「讒言自害」。四是就動物底形態本能和動作而演繹寫成者，如「照樣行」。五是就動物的恐懼心理，幻想而寫成的，如「何能為人」。六是就動物天生缺陷寫牠底欲求的，如「小能制大」。七是就禽類底鳴聲寫成的，如「有自由權」。八是就獸類的用途寫成的，如「奴隸犧牲」。九是就中國上代的動物笑話改寫的，如「一毛不拔」。十是源於上代的人物笑話，改成禽或獸的笑話的，如「有錢誇口」。十一是就神話中所說的，動物底願望寫成者，如「降生下界」。十二就和動物有關的民間俗行寫成者，如「過聽婦言」。十三是改寫域外動物笑話的，如「欲加之罪」。十四是就世態炎涼而以動物寫成警世笑話的，如「死不受辱」。十五是寫以蒙恩必報而勵人行善的，如「有恩必報」等等。

為使大家明瞭它底內容，且舉出一則短短的故事為例：

一毛不拔

一猴死見冥王，求來世轉換人身。

王曰：「可。你既欲做人，亦甚容易，但嫌頭面生毛，殊不雅觀，須先將你全身的毛盡行拔去，方成人樣。」卽喚夜叉動手。

甫拔一毛，猴卽大聲呼叫：「痛苦死了！」

王笑曰：「看你這畜生，一毛不舍得拔，如何做得人！」

曾把「笑話」「謎語」和「兒歌」三者採集，編印成爲「三味集」的彰化張淑子，是在民國二十二年出版了這第一本本鄉本土人搜錄的臺灣民俗文藝資料集，也可以算是一本早期的臺灣笑話書。

陸　福建、臺灣笑話的轉化

到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臺灣同工們合作記錄編行了一本「臺灣民間文學集」，內容頗爲充實，除了歌謠，不少故事中也蒐錄着笑話，內有毓文、點人、守愚和獻璋諸同工記述的流傳全島的笑話「邱妄舍」，和王詩琅記的「陳大戇」。它們全是流傳在臺灣的笑話，同時也在中國大陸所傳述的。陳大戇笑話在江浙一帶也很流傳，不過祇說是某某孩子，沒有具體講出他姓陳。至於「邱妄舍」，他可以看做華中笑話裏的徐文長，可是在福建也有稱爲邱弄舍。毓文等四位同工記的邱妄舍的十個故事，時間已經比較遲些了。早他們五年，在民國二十年十一月福建漳州翁國聲編印的「福建民間故事」，就有胡張政記的邱弄舍故事八則，和謝能舍故事十六則，並且註明邱是明朝時代漳浦杜潯邱厝人，後來住在那裏的遺裔已經式微了，可是有一部份遷居廣東的子孫，還很繁富呢。至於謝能舍，也是明朝人，他是當時採花謝璉的兒子，聰敏滑稽，專喜歡戲弄別人。後來他把遺產用完了，跳下南門溪淹死了。

臺灣的邱妄舍故事是從福建帶過來的，同時又把謝能舍的故事和邱弄舍的混在一起了。就是臺灣邱妄舍的「吃麪」、「剪髮」、「坐轎子」、「放大炮」和「戲父曝日」三個笑話，是和福建邱弄舍的大同而小異。可是還有「元旦戲弄小孩」、「戲弄柴販」、「戲弄蛋販」、「戲弄瞎子」和「定做大士爺」等五則，全都見於福建謝能舍底笑話裏。其中却有二則：「捉弄少女」和「戲弄孀母助叔父納妾」，並不見於胡張政的記錄，或另有所本了。這是閩臺笑話轉化的一個例子。

可是這個笑話最早發表在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廣東中山大學「民俗週刊」第三十九期裏，而閩臺兩地所記的邱謝兩公子底笑話，已成續筆了。

柒　民間笑話蒐錄在臺灣

近年來，在臺灣蒐集、整理和印行民間故事，可以說比過去在大陸任何一省更爲踴躍。朱鋒、王詩琅、呂訴上、林瑞芳和張阿開諸位執筆的「臺灣民間故事」「笑話篇」已經出版到第四版。其他散見在江肖梅的「臺灣民間故事」，洪桂己、涂麗生兩位的「臺灣民間故事集」，和綠野的「民間故事」中，都有相當數量的笑話。其中有一件值得特別注意的事兒，是一個同系同型又同式的笑話，往往有兩個以上的記錄，這對臺灣笑話作比較研究，是已經彙集了不少現成的資料了。

舉出一個「呆女壻」的笑話爲例吧，我們可以把各位同工所記錄的略一整理再分別列出內容。它們雖然是重複的，却有重複的記錄價值，在民俗文藝研究工作上。

記錄者	題目	內容
江肖梅	呆笨的女婿	放鴨下水，聽學人話，入室發言，抽線動筷，吃菜失常，妻欲自沉。
涂麗生	戇子婿	聽學人話，入室發言，拉線吃菜，放鴨下水，參加水牛鬪角。
綠野	加醬油	穿紙製衣服，放鴨下水，赤身作客，井中隱身，女溺當醬油。
無名氏	愚婿和富婿	聽學人話，入室發言，戲弄富婿。
綠野	母牛追公牛	聽學人話，入室發言，氣煞岳母。
無名氏	治笨沒有藥	妻預授答語，顚倒發言。
江肖梅	愚笨的丈夫	妻預授答語，顚倒發言。
綠野	一斤二兩的丈母娘	拉線吃菜，學人吃食的動作，吞下甘蔗渣，不會使粉條串鼻，猜中物件的重量，又猜丈母重一斤二兩。

上面祇是一個呆女婿拜壽式的笑話，由四位記錄者寫成八篇故事，細讀內容，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各記各的，雖是前後參差，或是二者混合爲一；或是一分爲二，但它們始終未曾脫離同一型式。這是記錄笑話的盛況，在大陸各地所罕見的，同時也可以想像出來作者和讀者對於笑話的興趣，而又使研究民俗文藝者認爲這是一個豐收的時空了。

捌　歷代笑話的整理和研究

最近在自由中國所見，對於笑話的整理、研究工作，是有兩個新趨勢：一是向縱的發展，要把中國從古迄今的笑話書，集合在一起，加以整理、校訂和印行；二是向橫的開拓，要把中國底笑話選精取銳，用國際公認的新方法，加以研究。

怎樣形成上面的兩個新趨勢？第一是因爲自由中國年來影印上代文獻的風氣特別較前盛行，所以許許多多前人底筆記小說一類的書本也都被翻印出來了。笑話，上代文人寫在筆記小說裏面的，因此它們也就隨之而影印出來了。祇要翻開書本去掇拾，一定可以隨手獲得相當的資料。同時也有前人底手筆而是全部笑話的集子，掇拾的人更可以隨意去選取。於是要把中國從古迄今的笑話書編集在一起，加以整理、校訂和印行，這就是臺灣世界書局主持人楊家駱正在集印的「中國笑話書七十一種」，雖然他是爲了編纂中華大辭典，因涉及俗語，就此着眼於笑話，可是在這個民俗文藝的花圃之中，楊同工也來鋤下這一鏟子，這個快將掘出來的大量笑話的好消息，當然更是學術界底一件好消息。

第二個向横的開拓的趨勢，就是想對笑話的研究工作也隨着國際的研究趨勢行進。婁子匡從民國

四十八年夏季開始在選取中國歷代的笑話，從東周末期到如今的文獻中所見的趣談，和目今活生生的笑話。已經從事搜集、彙合、整理、研究、迻譯和單位分析，採用國際公認的桑澄生氏法來製成中國笑話的主要內容的索引，預計以三年時間盡力於此，然後將公之於世。這一個動機發生的原因，因為中國民俗研究的初期成果，早為國際學界所重視，不幸在兩次戰禍之中，我們底民俗研究工作一再停滯，而且遙遙地落在人後了。如今雖然烽火未熄，不可能把民俗學各部份的研究同時並進，可是先把民俗文藝的一部份，應用目下國際學界的新方法來作深入的研究，雖不能說是要向世界的民俗文藝的研究迎頭趕上去，但是至少得有一個希望，我們須躍進一步而能並駕齊驅。

歌謠

壹　歌謠週刊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四日，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歌謠研究會編刊「歌謠」，二卷一期，胡適的「復刊詞」：

北京大學開始徵集歌謠，是在民國七年的二月。從七年五月底起，劉半農先生的「歌謠選」，陸續在北大「日刊」上發表，前後共計登出了一百四十八首。

民國九年冬天成立了「歌謠研究會」，由沈兼士周作人兩先生主持。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學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舉辦了一次成績展覽，並在這一天刊行了第一期「歌謠週刊」。

按，前一階段的歌謠週刊，共出了九十六期，於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停刊。（九十六期出了兩號，所以也有作九十七期計算的。）其工作目標，除了謠俗研究調查之外，主要的是想進行中國近世歌謠的彙編與選錄。努力工作的學人，是：沈兼士、常惠、周作人、白啓明、魏建功、郭紹虞、劉經菴、顧頡剛、何植三、楊世清、董作賓、容肇祖、劉復、孫少仙、許竹貞、劉策奇、林語堂、黃樸、鍾敬文、莊尚嚴、袁復禮、傅振倫、錢肇基、梁遇春、臺靜農等。

後一階段，第二卷，出週刊四十期；第三卷，出到第十三期，時爲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照歌謠週刊往例，暑假停刊。原預定九月四日繼續出刊，由於盧溝橋事變，而永遠的停刊了。這後一階段的「歌謠週刊」，在形式上，不是以前的擠擠密密橫排刊印，而是清新爽朗的直行刊印，十六開本，排成三欄。內容同前一階段，而見研究的深入。注意到歌謠與新詩問題，如：

朱光潛：從研究歌謠後我對於詩的形式問題意見的變遷

梁實秋：歌謠與新詩

林　庚：歌謠不是樂府亦不是詩

朱自清：歌謠與詩

此一階段，經常於週刊上發表有關歌謠文學的學人，爲：胡適、朱光潛、吳世昌、羅庸、梁實秋、李長之、林庚、壽生、容肇祖、魏建功、徐芳、周作人、劉萬章、臺靜農、馮沅君、佟晶心、李素英、顧頡剛、陸侃如、李家瑞、屈萬里、趙景深、聞宥、林培廬、朱自清、葛孚英、張爲綱、宗丕風、傅惜華、婁子匡、吳曉鈴、葉德均、張壽林、劉經菴、陳夢家等。

歌謠週刊，雖中斷了十年，其影響力的擴展，則從不曾休止。在學術領域上，且從歌謠推展到整個俗文學以及民俗學的範疇，而有各地區歌謠集的出版。在文學的研究與創作上，使大家重視歌謠的價值。民國十八年二月，顧頡剛福州歌謠甲集序，有說：

當民國八九年間，北京大學初徵集歌謠時，原沒有想到歌謠內容的複雜，數量的衆多，所以只希望於短時期內編成「彙編」及「選粹」兩種；彙編是中國歌謠的全份，選粹是用文學眼光抉擇的選本。因爲那時徵求歌謠的動機不過想供文藝界的參考，爲白紵歌竹枝詞等多一旁證而已。

不料一經工作，昔日的設想再也支持不下。五六年中雖然徵集到兩萬首，但把地圖一比勘，就知道只有很寥落的幾處地方供給我們材料，況且這幾處地方的材料尚是很零星的，那裏說得到「彙編」？歌謠的研究，只使我們感覺到，它在民俗學中的地位比較在文學中的地位爲重要，逼得我們自愧民俗學方面的知識的缺乏而激起努力尋求的志願，文學一義簡直顧不到，更那裏說得到「選粹」？

於是我們把原來的計劃放棄了，從事于較有條理的搜集，這便是分了地方出專集。

我們現在，範圍小一點研究歌謠，範圍大一點研究民俗學，暫時只能低着頭尋材料，從所得的材料裏隨時貫以粗疏的系統，千萬不要希望早日成功。

分了地方出專集，這是搜集歌謠的最好辦法。因爲這樣做去，有固定的小範圍，有固定的工作者。只要這一個人肯對于這個地方負責任，並且託定幾個人幫助工作，奏效是極快的。一本一本地出下去，總有搜集略備之一日。你這樣出，鄰地自然也會聞風興起。你得到了本地的材料，可用本地的風俗、傳說、方言等等作注解，進而作分類的研究；你得到了鄰地的材料，便可和本地的材料作比較的研究。愈推愈遠，研究的工作便可繼日增高了。

何以一定要把這些材料印出來？因爲這是保存材料的一個最好方法，又是提起別人研究興趣

的一個最好方法。也是供給別人研究材料的一個最好方法。你弄到若干材料，關在書桌裏，這些材料的生命也被幽閉着。或許過了幾時，你的興趣衰息了，把這些材料丟棄了，別人始終瞧不見。你若肯把這些材料印出來，一方面當然要加上自己整理之功，一方面又是把這些材料公諸社會，它的生命永在擴大之中，不像放在家裏的易致亡佚了。專集出得多時，有志研究的人自然會因取得材料的方便而逐漸完成研究的工作。

貳　董作賓的「看見她」和妻子匡的「月光光」

你騎驢兒我騎馬，看誰先到丈人家？
丈人丈母沒在家，吃一袋烟兒就走價。
大嫂子留，二嫂子拉，拉拉扯扯到她家。
隔着竹簾望見她：
白白兒手長指甲，櫻桃小口糯米牙；
回去說與我媽媽，賣田賣地要娶她。（陝西三原）

董作賓的「看見她」，民國十三年十月出版，歌謠研究會叢書第一種。同一母題歌謠之研究，董氏原打算同時下手的，還有兩個：「娶了媳婦忘了娘」，「尋個女壻不成材」。

董氏從歌謠研究會所得全國各地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九首歌謠中，檢出了四十五首「看見她」，屬於北平、河北、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陝西、四川十二個地區。其分析考訂的要項：

1取材情形。
2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兩大語系的分地。
3這首歌謠流傳地域的推定。
4字、詞、句、段的考訂。
5地方色彩——女子裝飾，婚姻狀態，岳家待客情形，器用。
6各地方言、詞彙、音韻。
7文藝的分析。

「看見她」的結構，分爲五段：一、因物起興。二、到丈人家。三、招待情形。四、看見她了。五、非娶不可。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日的「歌謠週刊」三卷二期，董作賓：「看見她之回顧」，有說：

十餘年來，常常注意到「看見她」母題歌謠的採輯，無論是在拿着粉筆或者肩着鋤頭的時候。到現在，一共又搜求得二十三首，這仍是採輯未能周至的緣故，不然又何止此數呢。我們應該注意，歌謠是口耳相傳的民間文學，這一類文學家，已是一天少似一天了！三十歲以下的人，受過學校教育的，無論男女，都已不會唱歌謠了。能記得幾首歌謠而吟哦上口的，多數是四十以

上的婦女，再過上二三十年，歌謠便成爲一種「絕學」了！我們趕得上親聆歌謠的一輩人，還不及時努力，去採輯記錄它們嗎？

母題歌謠的彙集，成績更爲豐盛者，要算婁子匡的「月光光」。婁氏主編的「民間月刊」二卷四號，「月光光歌謠專輯」，民國二十二年元旦出版。茲摘錄其序文：

我底蒐集以「月」起興的歌謠，已有七個年頭了。當時我要如此幹的動機，半是想集得全國的月歌，作民俗學的探討；半是再想把它分區的編成一部「中國月歌全集」。我是分兩條路線來徵集：第一、請各省教育廳轉令各縣教育局，在附送的徵求紙樣裏，記上就地流傳的月歌，直接寄我；第二、分函各地同好搜集。

集得的月歌，各省都有，只有蒙古、新疆、青海等三五省，蒐集不到；離我較近的幾省，怕每一縣都有一曲。因此，就大着膽，邊在搜集，邊在編纂，付印出版。

這一冊，全是流傳浙江的月歌。我就從此做起，由近而遠，預計全國都徵求到了，怕要印成二十多個小冊子。要是行去順利的話，我在此立志，準備在五年之中，成一部偉大的「中國月歌全集」。

這本專輯，收浙江各地「月光光」兒歌一二七首。杭縣、紹興、金華、樂清，各得五首；海鹽、鄞縣、奉化、鎮海、嵊縣、蘭谿、武義、遂昌，各得四首；富陽、餘杭、慈谿、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天台、東陽、義烏、湯溪、衢縣、江山、青田，各得三首。茲舉其第一首。

月亮婆婆旺一旺，女兒回來望望娘；
娘叫女兒心肝肉，爺叫女兒百花香，
哥哥叫我親姐妹，嫂嫂叫我喫家房；
開箱子，穿娘衣，開米櫃，吃爺飯，
不吃哥哥甜米飯，不穿嫂嫂嫁來衣。（杭縣）

接着，有錢小柏蒐集編印的「江蘇月光光歌謠專輯」。還有，李希三寫了：「廣東兒歌月光光的演變特質及其反應」（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粵風」三卷三、四合期）。

另有「張打鐵」母題歌謠的蒐集。歌謠研究會收得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雲南、廣西、河南、河北各地的，計四十九首，先後發表於歌謠週刊的一二三卷。

這類母題歌謠，當年如收集齊全，可能各得千首以上；今後，就無法多求了。

叁　朱自清的「中國歌謠」

民國十八年，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歌謠」，編「歌謠發凡」講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其油印本。分十二章，惟第三章以下內容，缺。民國四十七年五月，臺灣世界書局，印稱「中國歌謠」，爲十章，七章以下內容，缺。對比如左：

歌謠發凡

一、歌謠釋名
二、歌謠的起源與發展
三、歌謠的歷史
四、歌謠的分類
五、歌謠的結構
六、歌謠的特性
七、歌謠的韻律
八、歌謠的音樂
九、歌謠的評價
十、歌謠研究的面面
十一、歌謠搜集的歷史
十二、歌謠搜集的方法

中國歌謠

一、同上
二、同上
三、同上
四、同上
五、同上
六、歌謠的修辭
七、歌謠的評價
八、歌謠研究的面面
九、歌謠蒐集的歷史
十、歌謠敍錄

關乎中外歌謠分類法的討論，朱氏比較同意如左的標準：

一、情歌
二、生活歌
　㈠家庭生活歌
　㈡社會生活歌
　㈢職業歌
　　1農歌
　　2漁歌
　　3船歌
　　4樵歌
　　5採茶歌
　　6商人歌
　　7軍人歌
三、滑稽歌
　㈠嘲笑的
　　1關於形貌方面的
　　2關於職業的
　　3關於家庭的
　㈡顛倒的

(三)趁韻的

四、叙事歌

(一)故事歌

(二)卽事歌

(三)景致歌

五、儀式歌

(一)謁辭、喜歌　上樑歌之類。

(二)訣術歌　以禁厭歌爲多。

六、猥褻歌

七、勸戒歌

這本書所採用的論據，把民國二十年來國人有關歌謠的資料和研究意見，都徵引無餘。惟朱氏把俗曲小調、數來寶、謎語，也包括在歌謠範疇內來看待，是我們不以爲然的。

肆　情歌、兒歌

這兩類，是歌謠的大宗，也最多可喜愛的篇章。略舉幾例：

北風吹得急彭彭，姐姐出來望情郎；夫婦勿講窮勸富，月照山河一樣明。（蘇州。婁子匡編「情歌三百」）

小乖姐門前一座窰，青磚瓦色窰中燒，俺待乖姐青磚厚，小乖姐待俺瓦片消，小王八女子不公道！

竹棍過埂不過溝，相宜個情郎捨不得丟，偺兩個在娘房同牀睡，死在三曹並棺並，奈化橋上手扯手。

日頭漸漸往下丟，打把金鈎鈎日頭，只有金鈎鈎帳子，那有金鈎鈎日頭？鈎不上小郎不回頭。

右三首，錄自臺靜農的「淮南民歌第一集」。這集子，係其民國十三年所直接採錄，於「歌謠週刊」第一卷，八五、八七、八八、九一、九二、九六各期發表，共計一一三首。僅爲其所得資料之一部份。這一部份，在形式上，百分之八十，係五句式。

下舉例句，一是七言詩型式，一是長短句不拘。

入山看見籐纏樹，出山卽見樹纏籐，樹死籐生纏到死，籐死樹生死也纏。（羅香林：「粵東之風」）

雪山不老年年白，長江水流日日清，死沒良心長江水，隔了多少有情人？（薛汕：「金沙江上情歌」）

小妹碟子裝菜眼孔淺，小哥掉刀割肉圖新鮮，小哥出門就怕掉刀帶，處處割下有情人，拆不

開的連夾棍，丟不掉的妹一人。（同上）

美呀！我的愛，山青水又秀，山何青，水何秀，我愛聰明又溫柔。（陳國鈞「貴州苗夷歌謠」）

下面的一首湖南情歌，女性情愛率直的顯示，句法、用字，也活潑可喜：

新釘官船十八艙，裝船白米下湖關。
十八大姐來搗米，手拿官斗、官升、官合、抛錨，搭跳，下官艙。
手拿白米眼睃郎——
我一不愛悅你湖南好白米，二不愛悅你湖南好田莊，我只愛悅你湖南好兒郎。
（搗音印，量的意思，又有買的意思。）

兒歌，自然多半還是大人傳唱下來，但有其特色，它必然是孩子口吻，充分見出孩子們的心性。

鈴鈴滄浪浪，一步走到王家莊，王家莊一窩狗，把我咬的沒處走。「張舘婆，王舘婆，開門來！」「誰呀？」「我呀！不吃你的飯不喝你茶，但捉你的花花狗。」「我的花花狗，走牠外家去喝豆子米湯去了。」（陝西、郃陽。「陝西謠諺初集」）

痲雀蛋，水裏滾：你說男人不買粉。買了粉，不會搽；你說男人不買痲。買了痲，不會搓；你說男人不買鍋。買了鍋，不會燒；你說男人不買刀。買了刀，不會切；你說男人不買鐵。買了鐵，不會打；你說男人不買馬。買了馬，不會騎；你說男人不成器。（湖北。朱天民：「各省童謠集」）

右一首，事物的關聯性，句的變韻，極自然順暢。

兒歌的誇張與想像：

唐二不說白，說起白來了不得：三天走湖廣，四天去川白，川白樓上歇不得，一抓捉住一個大母虱。一抓抓出血，紅了半邊街，臭了半個月。（雲南、巧家）

兒歌中的「童話世界」，這是流行於河南開封的，「老母雞與小鴨」：

沒有雞蛋抱小雞兒，鴨蛋拾到雞窩兒裏，
抱了二十整八天，鴨鴨兒出哩齊齊兒哩。
「我說，領出它優優（註一）吧，它見那水坑兒親親兒哩。
—鴨鴨兒，你出來吧，回來水深淹死你。」
「雞嘴尖，鴨嘴齊，
你不是俺娘，你是俺姨。」
老母雞落下傷心淚：
「我皆爲（註二）你，潑嘴老鵮打過架兒，
我跟貍貓對過敵，花狗抓我哩（註三）老臉皮。」

註：一、優優，即遊遊。二、皆爲，即因爲。三、哩，等於的。（「民俗周刊「第七十五期」）

此歌唱來，在其河南口語的腔調，把「鷄兒」、「窩兒」、「齊兒」、「坑兒」、「親兒」、「鴨兒」、「架兒」，都合讀爲一音。

私塾兒童的嘲謔歌，各地都有。謔浪笑敖，並無惡意，乃是嚴緊、呆板、乏味功課中的一種休閒活動，使孩子們心神輕鬆解脫，滿有風趣。如：

人之初，鼻涕拖，拖得長，吃得多。

子曰，學而時習之，豆豆多炒些。先生莫打我，我拿跟你吃，先生要打我，豆豆殼殼用脚踢。

趙錢孫李，狗吃生米；周吳鄭王，狗吃黃糖；馮陳褚衛，狗爬神櫃。

孟子見，揣碗麪；梁惠王，挑點嘗；王曰叟，揣起走；不遠千里而來，揣起轉來。

大學之道，先生抬轎；在明明德，先生抬得；在親民，先生抬到青剛林；在止於至善，先生抬得精叫喚。

桃之夭夭，請進包包；包包本姓張，愈摸愈心慌。

私塾讀的經典，兒童不易理解，難得讀熟，讀不熟要打板子。這種畏懼與反感，也是此類兒歌產生的背景。

大學，賴學；中庸，屁股打得煊紅；論語，屁股打得腫起。

離婁，離婁，打得屁流。

告子，告子，打得蹬桌子。

（據「民俗周刊」第八十二期，于飛「輯巴歌雜記」及陳增善、顧惠民編「中國民歌千首」）

伍　花兒、少年

一提起西北，人們總首先想到這地區的荒涼、高寒、偏遠、閉塞，儘管蘭州才是我們版圖的中心點。如有人說蘭州附近地帶的歌謠，比起吳越湘鄂皖贛粵桂川滇地區，還要清新鮮活些，是會大大引起驚異的。

這一帶地區的歌謠，有一特別名色：「花兒」，又別稱「少年」。其流派與產生地處：一、河州調—洮沙、臨洮、會川、渭源、臨夏、循化、同仁、夏河以及樂都。二、洮州調—岷縣、臨潭。都是蘭州以南（惟樂都在西北，寧夏境。）三、西寧調—西寧、湟源、貴德、化隆。

其性質，大都爲情歌，也有關乎生活苦樂，政治諷刺，時事議論和歷史傳說的。特點在其：名稱別致，句子活潑，結構無一定法式。（也可說，無一定法式，正是其法式。）甘肅、青海、寧夏地區的普遍流傳，高山上的歌謠大會唱，聲調的尖細與高亢，句子襯字的嗲美。

首先是袁復禮，在民國十四年三月的「歌謠週刊」，發表了「甘肅的歌謠——話兒」；其次，是張亞雄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了他十年的採錄成績：「花兒集」；隨後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成都的「風土什誌」一卷二、三期，王樹民「蓮花嶺上山歌聲」，記述了花兒的會唱情形。

略舉其例：

凉州不凉米糧川，甘州不乾水湖灘；出門的阿哥討平安，回來把尕妹照看。（尕，讀ㄍㄚ，即小之意。袁編。）

焦贊孟良火葫蘆，活化了穆柯寨了；錯是我兩個人都錯了，不是再不要怪了。（同上）

八仙的桌子上吃酒哩，尕手拉摸盅子哩；人家爲人是一句話，我爲了你，黃沙裏澄金子哩。（同上）

豌豆做下粉者哩，你來，來是等者哩！不等是心不肯者哩！（張編）

天上的雲彩黑下了，地下的雨點兒大了，六月裏黃田擁住了，全手都起了泡了，走者半路裏哭下了，記起了你說下的話了。（同上）

大媽要吃漿水哩，二媽要吃醋哩，一個鍋裏兩樣飯，難心者哪們做哩？（同上）

古城要擺戰場哩，我把你吞到口裏嚥上哩，放了你是你又造反哩。（同上）

黑油油的石頭清溜溜的水，石崖上長下的紫葵，閻王的面前下三跪，免我的罪！捨不下陽間的姊妹。（同上）

大路沿上的轉鈴草，聞去是香噴噴的；上下莊子惟你好，說話是憨敦敦的。（王編）

想你如像這樣想：三天喝了半碗湯。（同上）

要唱七九六十三，清手焚香祝告天：給我遠路上的花兒討平安。（同上。這裏「花兒」二字，喻年輕女性，下同）。

問：蓮花山，蓮花山上幾架山？幾個嘴嘴幾個灣？幾個灣裏幾眼泉？——答：蓮花山，蓮花山的山好看，朝山的花兒忙着吶，誰還把它數去呢。（同上。山上會唱的問答之例。）

洮河沿上的棒槌響，我當是花兒洗衣裳。唉！不是的，啄木鳥兒鑽樹的。（同上）

陸　歌謠與詩

略加考察，歌謠的韻律、情致、氣勢、章法、句法、用字、抒情、叙事、命意、想像、幽默、諷刺等特色，就可以了然新詩所要參酌而行的途徑。這是何以當歌謠研究會時代，討論新詩的問題，許多人都看重歌謠的道理。玆依朱語尊的「民間歌謠集」，各舉一例：

韻律

石榴花兒的姐，茉莉花兒的郎，芙蓉花兒的帳子，綉花兒的牀，蘭芝花兒的枕頭，芍藥花兒的被，綉球花兒的褥子鬪嚷嚷；叫聲秋菊海棠來掃地，虞美人兒的姑娘走進了房，兩對銀花鏡梳油頭桂花香；臉擦宮粉玉簪花兒香，嘴點硃唇桃花瓣兒香；身穿一件大紅襖，下地羅裙拖落地長；叫了聲松花兒來掃地，松花掃起百合花兒香；茨菇葉兒尖，荷花葉兒圓；靈芝開花兒抱牡丹，水仙開花兒香十里，梔子開花兒嫂嫂望江南。（北平。結語突然飄來。）

情致

月亮爺爺亮堂堂，騎着大馬去燒香。大馬拴在梧桐樹，小馬拴在廟門上。扒着廟門瞧娘娘：娘娘擦着粉兒，和尚撅着嘴兒；娘娘戴着花兒，和尚光着禿腦袋瓜兒。（北平）

氣勢 敢食三斤薑，敢擋三下鎗，敢食三斤鐵，敢轉鑪下歇，擂搥打三下，城裏歇三夜，緊打緊精神，敢兼教師身。（嶺南）

章法 娶媳婦的：門口兒過。宮燈，戳燈十二個。旗，鑼，傘，扇，站兩旁，八個鼓手作細樂。轎子抬着姑娘走，抬到婆家大門口；進門兒入洞房，去會小新郎。過了三年並一載，丫頭，小子，沒處兒擺。（北平。極自由無拘的結構。）

句法 結識私情結識姊妹倆，兩朶鮮花那一朶香？蜀葵花來空長大，木樨花雖小滿園香。（吳縣。這句子，七言嗎？八言嗎？九言嗎？都是，也都不是。）

用字 月亮圓圓，荷花囫囫，出來張娘。娘說道：「金和寶轉來哉！」爺說道：「寶和金轉來哉！」阿婆說道：「敲背囫轉來哉！」阿爹說道：「荷荷囫轉來哉！」嫂嫂說道：「敗家精轉來哉！」哥哥說道：「攪家精轉來哉，攪得黃河水弗清！」「吃爺飯，着娘衣。嬒吃哥哥窠裏米，嬒着嫂嫂嫁時衣。」（吳縣。阿婆，阿爹，祖母祖父也。嬒，讀ㄈㄣ，不曾的意思。）

抒情 小白菜呀，地裏黃呀！三歲兩歲，沒有娘呀！好好跟着爹爹過呀，就怕爹爹續後娘呀！續了後娘，三年整呀！生個弟弟，比我強呀！弟弟吃肉，我喝湯呀！拿起飯碗淚汪汪呀！親娘想我一陣風呀！我想親娘在夢中呀！河裏開花河裏落呀！我想親娘誰知道呀？想親娘呀！想親娘呀！白天聽見蟈蟈叫呀！夜裏聽見山水流呀！有心要跟山水走呀！又怕山水不回頭呀！（北平）

敘事 鹽打那邊鹹，醋打那邊酸，砍的不如剷的圓，熱心腸兒紅臉漢，瘦驢重載上高山，每日開門七件事，煤米油茶醬醋鹽。（北平）

命意 自家有病自家知，請到先生來調理，請到先生來打脈，相思莫作病來醫。（嶺東）

想像 一隻橘子抛上天，抛到晚娘枕頭邊。晚娘擲在青草裏，青草開花結牡丹。牡丹花姊姊要出門，石榴花姊姊做媒人：長手巾，揩茶擔，揩到二十四付茶擔亮晶晶，泡碗清茶待媒人。（浙江）

幽默 一位姑娘三寸長，茄子棚裏乘風涼，蒼蠅老虎拖了去，哭煞親夫笑煞娘。（浙江）

諷刺

蝌蚪蝌蚪蝙兒，上劉海兒，劉海兒穿着一個花布衫兒誰做的？娘做的，提起娘來怪臭的，提起媳婦怪香的。（北平。蝌蚪蝙兒，螞蚱的一種。）

再如前節「花兒、少年」的每一例句，無不充滿了清新活潑的詩意，而且情趣充沛，辭句順暢，眞有若天成。

又如舊日詩詞，常多和韻，以拘守韻腳，難脫前人窠臼，思想遭受縛束。同一母題的歌謠呢，就不是這樣了。由於各地地方風光、語言腔調、歌唱者感情之不同，而有差異的字句，以其不受任何則律的拘束，要怎樣唱就怎樣唱，竟現得多彩多姿，爲詩詞和韻之所不及。如「看見她」，「月光光」，「小白菜，地裏黃」，「娶了媳婦忘了娘」，「張打鐵，李打鐵」之類，試把全國這五個母題的歌謠集合起來看，它跟詩詞和韻的情境，是大見超越的。

詩詞是個人創作，在於文字的鍛鍊，它必須有其則律；而且，由於歷代型式的鑄定與技術上的發展，這則律愈來愈見繁複了。歌謠屬羣體的傳述，其生命在於口耳相傳之間，每一首歌謠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時在變化之中，像長江黃河的流水，也像大戈壁的流沙，它不受什麼拘束。所以，歌謠常注入詩詞以新生命。

有人不贊成採集歌謠，說是歌謠一成爲文字，它的生命就死了。其實，這並無礙於歌謠之口耳相傳，時在變化的情態。

柒　幾個有趣的傳說

廣西柳州對岸，有立魚峯，上大下小，形如倒立之魚。傳說：

劉三姐，廣東潮海人，有歌唱天才，走遍兩粵，不獲對手。她很想嫁一個唱得比她高妙的人　至立魚峯，遇一農夫，對唱，一直唱過三年又三月，三姐不支，心中一急，呆化爲石。（「歌謠週刊」一卷八十二號）

「文學周報」三〇六期，王禮錫「江西山歌與倒青山風俗」：

廣東有一個劉三妹，她肚子裏的山歌最多，隨便什麼山歌她都能和得來，她能窮人，却從沒有人能窮過她。劉三妹的歌名，傳播了山歌所能到的地方。一個飽學先生氣極了，妬極了，滿滿的裝了一船書去訪她。從江西一直到廣東，問不到劉三妹的踪迹。一天，懶懶的盪到一個碼頭，歌着尋劉三妹的歌曲。碼頭恰好有一個洗衣服的女郎，抬頭看了他一眼，用糜曼的聲調，問他何事載書遠來？他便說明尋劉三妹鬪歌的原因。「聽說她究竟也沒有什麼本領。」「但是你何恃而來尋她呢？」她微笑的問。他指一指這一船書：「我的本領就在這裏。」

來吧，我歌一曲給你和——

江邊洗衣劉三妹，
你有山歌唱得來，
山歌只有心中想，
那有船裝水載來？

飽學先生忙着翻書，尋不到這個典故，半天不聲不響。最後把一船書乾乾淨淨的送給水神，羞澀滿面，搖着空船而歸。少女也就搖曳其凱旋的歌聲，微笑而去。（「民俗周刊」十九、二十合刊。敬文「幾則關於劉三妹故事材料」）

老百姓想法實在天眞，秦始皇本不爲人所喜，但偏有這樣的傳說：

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從各地徵集來的民夫，邊地寒冷，工作艱苦，弄得人人悲傷，哭聲遍野。

秦始皇有個女兒，年輕貌美，慈善柔情。她很同情這些苦人們。因爲畏懼她父親，不能用旁的法子來幫助大衆；她想了一個安慰他們靈魂的方法，叫他們唱歌謠，尤其是歌謠中的情歌。

這樣，民夫一面唱歌，一面工作，把辛苦和鄉愁都忘去了。（「民俗周刊」四十九、五十期合刊，謝雲聲「從上海民衆日報得到民間歌謠及歌謠的故事」）

廣東新會，在淸代有一位擧人蕭燧，生活窮困，好替老百姓打抱不平，他一半兒瘋一半兒癲的傲慢當世。最善編造歌謠來諷刺、警誡、幽默別人，乃至因此解決自己的問題。

他走到市上去，常經過狹窄的瓜呋巷。那巷子人家，把髒水潑了滿地，行人都以爲苦。蕭燧便作一首歌謠警告他們：

可惡瓜呋巷！時常沐浴水一行。
多骯髒！陷到小腿上，鞋子襪子害精光。

罵你阿爹不在講，還要牽累你的娘（註）。

那些人家，從此不敢隨便潑髒水了，路人不再弄髒鞋襪，都感謝他的功勞。

（註）路上惱起來，便罵句「他媽的」也。

一次，他去文廟閒玩，遇到大雨，地面浸淹。他一時不能回家，便蹲在孔子神位前的桌案上，高唱他的歌謠：

不朝和不晚，滂沱下幾番。
夫子之牆浸數版，化龍橋（註一）上起波瀾，
七十三賢（註二）遭水難，兩行學者顫彈彈。

雨停後，他走回家，鞋子給水濕透，叫妻子拿火來烤。妻子問他：「你從那裏回來，弄得鞋子這般濕透？」他答道：「鞋子濕了不要緊，只要有賢人癮過就行了。」

（註一）文廟裏泮水上面的橋。
（註二）連他自己計算。

鄭六，做過幾年差人，敲詐勒索，人肥屋肥。死後，其子請和尙來，不分晝夜，誦經超度，居然大戶模樣，蕭燧看得不耐煩，在他門外貼上一首歌謠：

問你父親何品行？凶又橫。
超度閻王也不肯，墮落酆都十八層。

鄭家查究這事是蕭燧作的，因爲他是舉人，無可奈何。後來想到買通兇徒借端搥他。蕭燧得到風聲，馬上再寫一首歌謠貼在鄭家門外：

誰敢道姓鄭？歌上沒你名。
大膽奴才使什麼性？
條子到衙要你命，鎖住聽！（鎖住才說話也。）

鄭家人嚇得目瞪口呆，忙教人到蕭燧那裏賠罪。（「民俗周刊」第五十一期，修文「蕭燧故事」）

這些歌謠，雖說係蕭燧所作，但傳說下來，必經過了衆人口頭上的共同修改。

歌謠，附帶着故事傳說。

昔時，廣東瓊州，有位漂亮伶俐的女子，叫春梅。一日郊遊，看到許多男孩子聚集游戲，不覺生出愛慕的心情。她就不害羞的對他們說：「你們，誰會唱一首歌，末句能嵌下春梅兩個字，我就嫁給他。」

許多男孩子聽了，歡天喜地跳躍不止，個個都想得到勝利。終於有一個小孩，唱了出來：

春燕春鳥隨春飛，
春蜂春蝶採春花，
春魚春蝦弄春水，
春風春雨渥春梅。

她想，這小孩實在聰明，但他年歲太小，怎能匹配呢？「言出於口，駟馬難追」，她無奈其何，姍姍地到小孩身邊去，把他抱在懷中，唱出沈沈嫋嫋的歌：

可惜官小與官穉，
捧放胋內笑嘻嘻，
一怨儂媽生儂早，
二恨官娘在官遲。

（胋內，卽懷中。官，女稱男。參考「民俗周刊」第三十九期，臧公：「瓊崖歌謠的故事兩則」）

捌　時代謠

徐芳「表達民意的歌謠」，是「歌謠週刊」最後一期，最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錄取了時代的歌謠——美刺政治得失，反映時代演變。其中記述「九一八」事變的歌謠，大有血腥味：

中華民國二十年哪！九月十八日那一天呀，關東起狼烟，哎喲！哎唉喲！關東起狼烟哪！　中華民國二十年哪！九月十八日那一天呀，日本佔瀋陽，哎喲！哎唉喲！日本佔瀋陽哪！

另有三首，都是老百姓哀苦的呼號，並無什麼憤怒、反抗的意識，雖是如此，也爲日本軍閥所不許。

據記錄者魏精忠先生來信說：現在如有唱上面這樣歌謠的，就被敵人指爲「反滿抗日」，立刻殺死。被殺的多爲兒童，多至不可數計！但迄今，據東北來人說，新歌謠在壓迫之下，產生亦多，且富有悲壯反抗性！

略錄徐文所引的時代謠：

銅子換洋錢，鐵槓打老袁，要想太平日，還得兩三年。（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

帶了辮子沒法混，割了辮子怕張勳。（民國五六年張勳在徐州時代）

中華民國九年半，吳佩孚曹錕打老段；琉璃河作戰線，一直打到長辛店。十五師，把心變，馬廠廊房都遭亂。安福派，全不見，邊防軍，都解散。（通行塞北各地）

張宗昌，吊郎當，破鞋破襪破軍裝；要糧草，找老鄉，老鄉怕跑，他拉着老鄉媳婦走。（通行河北）

徐文說：

張宗昌作的惡是永遠的印在人心的。深受他的殘害的鄉民，又怎得不罵他呢！我相信，要找「張宗昌」這一母題的歌謠，準可以找到百十首的。

這話確乎不假。程其保、王鏡清編，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民國二十九年出版的「全國鄉土教材叢刊」，就錄有不少「張宗昌」母題的歌謠。爲惡者再有權勢，怎能逃得開老百姓口頭的貶責？

中原地帶的河南，自來兵家必爭之地，民國以來，戰亂不息。劉經菴：「河南民歌中的匪災與兵災」，有極沉痛的記錄。茲摘其兩例：

張敬堯心不善，招了兵不管飯，差兵丁到民間，又要米又要麪，又要鷄子和鴨蛋，一旦革命軍來到，打死你個王八蛋！（夏邑）

灰鼠灰狼，常跳我牆，常吃我羊，常害我郎，常穿我衣裳，常破我祖堂。唉呀天！唉呀地！你叫我們那裏去？（洛陽。民國十九年四月「民俗周刊」第一一一期。）

以下，摘錄朱介凡所採集，抗戰時代的歌謠：

頭道警報，亂蹦亂跳；二道警報，什麼也不要；三道警報，哈哈一笑。（武漢。逃空襲警報。）

銀子過萬，走州過縣；銀子過千，鄉裏胡鑽；鍋裏沒米，抗戰到底。（陝西。流亡生活。）

要想不當亡國奴，先要當幾天亡國奴；他才不當亡國奴！（河南博愛一帶，幾經日軍進出，老百姓的血淚語。）

養兒的當兵，餵馬的交差，哈哈！都是應該。（陝西。「洛川謠諺志」）

我有爸，我有媽，我有婆娘我有娃，誰要想佔我的家，我教他腦袋搬了家！（陝西）

三月鷄蛋皮兒薄，日本不能過黃河。（「洛川謠諺志」）

大麥黃，日本亡。（華北）

佔了北京，到了南京，到不了西京，回不到東京。（河北）

穀，米，豆，麥滿倉，日本軍閥死光。（抗戰中，南北各地豐收，即有歉象，結果也豐收，尤以

自由地區爲然。如民國三十年之川陝，而豫魯冀則非，其天佑中國乎！）

不怕南來一隻虎，就怕北來一隻鷄。（河北保定一帶。民國二十六年秋，敵前，朱介凡從一農婦口中聽得。虎，謂大刀隊；鷄，謂日本飛機。）

日本鬼，喝凉水，過黃河，沉了底，打了罐，賠了本。（華北）

這首抗戰歌謠，流傳極普遍，且有多種不同詞句，已爲一個母題，當時並沒想到還有其二十多年的歷史淵源，徐芳「表達民意的歌謠」：

日本鬼，喝凉水，生地瓜，不離嘴。到青島，吃砲子，沉了船，沒了底，今日是個人，明日是個鬼。——這是民國三年通行山東的一首歌謠。民三日兵攻青島，非常殘忍，到處殺害，又貪吃；所以人民就唱這類的歌來咒罵他們。

下一首，也是流傳極普遍。

苜蓿菜，拌拌湯，日本死在河岸上。（豫、陝）

地菜開白花，日本鬼子怎辦呀？（陝西）

老日佬，非死到中國才算了。（冀、豫）

日本鬼子軟心腸，不想老婆就想娘。（華北）

彰德、衞輝、懷，好進難出來；俺說俺不來，命令逼太嚴。（豫北。嚴，讀爲駮。描述日軍的哀怨。）

日本話，不須學，三天兩晌用不着。（黃河以北）

早窮是有福的，早死了是有德的。（察、綏。人民不堪敵寇的欺侮搜刮。）

中央軍是抗戰的，游擊隊是混飯的，八路軍是搗蛋的。（華北。下同。）

中央軍打，八路軍看，游擊隊到處轉。

中央軍買來吃，游擊隊搶來吃，八路軍騙來吃。

天混混，地混混，平地起了八路軍，吹大氣，怕日本，專門捉拿莊稼孫。（河北）

一畝二畝門前站，三畝四畝嫌疑犯，五畝六畝準漢奸，一畝沒有活神仙。（皖東北）

十畝八畝地，太平年；三十五十，該他的，一頃兩頃是漢奸。（華北）

說冀西，十三縣，共黨鬧的翻了天！除去壞小窮光蛋，有錢有地是漢奸。（河北）

富漢怕共產黨，窮漢怕保甲長。（甘肅）

豆腐嘴，刀子心，圖財害命的八路軍。（華北）

不想爺，不想娘，想中央軍想斷腸。（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錄。淪陷地區敵、僞、共黨、土匪、游擊隊，交相煎逼，人民哀號之深！）

前方有什麼吃什麼，後方吃什麼有什麼。（樓桐孫錄）

馬達一響，黃金萬兩。（汽車司機大發財）

草鞋兵救了皮鞋兵。（緬甸戰役，中國軍隊救援英軍出險。）

抗戰勝利之後，產生了不少歌謠，多有斥責、諷刺的情味。有的，是老百姓自然的歌謠；有的，却是共匪心戰的作爲。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的淪陷，在主觀客觀上，乃至國家歷史上，自有好多因素，而農民問題之未得解決，當爲主要因素之一：

正月肥肥胖，二月退了像，三月無飯吃，四月當衣裳，五月喝稀粥，六月餓得像猴樣，七月接到新，八月吃乾飯，九月復起元，十月去城作小販，十一月弄錢贖了當，十二月剛剛還淸賬。

（廣西、灌陽。錄自「民俗周刊」第三十八期，民國十七年十二月版。）

玖 臺灣歌謠

陳漢光編行的「臺灣風物」，每期首篇，都以臺灣與大陸事物的研討爲主題。如：

孫家驥　臺灣土著傳說與大陸
陳漢光　臺灣革命與大陸
毛一波　臺灣文學與大陸
陳漢光　臺灣光復與大陸
王一剛　臺灣新文學運動與大陸
毛一波　臺灣故事傳說與大陸
吳從宜　臺灣語言與大陸
陳漢光　臺灣回教與大陸
曾今可　臺灣的詩風與大陸
蘇得志　臺灣蘭種與大陸
呂訴上　臺灣戲劇與大陸

孫家驥文中的引論說：

近十餘年來民族學者研究臺灣土著的物質文化，已證實絕大部分屬於大陸系統，其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信仰、傳說、諺語、習俗等，當然也不例外。七年前，友人大澤照君（角板鄉泰雅族人）告我若干山地傳說及禁忌等，竟完全與北平的漢人相同。所以有謂臺灣土著泰雅族及布農族，不但與華北及華中在古文化上有着關連，實在就是大陸古文化的保有者。所以臺灣土著文化，在學術上不但是東南亞民族的寶藏，同時也是中國上古的活史料，誠然是一點也不錯的。（民國四十八年七月，「臺灣風物」九卷一期）

黃得時「關於臺灣歌謠的搜集」，敘述了自淸康熙末年至民國三十四年，臺灣歌謠的情形。有一段，說到民國十七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的「民俗學會叢刊」，而特別提出謝雲聲的「臺灣情歌集」：

謝氏在其自序中特別提出二點意見：一是說臺灣情歌比較別的地方多了幾倍；一是在泉州、

同安、漳州、厦門等處，時常聽見臺灣情歌。對於第一點，我們照實際情形可以承認；惟對於第二點不無「倒因爲果」（鍾敬文之評語）之嫌。這本情歌集，一共收羅二百首，雖然大部分是採自泉州綺文堂所刻「臺灣採茶歌」，但是由此可知大陸的民俗學者，多麼關心臺灣歌謠了。（民國三十九年四月「臺灣文化」六卷三四期合刊）

這五十年，學者之看重臺灣歌謠，始於民國元年三月、梁啓超來臺所蒐集改寫的「臺灣竹枝詞」十首。日本人的蒐集，則始於民國三年的平澤丁東和後來的片岡巖。民國十六年，本省人士鄭坤五編刊「臺灣藝苑」雜誌，特闢「臺灣國風」欄，蒐錄歌謠與俗曲。由於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的影響，民國二十年，「臺灣新民報社」成立了「歌謠徵集處」，特別強調整理臺灣歌謠的「深重」意義：

這種工作若得成功，或者可以使憂鬱成性的我們民族，引起了民族的詩的發展亦未可定了。

這話，在日據時代說來，是極有深沉悲憤情懷的。民國二十五年，李獻璋「臺灣民間文學集」，其中有歌謠千首。黃得時評其：

可惜，他所搜集的，只限於民歌、童謠及謎語而已，尙不及故事歌謠。

民國三十二年，呂玲朗採集高山族民謠，配以樂譜，開展了此後臺灣民謠音樂演唱的途徑。

大陸八年抗戰的後半期，民國三十年七月至三十三年五月，有了「民俗臺灣」的出版。中日學人多有執筆，如陳紹馨、戴炎輝、李騰嶽、楊雲萍、黃得時、蘇維熊、吳槐、黃啓瑞、連温卿、廖漢臣、陳逢源……；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立石鐵臣、岡田謙、香坂順一……等，於臺灣歌謠的採集與研究，也是很見興趣的。

光復以來，除了報紙、雜誌，常見零星的臺灣歌謠敘述之外，本省鄉土性期刊，尤多注重。像「臺灣文化」、「臺灣文獻」、「臺灣風物」、「臺北文物」、「南瀛文獻」。民國四十二年，婁子匡編的「情歌三百」，三分之一，就是屬於臺灣的。

這裏，我們應該特別的說一說林清月老人。他在民國前七年畢業於臺北醫學校，一直到民國四十九年一月逝世，五十多年，是一個對於臺灣歌謠的蒐集、寫述、傳唱，特有興趣的人。他自稱：

凡聽卽記，有聞必錄，時時歌唱以自娛。

晚年，每逢自己生辰，必擧行歌謠大會祝賀，不管與會者多爲晚輩男女，他照唱情歌，毫不避諱，且手舞足蹈，與衆同樂，得人生靑春長在之境：

少年試盡失戀好滋味，老來這件東西不要矣，沒有逢場突寄意，不似少年許情痴，老人可喜，歷遍人間事，稍知物外理，將恨海愁山一齊抹消到底，免被花迷酒欺，食後多思睡，睡起在綠草地上作兒戲，做幾首兒童歌，與伊念到笑微微。

老人除了每年春季漫步郊野，採訪民謠，尤喜歡去茶樓酒館之處，跟女孩子們對歌：

我愛聽山歌，鄉社去迌迌，路上光景好，美人送秋波，邪着䆾䆾倒，生命險險無，村女偏有色，媚態醉人多。

林氏說：

光復後，臺灣民謠進步甚速，余嘗言之。現時在街頭巷尾，或在聚餐席上，多有人興唱。留心此途者，無論何時，能聽到路人在路上行歌而過，嬉嬉然若地上仙。（均見林清月「歌謠集粹」，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臺北中國醫藥出版社版）

無獨有偶的，黃得時的尊人純青氏，自述對「山歌、民謠、採茶歌，特別感覺興趣。」因兒時承母教，學得兒歌「月光光」，入私塾發蒙，也喜唱此歌，而得了「月光光」的綽號。他說：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組織京滬考察團，老漢任團長，時年七十有四，於上海遇舊友，相視而笑曰：「月光光，無恙乎！」（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四十九年二月，「臺北文物」八卷三、四期「晴園老人述舊」）

拾　赤色大陸假造歌謠

共匪在大陸各地假造歌謠，正是歷史上所貶責王莽的：

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漢書王莽傳）

這裏，據民國四十七年和四十八年二月號的匪偽「民間文學」，略舉幾例：

合作社，新氣象，菜滿園，穀滿倉，豬滿圈，魚滿塘，添新衣，蓋新房，賣公債，賣餘糧，吃不盡，用不光，永遠跟着共產黨，幸福生活天地長。（湖北）

山上竹子根連根，社裏個個心連心，挽手齊奔光明道，如龍奔水虎奔林。（湖南）

樹木根不深，怎能長大樹？沒有正確立場，不能當好幹部。（黃河上的歌謠）

主席住在北京城，萬水千山聽調動，只要主席說句話，石頭開花也結瓜。（河北）

萬里東風捲殘雲，滿天紅旗氣象新，黨的功勞比天高，黨的恩情比海深。（河北）

看來，這種生硬製作的歌謠，不說全非老百姓的心意，就是遣詞造句上，也可以看得明白，絕非產生於老百姓的口頭。這些所謂「大躍進歌謠」，不僅生硬製作，而且顚倒黑白的揑造，以假亂眞。它錄有一首「今昔謠」：

從前農民唱：貧東鹿，窮蠡縣，
旱了去要飯，澇了上樹尖，死尸滿路；
現在社員唱：金束鹿，銀蠡縣，
旱了渠井灌，澇了水庫滿，年年糧成山。

「金束鹿，銀蠡縣」，正是「金廬州，銀鄱陽」，「金湘潭，銀湓陽」，「金杞縣，銀太康」，「金太谷，銀祁縣」，「金寶鷄，銀鳳翔」一類的風土諺語，傳說有年，國人周知，我們還從未聽說過「貧東鹿、窮蠡縣」一類的話頭，這眞是揑着鼻子扯謊，太昧良心了。

「全唐文」，唐僖宗「南郊赦文」：

近日奸險之徒，多造無名文狀，或張懸文榜，或課造童謠，此為弊源，合處極法！

如此，共匪可以解嘲，假造歌謠，並非自我作古，實在是由來久矣。

假造的歌謠，一看卽知，不僅爲正直的人們所鄙棄，也受到老百姓的厭惡。儘管那些文工幹部厚顏歌頌，說他的「紅旗歌謠」：

稱得起是一部「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國風」首創集，連詩三百篇也顯得遜色了。（僞「民間文學」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號）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共匪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資料室」，出版了「中國歌謠資料」第一集，第二集。是這個「研究會」和它「北京大學中文系瞿秋白文學會」合編。作家出版社出版。二十四開本，第一集二五八面，第二集上册四一〇面，下册三八八面。乍看來，這三本歌謠書册，確乎洋洋大觀。稍加翻閱，才知這是假名歌謠來爲秧歌王朝作政治宣傳的。我們站在俗文學史的立場，是要嚴重抗議的！這太是侮辱了中國歌謠的歷史傳統。

第一集，錄五四以前的歌謠，編者說是：

共約翻閱一千多種古籍，選了一二九八首歌謠。

五四以前的歌謠，何止此數呢？它太選精拔萃了罷？不，乃是只要那合於共黨意識的歌謠。於是，在陳增善、顧惠民編的「中國民歌千首」（民國十二年一月，上海開華書局版）之中，只選了四首；在朱雨尊編的「民間歌謠集」（民國二十三年，世界書局版）一千二百六十二首之中，只選了二十三首；在陝西省教育廳編的「陝西謠諺初集」（民國二十四年四月版）四百七十首之中，只選了三首。而這本集子，是根據了九大部份的材料：

1 歌謠集　自敦煌曲子以迄現代。
2 筆記　自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以來。
3 文集　自明、余寅「農丈人文集」以來。
4 小說　自宋、「宣和遺事」以來。
5 戲曲　自明代以來。
6 史書
7 地方志
8 報刊
9 其他部份

第二集呢？歌謠又選得太多了。而且不但篇幅超過了第一集的三倍，其排版的緊密——第一集，橫排通欄，第二集橫排三欄，又加了三倍。估計起來，則第二集的歌謠與第一集的歌謠，爲十與一之比。已往歷代數千年的歌謠，何其少？近三十幾年的歌謠何其多呢？這原因，很簡單：已往的，不合共黨意識者不錄；近三十多年的，則儘量的生硬製造罷。據其第二集的五百零五種歌謠書籍看來，百分之九十，都是共匪佔據大陸之後編刊的，這百分之九十之中，又有大半都是民國四十七年這一年之中編刊的。這一年是什麼時期？正是他「鳴放」之後，反右派鬥爭，強力推行人民公社，發動臺海戰爭，砲轟金門的這一年。這一年，他所以生造歌謠誇張自己，那被鬥爭的右派份子和悲苦的老百姓，也只好盡量的說假話來討好了。是不是有點像歌謠呢？編這本「紅旗歌謠」的人，就只好管他呢？其編輯說明云：

這一集資料分上下兩冊，上冊主要是從五四到「建國」前的一般歌謠；下冊主要是黨誕生以來的革命歌謠。

下冊內容分四部份：「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歌謠，抗日戰爭時期的歌謠，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歌謠，建國十年來的歌謠。」都以頌歌列爲第一類。試舉此冊的第一首：

共產黨宣言什麼人起草？十月革命什麼人來領導？誰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誰是中國人民的主人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起草，十月革命是列寧來領導，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工農兵是中國人民的主人翁。……

這能算做歌謠嗎？是老百姓喜聞樂道的嗎？共產黨善於稱說理論，那麼，這一首「新盤歌」，既無民族形式，也無民間形式。所以，我們說今日赤色大陸假造歌謠，其惡劣超過了前代的王莽。

當然，歌謠並非天生的，它是人所造的，但它必須有這樣的過程：

1述事抒情，出乎感情的自然流露。

2意識形態，依從於老百姓的心眼。

3在老百姓之間，自然的流傳開了。

4經過相當時間的考驗，和普遍空間的流傳。

5存在保藏於大家口耳相傳之間。

「紅旗歌謠」絕不是這樣的。紅旗歌謠要是這樣，那麼，民國五十一年四五月間，大陸上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就不會那麼逃饑荒的湧向香港、澳門來了。

諺語

壹　謠諺之間

按「歌謠週刊」一二三卷全部一百四十九期的內容比重看來，以歌謠的採錄與研究，發表得爲最多；諺語方面最少，不到百分之五。

從來，謠諺並稱。有稱爲諺的，實際上，乃是謠。如「孟子」梁惠王下：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何以這般認定？因爲這夏諺有「我歌且謠」的情味，不像他在「公孫丑上篇」所引的諺語，完全是講說口氣，不是歌唱口氣：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這認定，清、焦循早有所見，他的「孟子正義」這一段說：

俗所傳誦，故云民之諺語，而其辭如歌詩，則謠之類也。

清、范寅：「越諺」卷上，謠諺之諺第七，解題云：

徒歌曰謠，責毀爲詠。一謠一詠，風詩與誦之遺焉。

他所舉錄的謠詠之諺，有如左例：

㈠游蕩子輕薄謠

正月鐙，二月鷂，三月上墳船哩看姣姣。

㈡警戒謠

少年去游蕩，中年想掘藏，老來做和尚。

㈢惡少討便宜詠

蘇州頭，揚州脚，杭州好穿著，紹興出嫖客。

㈣精警詠

穿，威風；吃，受容；賭，對冲；闞，脫空；烟，送終。

范寅很有學究氣，儘管他採訪謠俗，看重鄙俚之言，但好用古怪字，「越諺」一書，頁頁皆是，上舉四例還算是少見的，如鐙（燈）、哩（裏）、容（用）、闞（嫖）。范氏稱之爲謠詠，自是當作謠來看待，但又歸之於「謠詠之諺」，可見他是把諺來包括謠的。

民國十二年胡德編著的「滬諺外編」，內容是：歌謠、俏皮話、謎語、俗話、俗曲、游戲文字、風俗……，也是以「諺」字來包涵了這些謠俗事物；何以定名「外編」呢？自是有感其不同於純粹諺語之故。又像前引「越諺」中的四例，民國以來，還在傳說，有人視之爲諺，也有人稱之爲謠。謠諺混淆，由來已久。三國、蜀、韋昭註「國語」卷二十一，「越語」下：

諺，俗之善謠也。

惟有治理這些材料，自然會清理出頭緒，有所分曉。清、杜文瀾「古謠諺」一百卷，凡例的開宗明義，就指出：

謠諺二字之本義，各有專屬主名。蓋謠訓徒歌，歌者，詠言之謂。諺訓傳言，言者，直言之謂；直言卽徑言，徑言卽捷言也。長言主於詠歎，故曲折而紆徐；捷言欲其顯明，故平易而急速，此謠諺所由判也。然二者皆係韻語，體格不甚懸殊，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可以彼此互訓。

接着，杜氏批評明代楊愼把謠諺分編爲「古今諺」、「古今風謠」的體例不當，所以「古謠諺」要「合謠諺爲一集」。

民國以來，看重謠諺的學人，也不期然而然，採取了杜文瀾的辦法。試舉四部書目：

武進謠諺集　伍受眞（稼靑）　民國十八年上海泰東書局

陝西謠諺初集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陝西教育廳

洛川方言謠諺志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新修陝西洛川縣志抽印本

同官方言謠諺志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新修陝西同官縣志抽印本

這四部書，皆是分編謠諺，合爲一集。至於像顧頡剛，先集「吳歌」，次錄「吳諺」，雖非合爲一書，却可看出其並重謠諺的態度。

王素存，近出示所藏：

山東省漁民歌謠集解　張玉芝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山東水產學會印行　漁村建設問題叢書

這是一部罕見的書，內容很豐盛，雖名歌謠，實係謠諺兩者兼而有之。序言、引論中，也一再這麼混同的稱說：

諺語歌謠，是累代經驗化的結晶，牠在人羣大衆的實際生活上，負有指導標示的力量……中國勞苦大衆的作業是苦的，在舊式生產工具下的沿海漁民，更是苦上加苦，既無科學智識以爲準，更無科學設備以爲利，他們在生活上的惟一法寶，便是他們的祖先遺留給他們的一頂巔經驗——諺語、歌謠了。

這部漁民歌謠集，是編錄者、發行者，以極悲憫的心情來公之於世的。如求名副其實，這本書應正名爲「山東漁民謠諺集解」。

如此說來，「歌謠週刊」中的一些文字，以諺名篇者，固然是少之又少；但在以謠名篇的文字之中，實在是包涵有諺的。徐芳：「表達民意的歌謠」，舉出：

石頭砌牆牆不倒，和尙進家狗不咬，閨女養孩娘不惱。（通行塞北各地）

稱之爲謠，固無不可；說它是諺，更對。

本來，謠諺判然有別，但每多混同難分的型態。

貳　增廣賢文

湖北諺語：

讀了幼學會說話，讀了增廣會涉罵。

幼學，卽「幼學故事瓊林」，增廣，爲「增廣賢文」的簡稱。前書較文雅，圖書館還有收藏的，列入「雜纂訓蒙之屬」（見民國三十七年二月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現存書目卷八）；後者，爲普通諺語的編集，與「四言雜字」「五言雜字」，同爲民間最通俗實用的書，少有圖書館蒐集典藏，却一直在南北各地城鄉坊間書攤上，最是常見，跟唱本一起發賣。

民國三十年前後，朱介凡在大陸買到的本子，以及四十五年在福建金門和臺灣買到的本子，都是同一種，名稱：「昔時賢文」，或「增廣賢文」，或「增廣昔時賢文」。其首句：

昔時賢文，誨爾諄諄，集韻增廣，多見多聞。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知己知彼，將心比心。酒逢知己飮，詩向會人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相逢好似初相識，到老終無怨恨心。

……

或是，有所增改：

昔時賢文，勸汝諸君，宜乎靜坐，仔細評論。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酒逢知己飮，詩向會人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客來主不顧，自是無良賓；良賓主不顧，應恐是癡人。……

後一種本子，添補了些句子，每句並有史實的註解。像：

桑條從小鬱，長大鬱不屈。好牛不出欄，好馬不離鞍。好酒出深巷，嚴父出孝子。

民國三十二年春，從四川瀘縣得到的一種本子，木刻，封面：「補遺增廣，光緒十六年新鐫，源

盛堂刊刻。」首頁第一行，有下列字樣：「新訂補遺增廣，較正無訛，富文堂刊。」就書本紙質看，這「補遺增廣」，在民國以來，和以上的兩種，都同樣流行民間。此書，每一個字有蠶豆大，版式笨拙、樸素、厚重。十七頁，錄對偶句諺語四百八十三條，開頭是：

前人俗語，言淺理深，補遺增廣，集成書文。世上無難事，只因不專心，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金憑火煉方知色，與人交財便見心。乞丐無種，懶惰自成。勤為無價之寶，忍為衆妙之門。

看來，與一般的「增廣賢文」相同，但口頭活語言較多，如像：

不愁無路，只愁不做。是與不是？隨他說罷。皇帝坐北京，以理統天下。日日勞力，上牀卽呼。不嫖莫轉，不賭莫看。

還有一種「最新增廣賢文」，粟顯運編著，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國民常識通俗小叢書」之一。這是「舊瓶裝新酒」的抗戰宣傳，採用最通行的「增廣賢文」，羼進一些新句子：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力更生，有志竟成。和衷共濟，親愛精誠。不成功，便成仁。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些新句子，非為諺語，是不宜加入的。

叁　「語體作文材料」

「語體作文材料」，是一本別致的書，王素存藏。金山、陳君馥編，民國十一年十月、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一冊、四卷，分天文、地理、歲時、教學、家庭、男女、親鄰、師友、人事、善惡、修身、衣食、貧富、形體、疾病、醫藥、職業、經濟、器物、動物、植物、礦物二十二類。例言云：

本書搜集古今諺語和中外格言，編綴而成，專供高小學生做語體文時為參考用書，所以稱為「高等語體作文材料」。

這種性質的用書，後來編輯的很多，如像格言大全，成語辭典之類；但少有專以高小學生的應用來提供。不知孩子們使用這本書結果如何？恐怕難得恰到好處，就像有的孩子用「徐娘半老」來讚美他母親一樣。這因為諺語多有比喻性質，又與人情世故、生活經驗有關，貿貿然的引用，小則鬧出笑話，大則引起糾紛。比如以低廉的工錢僱用了一個長工，你如果當面向他說：「圖賤買老牛」，那就大大的得罪人了，孩子們是不懂得「冷言傷人心」的。

這本書所引錄的滬諺和吳諺，很多可取：

人窮世富。未窮先窮，不窮；未富先富，不富。荒年不要忘記大麥，窮人不要忘記老宅。港直不深，人直不富。瘟疫年年有，白髮街上走。（善於衛生者，百病不侵。）笑笑話話散散心，勿笑勿話要成病。做做力出，縮縮病出。三十歲前人尋病，三十歲後病尋人。茶多害油鹽，田多

害子孫，蘿蔔有三分辣氣。（人不可一味懦弱。）

作文作得通順了，熟知諺語而加以運用，自然就能見其妙處。朱介凡在民國四十三年以後，但凡講論到諺語與文學寫作的關係，所以總為如下的兩個專題報告：

諺語在文學上的運用。

諺語跟小說戲劇的描寫。

肆　農諺

農諺在諺語中的地位，猶如情歌在歌謠中的地位。

很多諺語集子，都不會忽略農諺的地位。況且，還有天氣測候的諺語，也是農諺的主要部份，像明、徐光啓「農政全書」的「占候篇」。

各地的農諺集子，這裏只略舉其目：

浙江農諺集　民國二十五年浙江民衆教育實驗學校編刊

湖南各縣農諺　民國二十（？）年湖南農民教育館

百泉農諺集　民國二十二（？）年河南百泉鄉村師範實驗研究所

山西農家俚言淺解　劉達九輯　民國十年五月大國民印刷廠刊本

兩廣農諺　梁冠、連灘　民國二十二年喜泉農科職業學校

南部農村俚諺集　吳新榮、林永樑、徐清吉、陳日三　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月，四十五年六月　臺灣「南瀛文獻」二卷三四期，三卷一、二、三、四期

全國性的農諺集子，有三部書應該提說。

夏大山的「中華農諺」，民國二十二年，金陵大學農林新報社版。又，中央日報版。此書按氣象、節令、農業三大篇編排。其註釋，事實為例，學理印證。邵仲香的序文說：

農諺，是農家的內行話，農民聽了，便會引為知己，推誠合作。我以前在鄉間調查時，常被農民認做外行，受其戲弄；後來因為說了幾句農諺，不但農民推誠相告，彼此感情，好像又能增厚一層呢。

費潔心的「中國農諺」，民國二十五年中華書局版，農業叢書之一。集農諺八千餘條，分編為時令、氣象、作物、飼養、箴言五大部。費氏分析農諺的價值：

1農諺是富有文學意味的。

2農諺是有教育意義的。

3農諺是合於學理的。

4農事學者應研究農諺。

5民俗學者也應注重農諺。

李鴻漸的「農諺新解」，民國三十二年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刊印。分為農事總論，農事各

論，農家副業，生活，氣象五章，分類精編，詳加註釋。其例言云：

我國以農立國，已數千年，農民將其農事經驗，積漸形成諺語，所述皆切合實用，按之科學原理亦不相背，堪作農業的指導。今彙集農諺而以科學新知解釋之。農諺既為農民所熟悉，必對農業上科學新知易入易解。

舉一個例：

田要冬耕，兒要親生。　註：冬耕有很多好處。簡述之：一、冬耕可增加土裏的養分。因冬耕時，將田地內的動植物等，都埋到土裏，腐爛後，就成了很好的肥料。又冬耕後，土塊經過一冬天的風吹、日晒、雨打、雪凍，都變成細碎的土粒，也可以增加地裏的肥料。二、冬耕可以殺死害蟲。秋天過後，天氣漸寒，那些害蟲和害蟲產的卵，有的藏在草上或淺土裏過冬，有的鑽到深土裏過冬。如果將地犂起來，就把草上的蟲子埋在深土裏，或把土裏的蟲子，翻到地面上來，有的被鳥吃了，有的被凍死，或在耕作時被弄死，這樣，來年的害蟲就少了。三、冬耕能保存雨雪。因沒有犂起來的地，地面平滑，土壤堅實，雨雪落後容易流失。犂起來的地，土塊鬆散，高窪不平，雨雪落下容易保存。所以冬天犂過的地，到了春季，常是比較潮濕的。

金陵大學農學院的「農林新報」，創刊於民國十三年元旦，約在民國二十一年冬，發表其三百期分類索引。據朱介凡所藏其索引的殘缺資料所示，計登錄農諺六十篇；而有的篇章，連續的登載了好幾期，像是：

澤村：古曆月份季節和古諺的解說及農家應注意的農事

鮑尚賢：江蘇溧陽農諺

翁醉亭：江蘇松江縣的農諺

君勉：如臯農諺一斑

喬啓明：山西之氣象諺

伍　俏皮話

何以要把俏皮話單獨提說呢？且從「醒世姻緣」的語言來考察考察。

甲

那珍哥狂蕩了一日回來，正要「歎東瓜，道茄子」，講說打圍的故事。（第二回）

這事不難，「塌了天，也還有四個金剛抬着」哩！你二人且吃飯安歇。（第七回）

他「男子人，臉上有狗毛」，羞着他什麼？（第八回）

乙

富貴大官人病在床上，「瘤和尚登寶座，能說不能行了。」（第三回）

曉得兒子是「大軸子裏小軸子，畫裏有畫」的了，就依了兒子，束住口不罵了。（第九回）

你這些欺心奴才們，「晏公老兒下西洋，己身難保」，還敢替別人告饒？（第十一回）

這六段對話，都夾有比喻性質的諺語，而以乙部的更見情趣。北平人叫這種諺語爲俏皮話。畢樹棠「北京話裏的比喻」，有說：

「紅樓夢」，「品花寶鑑」和「兒女英雄傳」裏，有漂亮的北京話，可以說是上等的；沒有到過北京的人讀了，也可以懂，可以領會。至於「永慶昇平」和說書詞之類，可以說是下等的，最地道的，而不易領會。官話和土話，若有分別，或者就在此。北京話裏的「比喻」，是言語上修辭的一格，是幫助達意表情的一種技巧。比喻當然是假借的，話的比喻又多半是音的假借，不懂土音，便不得其解。現在我把每一種喻詞都加上幾句連貫的話，以助釋其意。

略錄畢氏所舉例句：

你今年不要地嗎？我叫什麼要地呀，「老太太的鞋，前窄。」

這小子不是玩意兒，「上墳不帶燒紙，惹祖宗生氣。」

你別看他不愛說話，什麼事也辦了，什麼理兒也懂得，「啞吧吃扁食，肚裏有數。」（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宇宙風雜誌」二十期）

俏皮話，一句必爲兩截，上句是起語，用比喻；下句乃承接起語所形成的斷語，爲說明。須是如左的寫法，其意義和形象才見明顯：

儍子哭媽媽——亂七八糟。

關上門作皇上——自尊自大。

旱甜瓜——另一個味。（「俏皮話大觀」，民國二十年北平崇文門外打磨廠東口路南寶文堂同記書莊印本），

不管是新舊小說、劇本，引用俏皮話，都不太注意到這樣夾上破折符號的寫法。

俏皮話，也有稱爲「歇後語」或「隱語」，或憑個人的看法，稱之爲「比喻」，或按照地方性稱呼，叫「言子」。欣賞愛好它的，採錄和研究，其目錄如左：

採集歌謠所宜兼收的——歇後語　白啓明　歌謠週刊一卷四十四號

北京歇後語　常惠　北大歌謠研究會，歌謠小叢書

歇後語的研究　汪錫鵬　文藝月刊七卷二期

我也來談談歇後語　樊縯　太白半月刊二卷十期

再論俏皮話　温錫田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北平世界日報國語週刊

歇後語選錄　陳光垚　北平啓明堂版

歇後語研究　陳光垚　商務版

温氏此文，在辨別俏皮話並非歇後語。這個論斷，是極爲重要的。

比喻　豐子愷　民國二十六年文學五卷一期

歇後語　嚴工上　所著「國語叢書」之一

民間隱語　費潔心

開封歇後語　劉寶典　民俗園地七期

言子選輯　楊世才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重慶指南編輯社再版

民衆解後語研究　李紀生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中華教育界復刊一卷九期

這裏，特別要說說：齊鐵恨「北平的俏皮話兒」。齊氏，當對日抗戰之前，曾輯錄了北平的俏皮話，稿本四大冊，於古今音義考證很多，戰亂中失散。以前，也曾發表一部份於「國語旬刊」一卷七、八、十二期。爲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三五頁），特別提到。寄寓臺灣以來，因朱介凡的慫恿，發願重錄，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成「北平的俏皮話兒」油印本，得材料一千餘條。按國音字母順序排列。其起首的句子：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八仙桌蓋井口——隨得方，就得圓。八仙桌上擺夜壺——不是盛酒的傢伙兒。八月十五蒸年糕——趁棗（早）兒。八十歲留鬍子——大主意自己拿。

篇末的句子：

二龍山的小和尚兒——大眼。二梯角——雙響（雙餉）。二里莊賣酸棗兒——混充果木行兒。二閘龍王廟——聖水兒。二兩酒兒——小喝着。

齊氏，語文學家，難得他古稀之年的好興致；更難得是，他幼小同胞，好幾位北平城鄉的長者，如今都在寶島，同有憶錄北平俏皮話的心願。俏皮話的特質在比喻，與說得有風趣；以北平社會生活內容的豐富，民間文化積層的深厚，人情味的十足，還有北平老百姓的見多識廣，和悠哉遊哉的幽默勁兒，其俏皮話的存在，乃較之別的地方爲多，且品質佳美。所以，朱介凡總請求齊氏，重視這個憶錄工作，並且要依據北平城鄉的歷史文化和謠俗生活，儘量詳盡解說。這種解說，不僅見謠俗興趣，尤其是會提供出許多人文乃至自然科學的上等資料，或是一個論點一個原則原理上的啓示。例如：

滿洲祭祀——背燈。

這一句北平俏皮話，齊氏就有好多掌故可以講說。這些資料和論證，還少有見於文獻。民國五十年二月至十月，臺北「時報雜誌」卅一卷六期至三十二卷二期，連載其考證、運用語例之一部份。

陸　諺語的的採集和研究

五十年來，國人編述的諺語集子和研究的論著，書目舉要。全部的，將來另編爲「謠諺書目」。

甲　論著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　民國十年二、三、四月「小說月報」十二卷二、三、四期　另「百科小叢書」本　又收入郭著「語文通論續編」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開明書店

從中國諺語看教育的原則和實施　史襄哉　民國十四年在美國研究教育的博士論文

史氏「我收集諺語的經過」有說：「回國後，我知道一位美國教士C.H.Plopper亦寫了一本用諺語做根據的博士論文，名爲Chinese Religion Seen through The Proverbs(從諺語中看中

國宗教）」，書內共引用248句諺語。這是一件不期而然的巧事！他是南京金陵神學院的教授。」

（見朱介凡「諺話甲編」附錄）

大衆語彙分類的試探　翁祖善、王天予　民國二十四年「教育與民衆」六卷九期

諺語研究　薛誠之

全書十二章。其第四、五、七章，發表於民國二十五年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二期。於中國諺語的源變、歷史、功用、結構、研究方法，及中外各國諺語比較，有廣泛深入的研討。

諺話　薛誠之　民國二十五年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二期

諺語之社會學的研究　陳紹馨　民國三十七年「人文科學論叢」第一輯

從諺語看人的一生　同上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臺灣文化」五卷二期

從諺語看中國人的天命思想　同上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　同上六卷二期

諺語在社會中的重要性　齊如山　民國四十一年五月「暢流半月刊」五卷六、七期

也談諺語　伍稼青　民國四十九年一月　同上二十卷十期

談談臺灣諺語　廖漢臣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民間知識」百期紀念專輯「臺灣風土文物」

諺語通信甲、乙冊　朱介凡輯師友對諺語探討的信函，自民國二十八年至四十九年。

朱介凡的論述：

中國諺語研究述略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其論中國諺語的源變、格調、蒐錄三章，發表於民國三十七年「新中華」復刊五卷十八期、六卷八、九期。

中國民間語言論略（稿本）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

諺話甲編　民國四十六年四月自印

我歌且謠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世界書局

聽人勸　民國五十年十月　世界書局

臺灣採諺七集（諺語文說）　民國四十九年十月

乙　諺語總集

一法通　臨湘、吳獬（鳳蓀）　民初印本

韻目分編，為歌句。起首：「一法通，萬法通。」

俗語典　胡樸安　民國十一年九月廣益書局

諺語選　胡寄塵

文字精華　黃之根　民國十二年武漢印本

通俗常言疏證　孫錦標　民國十四年三月南通、翰墨林石印本

孫氏原為正「南通州志」方言之誤，成「南通方言疏證」，民國二年南通、翰墨林石印本。以後，更進而為本書之纂著，搜集十年，稿經五易。

陸費伯鴻的蒐集

據史襄哉「我收集諺語的經過」說：陸氏「在中華書局的各種期刊物上徵求過很久。從全國各地應徵的人亦不少，有的寫上十句八句，有些一二百句，最多的有一千多句。可惜編輯員中沒人有興趣和時間去做整理的工作。」兩大網籃的資料，都交給了史氏。史氏應用編集成書的，不及一半。

中華諺海　史襄哉　民國十六年中華書局初版

據通諺及各地諺語集子三十四種編錄，收諺語一二四二四條。民國三十八年在香港，就二十年來增訂部份共約三萬條，抄稿待印。朱介凡得其抄件副本，惟序文例言，都付闕如。

民諺　徐子長、梁達善　民國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

諺語錄　齊如山　四冊　稿本

劇詞諺語錄　同上

戲中恆言　同上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六月天津大公報「劇壇」

宋元明清四朝諺語類輯（稿本）　孫楷第

爲「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小說戲曲股蒐集工作之產品；係其「近代語的文學之整理」成績之一。從此四朝代小說戲曲，輯出當時通行諺語，分類編次，附以簡明銓釋；旁見他書者，亦間加疏證。

元曲中引用諺語（稿本）　郭紹虞

南曲次韻中的俗諺　趙景深　說文月刊一卷二期

民間諺語全集　朱雨尊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世界書局

民間諺語　陳彭壽　良友圖書公司

諺語選錄　常惠　北大歌謠研究會歌謠小叢書

三宗寶　李家瑞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歌謠週刊三卷十一期

諺語騈鈔　李竹君編刊

李氏，湖北隨縣人。自一言至十四言，依韻對仗編成。木版本，二冊。民國三十六夏，朱介凡在漢口看到。

中國氣象諺語集　陳卓民　中山大學理工院叢書　民國二十二年中山大學

中國天氣俚諺彙解　朱炳海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科學書店

中國天氣俗諺集分類註　吳樹德

中國諺語　裴君牧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成都出版「風土什誌」一卷四期，目錄頁：「本誌編輯裴君，已將十餘年來所搜集的中國諺語、婆婆經，整理完畢，長約二十萬句，陸續在本誌發表。」

分類成語手冊正續編　柯槐青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二月上海新魯書店版

兒童諺語　柳一青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桂林華華書店

中國成語、諺語六百句（英漢對譯）陳澄之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臺北遠東圖書公司

朱介凡的集錄：

俗語輯鈔（稿本）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兵諺漫談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　一部份發表於南京「中國軍人」週刊

王曲採諺甲、乙、丙、丁、戊、己集（稿本）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至三十八年二月

中國諺語類編（稿本）民國三十九年五月

中華今諺選（稿本）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

羣諺甲集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至四十六年一月　臺北聯合報副刊

由於朱介凡在該刊陸續發表諺話的影響，得各方寄來諺稿極多。經發表的，約百餘篇。

臺灣採諺一集（自由中國軍監集諺）稿本　民國四十二年五月

臺灣採諺二集（羣諺之一）稿本　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

臺灣採諺三集（綠島、清水集諺）稿本　民國四十七年十月

臺灣採諺四集（復興崗集諺）稿本　民國四十八年元月

臺灣採諺五集（青潭集諺）稿本　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

臺灣採諺六集（羣諺之二）稿本　民國四十九年四月

臺灣採諺八集（諺語剪報）　民國五十年十一月

臺灣採諺九集（諺語剪報）　民國五十年十一月

臺灣採諺十集（諺語剪報）　民國五十年十一月

中國風土諺語釋說　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　臺北新興書局

丙　地方諺語集

吳諺集　顧頡剛　民國十四年

無錫諺語　江蘇無錫教育會年刊　民國十四年

宜興諺語　「宜興鄉訊」第一期至第七十四期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至五十年十二月臺北市宜興同鄉會編印　假如各地同鄉會都這樣做法，對大陸鄉土事物探討，必有大的收穫。

江北諺語（稿本）洪爲法　民國十年　據其弟氏洪爲圃民國四十二年在臺北所告

滬諺　胡德　民國十二年上海棋盤街著易堂書坊

胡氏，民國初年在上海，對其鄉土謠俗研究的功力，等於是北大歌謠研究會在上海的分支。

上海俗語圖說　汪仲賢文　許曉霞圖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社會出版社

甬諺名謂籀記　陳訓正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浙江省立圖書館「文瀾學報」

俔言　陳屺懷　民國二十五年印本

俔，譬喻也。本書錄寧波一帶方言諺語。

湘語彙編　益陽第五師範教員集體作業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湘鄉、黎凱旋告，本書，秦自然（靜根）爲分編人之一。按縣編排，國語註音，兼有註解。四大冊稿。

華北諺語集要　李壽彭　民國二十三年烟臺芝罘中學

河北省諺語類輯　王國棟

民國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集諺二千餘條，分十三類。民國二十五年「歌謠周刊」二卷十五、六、七、八、二二、二五期發表其首類。

北京俗語旁驗偶記　慶博如　民國三十年謄印本

都門諺語　蔡省吾　民國三十年謄印本

北京土話　齊如山

說話流口轍（北平口語練習法）　嚴工上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世界書局

嚴氏致力方言諺語研究，到入迷地步。其二十多年成稿，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在上海閘北全部被日軍炮火所毁。後來，他發憤再寫。民國三十七年，嚴氏故於上海。據本書篇末，列所著國語叢書三十五種，多與謠諺有關。

山東諺語集　原名「魯諺」　清、馬東泉原輯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山東民敎館校補重編

河南諺語集　趙質宸　民國二十二年北平著者書店　又大公報印本

南陽諺語　白啓明

南陽語彙　姚雪垠　民國二十三年

據其在重慶大公報「戰線」上發表之「我怎樣學習語言」所述

粵諺　范嘯天

諺語格言韻編　張祖基

據羅香林「粵東之風」三二九頁述。（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北新書局）

閩諺集　謝雲聲

閩諺採輯　陳天尺

閩侯、李聖剛告，民國十五年左右，陳氏採錄福建諺語，甚爲當地人所重。民國二十年後，則爲盧成林、谷斯範，於抗戰八年中，跟朱介凡多有諺語通信。

臺灣俚諺集覽　民國三年五月臺灣總督府

臺灣諺語的形式與內容　廖漢臣　臺灣文獻六卷二期

廖氏蒐錄臺灣諺語，致力久，所得資料，最是屬於民間語言之深層者。

臺諺類集　劉龍岡　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四十八年四月、六月　「臺北文物」七卷四期、八卷

一、二期

稻江歲時諺　蔡煜　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臺北文物二卷三期

蔡氏於臺灣諺語音義考證，甚稱嚴緊。他對於青年人隨便借用別字寫記諺語，頗不爲然。

臺灣語典（附錄有關臺諺之記述）　連橫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中華叢書委員會

俗語　吳瀛濤　「臺灣民俗薈談」　民國四十八、九年臺北新生報副刊陸續登載

臺北市之特殊諺語　廖漢臣　民國四十五年四月「臺北文物」五卷一期

泰耶魯諺語初輯　顏晴雲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臺灣文化」五卷二期

雲南氣象諺語集　陳一得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教育與科學編輯委員會

秦諺初稿　劉安國

涇諺彙錄

民國二十八九年，朱介凡在長安看到，五大冊裝訂。其第四冊，對民國十五年前後時政褒刺謠諺最多。足見老百姓口頭的褒貶，不管你在朝在野，都無法逃避於天地之間。

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多有引用本書。

西京俗語雜字類註（稿本）　薛思達　民國三十三年秋

分類爲三十八綱。用力十載，於長安鄉土諺語的蒐集，極見豐富。如第五部份「農具」之二「車輛」，關乎農家車輛種類、製作、使用、保養的諺語，得百餘條。這是一部最具有關乎農民氣質的謠俗記載。因之，本書的分類體系，也代表着地道農民的看法。薛氏爲一老牧師。

東北風土諺語　趙尺子

民國二十年前集，得二萬餘條，已失。

蒙古諺語　丁治國採譯　民國三十二年「新西北」月刊四卷二三期

麼些諺語　李霖燦

苗傜諺語　樂嗣源

武漢諺語鈔（稿本）　朱介凡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武昌方言謠諺志乙篇（稿本）　同上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

柒　中國諺語的豐富存在

中國諺語，比旁的國家豐富。其原因：

1民族文化悠久深厚。

2地大人多，方言複雜。

3文盲衆多，形成民間對諺語的特感需要，以及諺語在民間之豐富的保藏。

4中國人富於歷史興味。

5中國人善於說話，喜用比喻，特具幽默感。

6中國人的經濟生活，技藝相傳，多用口訣保存其經驗。

7江湖生活的特殊語言背景。

8自古以來，智識份子，著書立說，特重謠（詩云）諺的引證，如左邱明、司馬遷。

美、鮑茄德斯 E. S. Bogadus「社會思想史」，於論列各國諺語，也持相同看法：

中國人所創造的諺語，比任何民族多——不論在過去和現在。（徐卓英、顧潤卿譯本，民國二十六年商務版，三四頁。）

可是，我們的採集工作却做得不够，史襄哉三十年，得諺語不過三萬條；朱介凡三十年，得八萬條。史氏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自新嘉坡致信朱介凡說：

我所知：世界最大集子是芬蘭的諺語，共有一百四十五萬句；其次德文，有二十萬句；布爾加利亞，有二萬二千句；波蘭，瑞典，俄文，亦有三十五萬句左右。所以，如此大的中國，三百萬條，是可能的一個數字。

朱介凡「吳諺漫談」，有一段話，可爲結論：

目前我們採集諺語之所以感到時機不可再，則由於：

1國家工業化之前。諺語爲農業社會產品，國家一進到工業化，諺語就逐漸的少了，雖然並不會完全絕蹟。

2匪共在大陸上的澈底破壞，思想上的洗腦，使得年輕一輩人少有知道這種社會傳承的諺語。

3今後國民教育普遍提高，亦將使諺語減少。

4交通發達，地域相對的縮小。鄉土、地方性的諺語，必然逐漸退避，冲淡了。

還指出一個事實：

目前大陸，有一個看來奇怪的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匪共向來強調「民間形式」以及所謂「民族形式」，那麼，諺語必爲其看重。依他的話來說，這是「老百姓喜聞樂道」的。據我幾年來的考察，匪共少有重視眞正老百姓的諺語，而只是利用諺語的形式，裝入政治意味的話頭，來歌頌，來宣傳。這情況，說穿了，很簡單。原來，老百姓的諺語，都是講的「天理、國法、人情」，與匪共所謂「無產階級意識」，「馬列主義觀點」，完全背道而馳。（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暢流」半月刊，二十卷六期）

歌謠諺語的蒐錄，我們必須抱着述而不作的態度。「民俗周刊」第三十四期，堅固：「湖南長沙縣的民間文藝」，記錄了一首民歌，就是寧闕而不杜撰；旣是口耳相傳的存在，咱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且等待來人來補足它。其記述如左：

打鐵一，梳伸羊毛好紮筆。打鐵二，（忘記了）

打鐵三，三根頭髮帶金簪。打鐵四，四口花針好挑刺。

打鐵五，羊角棕子過端午。打鐵六，六月田中等禾熟。

打鐵七，七盤果子甜如蜜。打鐵八，八月中秋殺老鴨。
打鐵九，後花園中好擺酒。打鐵十，（忘記了）
打鐵十一，（忘記了）　打鐵十二，完，殺豬宰羊過大年。（完，讀如原）

謎語

壹　雅俗共賞

「國語」「晉語」：

> 有秦客廋辭於朝，卿大夫不知也。

廋辭，是中國謎語最古老的名。後來又稱「隱語」、「射覆語」、「風人體」、「燈謎」、「燈虎」，陳光垚「謎語研究」說：

> 廋辭有諷刺的特色，隱語只在隱寓意思，射覆語全爲迷信的傳說，風人體多係一般詩人的隱語，燈虎乃舊文人的詩文謎，謎語則是現在一般民衆或兒童們彼此口頭上所玩弄的把戲。（商務，「百科小叢書」本）

陳氏認爲民國以來，謎語分化爲民間謎語與詩文謎。前者有天然之美，富藝術價值，數量多，推行範圍廣；後者晦暗艱深，構造上牽強造作，已近僵枯。其指摘，未免說得過甚些。清、唐景崧「謎拾」序云：

> 謎溯源於隱。文心雕龍、諧讔篇「所謂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蓋有爲而然，非如後世之徒騁巧思也。（民國四十七年九月，臺北新興書局「謎拾評注」）

民間謎語固有其「趣味深長，思想活潑，字句淸淺，聲調和諧，結構曲折而自然」的特點；詩文謎也

有其俏皮可喜的藝術價值，二者固不可偏執。往人太平年月，猜燈謎有好多格局，如脫帽，捲簾，折腰，雙鈎……等二十四格，那自是太過於騁其巧思了。

齊如山「分類燈謎」，解決了雅俗的偏執，按謎語的製作者與流傳範圍，分為：

一、文人學者的燈謎。二、鄉村學究的燈謎。三、稍知文字者的燈謎。四、婦人孺子的燈謎。五、幼童學生的燈謎。六、野老牧童的燈謎。

文人學者的謎語，報紙副刊所常見，如臺北聯合報民國四十九年八月下旬「湘之戲墨」的「一聯一謎」：

羲之招宴（書經）作賓於王家

八月十五雲遮月（易經）晦其明也

鳳凰不如我（鳥名）華蟲

齊氏論證這六類謎語，很有些常人所不及見的看法。略加摘錄：

鄉村學究的燈謎，都較為老實，而跳躍精神的較少，而且大多數較俗。稍知文字者的燈謎，若按經書說，他固不及學究，若論及社會中流傳的雜事來，他可比學究知道的多。這種人各處各村都是有的，凡管點小事，或和解些小事，總離不開他們。婦人孺子的燈謎，他們不叫作燈謎，北平說「破個悶兒猜」，名詞就叫「破悶兒」，多半有韻，但係地方土音，其實還可以說都是古音，也可以說是於音韻學有關係。

所舉婦人孺子的謎：

紙糊的屋子紙糊的炕，生了兒子腿朝上，小時候戴着黑帽盔，大了跟他娘一樣。（馬蜂）

渾身蔴，不怕扎。（頂針）

四方四角中間圓，會吃會喝不動彈。（鍋）

其意識，取喻，口吻，都很見婦人孺子的心性。

貳　謎語例學

其語辭、結構、韻律，有如詩句：

從南來個黑大漢，腰裏插着兩把扇；走一走，扇一扇，阿彌陀佛好熱天。（鴉）

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風景畫）

石頭層層不見山，短短路程走不完，雷聲轟轟不下雨，大雨飄飄不覺寒。（推磨）

少年青，老來黃，幾多敲打配成雙，送君千里終須別，棄舊憐新撇路旁。（草鞋）

在娘家青枝綠葉，到婆家面黃肌瘦，不提起倒也罷了，一提起淚灑江河。（船篙）

用歷史或小說戲曲，或故事傳說中的典故來描寫：

孔明借東風，周瑜用火攻，魯肅哈哈笑，曹操怒氣冲。（蒸饅頭）

見秦王高高掛起，見禹王出外遊戲，見仲尼默默無言，見子路談天說地。（釘雨靴）

弟兄倆個去征東，漳關困住穆桂英，前門遭遭失了火，後門跑出小烟兒。（旱烟袋）

水滿金山殿，白蛇吊許仙，法海當中坐，一蓬靑烟透上天。（吃水烟）

十二寡婦去征西，三婦抱子守羅帷，孟姜擔傘尋夫壻，五娘挨磨望夫歸。（鐘）

第一劇姜維探營，第二劇孔明看書，第三劇關羽訓子，第四劇李白醉酒。（大便）

第一劇水滿金山，第二劇單刀赴會，第三劇燕靑打擂，第四劇貂蟬梳粧。（剃頭）

身坐南海大殿，脚踏雲南四川，手拿寧波魚船，眼看蘇州掛麵。（織布）。

一連串事物比證的描寫：

上圓下四方，下圓上四方，裏圓外四方，外圓裏四方。（籮筐、筷子、枷椅、明錢）

大姐美一美，二姐一嘟嚕水，三姐露着牙，四姐歪着嘴。（蘋果、葡萄、石榴、桃）

大哥有針無線，二哥有線無針，三哥有火無柴，四哥有柴無火。（蜜蜂、蜘蛛、螢火蟲、喜鵲）

大姐樹上叫，二姐嚇一跳，三姐拿棒打，四姐點燈照。（蟬、蚱蜢、螳螂、螢火蟲）

大哥敲更不用梆，二哥駕船不用櫓，三哥夜間不用火，四哥砍樹不用斧。（雄鷄、鴨、螢、啄木鳥）

大姐上山曲溜溜，二姐下山滾繡球，三姐蹠頭梆子響，四姐洗臉不梳頭。（蛇、刺蝟、啄木鳥、貓）

大姐明星朗月，二姐快嘴快舌，三姐鑽頭覓縫，四姐忽冷忽熱。（尺、剪刀、針、熨斗）

大姊愛在天，二姊愛豎地，三姊愛插花，四姊愛買賣。（茶籃、椅、花瓶、秤）

鬢鬢蟲，夾夾蟲，鐵燈碗，凸燈籠。（刷把、火鉗、鍋、甑子）

大哥大肚皮，二哥兩頭齊，三哥戴鐵帽，四哥一身乾格撈，五哥來得奇，披頭散髮一身漆。（南瓜、冬瓜、茄子、黃瓜、芋頭）

天生瘡，地饅頭，紅腰帶，水骨頭。（星、墳、虹、冰）

大哥山上蹲蹲坐，二哥山下啄田螺，三哥買鷄勿挖秤，四哥羅穀勿挖籮，五哥戴鐵帽，六哥生疥癩，七哥半天裏劈大刀，八哥繫襪帶，九哥拆拆開，十哥縫縫攏。（老虎、鴨、黃鼠狼、鼠、茄子、黃瓜、老鷹、豇豆、剪刀、引線）

謎底是一個題目，而謎面不同，舉兩例：

甲、傘

一、拳大的頭，甕粗的嘴，幾十根肋條一隻腿。

二、南山種蔴，縷縷交叉，風來結子，雨來開花。

三、出門團團圓圓，進門縮縮緺緺，靠牆靠壁，眼淚滴滴。（耿德菴編「謎語」，民國三十二年十月西安天織書店版）

乙、熨斗——河南各縣流行的

一、鐵打一隻舟，紅雲在上頭，小雨紛紛下，鐵從水上流。（杞縣）

二、鐵打一隻船，紅娘在裏邊，炮打紛紛碎，然後才開船。（南陽）
三、鐵船帶木舵，紅娘在裏坐，先走風臺縣，後打光州過。（南陽）
四、鐵船木舵，裝載紅糧雜貨，快過！快過！不快就要惹禍。（通許）
五、黑老鴰噙朵紅蓮花，往那去哩？給窟繙治病去哩。（泌陽）

（據民國十三年五月「歌謠週刊」五三號，白啓明「河南民衆文藝之一『謎語』的例舉及其類目」）

古今謎語流變的痕跡，錢肇基「俗謎溯原」，曾舉兩例。其一爲物謎。宋、周密「齊東野語」，錄漢、東方朔蚊謎：

長足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指掌所捫。

現代江浙流行的蚊謎：

長脚小兒郎，吹簫入洞房，愛吃紅花酒，拍手見閻王。

其二爲字謎。宋、吳處厚「靑箱雜記」，錄當時的「亞」字謎：

若敎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

現代流行北方的「亞」字謎：

啞子沒有口，惡人沒有心，十有十字路，四面不能行。

（見民國十四年六月「歌謠週刊」九四號）

江蘇、淮安謎語句子的同樣起頭，是大可注意的型式：

南邊來個小白人，屁眼拖根繩。（針）
南邊來了小黃狗，戳一槍，咬一口。（粽子）
南邊來隻雁，下鍋煨不爛。（銅杓）
南邊來了小烏龜，蹬在桌上尿泡尿。（酒壺）
家後一盤磨，人人不敢坐。（蛇）
家後一個碗，日夜下不滿。（井）
家後一堆草，人人數不了。（頭髮）
家後一根柴，人人拔不來。（樹）（「民俗周刊」第五十六期，葉德均「淮安謎語」）

胡德「滬諺外編」，所錄同類句法的洋場謎語，也是可注意的型式：

因爲要他好，反要割一刀。（外科手術）
因爲要他紅，反用白來調。（紅燒羊肉之鹼）
因爲心愛他，反把寃家叫。（男女愛情）
因爲求無病，反要做成瘡。（種痘）
因爲心愛他，反要把他打。（敎子）
因爲怕暑熱，反要着一件。（汗衫）

（民國十二年上海著易堂書坊版）

難猜的謎語：

兄弟六七人，各進一道門，那個進錯了，出來笑死人。（衣扣）

一條長弄堂，中間七八九個小天窗，一陣小風起，滿堂風聲響。（笛）

白篷船，紅划楫，搖到對岸歇一歇，點心吃一些，戲文唱一齣。（鵝）

可笑的情趣：

看看沒有，摸摸倒有，是氷不化，是水不流。（玻璃）

我對你笑，你對我笑，我要尋你，你不見了。（鏡）

奇奇奇，巧巧巧，坐着倒比站着高。（狗）

左例，算兒歌呢？還是謎語呢？有人把它叫做「蟬聯式」的謎，從河南開封採集。

一個蛤蟆，四脚兒拉叉；囫圇呑人，肚裏說話：——是個啥？是個房。說是房，不是房，又沒木什，又沒梁：——是個啥？是個窰。說是窰，不是窰，四四方方水上漂：——是個啥？是個船。說是船，不是船，又有銀子又有錢：——是個啥？是個印。說是印，不是印，又有力來又有勁：——是個啥？是個弓。說是弓，不是弓，又有緊來又有鬆：——是個啥？是個鎻。說是鎻，不是鎻，又有你來又有我：——是個啥？是個鏡兒。說是鏡兒，不是鏡兒，裏頭有個麥黃杏兒：不是個啥？是個鷄蛋。說是鷄蛋，不是鷄蛋，滾到西山；西山回來，還是鷄蛋：——是個啥？是個火燒。說是火燒，不是火燒，滾到逍遙；逍遙回來，還是火燒：——是個啥，是個日頭。天上有日頭，河裏有泥鰍；媽哩兒弟，我哩舅。（「民俗周刊」第七十五期，「一種蟬聯式的謎」）

這是連鎻兒歌的形式，而以謎語的性質爲主，兒童智慧的遊戲，有專物認識上層層推展的情趣。謎語之涉及色情的，俗謂之「葷」。講說起來，在實際生活上，很能有發散鬱悶，昇華情慾的作用，是不好硬說它是誨淫的。大體分別，有葷謎葷猜，葷謎素猜，素謎葷猜。於此，單擧葷謎素猜之例：

你想我，我想你，上動下痛死，下動上歡喜。（釣魚）

二八女裙釵，睡倒等夫來，橫腰抓一把，雙脚齊展開，連送二三送，美味自然來。（筷）

奴本竹家女，生來五寸長，遇着五元將，抱倒儘管搖，若有心腹事，脫了褲子耍。（筆）

濕濕立立，連毛塞入，唔怕腰骨痛，總要子孫溶。（插秧）

叁　字謎

字謎，更見機智與情趣。謎語，各國都有，惟字謎是我們中國獨有的產物。

劉萬章「字謎」，有大略的研究（「民俗周刊」第九十六、七、八、九合期）：

我近來把各地民俗學同志寄來的謎語，通通看完了，覺得字謎在謎的統屬中，有可研究的地方。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我們知道中國許多民衆，因爲種種原因，沒有給他們受敎育的機會，識字是不多的。但是他們對於字有時會製造出許多有趣味的謎；讓你多識得字的人們，給他考倒

了，他們那就很高興了。」不過我總疑心字謎不光是不識字或少識字的民衆所製造的。最少和私塾有密切的關係。從前我們鄉下，那些「草堆下軍師」，每到我們家裏來，知道我是念書的，不斷的叫我猜他的字謎。問他字謎是那裏來的？都說是鄉裏老前輩傳下來的。所謂老前輩，大約是鄉中的智識界，或者有點讀書興味的。

劉氏還舉出了一則故事：

鄉下有個塾師，很是自負。一次，來了一個販牛的，恰巧天雨，大家不出去做田，都圍在廟裏談天。有人說起塾師驕傲，村裏沒人考倒他。牛販聽了，就寫下四句話：「崔鶯鶯誤佳期，紅娘仔良心喪盡，老和尚信口全非，害張生魂魄驚離。」叫一個學生拿去，要先生猜。先生看了心中明白，對學生說，誰叫你拿來，猜中了又有什麼好處？學生傳話回來，牛販料定先生不懂，口答道：「炮鞭五千，盛筵四桌！」先生便約集了村中長老，請這牛販猜謎。說：「這四句話，分起來是山，女，禾，鬼四個字，合起來是一個巍字。」牛販只有認輸了。

依劉氏分析，字謎有五類法式。

述形的：

一點一劃長，二字口來張；有田又沒水，有月又沒光。（謂字）

有一字：二十三斤半。（斯字）

王姓人偷犂園（犂之淺者），捉到打四拳。（馬字）

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兩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合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用字）

一點周瑜不良，三擒呂布關張，口罵曹操奸賊，十萬兵馬難當，一聲喝退東吳，四川劉備爲王，目下孔明用計，八千子弟過江。（讀字）

述形兼述意：

一橫一橫又一橫，一直一直又一直；周則平分，今則不均。（田字。第三句指周代井田制）

夫人兀坐高堂，下有鶯鶯小紅娘，並無一個男子漢，何以說得醜名揚？（姦字）

三王是我哥，五帝是我弟，欲罷而不能，遇非而得罪。（四字）

你是讀書君子，我是貞節婦女，有話當面說，爲何鉤我羅裙？（好字）

兄弟四人二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兩口，便是凶年也好過。（儉字）

似是而非：

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字）

四個口盡皆方，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

九加一不是十。（丸字）

兩木相變背，莫作林字猜。（相字）

多一點太冷，少二點又小，換了一劃便是木，夾直兩邊便是川。（水字）

拆合：

倚闌干，東君去也；眺花間，紅日西沉；閃多嬌，情人不見；悶淹淹，笑語無心。（門字）

破徐州攻下一半，戰呂布挑下巾冠，罵曹操失去良馬，悶張飛挑下門牙（德字）

伊無人，羊口是其羣；斬頭筝，滅口君；縮尾便成丑，直脚半開口；一根長轎扛，打個死尸靈。（尹字）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佯字）

虫入鳳中飛去鳥。（風字）

詞謎——由謎猜成字，結連每個字爲俗語或書本上的成句：

世事悠悠無了期，一身好歹總由伊，縱然金玉如山積，不及蟾宮折桂枝。（長命富貴）

張生醉臥在書房，鶯鶯小姐上牙牀，金釵耳環爲表記，夫人知道罵紅娘。（酒色財氣）

日出東方照寺前，一位將軍走路邊，兩人隔木不相見，生個兒子不周全。（時運來了）

千人一張口，小人張半口，一人一張口，二人半張口。（和尚吃肉）

普救寺草離離，借花園或寄居，老夫人病重頭難起；一柱清香，早卜歸期。天將暮，日沉西；張君瑞，一長去了，雖有信，莫佳期。呀！認錯了，白馬將軍來矣。（晉國天下莫強焉）

上舉例子，一部份屬詩文字謎，非純是老百姓製作，這是一看即可鑑別的。

肆　故事謎

故事謎，流傳不太多，「歌謠週刊」錄有：

富陽故事謎四則　金兆榮、葉鏡銘合輯（二卷二十期）

北平故事謎——蓮花　永炭（二卷二十四期）

北平故事謎三則　李永佞（二卷二十九期）

舉兩個例：

有夫妻二人。一天，妻對夫說：「我今晚想到廟裏看戲去。」夫說：「路上浮滑少年很多，你獨自出去，恐被戲弄，還是不去的好。」妻不聽，逕自去了，行至途中，居然不出乃夫所料，她很是後悔，因即快快回家。夫怪而問之，她作詩答道：

黑夜速速去，一片無邪心；
有人揑一把，速膀轉家門。

謎底：墨斗

賈先生在某家教讀。有一天他到東家的花園裏去，恰巧東家的痳面小姐也在園裏，看見先生來，便躲到竹林後面去，賈先生便說道：

「竹障後，有一痳，

怕人看見用手遮。」

小姐知道先生嘲笑她，便也說道：

「賈斯父，肚內空，

銀錢請來哄祖宗。」

謎底：1骨牌

2冥鈔銀錠

故事謎，是把故事、笑話、謎語，三者合而為一了。

伍　臺灣謎學

詩謎家，都承認唐景崧是臺灣詩謎的播種人。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他刊印了「謎拾」，在其臺北的撫臺衙門，常有文宴小集，吟詩猜謎。王素存論云：

臺灣於清末割讓日本後，民俗政風，多為和化，惟國學一門，嶓然獨明，嘗究其故，燈謎之功也。（所撰「集思謎友社」，民國四十九年二月、「臺北文物季刊」八卷四期）

唐氏時代的謎友，據黃文虎「臺北謎學史」（同上刊），最著者，為：

趙鍾麒、謝國楨、謝友我、黃郭熙、謝汝銓、諸茂才、張希袞、粘冠文、陳洛、張壽祺、張春濤、陳祚年、趙鈆山、劉育英、黃鶯、吳專。

日據時代，有興於謎學者：

陳篇才、劉得三、謝汝銓、張希袞、黃守正、陳子敬、蔡寶奇、柯田赤、王自新、林鈆岳、賴楊柳、林實堅、謝尊五、杜冠文、林湲霜、連雅堂、謝星樓、魏清德、劉克明、劉振傳、鄭天鑒、張純甫、林述三、楊天賜、蔡石奇、王子清、江阿呆、周隱侯、周醒鶴、謝金淵、謝柳、王彬、王省三、黃坤維、施明德、周自然、黃福林、高山文、倪炳煌、吳金土、周水郊、周水柳、洪玉明、高國定、莊士川、陳子皮、陳明經、陳鑑昌、黃文虎、黃世勳、黃金木、黃承順、黃承發、黃遠山、黃福林、蔡石奇、蔡秋凉、駱友漁、林長耀、陳璉環、陳郁文、王芷香、魏清德、林呈祿、謝星樓、林述三、陳逢源、吳朝綸、鄭以庠、魏清壬、蘇孝德、蘇得志、柯子村、高鐢藩、劉篁邨、杜天賜、鄭福緣、朱俊英、趙鴻皤、吳源頭、王天奎、林雲山、林錫麟、林錫牙、黃文生、陳榮枝、陳篆爐、李天鶩、賴癡虎、賴獻瑞、林安邦、陳炳添、沈景峰、廖藏芝、王厚生、許子修、張味鱸等。

淪於異族之下的臺灣，文章華國，惟詩惟謎——尤其是詩文謎，最是保存了和發揚了民族精神。因為詩文謎，無一不是從傳統典籍活用而來。如：

舜都　論語、子路一「三年有成」（史記、舜帝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光武定天下得於王莽　易、雜卦一「鼎取新也」（得天下為定鼎。莽篡位，號天下為新。）

宋帝不得已而行酒　詩、周南一「我姑酌彼金罍」（宋，徽欽二帝，為金兵擄去勒使行酒。）

子龍大怒，營中不見一人。　杜甫詩一「雲氣生虛壁」。

主人顯了，搶了喬二姑爺溺壺。　杜牧詩一「東風不與周郎便」。

民國二十三年，林述三為「臺灣民報」燈謎大會述感：

燈謎一界，最足以啓發人之智能，萬衆咸樂此不疲也。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士農工商，皆有裨益。

次年，張純甫以孤臣孽子之心情，在「詩報」，發表其「古陶漁郎春燈話自序」云：

有明之末，阮圓海作春燈謎傳奇，以促其亡；有清之季，義和團以紅燈照而肇其禍。然則燈之為物，其不祥也，昭昭矣。顧余必以春燈作話，何哉？蓋有難言之隱，託游戲筆墨以掩飾耳。吾土自乙未以來，祇一度稍嘗戎馬滋味，至今垂三十年，未曾直接受風鶴之警，環顧全球，歐戰之外，被實害者，厥推震旦，又復連年鬩牆操戈，以致鼓鼙不死，烽火頻生，而吾獨得脫然事外，作隔岸觀，寧非幸耶？況學說日新，思想日變，中夏舊有之倫常，永存之典籍，將蕩焉為西來文化所淹沒，乾坤幾於黑暗，而吾土人士，倘得於口口之下揣摩，習誦衆所糟粕棄置之六經四子，又寧非厚幸耶？是則吾所自視春燈之為物，其為祥也，亦昭昭矣！

此序，疑闕二字，未敢揣摩妄加。字裏行間，蘊是祖國懷思，所謂「隔岸觀」之語義，實有淒然心情在。其時臺灣，霧社事件未久，日本軍閥對全島的思想箝制，正在加緊施行。張氏如此坦率立言，已是忠義可風，肝膽照人了。他沒有半句話提到當時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國」者，此亦春秋筆法。黃

文虎評論張氏云：

其謎鎔經鑄史，非儉腹者所能為。如：

一、不期而會者八百，以討獨夫。　孟子一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二、微子已去，箕子為奴，比干死義，苦諫強逾諸子；文山被囚，疊山出亡，秀夫殉節，芳名遺在崖山。　集四書六句，聯文一對　「臣事君以忠，其三人，斯仁至矣；士見危致命，雖百世，有宋存焉。」（按，以聯文猜出底句亦成聯文，真空前絕後大手筆。）

三、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於城潁。　孟子一　「辟兄離母」。

四、冒頓致書呂太后　孟子二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五、孤得臥龍先生，如魚得水。　孟子一　「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

右謎句，不僅見張氏之博學多才，實隱見其中國詩人的風格與性行，文間皆有諷意。又如魏清德，民國十三年下半年，主稿「臺日報」謎語徵射，有句：

一、數臺灣歷史上，崇高人物為誰？　論語一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二、觀管晏功名，常聯想何國？　論語一　「見賢思齊焉」。

三、敢問鉅鹿之戰，結果如何？　孟子一　「楚人勝」。

四、留侯何故勇退？　論語一　「邦無道則隱」。

五、蜀中之斷頭將軍為誰？　大學一　「其嚴乎」。

六、狄公拜相，是誰登用？　孝經一　「則天之明」。

七、官選評協議員方法，如何始叶與論？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這些謎，給我們攏總的印象，它隱喻着臺灣淪陷後中華民族的心情：悲憤，懷思，期望，奮進！

臺北的燈謎晚會，自唐景崧時起，不曾中斷。現代的，集思謎友社於民國四十八年上元日成立，其初，社友二十九人，軍政商學工各界人士都有：

王祿德、朱正平、來楚庚、林伯芳、袁定華、徐建三、徐劍秋、張聲炎、黃文虎、蔡毓材、劉昭晴、談浩、王素存、高欣伯、余毅、吳朝綸、林耀庚、徐志超、張用寰、孫繼孝、葉克勤、蔡孝敏、羅繼永、葛永家、高揚帯、黎澤霖、蔡德寬、陳振揚、高越天。

王素存氏，於文史、謠俗，向稱博洽，有「燈謎的猜和作」的撰述，積三十餘年的愛好與研究以成書，(民國五十年元月，世界書局版)。前此，還有兩部書的出版，均足以見出臺灣謎學之多有同好。

謎海　程哲民　民國四十六年元月世界書局版

燈謎一千則　安樂堂主　民國四十七年二月臺北大華文化社版

俗曲

壹　本質和源變

劉復、李家瑞編的「中國俗曲總目稿」，劉復序：

我們研究民間文學，從民國六年冬開始徵集歌謠起。……最初所注意的只是歌謠，後來就連俗曲也同樣看重，甚而至於看得更重些。

這話是不錯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國家內憂外患之秋，印行這部十六開本，一千二百七十六面的大書，足可證明。歌謠雖被好些人所見重，却還沒有總集刋印。這有兩點主要原因：

1俗曲多有抄本，或刋本；歌謠乃口耳相傳，少有底本可供採集。

2歌謠研究會本有系統編印的計劃，因戰亂而躭誤。

劉序又說：

歌謠與俗曲的分別，在於有沒有附帶樂曲：不附樂曲的如「張打鐵，李打鐵」，就叫做歌謠；附樂曲的如「五更調」，就叫做俗曲。

這只是大致的分別，標準簡單明瞭。一首歌謠，可以隨便你怎樣唱，或是怎樣說，都可以；而俗曲，

不管它合樂不合樂，唱起來有一定曲調的工尺譜，像孟姜女：

正月裏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別家丈夫團圓敍，奴家丈夫造長城。……

打牙牌：

姐在吓，房中吓，打牙牌，忽聽得門外才郎來，雙手兒把門開，嗳嗳吓，雙手兒把門開。……

十杯酒：

一杯酒兒進房來，手提銀壺把酒篩，叫一聲小郎才，嗳嗳吓，叫一聲小郎才。提壺斟上一杯酒，郎若無事奴家來，我與你解胸懷，嗳嗳吓，我與你解胸懷。……

這裏，舉「十杯酒」的工尺譜爲例：

五六工五六工工五六工上尺工工六五六工六尺工工工尺上四上上工尺工工尺上四合四五六工五六工工

一　杯酒　兒進房…來…　手提銀壺　把酒篩叫一聲小郎才嗳…　嗳吓叫一聲小郎才…　提…　壺斟…　上一

五六工上尺工　工六五六工六尺工工工尺上四上上　工尺工工尺上四合四

杯……酒　郎若無事奴家來我與你解胸懷嗳　嗳吓我與你解胸懷

明代，俗曲最爲流傳。其源起可以上溯到唐代。民國十三年，羅振玉刋佈的「敦煌零拾」，列俚曲三種：「歎五更」，「天下傳孝十二時」，「禪門十二時」。又，劉復輯：「敦煌掇瑣」，（民國十四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刻本），載「五更轉」四篇，都與現代的「五更調」，甚爲近似。像敦煌俚曲的「歎五更」：

一更初，自恨長養枉生軀，耶孃小來不教授，如今爭識文與書。二更深，孝經一卷不曾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嘆始悲吟。三更半，到處被他筆頭算，縱然身達得官職，公事文書爭處斷。四更長，晝夜常如面向牆，男兒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經讀一行。五更曉，作人已來都未了，東西南北被驅使，恰如盲人不見道。

現代流行的俗曲，以「五更調」爲多，一律的，都從一更說到五更。略舉幾種的首句：

五更調——閻瑞生：

一更一點月初升，長三淸倌人，呀呀得噲，芳名叫蓮英……

五更調：

一更一點月正圓，勸人須爲善，咦呀呀得哼！……

五更相思：

一更裏個相思末，啥格勒篤噪呀，啥格勒篤鬧呀？……（錄自「時調大觀」，民國十四年上海中國第一書局石印本）

蔣老五嘆五更：

一更裏來夜黃昏，蔣老五命苦如海深，羅炳生爲買東洋貨死，叫奴奴老五靠啥人？……

杭州五更調：

一更裏一隻末寫字櫃，寫字那個檯上末紙筆硯墨，摩點墨來末抽出一張紙𡃁……

吃食五更相思：

一更裏對郎笑嘻嘻，妹問郎：儂格兩天就擱何方地？……（錄自「時調大全」，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央書店印本）

新五更盼郎——胯胯調：

鼓打一更裏，明月照紗窗，才郎哥約定了，今夜鵲橋架……（民國三十年成都木刻本）

哭五更：

一更鼓兒天，一更鼓兒天，烟花女子眞眞可憐。……（民國三十年成都木刻本）

五更兒：

「中國俗曲總目稿」所錄的「五更調」，也是多爲述情之曲。若：

一更裏伴郎又清清，叫聲丫環剔剔銀燈……（北平、抄本）

五更裡：

一更裏響叮噹，看見了小才郎，走進奴家房……（上海、石印本）

五更調：

一更一點月正亮，漢口漢陽，咦呀呀得而亨，終日打仗，民軍得勝喜洋洋……（上海、石印本）

五更調：

羅錦堂「明清兩代小曲之流變」，一開頭就說：

「小曲」是明代散曲的支流，最初起於北方，後來才漸漸由北而南，風行一時。沈德符顧曲雜言，王驥德曲律，皆謂小曲可繼響國風，當然自有他們的卓見。至馮夢龍譜掛枝兒爲一枝風，則是以小曲與宋詞元曲等量齊觀。因而卓珂月說：「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陳宏緒寒夜錄引）至此小曲的地位，在文學史上乃益加崇高，不僅是「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的下里之歌了。（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大陸雜誌第十卷十一期）

是則俗曲之爲人見重，非僅限於現代。

貳　類別

「中國俗曲總目稿」的標準，除了故事傳說之外，凡屬俗文學講唱的部份，都歸類爲俗曲。劉復序文說：

俗曲的範圍是很廣的：從最簡單的三句五句的小曲起，到長篇整本，連說帶唱的大鼓書，以至於許多人合同扮演的綳綳戲，中間有不少的種類和階級。

所以，李家瑞的「北平俗曲略」，歸納爲五大類：

說書之屬　說唱鼓書，大鼓書，絃子書，竹板書，快書，南詞。

戲劇之屬　嘣嘣戲，傀儡戲，燈影戲，梆子腔，喝喝腔，吹腔，打連廂，灘簧。

雜曲之屬　濟南調，利津調，湖廣調，福建調，馬頭調，靠山調，蕩湖調，邊關調，玉溝調，五更調，西調，窑調，牌子曲，羣曲，岔曲，揚州歌，四川歌，琴腔，十盃酒，十朶花，歎十聲，

大四景，老八板，剪靛花，銀紐絲，紅綉鞋，梳妝臺，對花，蘇武牧羊，西江月，清江引。

雜耍之屬　蓮花落，打花鼓，跑旱船，鋸大缸，西湖景，數來寶，耍猴，雙簧，餤口，道情，倒喇。

徒歌之屬　兒歌，喜歌，秧歌，夯歌，叫賣歌，馬糞蒲歌。（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本）

就我們今天的看法，說書之屬，戲劇之屬與徒歌之屬，是不當作俗曲看待的。

俗曲之認定，有五個要點：

1大部份有着「唱本」依據，且有特定的人來傳唱，非如歌謠之全爲口耳相傳，自然流行。

2歌唱的部份多，講說的部份少。

3雖也可表演，但仍以唱曲爲主。

4曲調和文詞之通俗。

5不僅非爲戲劇，且也非時下的流行歌曲。這裏，李家瑞的意見，就須待商榷了。

蘇武牧羊原是小學校裏的唱歌，因爲小學生差不多都會唱，所以大街小巷常常可以聽見。流行既廣，販夫走卒也都會唱了，就變成了俗曲了。像這樣變成的俗曲，除此之外，還有春之花、木蘭從軍等。（「北平俗曲略」一四〇頁）

照現在情形看，俗曲有十類：

1地方性的曲詞：濟南調、利津調、湖廣調、福建調、玉溝調等。

2全民性的曲調：五更調、四季相思、十杯酒、繡荷包、打牙牌等。

3古舊曲調的套用：剪靛花、銀紐絲、鎖南枝、山坡羊、耍孩兒等。

4故事傳說的大曲：孟姜女、白蛇傳、梁山伯祝英臺、安安送米、目蓮救母等。

5時興的主題：袁世凱禍國、上海碼頭、民國太平歌、東洋車、國恥歌等。

6嘲弄的曲調：笑大脚、怕老婆、王婆罵鷄、雜合麪訴功、顚倒古人名等。

7名詞的連綴：曲名兒、藥名兒、骨牌名、集錦書目、一百花燈名等。

8岔曲：平岔、慢岔、西岔、起字岔、垛字岔等。

9特殊慣用的名色：道情、唱新聞、蓮花落、數來寶等。

10大實話。有如「俗曲總目稿」所錄：

未曾下雨先陰天，要作濶必得有錢。果子是眞棗，肉能解饞，秦椒眞辣，苦是黃連，點燈爲亮，陳醋眞酸。俗言說慢走強似站，最熱就是三伏天。

叁　俗曲的演唱

最普通的，是不拘時地，隨口歌唱。進一步考察，就有好多種情況：

一、算命瞎子夜間唱小曲。

二、盲女以唱曲爲專業。
三、專門唱小曲，走江湖的人。
四、「打花鼓」「跑旱船」的演唱。
五、舞臺戲劇的演唱，像「小放牛」。
六、唱野臺戲的插曲。在河南，特有名色，謂之「大頭吼」，唱者頭戴假面具，詞句粗獷，又諷刺，又閧笑。
七、妓院中的歌唱，像招子庸的「粤謳」，就是這麼來的。
八、鄉間市集的演唱。
九、迎神賽會的演唱。在廣東有些地方，爲了驅邪魔，祈豐年，於鄉村場野掛起神像，打扮一男一女，穿道服，戴假面具，相對歌舞，取悅觀衆，並和以大鑼大鼓的樂聲，這有特別名色，叫「跳嶺頭」。唱和的歌曲，有一定的本子，抒情爲多。

你嬌講話眞温柔，令弟歡喜又心愁；我想私偏來一問，心中又怕你詛咒。
共嬌夜睡同枝床，眼見天崩也當閉；叫你放心來談講，千斤重擔我哥擔。
含悲別離回人村，解件汗衫送哥穿；思嬌無見拿出來，聞着肉氣得心歡。
來便來，貪哥情義無貪財！貪哥錢財使無益，取些話話解心開。
十五月亮無抵燈，親夫無抵夜來郎；親夫講話藥咁苦，來郎講話甜如糖。（「民俗周刊」第七十九期，鄒貞樓：「合浦的跳嶺頭」）

十、賣解，賣草藥，賣糖，賣舊衣者……的歌唱。
十一、工人的夯歌，農民的秧歌。
十二、正月玩燈時節踩高蹺的演唱。
十三、茶樓酒館中的歌唱。
十四、「唱新聞」的歌唱。
十五、「說相聲」的歌唱。
十六、家庭婦女的日常歌唱。
十七、僧道做法事中的演唱。
十八、廣播電臺中的歌唱。

肆　俗曲的蒐錄

劉復、李家瑞的蒐錄俗曲，是空前，也爲絕後。據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劉復在「中國俗曲總目稿」的序文指出，這個蒐錄工作，起於民國十四年，北平孔德學校從車王府購得大批曲本。劉氏再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力量繼續蒐集，加上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和劉氏個人所藏，共六千多種，編成這部總目。編法是，每曲只抄開首二行，以略見其內容。計得：

河北　四千一百〇九種（內北平四千一百〇三種，天津五種，磁州一種）
江蘇　七百一十八種（內上海四百〇八種，蘇州三百〇五種，揚州四種，南京一種）
廣東　五百二十五種（全係廣州）
四川　一百六十五種（全係成都）
福建　一百六十二種（內福州一百五十四種，厦門八種）
山東　一百三十九種（全係濟南）
河南　一百一十六種（內開封一百〇二種，彰德十一種，許昌一種）
雲南　六十六種（全係昆明）
湖北　二十四種（全係漢口）
安徽　十八種（全係蕪湖）
江西　二種（全係南昌）

劉序說：

當初我們打算把這部目錄叫做「中國俗曲總目」，後來覺得我們所見到的，在中國俗曲全體之中，恐怕還是很小的一部份，所以加一「稿」子，以為將來增補或重編的預備。我們多麼希望，可能來增補這個工作。

民國五十年代，學人中，曾蒐錄俗曲的，有齊如山、何容、吳守禮、方師鐸、黃得時、呂訴上、朱介凡。

伍　北方俗曲示例

繡荷包，北方最為流傳，章句很長，形式固定：

初一到十五，十五月兒圓；春風是擺動，楊也楊柳梢。春風是擺動，楊也楊柳梢。
年年是口外，月月不回來；捎書是帶信，要個荷包帶。捎書是帶信，要個荷包帶。
既要荷包帶，就該轉回來；為什麼捎書，又把荷包帶？為什麼捎書，又把荷包帶？
姑娘進繡房，兩眼淚汪汪；手拿上鑰箭，開也開皮箱。手拿上鑰箭，開也開皮箱。
打開金銀包，金線沒一條；打開花線包，花線也完了；叫一個梅香，街也街上跑。
東街跑西街，沒有貨郎來；跑在是南街，有個貨郎來。跑在是南街，有個貨郎來。
貨郎把鼓搖，梅香把手招；招來是招去，招到我門道。招來是招去，招到我門道。
貨郎作一揖，梅香把頭低；我家是姑娘，照也照顧你。我家是姑娘，照也照顧你。
姑娘出繡房，高底響叮噹；銀子平三分，花線六十根；再買上兩包繡也繡花針，再買上兩包繡也繡花針。
一買是絨線，二買花杭線，三買的剪紙，繡也繡荷包。三買的剪紙，繡也繡荷包。
四買一枝花，五買銀指甲，六買的頂針，指也指頭套。六買的頂針，指也指頭套。
七買繡花針，八買擦臉粉，九買的胭脂，打也打嘴唇。九買的胭脂，打也打嘴唇。
十買我奴家，回到繡房罷；不知道荷包上，該繡什麼花？不知道荷包上，該繡什麼花？

一繡鍾離漢，頭戴雙紮巾；手拿上芭蕉扇，也是個仙中人。手拿上芭蕉扇，也是個仙中人。
二繡呂洞賓，頭戴葉兒靑；紅絲的帶子，腰也腰中繫。紅絲的帶子，腰也腰中繫。
三繡鐵李拐，銅鎖鐵鍊的；把一個火葫蘆，背在脊背上。把一個火葫蘆，背在脊背上。
四繡張果老，騎驢過仙橋；他把那橋兒，踏也踏翻了。他把那橋兒，踏也踏翻了。
五繡曹國舅，不願作王侯；一心心終南山，把也把道修。一心心終南山，把也把道修。
六繡藍采和，拍手笑哈哈；啦哩呀啦嗒，成也成正果。啦哩呀啦嗒，成也成正果。
七繡何仙姑，她是女中流；男女是一樣，修也修神仙。男女是一樣，修也修神仙。
八繡韓湘子，手提白花籃；蟠桃是會上，顯也顯手段。蟠桃是會上，顯也顯手段。
上繡楊五郎，出家爲和尙；五臺是山兒，繡在荷包上。五臺是山兒，繡在荷包上。
下繡王寶川，受苦十八年；吳家是坡前，把也把菜挖。吳家是坡前，把也把菜挖。
荷包繡成了，沒有人兒捎；只恐怕汗手，弄也弄髒了。只恐怕汗手，弄也弄髒了。（「民俗周刊」第七十七期，朱揚善：「繡荷包」。據山西河東一帶民間所傳唱者，未讀過書的婦人所述。）

按章句計算，這首曲子共有二十四章。每章末兩句，是前句的重疊。唱起來的情趣，就在這重疊之中，有風光搖曳之趣。重疊句中有兩個特別嵌入的用字，第三句和第五句的第三字：「是」；第四句和第六句的第二字：「也」。有了這兩個字的唱和，乃見本曲的特色與地方語言的腔調。

山西河東的「當皮襖」，是三十章的長歌：

姐兒房中內悲啼，用手兒扯住情郎哥哥衣，坐在牀邊兒哩。唉咳唉咳咦！小奴家相勸你。
咱二人相交二年半，將銀子貼賠了四十七兩七，皮襖兒你當的。唉咳唉咳咦！該無有得罪下你。
你吃的珍酒並美味，小奴家吃的是黑的，你心兒過得去？唉咳唉咳咦！良心兒在那裏？
你穿的綾羅並綢緞，小奴家穿的是布衣，也不過遮寒氣。唉咳唉咳咦！兩件兒家常衣。
從前你走心歡喜，這兩天不來爲甚的？那一個得罪你？唉咳唉咳咦！叫奴家胡想你。
你的心事奴知曉，背地裏有人調唆你，是也不是的？唉咳唉咳咦！因甚麼不言語？
奴勸你少吃過量酒，酒醉了把你性子迷，倒臥在水坑裏。唉咳唉咳咦！滾下了一身泥。
奴勸你少走烟花院，院下裏姐兒無有良心，愛錢不顧人。唉咳唉咳咦！一片兒假情心。
不叫你耍錢你要耍，賭博的輸得淨淨兒的，當賣你身上衣。唉咳唉咳咦！難以回家去。
奴勸你戒洋烟好有幾次，如今哩吃的黑瘦的，只落下一張皮。唉咳唉咳咦！快快兒斷癮去。
情郎哥得病牙牀上，小奴家牀邊侍奉你，整整兒三個月。唉咳唉咳咦！該無有得罪你。
情郎哥病重牙牀睡，小奴家給你請良醫，才給你療病哩。唉咳唉咳咦！快快兒煎藥去。
量江南米來科相棗（註一），八寶米湯煎熬齊，端在牀邊兒哩。唉咳唉咳咦！小奴家替與你。
情哥病好了牙牀起，一心兒會上散心去，缺少兩件衣。唉咳唉咳咦！小奴家着了急。
小奴家與你請個會，會錢兒得了四十七千七，一心兒打扮你。唉咳唉咳咦！又與你買新衣。
黑緞帽子錢四百，紅絲的頭繩二百七，共錢兒六百七，唉咳唉咳咦！蓮子兒四兩七。
藍緞袍子八千五，寶緞子馬褂九千二，共錢兒十七千七。唉咳唉咳咦！不算這小裝衣。
靑緞褲子二千四，紅緞子套褲三千七，共錢兒六千一。唉咳唉咳咦！皆是偏銀的水。

翠玉鐲子三千七，黑絨的裹頭（註二）兩千四，共錢兒六千一。唉咳唉咳咦！手巾兒奴織的。
白銅烟袋烏木桿，火煉（註三）兒本是京城的，烟包兒打子的。唉咳唉咳咦！小奴家親做的。
半茶墨鏡八千五，繡花的鏡盒一千一，腿子紋銀的。唉咳唉咳咦！鬚子五彩的。
小奴家與你打扮起，你隨奴還是走親戚，坐在這上席哩。唉咳唉咳咦！那一個慢待你？
奴爹媽問奴你是誰？奴言道你是奴的拜兄弟，自幼兒玩大的。唉咳唉咳咦！假意兒哄他哩。
他把你讓在客庭坐，你不該隔簾瞧他二姨，心兒裏想怎的？唉咳唉咳咦！算個甚東西！
奴嫂嫂與你端茶去，你不該扣她手搔她的皮，眞乃是了不得。唉咳唉咳咦！心兒想怎的？
奴妹妹與你送烟袋，你不該拉她手問她年歲，心兒想怎的？唉咳唉咳咦！眞乃是了不得！
你家也有姐和妹，別人兒揚戲依不依？將人兒比自己。唉咳唉咳咦！良心兒在那裏？
你賢妻到街上把奴罵，她罵奴是個倒貼的，罵奴捎帶你。唉咳唉咳咦！悔也悔不及。
你賢妻若問你那裏去？你就說茶館裏吃茶去，莫說到這裏。唉咳唉咳咦！假意哄她哩。

註：一、山西、安邑、北相鎮，產棗最多，實大如拳。「相棗」，意謂好棗也。二、裹頭，裝銀錢的口袋。
三、「火煉」，撤火的東西。

（「民俗周刊」第九十期，朱揚善述）

此曲談情敍事，描述細膩，有層次，活潑清新，不全用重沓的套句。見出情婦的恩愛、纏綿與體貼，賢德，熱戀，犧牲自己，義全情郎。

河南南陽俗曲，「男吃醋」：

（滿江紅頭）俏郎君，進門來，緣何把頭低，
不言又不語？莫不是昨夜晚羅幃帳
一言錯出得罪你？到今日後悔不及！
是不是？歪好對奴說半句，
免得奴家胡猜疑；小奴家一十七歲相與你，
你不知奴是一個假伶俐，說出話不知高低。
（剪剪花）非是我進門來生了氣，有一句話兒不好提
要你牢牢記心裏！要你牢牢記心裏！
你不該背着我的面，另外去把情人投，
我問你，你還在賭兒。我問你，你還在賭兒。
（跌落金錢）你說奴有了私情，是你眼見可是你耳聽？
要你細說分明，你不說，咱倆把賬清！
（滿洲）我踢了一頓脚，你活活氣死了我！
你說那話來哄那個？你相與那人可是我親見過！
（剪剪花）既然問奴情人你親見過，你就該把他來撈着，
你不該屈賴我！你不該屈賴我！
（銀扭絲）那一天我打你門前所過，隔窗櫺瞧見你正在裹脚；

白面一書生，在你牙牀坐，
你二人咕咕噥噥說些什麼？你二人咕咕噥噥說些什麼？
我聽你低言叫聲哥哥，他問你身上可曾安樂；
你二人牀沿坐，雙雙把茶喝，
那不是你情郎哥他是那個？那不是你情郎哥他是那個？
（跌落金錢）那本是奴的表哥，遵母命前來看我，
遇奴正在裏脚；表姊妹那裏不許坐？
（洋調）你表哥眞奇怪！拿住你繡鞋胡亂拍；
你十指尖尖把茶遞，眉來眼去看不上來。
（滿洲）氣得佳人泪如梭，尊聲情郎哥，
客到咱家中，無人陪他坐，奴奉杯茶，你說小奴有了錯！
（洋調）你那個客眞會坐，你二人見面怎樣熱合！
旣然問是你表哥到，他問你叫姐姐却是爲何？
（跌落金錢）提起來奴的表兄，他本是應考的童生，
說話最好謙恭，依我看，叫姐姐大禮通。
（洋調）依我看，禮不通，也不知那裏那個學生，
你把的勾引到繡房內，瞞哄我說是你表兄。

（滿洲）氣得佳人金蓮跺，尊一聲情郎哥！
往日無有，今日爲何？爲什麼無故前來找我錯？
（洋調）你看我把你戀，咱二人恩愛刀割斷！
我再來你家跌斷我的腿，你要是想我爛你心肝。
（跌落金錢）你不來那有何妨！奴學個貞節賢良；
曉與地保官長，起詳文與奴立個貞節牌坊。
（洋調）要得與你立牌坊，除非是武則天坐了皇上，
楊貴妃來封玉位，安祿山捧旨到這廂。
把牌坊立在烟花院，上寫着你姐妹們送情郎。
這是你幹的排場事，把你的美名天下揚。
（剪剪花）氣得佳人淚漣漣，你叫小奴無處聲寃！
小奴頭上有青天！小奴頭上有青天！
（洋調）說青天，道青天，提起青天不靈驗。
老天若還罰現你，天打雷擊烟花院。
（滿洲）氣得佳人戰打洒，兩眼淚把把。
十數餘年相與你寃家，到今天光說些絕情話！
（洋調）你不必淚交流，怨我當初無有來由！

我爲你多受我爹娘氣，我爲你好朋友打破了頭。
(銀扭絲) 氣得佳人如醉如迷，耍時間粉臉變成地皮。
照你這樣講，叫奴惱心裏！
氣得我一陣昏來一陣迷，氣得我一陣昏來一陣迷。
(洋調) 一陣昏來自作的，一陣迷來自受的；
你若還得了相思病，現有你表哥與你治病疾。
(銀扭絲) 佳人有語便開言，說與情郎細聽心間。
奴丈夫下世早，整整十幾年，
你一人來來往往到這邊，你一人來來往往到這邊。
(洋調) 到你這邊吓稀罕，來的多了不耐煩！
我爲你當賣我的田和地，我爲你花了許多銀子錢。
(銀扭絲) 少親無故行走不方便，怕的那鄰親話閑言；
奴有個小淘氣，寄拜你跟前，
放心大膽你行走方便，放心大膽你行走方便。
(洋調) 說方便，倒方便，花的俱都是我的銀子錢！
早知你送舊迎新好，咱二人恩愛一筆圈！
(銀扭絲) 吃穿二字奴家全管，春換夾來夏換單，

未到立冬時，奴怕你身上寒，
急忙忙請裁縫把皮襖換，急忙忙請裁縫把皮襖換。
羔子皮襖面是摹本緞，內套一件紡紬衫，
紫毛大馬褂，扣帶繫腰間，
扣布襪子，緞子鞋還是雲子盤，扣布襪子，緞子鞋還是雲子盤。
閑上無事，坐在書館，琵琶三絃任你去玩；
珍酒共美味，端到你跟前，
這樣好，還說奴不賢！這樣好，還說奴不賢！
情郎哥聞聽帶笑開言，說與娘子細聽心間，
方才說那話，故意致你玩，
千不是，萬不是，娘子要包涵，千不是，萬不是，娘子要包涵。
清晨早起去到街前，吃幾杯早酒轉回還，
我的小娘子，聽我把話言，
千萬間莫要記在心間，千萬間莫要記在心間。
(剪剪花) 婦道人家見識淺，幾句好話心就軟，
手打着情郎哥的肩，手打着情郎哥的肩。
誰的是，誰的非，當面講；講在當面吓相干！

情郎哥莫掛在心間，情郎哥莫掛在心間。
手拉手兒入羅帳，我與你解扣脫衣衫，
奴把睡鞋換，奴把睡鞋換。
（滿江紅尾）今夜晚，用心用意陪侍你，殺人也不過頭落地！
恨將起，脫下繡鞋來打你，打你，奴還捨不哩！（「民俗周刊」，張直覺：「南陽民曲」）

這首曲子，疑爲清代文人所作，夾用了民間的別字或代用字，把俗曲的慣用語，當地口語，以及時代性的特徵，糅合運用得毫無痕跡。前幾句，十分引人，用當地口語唱起來，更有情趣。由之，看得小女子的巧辯與其情愛之融人。吵駡語，也好，未有流於輕薄。女性心理的揣摩，甚見細膩。「小奴頭上有靑天」的句子，民國時代，情人相駡，可能是不會有的了；其所以仍然有人唱這首曲，當係民間傳承的勢力。

陸　廣州唱本目錄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風俗物品陳列室，在民國十七年九、十月的「民俗周刊」上，連續發表了所藏書籍器物目錄，首列廣州流行的唱本二百五十二種：

三娘汲水　賽韓湘趙昂九嫂看燈龍頭金鈪金釵記　香寶香囊
孟日紅賣線葵花記　陰陽扇　五色蘭花
沈香太子　大宋高文舉珍珠記　闞倫賣妹
白羅衫　節義傳芳雪梅記　西番碧玉帶
雷峯塔白蛇記　拗碎靈芝記　琥珀姻緣
潛龍太子走國　李荼薇記銀嬌　紫霞杯
連成金玉　蛛絲琴初集　生祭李彥貴
薛剛夜祭鐵坵墳　張四姐（崔文瑞四姐）　柳陸烟容
第十才子金鎖鴦鴛（珊瑚扇）　羅卜挑經救母　雁翎扇墜節義奇緣
梅李爭花　第五才子玉簪記　曠野奇逢
蔡中興洛陽橋　化身太子擒蜍王　劉全進瓜
西番寶蝶　包公審郭槐龍鬚帕記　御結荼蘼
蔡伯喈琵琶記　瑞英屏（桃花送藥）　碧桃仙帕
玉葵寶扇　一捧雪記（梁天來）　紅樓夢
萬宿梁蕭　朝上鶯歌　二度梅
三合明珠方倫　續西番棋子　揸死仔依獻橋老糠記
梁山伯祝英臺　第八才子花箋　觀音出世
早龍公子花燈記　再生緣擇錦　超羣擇錦
八鬧烟公　金葉菊　陳世美三官堂琵琶記

十一才子雁翎媒
後續呼家後代
陰魂雪恨
清閒擇錦
重威試妻
英臺拜月
賢妻諫賭
李龍拆艇
薛仁貴歸家
方倫餞別
怨丈夫老
麗春吹簫
雙陽宮主追夫
孔明掃琴
英臺回鄉
冊文聚出口成文十窮十富歌
椅坐五弄琵琶

西番棋子
金生挑盒
陰魂雪恨（改訂）
趙匡胤算命
蒙正祭灶
囑媳送衣
繡閣鳴言
天奇告狀
貂蟬拜月
秀姬瀨花
賢妻諫嫖
孫夫人投江
薛剛打爛太廟
觀音十勸
盲公打釘
劉全定灌藥
偷盜解心

呼家后代
奪錦標
蘇映雪墜樓
五諫刁妻
皇姨考問
男燒衣祭奠情人
麗花種花
胡生哭別
七曲琴
秀容訴琴
馬廸發夢
吹簫憶友
八仙賀壽
仙姬送子
水蛇容嘆五更
契女拜契媽山
小王和琴

金生解果
倒捲珠簾
劉生嘆五更
潤佬鬧老舉
二十一條件
呆佬拜壽
觀音代銀
丁山射雁
金橋向封
李彩英拜月
四季蓮花
夢蘭憶友
三別徐庶
猪籠浸女
延師診脈
攔江截阿斗
錦秀食齋

金生挑盒
花木思嬌
老鼠告狀
怨夫立妾
蘇娘嘆五更
日夜時辰
朱買臣分妻
七夕讚花
夜送寒衣
狡婦疴鞋
馬廸嘆五更
何文秀
私探營房
三春投水
解攜籃
姑娘離別
木魚解心

山伯訪友
蒙正攞齋
醒世字花歌
怨妻貌醜
柏玉霜自縊
李龍鬧酒
亦朋種花
三聘孔明
蘇娘寫血書
梁李爭第一
碧容祭監
包公訪友
賭仔新發財
山歌拆蔗寮
三氣宣王
鬼馬元什才
杏元投崖

歷朝故事考世系　鳳儀亭訴告　狄靑斬王天化
玉蟬問米　風流佳話　祭奠狄靑
白絲蘭問米　玉簫琴　百花解心
鯉魚古人　寡婦訴寃　雲英問病
王允獻貂蟬　婦女做人難　陳世美五弄琵琶
九調十三腔　化龍祭奠　博古談今花會註解
十勸新娘　執詩求合　關倫賣妹
夜訴離情　迷魂　爛夫娘
貂蟬獻計　王英祭奠　瘋佬自嘆
十九問路　蘇小妹嘆五更　吉祥花
十二奶公　月下彈琴　琵琶挑引
陸姐搜房　古跡無名　七七思夫
新老女記　兌花縷　金生挑盒
王婢看月　子牙賣卦　淸閒耍椋
儀亭戲貂　楊妃托夢　求禮
金不換耍椋　兒童耍椋　循環寶鑑
麻雀大觀　梅良玉思釵　鴉片烟
王婢看月　子牙賣卦
儀亭戲貂　楊妃托夢
金不換耍椋　兒童耍椋　循環寶鑑
麻雀大觀　梅良玉思釵　鴉片烟

李標擇錦　夢仙哢仔　嘆老人
十朋祭江　鶯鶯聽琴　占元耍椋
時興耍椋　字眼耍椋　達生
劉伯溫金櫃錦囊　日邊紅杏　送寒衣
大快活開廳　淸新擇錦　白妃探花
洋烟自嘆快活仙　八妹會兄　蘇秦吵鬧
會天千字文　解元三字經　玉蓮投江
二十四孝圖賞　碧桃錦帕　偷詩稿
西蓬擊賞　夜吊秋喜　石出香蓮記
淸唱擇錦　兄妹訴情　新錦田記
蓮香講天　狀元幼學詩　五色荷花
火株林　姐山歌　十思起
廻龍閣　生祭李彥貴　梅妃報夢
秀瓊起寺　梅妃宮怨　百樣花
善門日用　石女自嘆　笛簫指本

廣州當時所流傳的唱本，也許不止此數；但由此，已可見一般了。目錄中，有包含兩種以上的。

其性質，大都是民族性的民間傳承，有一部份帶着地方鄉土色彩。民間所稱說的「才子書」，是很有趣的看法。其時，爲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嶺南社會生活，城鄉變異皆多，何以少有以這類事相爲主題的唱本呢？是否俗文學感應遲鈍？還是蒐錄未全？

這些唱本，不盡爲俗曲，正與「中國俗曲總目稿」相同。

民國二十年前後，在長江流域，曾聽到許多講述時事的小曲，且有木刻、石印、鉛印的唱本。

柒　臺灣俗曲的特色

方師鐸所藏臺灣唱本，有幾種的封面和封底的廣告文辭，可以看出日據時代人心思漢的情態。如像「千金譜」：

字是隨身寶，財是國家珍。一字值千金，千金難買聖賢心。……

這是本日用雜字書，但又爲勸世文，且夾雜了謠俗事物。目前臺灣各地，還有不斷印行。方氏所藏，是「臺南州嘉義市西門町二丁目四九番地，許嘉榮，昭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的本子，封面與每頁中縫，特別標明「捷發漢書部發行」的字樣。

流行的「城市之夜歌」，其封底，有這樣的廣告：

嘉義西市場內

玉珍漢書部

經售中國各種新舊小說

本部發行新舊歌冊向以彰泉俗語土腔編成白話故重韻以白字居多俾人人得見之能曉一誦而韻聯近來專爲搜集現代最流行歌劇陸續出版先後發行以供各界遊樂中之消遣也

此啓

其他各種書籍及學用房文具紙筆類茶茗

昭和十年七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十年七月廿三日發行

臺南州嘉義市西門町一丁目十七番地
發行人　陳　玉　珍
臺南州嘉義市西門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印刷所　和　源　活　版　所

看來，這「玉珍漢書部」不僅賣唱本，還出售好多祖國的文物。

「僥倖錢失得了歌」，其封底廣告：

嘉義西市場內

玉珍漢書部

最新出版各種歌冊目錄

博覽會全四集　樂極成悲歌　紅蓮寺全七集　自由戀愛新歌　最新病子歌　梁英死某歌　最新手巾歌　萬項事業歌　文明北兵歌　封神歌全三集

百樣菓子上下　一女配三婿　婚姻制度歌　菜瓜花歌上下　日臺會話新歌　蔡端造洛陽橋　最新戒嫖歌　鬧天宮全三集　人心知足上下　談天說地上下

食茶講詩句　人生婦人心　城市之夜歌　啼笑因緣歌　大學皇后歌　社會覺醒歌　三伯英臺賞花　英臺回家想思　三伯探英臺歌　三伯英臺離別

英臺祭靈獻紙　英臺廿四拜歌　三伯回陽結親　三伯和番歌　梁成征番歌　三伯看花燈　新編英臺拜墓　陰司對案歌　死囝歌全四集　人生必讀歌

勸改修身三本　錯了閣再錯　農場相褒上下　會二娘歌上下　姜女祭杞郎歌　新編廿四孝歌　運河奇案　嘉義行進上中　國語白話歌　世間開化歌

敝號發行新歌百餘種另有詳細目錄承索請寄郵費貳錢立即寄奉倘亦同業批發須要寫明另有優待價格此啓

昭和十二年三月四日印刷
昭和十二年三月十日發行

臺南州嘉義市西門町一丁目十七番地
發行人　陳　玉　珍
臺南州嘉義市元町六丁目二一番地
印刷所　協　成　活　版　所

按這三種唱本書的年代，正當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件的六七年裏，日本在臺灣，極力推行日語。洪炎秋「十年來的臺灣國語運動」指出：

日本……對於日語的提倡，更是無微不至；如果有全家日常都肯用日語談話的住戶，就給以「國語家庭」的稱呼，可以享受特別優厚的配給，同時還有其他物質上和精神上種種的優遇。臺灣人民五十年來，處在這種威迫利誘的狀態之下，而且所有的書籍、雜誌、報紙，全用日文，大小機關，全說日語，於是乎勢不得不放棄固有的祖國的語文，轉而普遍採用日本的語文了。（民國四十四年十月，臺灣新生報發行「臺灣十年」二五六頁）

這樣看來，日據時代文化壓力下，臺灣唱本倒是沒有屈伏的，光榮的稱「漢書」，坦然的標「中國」！不忘故土，特以泉漳俗語土腔號招；其發售的書本，皆是祖國的小說、戲曲、故事、傳說，只夾了一本「日臺會話新歌」。

臺灣俗曲多為哭調，豈非這五十年淪陷的歷史背景，有以致之。呂訴上「臺灣歌仔戲史」所錄之「大哭調」，如聞其聲：

看哥魂魂啊，淚哀哀！聽哥喪信我緊來，唉唷兮！分開一人啊，所在。都是馬俊咧太不該，都是馬俊太不該，心肝我君啊！（見所著「臺灣電影戲劇史」，民國五十年九月，銀華出版部版。）

按說，孟姜女哭長城，嘆五更，十月懷胎，血盆經，祭塔，都是極悲感的曲子，南北各地却少有用哭調來唱。

呂訴上藏有兩冊可貴的唱本，都名「歡迎祖國」，民國三十四年十月發行。作者是住在「臺北市龍山寺町二丁目三七番地」的汪思明。一本註明「臺北廣播電臺選定放送歌」，第二集則有「臺灣廣播電臺推選」的字樣。略加摘錄如下，字句均從原書。

大家愛聽着恰倚，上好着是即本歌。歡喜戰爭事來息，見着祖國大中華，戰爭八月十五止，見着清天白日旗。諸位無事上恭喜，永遠得着太平時。臺灣全島通振動，各位庄街有頭人，叫人着來聽放送，第一歡喜是即邦。臺灣愛着還中國，一時太平好安樂，同胞兄弟真大福，做人亦有好面目。臺灣卜還中國管，祖國光復咱臺灣。……歡迎中國咱政府，同心協力萬民扶，莫怪咱思都能有，祖國能固咱身軀。臺灣百姓上歡喜，天地改換做一時，天公都亦從人意，臺灣光復到時期。臺灣百姓上福氣，看着祖國的國旗，今日是咱的日子，各戶門口插一枝。……上等歡喜即歡喜，歡迎祖國的日期，臺灣百姓上熱意，手舉青天白日旗。臺灣百姓上大福，即回歡迎有面目，五十年前離祖國，能得今日通光復，今日見着祖國面，做人即羅上封神。能得祖國來做陣，見着祖國加倍親，天下的人通知影，臺灣光復上好名。……看着太平的光景，亦有弄獅共弄龍，打鑼打鼓迎得勝，臺灣光復今太平。臺灣祖國討倒返，點燈掛彩滿天光，全街放炮通烟央，點燭點到滿廳堂。老人對天拜擱拜，祖國光復咱全臺，祖國對咱真固愛，跪地拜天合應該。……祖國今日大得勝，臺灣無上大光榮，愛民知子人欽敬，祖國永遠大振興。臺灣光復即平靜，是咱祖國的才

情，着眞感謝伊重慶，受伊福蔭明明明。祖國爲咱臺灣人，費了眞多的苦工，卽曆恩情是眞重，費用心神五十冬。……通知列位同胞恁，思着祖國用心神，救咱同胞卽大陣，奴才做了今出身。賢人做事眞賢忍，五十年來到只今，咱受祖國來致蔭，大家正經共和心。着知時勢上要緊，咱是祖國的子民，做事着愛恰謹愼，不通背義做不人。烈位同胞衆朋友，臺灣祖國來接收，事事不知緊研究，惡逆無作免憂愁。着愛守己恰安分，惡俗撲滅無禍根，三民主義爲根本，以報祖國的大恩。三民主義大尊重，做人不通恩奸雄，恁看作惡是何用？此時失敗無可傷。三民主義是眞好，不識的人着愛學，知影的人着相報，教人大大有功勞。做人心肝恰四正，士農工商着正經，善良的錢趁來用，人愛棄暗來投明。青天白日好佳起，惡魔不敢來相欺，祖國三民的主義，卽能救咱出頭時。今咱不免做奴隷，祖國救咱免擧架，到只一本恰失禮，後本通知恁大家。

第二集，述鄭成功開化臺灣的歷史，再到臺灣受日本侵佔，五十年的黑暗悽慘。以下，還有第三集。祖國如此受讚頌，俗文學中，實在並不多見。尤其是這樣把祖國讚頌到人格化。按推想，海外華僑的俗文學，也應多有這類作品。今日悲慘大陸，更必如是。

捌　廣播電台的「說說唱唱」

俗曲的歌唱，出諸說相聲的方式，二人對口逗趣，廣播電臺是最好傳播的工具。以臺灣復興廣播電臺的「說說唱唱」爲例。主持人徐世傑，把這節目編了書，內容包括：

說康樂，戰鬪女青年，說諺語，說「轍口兒」，說比較，說成語，說四大，對對聯，破謎兒，談吃，說「子」字兒，談美。

錄其說「轍口兒」的一段：

諸位落座別着急，聽我把共匪的人民公社提上一提。人民公社，破壞澈底，所有的家庭消滅無遺。入公社，當奴隷，奴隷還要軍事管理，古今中外史無前例。入公社，講集體，吃飯要到食堂裏去，沒有桌子也沒有座椅，張三李四蹲滿了地，一盤子鹹菜大家圍，紅薯稀飯冰冷的。要睡覺，一塊擠，人多炕小出不來氣，破被窩，少棉絮，蓋不着他，也蓋不着你，誰管他頭齊脚不齊？要烤火到廟裏去，幾根濕柴中間堆，三層四層的往上圍，黑烟四處冒，好像在燻鷄，三天收一次費，價錢有高低，裏圈兒的三毛三，外圈兒的一毛一。吃喝拉撒在一起，種田做工一塊兒去，昨天到張莊兒，今天到李集，明天還不知到那裏？四處漂流無家可歸，死在那兒臭塊地。祖產的房子充了公，充出去最後的三畝地，祠堂封了屯軍火，祖墳平了種玉米。老爹老娘送寒窰，工廠裏邊兒拉去婦女，小兒小女無靠無依，由那殘廢的匪幹來管理。你說可悲不可悲？這樣的事兒還不算稀奇，還要進一步的來公妻，可憐良善的婦女，今天跟老王，明天跟老李，生下的孩子算誰的？姓張姓王還是姓李，從此以後失了綱常，沒有倫理，父不認子，夫不認妻，分不出姊妹和兄弟，這與禽獸有何異！共匪還在那兒一個勁兒的吹，他們說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毛匪雖然下了臺，還有匪酋來登基，以後更要變本加厲，他們的暴政是一貫的！望諸君，齊奮起，有錢的出錢

有力出力，消滅共匪，打垮俄帝，救我們同胞出水火，救我們同胞出地獄，出地獄！（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復興廣播電臺節目叢書「說說唱唱」）

說書

壹　從柳敬亭說起

唐代俗講和宋代話本，都與今天的說書有其淵源。於此，且從柳敬亭說起。

陳汝衡「說書小史」云：

> 柳敬亭爲江蘇泰縣人。說書本非所習，初則耳剽模仿，已傾市人；繼經儒者指導，技乃益進。苦心練習，固不僅天資卓越而已。初走盱眙，嗣遊金陵，再往揚州、杭州、蘇州，寓蘇州最久。赴金陵，名重公卿，往來院曲，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左良玉駐皖城，招柳至軍中，往武昌，出入兵間。左亡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此期間，曾北上京津。終還金陵，復來蘇州，困頓而死。柳不特擅長說書，且豪情俠氣，爲人排難解紛，擘劃周詳，有古英雄名士氣；雖不知書，然能授人機宜，使據其意爲文檄，故又爲極佳之幕客。柳自甘貧困，不肯服官。晚年技藝更精，年八十餘猶事說書。

陳氏還指出：

> 今日業說書者奉之爲祖師，屆其生日（陰曆三月初三），設靈位，羣集致敬禮焉。

柳敬亭在軍中說書，當滿清入關之後，遊戲三昧，實寓警惕國變之至意，乃能動人心魄，發人深思。論者皆謂其爲憂傷家國的志士，隱於說書的江湖人物。錢牧齋「左寧南畫像歌爲柳敬亭作」，述左良玉聽其說書，感動興起：

……夜營不諠角聲止，高座張燈拂筵几；吹脣芒角生燭花，掉舌波瀾沸江水。寧南聞之鬚蝟張，傾飛櫪馬俱騰驤；誓剜心肝奉天子，拼灑毫毛布戰場。

或謂其本姓曹，周鄧山「容春酒堂文集」說：

敬亭曹氏，泰州人。少飄鷙不法，亡命如皋，追捕已及，隱柳林獲免，遂指爲姓。

不僅軍中將士，糾糾武夫喜其講古論今，而激勵奮發；文人學士亦喜其胸懷磊蕩，多與交遊，聽其說書證道。王猷定「聽柳敬亭說史」詩：

英雄頭肯向人低，長把山河當滑稽，一曲景陽岡上事，門前流水夕陽西。

又，顧開雍「柳生歌」小序：

柳生所至，輒傾諸豪，是時南中士大夫避寇卜居者，多睠柳生，與之遊。……爲僕發故小吏宋江軼記一則，縱橫撼動，聲搖屋瓦，俯仰離合，皆出己意，使聽者悲泣喜笑。

柳敬亭說書之有此成就，實由於明清之季的時代背景，漢民族深感社稷淪落，人多故國之思，時起歷史興感。而明季人士，休閒生活，喜聽說書的風氣，尤其兵將豪強，酷愛此道，從其領受教育，知人之所以爲人，更是形成了一種傳統。陳康祺「郎潛紀聞」：

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許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郢書之效矣。

劉鑾「五石瓠」：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擊皆效。

今之說演義小說者，稱說書，賤人所爲，如左寧南門下柳敬亭是也。不知宋、金、元皆有崇政殿說書之官，其職有類經筵講官，而秩稍卑，程伊川、楊龜山、游酢皆爲此官。

據「說書小史」考證，則唐宋以迄明清，不僅朝堂有說書之官，文士充之；也羅致江湖藝人，供奉內廷。有如袁枚「隨園隨筆」所言：

歷史源流蕩蕩，民國初年，軍閥割據，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始成一統。二十年，有「九一八」之變，華北軍事政治，在日寇、漢奸、共匪與地方腐惡勢力明攻暗襲之下，岌岌可危！「國軍政工史稿」，述及二十二年春，華北宣傳總隊至北平，分派於東北軍、西北軍及部份中央軍工作。東北軍、西北軍，對此類政工人員，疑慮頗多，無不懷「敬鬼神而遠之」的心理。華北宣傳總隊人員，爲求打開環境，乃採用了柳敬亭說書的方式：

有以講學教讀，傳授知識，先在部隊高級官佐中取得師傅地位，因而打開環境，獲得尊重

者。如鄭翔之在二十九軍三十七師，應師長馮治安之請，每週對全師處長團長以上官佐，作兩晚讀書座談，從開列自修書目，解釋各種名詞，乃至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水滸聊齋，無所不談。對中外名將民族英雄故事，講述尤多，吉星文即其時學生之一，其後在蘆溝橋放出第一槍，與此一段講學，不無影響。鄭翔安徽潁上人，入政訓班前，畢業於中央大學政治系，對近代各國政治外交史，甚爲熟悉，每講一時事問題，將中外史實，旁徵博引，如數家珍，故全師官佐稱爲「老師」而不名，且口材甚健，三十七師參謀長張樾亭氏謂其「能將死人吹活」。（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國防部總政治部版，第三編第十六章）

有如柳敬亭或鄭翔的說書，在民國以來軍營，無時無地無之。歷史人物英雄豪傑的德行，總是最與軍人忠勇衛國的心性相通。抗戰八年中，陸軍大學設於長安韋曲之分校，總教官駱某，講授戰史，即常參以說書方式，學者多爲調自前線之現役將校，課堂感悟之情，每以尤勝於兵學大家蔣方震之淵博風采。無他，由於說書的演化，把歷史說活了。

貳　大書、小書

「說書小史」云：

說書大別爲兩派：一曰評話，一曰彈詞。……評話一語，在今日則意義業已確定，即此種說書人全用道白，不需弦索，不事吟唱，桌上祇放醒木一塊，或紙扇一把而已。與之對待者爲彈詞，其故事以彈唱式演出之，佐以三弦及琵琶等樂器，有時理弦吟唱，有時歇指道白，或一人，或二人皆可。又自說書內容別之，評話所述者，多屬英雄義士之行事，以及歷史上興廢戰爭之類，故亦稱開講。彈詞所演者，不外才子佳人之艷遇，春花秋月之心情，其必藉音樂以傳神，理有固然矣。今並有稱評話爲大書，彈詞爲說小書者。

小書：珍珠塔，三笑姻緣，倭袍傳，白蛇傳，玉蜻蜓，描金鳳，雙珠鳳，落金扇，雙珠球，玉夔龍，文武香珠，繡香囊，雙金錠等。

大書：三國，水滸，英烈傳，岳傳，金槍傳，金臺傳，東西漢，隋唐，綠牡丹，五義圖，西遊記，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封神榜等。

小書、大書，歷來有此分辨。宋、金盈之「醉翁談錄」，詩云：

春濃花艷佳人膽，月黑風寒壯士心；講論只憑三寸舌，秤評天下淺和深。

陳汝衡氏把「彈詞」與「評話」對待，通稱爲說書，是由於小書、大書的民俗看法而然；我們把彈詞與鼓詞對待，則由於這都是講唱文學，地域上南北所好而然。至「評話」、「說書」二者，我們只看作是一事之異稱；也有人，認爲其間程度有別，錢公來「東北風土憶舊」：

倘以說書一門，列在詩經內，其體裁，則爲興而比也。說書的人，有目不識丁的村夫俗子，而胸中雪亮，能說三國，能演聊齋。

評話又名摔評，因其上臺時，先用驚堂木，擊打幾下，以引起聽衆注意也。評話，有似說書

之道白，于文爲夾敍夾議，示不呆板，等于背書。例之詩經，則爲賦體，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敷陳兩字，在評話掌故，中間或前後，多加花點，故譬之敷陳。講評書的人，較說書的程度爲高，或落第舉子，或退伍軍人，富閱歷，多經驗。（所著「東北史話」，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中央文物供應社版）

叁　說書藝術

明、張岱「陶庵夢憶」：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疤𤻸，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劃，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哮夬。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甕甕有聲。閒中着色，輕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呫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甆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齰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形情正等。

「說書小史」論說書之藝術云：

說書家狀物表情，須顧五到：心到，目到，口到，手到，足到；欲求驚人，須擅八技：吼叫，爆頭，鷄鳴，犬吠，牛喊，馬嘶，狀哭，狀笑。蘇州光裕社，昔有黃永年說石秀殺猪時，能於瞬間發爲七種不同之猪叫聲，若拖捉時聲，搏梨時聲，按納時聲，屠砧時聲，刀入頸中時聲，抽刀流血時聲，及斷氣微斷時聲。爆頭者，長聲之喊叫，初極宏大，繼轉尖銳，終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排山倒海，勢不可當焉。名家說張飛「三闖轅門」，起一聲爆頭，「老張來了。」四字從丹田中提出，聲音嘹喨中，字義極清晰，且發音愈後愈高，於高叫之中，又隱有脚步聲，馳驟聲。

局鄮山「容春酒堂文集」的考證說，柳敬亭的技藝，傳自雲間、莫後光。莫氏所教敬亭者：

口技雖小道，在坐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坐有貴要，忘身在今日，忘己何姓名。於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

周文又指證這藝術化境，說：

癸巳（一六五三）値敬亭於虞山，聽其說數日，見漢壯繆，見唐李郭，見宋鄂蘄二王。劍戟刀槊，鉦鼓起伏，髑髏糢糊，跳擲繞座，四壁陰風旋不已。予髮肅然指，幾欲下拜，不見敬亭。

陸君才序張天玉輯「山東鐵板快書」：

昔柳敬亭說書，以養氣，定詞，審音，辨物爲揣摩。（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空軍廣播電臺刊本）

這才能說龍是龍，說虎是虎，自柳敬亭以來，直到現代；而且直到此後的說書藝術：

不論如何傳授，說書人有一共同信條：「敬的是忠孝節義，罵的是奸惡邪淫！」每次說到此處，例須加幾句按語，警惕聽衆，也就是鑒古知今，醒世良言的意思了。（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九日，臺北徵信新聞報副刊載，涵靑「閒話說書」）

王素存「南京講書」：

學講書，師所授者，並非講書的秘本，而是一本「盔甲賦」，一冊「臉譜」。盔甲賦專講服飾兵器之類。說薛仁貴頭冠白盔，身穿白甲，坐下一匹白馬，手持方天化戟等，速如聯珠，屢說不錯。無他，一種人的服飾兵器，有一種定型，祇須熟記，自可衝口而出。臉譜是談七情如何在臉上表達，身段如何配合身份，白打及兵器的招式。這須習作，務使已與書中人化，然後講演起來方能使聽衆如對古人。（民國四十六年六月三日中央日報副刊）

民國三十七年春，空軍南京大較場基地，請高元鈞說武松打虎。高氏，河南歸德人，體格魁梧，山東大漢的外形；長袍大褂，舉止豪邁，語言樸素，性行可親。鐵板快書的說法，一連三次，每次一口氣說畢，近兩小時工夫。總是先講三個笑話，然後正式說書。其妙處，武松打虎在水滸傳本書，不過小小一段，三四千字；高元鈞口裏說來，話頭快如聯珠，其較原書增加的字句，不下十倍，繪形繪影的描摹，並不覺語言嚕嗦，畫蛇添足，只感其述事說理，體貼深微，引人入勝。尤難者，說「武松打虎」一連三次，大體不離原書結構，而說法每次不同，使聽者總有清新暢快，豪爽壯實之感。大陸淪陷，高氏留滯未出，強受共匪政治任務的折磨，他難以自由運思，獨立創意的發揮說書藝術。

民國初年，北平有兩位名說書家，都屬旗人。老雲裏飛，在西安市場專說「西遊記」，每說書，必賣藥糖。雙厚平，說「水滸」和「聊齋」，其描寫的細膩與誇張，有下面一個傳說。他說西門慶初見潘金蓮，進屋子掀門帘，說了半個月之久，才說到掀門帘，在描述之中，他插入了很多笑話。

肆　說魯達與武松

由於本書篇幅所限，難以多舉說書的底本或書場講說實例的紀錄；但民國以來的說書，這山東快書說「魯達除霸」，揚州評話講「武松打虎」的兩段例證，實在捨不得割棄；以下引錄，雖然僅撮其要。

水滸傳第三回，關乎「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的一段，敍述他在渭州初逢史進，邀同李忠上酒樓暢飲：

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丢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買來。」魯達道：「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得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吃酒？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吃酒。這個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吃酒，

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

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但見：鬅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嬝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那婦人拭着眼淚，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鎭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厲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萬有文庫本，「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這七百多字的散文，在山東快書「魯達除霸」的講說裏，敷衍爲一千六百餘字：

他三人談槍論棒正高興，就聽見隔壁女子哭啼啼。魯達聞聽很納悶：「嗯！這酒店裏哪兒來的大閨女？不用人說我知道，掌櫃的一定不是好東西！欺壓良善不講理，爲非做歹將人欺。」越想心裏越煩躁，越聽哭聲越起急。照着桌子猛一拍：（白）「跑堂的！」這一喊就像晴天打霹靂，桌子上嘩啦啦一陣碟子響。跑堂的急忙走進單間裏：「三位爺！要啥東西請吩咐，何必這樣發脾氣？」魯達說：「洒家在此來飲酒，爲何叫人哭啼啼？難道說洒家喝酒不給錢，你是成心來攪局！」（白）跑堂的說：「那可不敢！您是櫃上照顧主，誰敢招惹您生氣。方纔隔壁有人哭，那是兩個唱曲兒的。他們不知您在此，要知道決計不敢哭啼啼。唷！這件事情也怨我，早該把他們攆出去（白）「您喝酒吧，我這就叫他們走。」「不！趕快把他們叫了來，洒家我要問仔細。」（白）「是！」跑堂的急忙轉身朝外走，不多時，領進來一個老頭兒一個大閨女。老頭兒約有五十歲，姑娘也就十六七。見姑娘，腰繫着六幅紅羅裙，身穿着素白衣衫是舊的。在頭上插着一根簪兒是青玉，烏黑的頭髮鬢角齊。臉上沒擦胭脂粉，模樣兒長的很秀氣。手拿串板在桌前站，眼淚汪汪將頭低。魯達沉思心暗想：「這人不像唱曲兒的，看光景好像被那日月擠，要不然就是背後有人逼。看她雙眉緊皺眼含淚，就好像心懷仇恨有寃屈。不是在家受了氣，就是在外有人欺。她若沒有寃枉事，決不會面帶愁容慘悽悽。人不傷心不落淚，傷心落淚必然有委屈。」魯達想罷把姑娘問：「大姑娘，爲甚麼難過哭啼啼？」姑娘低頭偷眼看，見魯達，搭啦着一張紫臉皮。擰着眉，瞪着眼，二眸子灼灼放光有神氣。厚嘴唇，大嘴岔，大耳相襯獅子鼻。壓耳毫毛好似兩支

大抓筆，扎撒着一部短髫髮。頭戴着芝蔴羅的萬字巾，當中鑲着一塊玉。上穿着一領紵絲綠戰袍，下邊相襯紅中衣。腰中繫雙股絲滌是鴉青色，足下穿乾黃皂靴是鷹爪皮。手扶着八仙桌子側身坐，要站起來身高足有八尺餘。不怒自威一團英雄氣，乍一看眞是叫人怪怕的。姑娘想：「如若跟他訴訴苦，說不定他能替我報寃屈。」又一想：「我與他素不相識無來往，怎能隨便跟他提。要是好人還罷了，要是壞人可了不的。」左思右想沒主意，又是難過又是急。魯老總一看姑娘不說話，還站在那裏直怔怩：「大姑娘，別啼哭來別害怕，有啥委屈只管提。如若有人欺侮你，洒家替你報寃屈。（白）你姓甚麼？叫甚麼？爲甚麼來到這裏？」大姑娘未曾說話心難過，淚水含在眼圈兒裏：「我家住直隸大名府，城北八里金家集。我爹名叫金好善，我媽的娘家本姓于。我的名字叫翠蓮，沒有姐妹和兄弟。只因家鄉遭荒旱，莊稼不收沒吃的。別人家又賣騾馬又賣地，有的賣了親閨女。我爹不忍將我賣，帶着我來到渭州投親戚。到此地投親又不遇，一家三口好着急。正在着急沒法辦，我娘死在店房裏。店掌櫃拿來銀子整十兩，他說這錢是他轉借的。放賬的名叫鄭老虎，他就是賣肉的屠戶鎮關西。這筆錢借給我們將三日，掌櫃的就來把賬逼。他勸我爹將我賣，叫我嫁給鎮關西。我爹說：寧可父女同餓死，也捨不得賣了自已親閨女。」（白）「對！」「他一聽我爹不願意，跟着又來把賬逼。逼得我爹無路走，一狠心把我送到火坑裏。三頭對面寫好賣身契，契紙是眞錢是虛。契紙上明明寫着三千貫，沒給錢白白把我領了去。」（白）「那不會告他嗎？」「我爹去到衙門將他告，狗霸道勾結官府把人欺。當堂打了我爹二十板，反說我爹訛詐鎮關西。」（白）「啊！後來又怎麼啦？」「鄭老虎將我帶到他家去，他娘子拿我就當一匹驢。打過來，罵過去，時常將我吊在驢棚裏。皮鞭子蘸水將我打，打得我皮開肉綻鮮血滴。那一天，霸道他將我爹找，叫我爹拿三千貫錢贖閨女。我的爹不敢與他去分辯，只好忍受這委屈。鄭老虎把我交與店掌櫃，叫我們零碎還錢別悞期。幸虧我幼小學會幾段曲，因此上來到酒樓捨臉皮。這兩天酒樓客人很稀少，狗霸道一個勁的把賬逼。今天來到酒樓上，越想這事越委屈。身有寃屈無處訴，因此難過把淚滴。不想衝撞三位客，望大爺高抬貴手饒恕我父女。」

這種快書，自爲文人所作，經過了說書藝人長年長月的琢磨，且有意無意的接受了聽衆的意見，才現得這樣：

1大體不離原著，而講說得簡潔快暢。

2從閱讀的書本，變爲講唱文學，結構上小有安排。

3七言句子爲主，活潑、自然，長短變易，不受拘束。

4全篇字句，一氣呵成。

5多用現時口語，聽唱起來，有親切感。

6把魯達剛性漢子，厚重心腸，嫉惡如仇，寫得活現。他逢事一再多尋思，且文靜有禮，這就不莽撞了。

7金翠蓮向魯達訴苦的心理描寫，比水滸傳原書的「那婦人便道」，要合情理些。女孩子內心

苦情，那有一問卽答的？

8不稱翠蓮為婦人，是比原書高明處。——原書之稱為婦人，也並無不當，她已非女兒身，況年齡在十八九哩。

揚州評話，最流行的地域，以南京、上海為中心，及於浙江和蘇北。以講三國、水滸、岳傳、西漢、西遊、隋唐等書為多。王少堂的水滸，最為傑出。

王少堂，清末出生，是說「揚州評話」的代表人物。他得之其父王玉堂傳授，王玉堂受業于張慧堂，張氏則接受清代中葉著名揚州評話家鄧光斗的衣鉢。

王少堂說「水滸」，有「武十回」(武松)，「宋十回」(宋江)，「盧十回」(盧俊義)，「石十回」(石秀)。這四個十回，全部紀錄下來，有五六百萬字的篇幅，每天每天的講說，要說八九個月工夫。錄其「武松打虎」一小節：

他正睡得舒服，有件東西出來了。什麼東西？吃人無饜的老虎！老虎住在那塊？住在崗南頭沒人到的山凹子裏，那裏有間把房子這麼大的一個穴洞，洞口一轉枯草圍住，擘障已經出洞了，前爪撐着，後脚盤着，虎頭昂着，望着天空這輪明月，嗎啊——一聲虎嘯，嘩！同時就是一陣狂風，只聽野樹亂吼。先前也沒有狂風，何以這一刻有了狂風的啊？有人說：「雲從龍，風從虎」，這句話我看也不見得，大約老虎看見來了狂風，它就喊了，它就借風的威力，以助它的這一種威氣。所以每每的人聽見虎喊，就有了風啦！一聲虎嘯之後，前爪一懸，後足一蹬，嘟兒，嘟兒，躥到數丈之外平整地方落下。叭噠、叭噠，一搖二擺，直接走起官步來了。它慢慢踱到崗西路道旁廂一坐，坐白大吃了。(註)

它肚裏餓了嗎？嗯！已經好幾天沒吃了。它吃什麼東西啊？它所吃的東西最好是人，人是上肴。除人以外，就吃飛禽走獸。打陽穀縣這張告示貼起來，來往行人限定每日巳、午、未三個時辰結隊過崗，多帶木棒，老虎看見人一多，個個手上有利器，就不敢出來了。這幾天沒得人吃，何妨就吃飛禽走獸呢？飛禽走獸現在也沒得吃了。什麼道理？被它吃完了。莫忙！這個飛禽在天上飛，它想吃如何夠得着呢？大約它也會飛吧？不是的，它若再有翅膀能飛，那就糟了：虎生雙翼，就格外厲害了。它居心要吃飛禽，就朝曠野的地方一坐，頭一昂，望着天空。沒得雀鳥從此經過便罷，如有雀鳥從此經過，它望着天空一聲喊，「嗎啊——」這股氣就鑽到天空，雀子飛得興興的，渾到老虎的氣味，周身就軟了，兩個大翅不能扇動，一軟，就由上頭掉下來。扑噠！這麼高掉下來，雖不死也差不多了。老虎不慌不忙，慢慢踱到面前，一口氣，噠——！吸到了嘴，嘴一抿，毛衣退出來，皮肉就下了它的肚子。嗯！就是一個雀子，也不能夠當個早茶吃了玩玩。還有兎子這個東西，小雖小，跑起來却快得很哩。它如看見老虎，一溜烟就跑到自己的洞窟裏頭去了。兎子的洞窟沒多大，多恭維些，也沒得個拳頭大。它鑽進去，老虎就沒得個法子辦它了。老虎拱不進去，只好就望着它。這麼說，老虎就吃不到兎子了嗎？照吃！那曉得兎子在前頭跑，它也不要追兎子，只朝下一跪，不怕離兎子一百步、二百步，它只要一聲喊：「嗎啊——」這一

股氣冲了去。兎子彈到老虎這一股氣味就不得動了，團在草窩裏就直抖了，噠、噠、噠、噠，這一抖抖軟了，就不能走了。老虎不慌不忙，漸來漸近，不怕離着二三尺遠，一口氣一吸，噠！到了嘴。到了嘴，嘴一抿，完全就下肚了，直接當了中飯。再說猴子就更聰明了。猴子天然能爬高，看見老虎來，朝那個高樹頂上一爬，後脚朝樹椏巴裏一插，前爪把樹枝子一抱，兩個猴眼睛眨呀眨的望着老虎。心眼裏有話：老兄你雖狠，你不能爬高，你能奈我何？老虎更妙，離這棵樹還有三四丈遠，朝下一坐，頭一昂，就望着猴子喊了：「嗎啊——」老虎再一聲喊，噠、噠、噠、噠，猴子更抖個不住。不要多喊，十聲八聲一喊，猴子頭抖暈了，眼睛抖花了，前爪後脚抓不住，腿一軟，扑噠，掉下地來，這一跌雖不死也差不多了。老虎不怕離丈把遠，一口氣一吸，噠！到了嘴了，到嘴就到肚，直接當下午了。到了晚上，到澗河裏去飲水，嘴左邊水進去，右邊水出來，魚蝦一個漏不掉。這就當晚飯了。一天四餐，飛禽、走獸、魚蝦，被它吃得乾乾淨淨。現在呢，連個過天星都沒得。只要老虎朝這塊一蹲，本方的飛禽走獸全奔散出去。別的地方的也不敢來了。老虎現在整整三四天沒得吃了。

（註：坐白大—白大，指不付出任何代價而得的東西；吃白大，卽吃白食意。）

以上描述老虎的饑餓生活，揣摩它以強食弱的情形，說來入情入理，是「水滸傳」原書所沒有的，顯現了講唱文學的特色。以下，描述老虎已經跟武松打過照面之後的人虎搏鬪：

原來老虎見人有三威。三威怎講？就是三椿狠處。第一威是一聲虎嘯。你這人如沒有英雄骨，沒得英雄膽，彈到它嘯出的這股氣味，就骨軟筋酥，不得動了，只好聽它擺布。第二威是虎爪子，它這個爪子，對着你這人左右肩頭就撲。撲着了，就骨斷筋崩。第三威是虎尾，如鋼鞭相似，掃到你這個人的腰，腰斷，掃到你這個人的腿，腿斷。你這人跟它見了面，能把它三威讓掉，就可以保命了。這三威兇得狠吶。要讓過去眞不容易哩！老虎剛才一聲虎嘯嘯過了，見來人若無其事，曉得來人很厲害。武二爺漸來漸近，離老虎還有三四丈遠，立定身軀，兩眼就望着這孽障，觀察它的來意。看它怎麼來，就怎麼樣的偏讓，遇空就能進攻。老虎看見人是不會有躭擱的，頭一威就沒驚得倒對方，第二威就跟着來了。這個畜牲前爪子一拎，後足一蹬，「嗎啊——」嘟——兒，嘟——兒，躥上來剛够得着，兩個虎爪子認定武松左右肩頭就撲。英雄看見它來得臨近，猛然間身子朝左邊一閃，「好！」他一聲喊，人朝左邊一閃，老虎就撲空了，撲在英雄右邊，兩個前爪落地了。武二爺看見老虎伏在右邊，右手這根哨棒，就舉起來」，對着老虎頭腦骨朝下打。老虎來得也快，頭一縮，哨棒打空了，老虎嘴迎上去一口咬住，嘎喳一聲，把這根哨棒咬成三段：頭上這一段落地了，中間一小段咬在口中，武松手裏頭這一段，只剩三分之一。武松好焦躁，人硬貨不硬，手一鬆，將短哨棒棄于地下。老虎哩，將嘴中咬着的哨棒吐出，兩個前爪一撐，虎頭隨卽偏向右邊，就要來咬武松。武二爺來得手快，左脚朝右邊一揮，左手就認定老虎頸項五花皮上就來抓了。「孽障，別走！」居心一把抓住它，就好擺布它了。那曉得左手的手指頭還沒有抓到毛尖子哩，老虎機靈，曉得來人抓得來了，周身毛片朝起一緊，「嗎啊——」一聲喊，從他手

底下竄掉了，竄到武二爺背後去。好，孽障走了！武松把身子掉過來望着，老虎是不是走了？它來者是想吃白大的，白大沒吃到，就肯走了嗎？老虎竄下去二丈遠，前爪一懸，後脚一蹬，一個空心跟頭一翻，掉過頭來打了個滾，又跟武松面對面了。「嗎啊——」連連呼嘯，還是這個姿勢，前爪一懸，後脚一蹬，躥上來，兩個爪子又對着武松兩個肩頭撲了過來。武二爺身子朝右邊一閃，好，老虎又撲空了，撲在英雄左邊。武二爺正因爲第一把沒抓着它，心裏好氣，這一刻看到它又撲過來，早已做好準備，等它撲空撲到地上，左手貫足了勁，如同鋼鈎一般，看準了老虎五花皮，「不要動！」一把抓住，就把老虎頭朝下一捺。老虎被捺了趴在地下，腦後被抓得緊緊的，嘴頭子觸在地下。頭又不能動，嘴又不能張，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又有四個虎爪子在地下扒，叭噠、叭噠，把地下扒了四個深塘下去，把地下的泥土石子扒起了一大堆。武二爺此時把右腿一環，右脚懸起，以上視下，脚後跟對着老虎的面孔，一脚踩下，老虎痛苦難受，一聲叫未能叫出，只聽老虎竅內噴氣。武二爺這一脚厲害呢，無意間把老虎右眼踩着，眼珠崩裂，鮮血淋淋。武二爺更歡喜。你雙目不通，看你瞎老虎如何好吃人？老虎要走也走不了，要動也不能動。

這老虎被武二爺擺布得周身不能動。今日武松打虎，要命的就是這一把抓，把老虎捺下了不能動，前半段爲他制死，只有後半段能動。它兩只後脚在地下蹬着，虎屁股兩邊轉，虎尾子滴豎，一面直掃。武二爺望望：不好，虎尾子這樣東西厲害哩，如掃在身上，吃它的虧，最好不過先把它尾子扳掉。不把它尾子扳掉了，不能沾它的身。英雄左手又加了幾分勁，捺定它的腦袋，右脚直立，左脚朝起一懸，朝虎背上一架，左腿朝起一彎，貫足了勁道，就順着虎背由上至下，對着虎尾巴根一脚蹬，只聽見咋的一聲，「嗎啊！」尾巴去了！尾子怎麼去的？這個尾巴是脆骨，一節一節的，剛才老虎凝着勁，二面甩，尾巴根挺硬的，被武二爺一脚蹬去，他這個脚上，多好的功夫，也是挺硬的，硬碰硬，所以尾極根子這一節斷掉了。這一來，老虎第三威就威不起來了。尾子着不起勁來，也不能甩，也不能豎，就挂牽在旁邊了。英雄右脚一凝勁，左腿一偏，就朝虎背上一騎，左手抓住五花皮，右拳朝起一抬，人就騎在虎背之上，老虎想跑，武二爺就把襠下朝下一磕，老虎走也不能走，被他磕得難受。老虎的頭就朝起昂了，「嗎啊！」昂頭做什麼啊？它也曉得人抓住它的五花皮，想把個頭昂了扭過來，咬人一口。它這個頭才從右邊朝上扭，剛好右眉骨朝上，武二爺右拳朝起一揚，貫足了勁道，認定老虎右眉骨，「着！」「嗎啊——」這一拳砸在右眉骨上，把老虎的頭砸了朝下一埋。這一下子就砸得厲害，老虎的頭都砸昏了，埋着不能動了。英雄接着右拳貫足了勁道，對住老虎右邊前軟胯，「嗐伊！嗐伊！」接連砸了有十數拳，沒有換地方，他是釘住一個地方打的。所以後來到陽穀縣堂上驗傷，這個地方只算一拳之傷，實在打了有十多拳哩。「嗐伊！」英雄躁煞了。躁什麼事？他想：我兩個拳頭沒用了，留着換糖吃吧。打了半天，沒有能奈老虎，什麼道理？啊，明白了！我雖打了十幾拳，沒有打到它周正部位。就是跟人打，想要這個人的命，都要打到人的致命的地方，這個人才得死哩。最好不過，找它致命的地方打，這一刻老虎頭又朝右邊一扭。「嗎啊——」頭扭過來，正好右耳門朝上。英雄

右拳一勒，氣功提足了，吃奶的力氣都拿出來了，照着它右邊的耳門，「着！」這一拳才砸下去，老虎一聲沒喊得出，就從左邊耳門子里嗡——冒出去足有丈把長的東西，好像一根大紅絲線，鑽到草窩裏了。啊！這一說老虎耳朵裏開着絨線店啦。何以啊？你剛才不是交代冒出一根大紅絲線出來嗎？不是的，是血打了冒出來了，是淤血。這個血冒出來丈把長，像根紅絲線。莫忙！武松打的右耳門子，血該從右耳門子冒，怎麼從左耳門子冒的？論理吶，他打的右邊，大門不好走，只好走後門啦。淤血這一冒，老虎頭也不朝起昂了，四個爪子也不扒了，周身不動了。武二爺望望：嗯！怕的打死了。既打死就鬆手了，不敢，據說畜牲會裝死哩，不要上它的當。武二爺就把左手在五花皮上掀了兩下，老虎不動；左手鬆了一把，老虎還是不動；左手全個鬆下，老虎的頭還是垂着。嗯！怕的是死了。英雄把右腿揮到左邊，兩手就把老虎一推，轟！老虎就順着右邊睡倒了，是死了。

以下，敘述「虎死不落架」的情形，以及這隻老虎為什麼落架倒地的緣故；然後敘述獵戶的出現，抬起了老虎上陽穀縣去。也都是描寫得入情入理，生動愛人，比看原書要更為有味。

僅從這兩段摘錄，可看出：

1評話「水滸」的結構，辭句，到現在至少有三百年歷史，經過說書人的不斷修飾。尤其是其語言成分，要保持鮮活的口語。

2雖非集體性的產品，卻必須為羣衆所喜好，始能保持其歷久不衰的存在。

3故事講得熟極了。在日常意念中，揣摩故事主體，研究聽衆心理，也都到了深徹的地境，才能有此成績。

4描述中，一層層的道理分析，見評話之義，與鼓詞、彈詞，有風格上相異之處。

5老虎吃飛禽走獸的一段，為原書所無，卻並非閒話，這顯示出以後的敘述，更有勁道。

6平平白白的字句，顯出口頭詞彙的豐富。

伍　民國以來的書場

葉楚傖、柳詒徵主編的「首都志」，列舉民國二十二年南京城娛樂場所：

京戲院四，白話戲院一，遊戲場四，電影院七，清音茶社二〇，大鼓茶社一，說書茶社四六，徽班戲院三，露天雜耍場一〇，其他三二，總計一二八。（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正中書局版一一〇一頁）

其中，清音茶社，是專聽平劇清唱。至說書茶社，據南京、王素存民國五十年元月二日函：

說書茶社，嚴格言之，無一專者，其專者，數亦不止四六。蓋南京茶館遍佈各街，多兼于晚間請一說書者講書售「書茶」也。此因機房盛時，織工多不識字，咸得從說書處求智識也。（並以得文學的欣賞與享受—朱介凡注）說書俗稱「講書」，農曆除夕，雖亦講演，然聽者無平日之多，故有「三十晚上聽書—講的講，聽的聽」之諺。

大陸上南北各地說書的情形，臺灣報紙副刊時有記述。如涵青「閒話說書」：

一間類似臺灣三十餘榻榻米似的房子，裏面光線不太充足，正中靠牆的地方，有一磚砌五尺平方的高臺，臺上擺了一張小方桌，一把靠背椅，臺下縱橫列着許多長條桌，及手掌寬的紅漆長板櫈。門口牆上掛了一塊尺許長的小木牌，上寫「醒世良言」四個字，這就是揚州教場裏的書場。書場有的獨門獨院，也有附設在茶館內的，每日午晚兩場，午場爲下午二時至五時，晚場爲七時至十時，逐日如此，風雨無阻。每到開場時，屋子裏擠滿了聽衆，雖然滿屋子黑壓壓的人，除了說書的聲音以外，可謂鴉雀無聲，絕無吵雜、說話、吐痰、咳嗽等習氣，其秩序之佳，律己之嚴，較之會議場中，不稍遜色。（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徵信新聞」副刊）

長虹「關於說書」：

從來不會有一部書在半年之內說完的。按說我聽書的經驗，無論大小書都不曾自始至終聽全過，因爲一部書往往費時一年左右，而場地人事的更動，却不能維持到如是之久，所以泰半是中途輟講，行家話就稱爲剪書。這並不是說書人愛蘑菇，其實是應聽客的要求而才如此。上書場聽書的人，很少有不知道書中本事的，他們底目的是在欣賞說書人的藝術，說得慢要比說得快難上無數倍，聽衆就憑這一點來考量臺上人的本領，要拖，拖得越久越好，但仍必須言中有物，能在每日吸引住定量的固定聽衆。（民國四十一年九月，「技與藝月刊」一卷三期）

自有廣播以來，通過這一工具來說書，有兩種情形：說舊小說的，仍是一人單講的老形式，名之爲「說書」。說新小說的，則採二人以上的對講，且配以音樂，名之爲「小說選播」—它已經不是俗文學了，宜其不以「說書」稱之。說書，必有演繹與發揮，它不是照着原書本一字一字的來講說的，前述「魯達除霸」「武松打虎」皆其顯例。

陸　宣講

錢公來，王素存，談論說書的事，都提到清代入關，以「宣講聖諭」推行社會教育。自順治起，直到宣統，歷代都認爲這是學政的大事，常有詔議提示。其宗旨，表面上是維護中國文化傳統，教導人民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骨子裏，乃在藉此消除人民敵意，使其順服。康熙頒布了所謂「聖諭」十六條，於每次宣講，都要恭讀：

一、敦孝弟以重人倫。二、篤宗族以昭雍睦。三、和鄉黨以息爭訟。四、重農桑以足衣食。五、尙節儉以惜財用。六、隆學校以端士習。七、黜異端以崇正學。八、講法律以儆愚頑。九、明禮義以厚風俗。十、務本業以定民志。十一、訓子弟以禁非爲。十二、息誣告以全善良。十三、誡匿逃以免株連。十四、完錢糧以省催科。十五、聯保甲以弭盜賊。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規定在全國各地城鄉，每月朔望宣講，引證古今事跡，務求感動人心，廣行教化。此事簡稱「宣講」，俗謂之「講善書」。嚴格言之，宣講非屬俗文學，只以其是依循俗文學的形式，其講述故事，在動情說理，深入民間，故加論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民國十六年時期，蒐得坊間流行

的宣講或善書，有這麼幾種：

宣講集要　十五卷　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吳經元堂刊本

宣講回天案證　四卷　光緒丁未（一九〇七）益元堂刊本

宣講金針　四卷　光緒戊申（一九〇八）巴蜀善成堂刊本

觸目驚心　五卷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宏道堂刊本

均爲大字木版本，民國以來，凡講善書，皆採用這種本子。略舉其回目：

宣講集要卷一

孝字，大舜耕田，閔損留母，子路負米，王祥臥冰，姜詩躍鯉，蔡順拾椹，郭巨埋兒，丁蘭刻木，王裒泣墓，老萊戲綵，王公孝友，營工養親，推廣親心，純孝感母，孝子還陽，楊一哭墳，捨身救父。

宣講回天案證卷二

陰騭狀元，陰騭御史，世孝昌後，滴血認子，判官顯靈，義方訓女，應該餓死，回心獲福，方便嘴，女中君子，惜字獲嗣，全節美報，重託不負，吞公受譴。

宣講金針卷三

雙誥封，鴉鵲報，審櫃子，鬼呈寃，恩將仇報，殺身成仁，虎含蛇咬，屠身全孝。

觸目驚心卷四

成人美，孝過奇緣，珍珠寶塔，鳳凰山，虐母化慈。

此外，我們看到兩種民國初年的石印本子：

宣講拾遺　民國三年四月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宣講至理　民國五年華福記書局石印

舉「宣講至理」「場外舉人」篇的一小節：

（宣）世間上惟銀錢，人人吝惜，誰肯將十兩銀，無故而施？那先生，他存心，人我一體，慈悲心，慷慨志，眞乃罕稀！我得他，這樣恩，如同天地，難訪查，難報答，難尋踪跡。千思想，萬打算，無有主意；這大恩，我不報，非爲人矣！我只得，寫一狀，呈入衙裏，求縣尊，才智廣，究明端的。（講）却說其子，竟至江寧縣，請代書做一呈詞，求太爺查緝恩人。縣尊收得此紙，卽與師爺商議，天下只有追贓捕盜之事，那有查緝恩人之事？如此奇案，從何查訪？師爺說：此事，以我看來，亦易查。縣尊曰：何以見得？師爺說（宣）逢科場，來應試，多士濟濟，豈無有，行善人，來把福積？況此狀，說銀信，先生所寄，安知非，秀才輩，把人救提；救人命，全人節，功德全備，斷此人，全金榜，必要發跡，待放榜，宴鹿鳴，公再留意，將此事，稟府尊，必能查知。（講）縣尊聽得師爺之言，心中會意點頭。

這裏，宣是宣唱，講是講說。宣講書本的特點：

1 句子短，語辭平順；惟宣的部份，爲了押韻，小有字句的倒裝。

2取材於日常事物的背景，人情理道，敘述動人。
3俗話、諺語的應用。
4因果報應故事的描寫，多有短篇小說的結構。

直到民國二十年，南北各地城鄉夏夜講善書，照樣把「聖諭」請出，擺起香壇或是講壇，由前清有功名的人擔任宣講。中元節夜深，且專門對孤魂野鬼宣講，活人聽來，陰風慘慘，心念悽苦。宣講本屬謠俗事物，但在其本身性質及應用上看來，跟宗教性的「寶卷」有些相同，是可以列入俗文學範圍的。論到它的功能，取證日常生活，出諸說書方式，引古例今，述事說理，在社會教育的需要說，其道德價值掩蓋了文學價值。

電臺廣播，有許多插播講說的節目，關乎日常心理的，關乎進德修業的，關乎公民常識的，關乎社會安全的，實等於宣講，不過沒有宣講之名。

柒　身陷匪敵的說書人甘松筠

地方淪陷，政府他遷，江湖上吃開口飯的，仍能一秉忠誠，不顧茶樓酒館「休談國事」的禁例，講說時勢，辨明順逆，豈止這甘松筠一人？應必還有的是。據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副刊，柳絮「南京講時事的甘松筠」：

當抗戰期間，汪逆偽政府時代，他便在南京講時事。人人愛聽，個個叫好，書場天天客滿。其時，人民懷念中央，企盼王師，若大旱之望雲霓。甘天天講說我軍勝利，敵軍必敗。開講之初，他先唸幾個新聞電報，中外通訊社俱有，還多是日本的電訊，然後講說事實經過，加以述評。最後總是說明抗戰必勝，敵軍必敗。因此，遭敵偽之嫉，幾度被捕，有一次日軍槍決人犯，將他陪綁。釋放以後，仍講時事，不過地點時常變更，有些偽組織官兵也暗地往聽。

抗戰勝利後，他改講水滸。三十八年南京陷匪，他又講時事，匪偽豈能容？誰又敢去聽講？他不明白這點，第一次被捕，還未殺他；第二次被捕，加了個「反動」帽子，便被殺害了。

按，甘松筠非「不明白」，正因其明白是非，纔身殉眞理，則其勇烈剛義，比之軍人的奮戰疆場，毫無遜色，大可媲美柳敬亭，是國史上的人物。

鼓詞

壹 名色、源變、種類

李家瑞「北平俗曲略」把「說唱鼓書卽通常所稱的鼓詞，又稱鼓兒詞」，與「大鼓書」分開，是多餘的。於此，我們同意王怡之的看法：

鼓兒詞，俗名大鼓書，是有說白有唱詞，而以唱爲主來敘述一段故事的文體。演唱時用三弦、二胡、鼓、板來伴奏，是我國最通俗的一種民間藝術。在華北一帶，無論城市或鄉村，鼓兒詞是很普遍地流行着的。(所著「鼓兒詞的文藝美」，民國四十一年十月暢流半月刊六卷五期)

鼓詞始於變文。北宋趙德麟詠「會眞記」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要算最早的。陸放翁「小舟遊近村」詩：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這可見到鼓詞爲衆人欣賞的情況，以及老百姓說唱歷史之有褒有貶。

明末淸初，賈鳧西的「木皮散客鼓詞」，是一部詞義獨特，情味新淸的作品。屈萬里評論說：

這部書是用有說有唱的鼓兒詞體材，根據正史的材料來做翻案的文章。它的文辭是通俗的，它的聲調是激越的，它的見解是超人的，它的議論是驚世的。作者滿腔亡國之痛，憑藉着史實，來發揮自己的一肚皮牢騷，所以才能那樣地慷慨激昂。(民國四十二年五月正中書局版)

淸代，鼓詞最興盛。王怡之「鼓兒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指出：

滿淸入關之始，自慮民心不服，政權不穩，於是，在積極運用軍政力量之餘，更利用這種久爲各地百姓所愛好的民間藝術來做宣傳工作。他們一面設立機關，專編各種宣揚淸朝德政的鼓詞，一面以重金廣招各地擅長唱鼓書的人，編成宣揚隊，遣派到各州縣去宣傳演唱，以求安撫人心。

王氏據可靠統計，光緒末年的北平，以鼓詞招徠客人的茶館，還有千家之多。

民國以來，鼓詞少有新作。有之，則當國家鉅變，社會動盪之秋，老百姓於事物很有與感，對歷史要有褒貶，非出之於唱大鼓的講說詠嘆不可。略舉三個時期鼓詞名色爲例。

辛亥到北伐時期：

武昌起義，文明詞，窮逛新世界，哀民國，袁世凱殺人歌，選舉總統歌，袁世凱愁死歌，張勳復辟歌，張勳兵乘火車歌，馮玉祥攻段祺瑞住宅歌，奉直大戰記。

齊如山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函云：

袁世凱殺人歌，亦係鼓詞，乃由于晦若一首澣溪紗詞編成。該鼓詞不記得。于君原詞曰：「頓足捶胸哭遜初，指天畫地罵放愚，可憐跑壞阮中樞，包辦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而今皇帝是區區。」

抗戰時期：

一血戰蘆溝橋，戰平郊，大戰天津衛，飛將軍空中大戰，郝夢齡抗敵殉國，活捉白堅武，好洋鬼子，張千躲飛機，張子青誘敵，竇爾頓破案，蔣委員長告國民（以上，均係通俗讀物編刊社刊本）臺兒莊，南口碧血，勸夫抗戰，送郎從軍，三民主義鼓兒詞。

齊　山函，指出蘆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中的鼓詞：

麪粉詞歌　中有「麪粉一袋兩塊錢，此價停了五六年，日本來了兩個月，一下漲成三十元」等句。

給日本獻鋼鐵歌　日佔北平，使大家獻鋼鐵，各學校奉命，囑學生都要獻。學生問須多少？教習曰：「不拘多少，只要是鋼，是一件物品，便足。」大學生不能獻太少，總要過的去；小學生則不管那些，有的獻兩個釘子，有的只獻唱片用的兩枚鋼針，不能說他不是鋼，不能說他不是物品。結果，教習自己賠上些了事。鼓詞即照此編成，中有「小小兒童眞要強，人人知道愛家邦，唱片鋼針三兩個，也是器具也是鋼」等語。

阿毛鼓詞　上海汽車夫阿毛，截日本軍官投黃埔江一事，民間本有鼓詞，後燕京大學又徵集過一次。我亦編得一通。

反共抗俄時期：

齊如山的：不可專靠人，女兒的六官，小倆口談話，送郎反攻小調，入伍歌，明年打回大陸去，重整舊山河，八十自述歌，歡迎由韓國回來義士歌，齊心努力復神州歌，　指揮將士復河山歌，一二三鼓詞。王怡之的：血染趙家莊，萬里長城萬里長，克難頌，什麼花兒香。司馬魯言的：翻身嘆，勸匪投降，二禿子嘆五更，英雄王大可，忠義千秋。王大任的：汪孝女哭父，飛雲江上。潘壽康的：倭山喋血記。孤憤館主的：中共禍國記。劉孝推的：克難詞。費嘯天的：一二三大鼓詞。黎明的：兒皇夢。

穆中南「漫談自由中國十年來的文藝」指出自民國三十九年以來，寫鼓詞小調的作者　，還有：

林延民、王鑑忠、崔巍、徐化南、王星萍、張傑、白蒂華、柳橋、龔湘萍、汪敦和、苗柏林、伍忠球、胡明、劉桂栩、劉光華、黃宗迅、黃魯萍、田嘯鵬、陸宗藩。（民國四十九年七月，文壇季刊第七號）

鼓詞的種類，李家瑞說：

用樂器分則有梨花大鼓，鐵板大鼓，五音大鼓；用地域分則有京調大鼓，山東大鼓，樂亭大鼓，奉天大鼓，天津大鼓。然而無論他是甚麼大鼓，統統都是彈絃打鼓的，不過有的是外加兩片梨花簡，有的是外加兩片半月形的鐵片。所以大鼓書的名稱雖多，大別之不過是梨花與鐵片二種而已。（北平俗曲略）

還有梅花大鼓，滑稽大鼓，平東大鼓，唐山大鼓和八角鼓。八角鼓，又稱單絃牌子曲，亦即弦子書，子弟書。

貳　鼓詞藝人

民國以來，出名的鼓詞藝人，參證王怡之的考證和丁秉鐩的「談雜耍」（民國四十一年七月技與藝月刊一卷一期）為如左記述。

梅花大鼓　清末民初鼓王金萬昌，其徒花四寶，花五寶，花小寶和花銀寶。歌來字正腔圓，軟媚動聽。還有榮少昌、劉連玉。

梨花大鼓　清越溫文，幽雅雋永。鹿巧玲，朱學貞為佼佼者。

鐵片大鼓　詞句俚俗，滑稽輕鬆。有西河鐵片，樂亭鐵片之分。前者，以北平的王艷芬、王艷茹姊妹，和天津的馬連登及其女馬增芬、增芳姊妹最出色；後者王佩臣，還有靳遏雲、小王佩臣、馬寶山等。有酸溜大鼓之稱，因其唱詞：

八月裏秋風兒陣陣兒涼，一場哼白露兩場哼霜……

韻調上，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王亞光稱其：

酸、嗲、鬆、懶，吊而郎當。

八角鼓　往年八旗子弟的消遣，其詞雅馴，其聲和緩。名歌手有三臣之稱：常樹臣、何質臣、榮劍塵，後有常樹田、謝茵芝、曹寶祿和雪艷花、石慧儒。民國十年後，北平城裏已不多見了。

遼寧大鼓　出名歌手，朱璽珍，代表作是「密澗遊宮」。

平東大鼓　北平東邊鄉土派的客口大鼓。彼時，北平人對凡非北平口音的都呼為客口，客字讀作怯。通俗說法，就叫「怯大鼓」。名藝人劉文斌。

唐山大鼓　魏喜奎，以唱「鞭打蘆花」出名。

滑稽大鼓　老倭瓜、大茄子、架東瓜和山藥旦。嘲謔打趣，逗人喜樂。

京韻大鼓，亦即李家瑞所說的京調大鼓。王怡之說：

京朝派的鼓書，吸取各種鼓書的精華，而棄其糟粕，把梅花調的柔媚悲涼，梨花調的幽雅悽咽，八角鼓的溫文，鐵片的樸拙，快書的激越，溶在一起，重新提煉。詞句雅俗共賞，腔調亦剛亦柔，故事允文允武。

京韻大鼓，劉寶全、白雲鵬、張筱軒，稱為鼓壇三傑，還有白鳳鳴、林紀玉、小黑姑娘、小嵐雲、小綵舞和山藥旦的女兒富貴花。就中以劉寶全聲譽最好，且其人內外兼美，德術雙修，在曲藝界為拔尖的典型人物。王亞光評其：

藝有獨到，且潔身自好，故能獨霸鼓壇垂三十年，而盛譽不衰。民國二十四年在南京夫子廟鳴鳳茶園獻藝時，已屆七十高齡，尤目奕奕，而聲朗朗，每歌一曲，輒一氣呵成，毫不懈怠，時人以「白髮鼓王」譽之。

劉氏身頎長，美豐姿，幼入梨園習武生，故演唱戰長沙關黃對刀等劇，工架優美，實得力於此。後以練武功傷腿，乃改習大鼓，與梅花泰斗金萬昌同師學藝，金習梅花調，而劉攻京韻，以

天資聰敏，力學不倦，頗得其師歡，盡其所能以授之。且得天獨厚，有一條「雲遮月」的嗓子，行腔吐字圓潤堅實，抑揚頓挫，運用自如，故成名較早。

其另一成名因素，爲律己甚嚴。常聆其談學滿出師時，其師臨別贈言：「緊睜眼，慢開口，守得緊，立得穩，躭遲不躭錯」，終身守之不懈。其初享盛名時，間有權貴內眷及北里名花，因賞其藝而慕其人，常挽人以珠鑽金飾爲餌，希圖一晤，劉皆婉却之。非時下一般藝人，稍有虛名，輒沾花惹草，敗於桃色事件者可比，藝亦有義也。

劉能戲頗多，丹田充沛，尤以慷慨激昂戲，如審頭刺湯，寧武關等。其眞正傑作，應推單刀會。開頭唱詞中有：「……吳蜀勾起了狼烟……」吳蜀的蜀字，行腔作韻，特別悅耳動聽。其他戲段中無此腔，其他鼓人亦不會此腔，因爲這齣戲不常唱，只於每換一新園子第一天第一場打泡戲歌此，確當敬神。（所撰「白髮鼓王——劉寶全」，載民國四十五年三月暢流半月刊十三卷二期）

龍鐘的「鼓場感舊錄」評論了民國二十年前的幾位鼓詞藝人：濟南的戚二，顏月樓，杜氏（諢名「下半截」），天津的謝大玉，漢口的晚香玉，張金喜，張金玉，李玉屏，李雲卿，陳秀靑（初名金姑娘），平津的孫太玉，小燕樓，林紅玉，劉寶全，白雲鵬，張笑卿，而於王諷詠姊妹，特爲賞識：

王諷詠，直隸易縣人，荊軻所謂風蕭蕭兮易水寒者，所居在焉。此兒幼承家學，工書識字，手鈔曲本累數尺，風格淸整，卓然大家，服御儉素，嫻雅不羣。三國志，歷代帝王圖數，寶塔諸曲，詞旣新穎，調尤名貴，抑揚頓挫，饒有餘姸。論者謂屈原之騷，莊周之文，馬遷之史，杜陵之詩，胥能各樹一幟，自成家數，娟娟此豸，寧讓前賢。尤妙者，能使雅俗共賞，遐邇咸孚，每一登場，無性別，無齒別，無階級別，烏集鱗萃，坐無虛席，立無隙地，歛氣屛息，肅肅然無敢咳喘，自有鼓場以來，號召魔力之大，蓋未有如此之盛者。諷詠暇日，輒從事於丹靑，時與大家婦女往還，男賓請謁，輒被拒絕。所歌和蕃曲，羼入淸語，以是人或疑爲滿族，然殊茫昧弗可究。有妹曰諷齡。詠歌由其父操絃，齡歌則由詠爲之操絃。得心應手，神韻尤極自然。（「戲劇月刊」一卷一號，民國二十年五月上海大東書局四版）

其藝業與德行，是白髮鼓王之流亞。

據冀北抱眞「北平鼓娘略評」，他還提出了這些女孩歌手：

白長福，高玉蘭，王惜蘭，薛玉琴，王鳳友，玉桂仙，果銀寶，龔惜榮，李鳳波，靳鳳雲，王瑞喜，小燕樓，張桂喜，李鳳喜。

但有重藝也重色之感，如論：

白長福，桃顋杏眼，嫵媚多姿，其風騷殊不減於昔年之桑蕙芳。薛玉琴，眼神煥發，好以秋波誘人，顧客每爲顚倒。（「戲劇月刊」二卷二號，民國十八年十月大東書局版）

這本是游藝場所常見的情態，比起劉寶全與王諷詠姊妹，白長福這些女孩，自是等而下之；但角色要人捧，不如此賣弄，衣食所資，又何所賴呢？吃江湖飯，就是要討大爺歡心。

在臺灣的章翠鳳，就是劉寶全的大弟子，德藝兼佳。章翠鳳收了美國學生石清照，爲白髮鼓王的再傳弟子。石清照是臺灣大學的留學生，專攻中國文學。民國四十七年，她師徒倆於臺北紅樓劇場演唱京韻大鼓，石清照唱過古城會，戰長沙和草船借箭，算作業餘愛好者的幫場。

叁　王怡之的研究

政府遷臺，十年歲月，忠貞軍民，誰不懷念大陸事物？獨獨對鼓詞一日不可或忘的，則首推王怡之。鼓詞的研究與創作，王氏都有著述，已集結成書：「鼓兒詞及其在現階段的時代任務」，其章目：

寫在前面
一、鼓兒詞在華北
二、鼓兒詞的淵源及演變
三、鼓兒詞的各種各派
四、鼓兒詞題材的來源
五、鼓兒詞的作者
六、鼓兒詞的文藝性
七、鼓兒詞的傳奇性
八、鼓兒詞的音樂性
九、鼓兒詞的時代任務
作者贅語

王氏從小就愛聽鼓詞，欣賞情味，與日俱增；後來，更是以鼓詞批評家的心眼，來擴展這份深厚的喜好。她描述北方農村聽鼓詞的情形：

　一年辛苦到頭的人們惟一的娛樂，恐怕只有聽大鼓書了。說書的人，也許是本鄉本土的戶兒，經常在附近三五個莊鎮上巡廻演唱；也許是外來的客籍，三兩個老搭擋，背着他們的弦鼓，擔着他們的布篷，走城鎮，串鄉村，趕廟會，他們不用搭臺，不用化裝，不用配角搬演，只要一隻三弦，一對檀板或鐵片，一隻小鼓和二胡，在街頭巷尾，村前廟後，隨時隨地都可以演唱起來。只要咚咚的鼓槌一響，很快地，周圍便會聚攏起過多的聽衆，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他們仰着不同的笑臉，等待着說書的人開腔。

鼓詞的作用，使得：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聽書人在娛樂，在享受，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勸誡、感召與教育。

對於鼓詞作者的問題，王氏看法極可重視：

　我們翻閱一下前人蒐集的明清章回鼓詞目錄，便可發現在六百多種作品之下綴以作者姓名的不及十分之一。而在北平燕鍋舖大量出賃的鼓詞與各種短篇的子弟書，在八九百種手抄本表面，

只有極少數的作品附以某某居士，某某主人，某某逸叟撰等字樣。因而認定：

那些長短參差，數量驚人的篇章，實不出於一人一時之手。

在我們合理的推斷之下，當時一般新詞兒寫出之後，你抄，他傳，我哼，你彈，大家爭相傳唱。一段新曲很快地不脛而走，被不同的人帶到不同的地區，又被那些不同地區的人們酷愛地傳唱着，帶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但是，原作者並不一定是優秀的作家，他們的初稿決不會寫得盡善盡美，沒有一個點兒毛病，沒有一個點兒破綻漏洞；那麼，這些詞兒在被大家口耳相傳，轉抄不已之際，一定會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家增刪、修改、與潤色。大家你彈我唱，你添個俏頭，他翻個花樣，不妥當的刪去了，不完全的添補了，詞句潤色的更美了，情節穿插的更動人了。聲韻調叶得更悅耳了，就這樣，一部或一段原來平淡無奇，毫不出色的東西，經過了久遠的年代，流傳到不同的地區，在很多人的修改潤色之下，逐漸變成文情並茂，雅俗共賞的好文字！（「鼓兒詞的文藝美」，載民國四十一年十月「暢流半月刊」六卷五期。）

鼓詞產生的過程如此，集體創作，卻並非有意為之，乃是作者、唱者、伴奏者、以及廣大聽眾在極其自然而然的情況下，不斷的修整所完成；事實上，凡屬傳唱着的鼓詞，這種不斷修整的過程，是始終在進行的，使其形成為「自然生動，渾然天成的好言語好詞章。」有如下面所舉的例。

肆　傳統的鼓詞

先舉三篇俚俗的鼓詞，是最具民間情趣，鄉土氣息，與人生悲苦之控訴！

大姑娘拴雞：

說了位大姐二十一，偷偷摸摸的想女婿，可恨爹娘老胡塗，不知閨女的內心事。她家養着一只老母雞，這一年抱了一窩小雞，老母雞咕咕前頭走，小雞仔隨跟叫唧唧。這一天爹娘都出門去，獨留大姐一人在家裏，這大姐越思越想心越煩，拿下頭繩子拴小雞，把小雞綑了一大串，後來拴到老雞腿上細的好結實，老母雞要是一挪動，帶的一串小雞叫吱吱。正趕兒娘回家轉，一見此事生了氣，開口就把傻妮罵，罵聲傻妮沒出息，放着活兒你不做，為什麼拴了大雞拴小雞？大姑娘一聽開言道，叫聲兒娘莫生氣，小雞本是大雞養，我叫它跟它母親一輩子。兒娘一聽沒了話，只得不語暗算計，罷了罷了真罷了，真恨我作了母親忘了當閨女。

民間情趣，日常事物，敍述簡切，造句活潑，幽默諷刺，以為點化。

貪財姑娘：

說了位大姐好住娘家，見了什麼也想拿，當娘的看着閨女嬌，哥嫂不能說道她。上房裏看中了個皮衩褲，又看中一件藍大褂，炕上看見個花枕頭，見一個大罈子也要它，跟娘要了二兩納底子繩，還要了四兩白線蔴，鍋臺上看見個銅勺子，鍋臺下看見個掏灰鈀，牛棚裏見了個牛籠嘴，

驢棚裏看見個驢軺鞦，草屋裏見了把竹掃帚，還有一把四股杈，一頭小牛她也要，從地裏還摘來一個大西瓜，還稱了二斤大鹹鹽，還有四兩龍井茶。這些東西她都要，看看大姐怎麼拿？底下穿一條皮杈褲，上身穿着藍大褂，手腕上纏着衲底繩，腰裏紮着四兩蔴，前頭插着銅勺子，後頭插着掏灰鈀，枕頭裏頭裝鹹鹽，白罎子裏裝龍井茶，左胳肢窩掖着花枕頭，那邊就把白罎子夾，頭上頂着個牛籠嘴，脖子裏戴着個驢軺鞦，左肩上扛一把竹掃帚，右肩上扛一把四股杈，手裏牽着一頭牛，懷裏抱着個大西瓜。這大姐收拾好，滿帶笑，叮叮噹噹回婆家。那知半路上正把小雨下，天下小雨滿地滑，這大姐走路不小心，一下摔了個後仰爬。這麼一摔不打緊，摔掉一個大門牙，左肩上扔了竹掃帚，右肩上扔了四股杈，胳肢窩滾出了花枕頭，蹲破罎子漏了茶，頭上摔跑牛籠嘴，脖子裏摔了驢軺鞦，手腕上摔斷了衲底子繩，腰裏摔斷了四兩蔴，前頭摔折了銅勺子，後頭摔折了掏灰鈀，小牛子蹦呀蹦的往回跑，懷裏摔滾了大西瓜，底下髒了皮杈褲，上頭髒了藍大褂。這就是貪財姑娘遭的難，望大家不要再學她。

家庭婦人女子，本身無有獨立生產的經濟能力，其事事物物的愛小，又受娘親溺愛，確是此情。她所貪得的這些東西，合起來作錢算，並不值幾文。要取這些東西，怎麼拿法呢？詞句中不作品齊品般的敍述。要來，抱持，摔掉，三段形象的誇張，很有戲劇場面。

妓女告狀：

初一十五廟門開，牛頭馬面兩邊排，判官掌定生死簿，閻王獨坐正中臺，從南來了一女鬼，悠悠蕩蕩闖進來，一見閻王雙膝跪，哭哭啼啼訴說起來。閻王一見冲冲怒，唯吓！（長音腔兒）「何方的女鬼聽明白。唆吓吓！想是你陽間不幹好事，才把你拿到陰司來，叫聲小鬼拿下去，碓裏搗來着磨研。」女鬼聞聽心害怕，尊聲「閻王聽明白，也是我的爹娘心太狠，絕不該賣到烟花巷裏來，十二三歲學彈唱，十四五歲把客接，張三過來將奴要，李四進門要奴安排，賺了錢來老鴇子樂，唆吓！不賺錢來棍子打來鞭子排，唆吓吓！（長腔）忽然得了個傷寒病，那一個煎湯熬藥來？三日不吃陽間的飯，七天上了望鄉臺。望鄉臺上往下看，看那忘八怎麼埋？狠心的老鴇子不肯買棺木，一領蘆蓆捲起來，大街僱了兩個梢長漢，牛頭槓子抬起來，一頭露着青絲髮，一頭露着紅綉鞋，將奴抬到荒郊外，只管抬來不管埋，老哇過來嗛奴的眼，狠心的惡狗扒胸懷。相與了天下男兒千千萬，哪吓，那一個前來哄哄烏鴉趕趕狗來？呀吓吓。（長音腔兒）

此人生慘苦，陽世竟無以善處，才不得不以告陰狀來描述也，眞千古悲愴之文！

下面，舉較爲文雅的詞兒。

劉寶全所唱「戰長沙」的「關黃對刀」：

關公勒馬看分明，見長沙府衆三軍撒隊列西東。盔亮明甲人人勇，劍戟刀鎗放光明。甲葉鑾鈴聲振耳，在紅旗的角下閃出了湖南黃漢升。只見他風擺胸前白鬚動，蒼眉直立瞪雙睛，面如古月精神滿，雖然年邁甚梟雄。鳳翅盔，珠纓罩，麒麟鎧，玉玲瓏。大紅袍，花千朵，攢珠帶，束腰中。龍角弓，箭鵰翎，他的虎頭靴把鐙登。黃驃馬，急如風，金背刀，半潭氷。老爺看罷將頭

點，暗暗的誇獎不絕聲，可見漢室的洪福瀉，埋沒了多少將英雄；我要收服了他同把武陵去，我那大哥一定必要愛黃忠。老爺想罷用刀一指，氣貫在丹田就喊一聲。大叫「老將休要你伸馬，某有句良言要你聽！我勸你下馬投降的好，免得我的刀下赴幽冥。」黃忠聞聽勒坐驥，用刀一指喚「關公！而今明明大漢的國運敗，你看這羣雄四起亂縱橫。此時惟有曹丞相，才高知廣比人能，戰將千員够多猛勇，雄兵百萬慣能征；你不必聽信了諸葛亮，他扭晃陰陽任意而行，螢火之光難照遠，坐井觀天理不通。若依某家的良言勸，即早罷戰快收兵，你叫那玄德心醒悟，咱們同助曹公掃滅了江東，把天下的狼烟皆都掃盡，也難免你弟兄們世代的功。你故意要把長沙取，怕只怕禍到臨頭悔不成。」黃忠的言詞未說盡，好不得笑壞了忠義無雙蒲州的關壽亭。

「孟姜女尋夫」鼓詞第四回「路歎」的一段寫景：

秋風兒陣陣吹入，曉氣兒淸；樹葉兒蕭蕭掇落，露珠兒凝；星辰兒隱隱迷離，形影兒淡；日頭兒淡淡映掩，樹梢兒橫。弱體兒迢迢古道，人踪兒少；瘦影兒冷冷西風，淚珠兒紅。綉鞋兒窄窄，難行路途兒苦；力氣兒單單，怎奈骨頭兒疼！嘆佳人香軀已似黃花兒瘦，怎當得撲面的嚴霜透骨風！兩脚兒踏盡寒氣如泛梗，一身兒磨殘秋色似飄篷。愁懷怕向程千路，望眼驚看山萬重。說：「奴家這斷腸苦惱向誰語？哎！天呀！不知何處是長城？」（民國十三年十二月「歌謠周刊」一卷七十三號，孟姜女專號）

「左傳春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鈔本的開首：

（西江月）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常陰；人生興廢不長存，莫把英雄使盡。且看世態炎涼，持強賭勝相併；一十八國亂紛紛，看起來，那如閑居安穩？

幾句殘詩念罷，下演一部左傳春秋全傳。這部書說的是自那武王伐紂，姜子牙斬將封神之後，封天下十八路諸侯，各管一十八國，乃是秦、楚、燕、韓、趙、衛、齊、梁、晉、魯、鄭、陳、曹、杞、吳、越、蔡、宋，單單惟有秦國豐盛，號爲虎狼之國，震動列邦。一十七國，可是個個懼怕秦國，穆公聲勢浩大，文仗丞相百里奚，武有御弟姬輦，大將甘英，雄兵八十餘萬，戰將數千多員，所屬地面寬闊，除了周天子，就屬他的地廣人多。誰知心意不足，也是刼數當然，仗有兵將，錢糧豐富。洛陽天子傳至周景王十有餘年，秦穆公偶然心動，要成一統，丞相百里奚獻了十條斷命絕虎之計，在長安設了一座鬪寶會，誆哄一十七路諸侯前來，一網打盡。……

子弟書中的「趕靴」：

朋友原在五倫中，亦須臭味兩相同；自古通財非易事，如今世態更薄情。張擔借靴去赴會，劉二在家中眼盼紅，說「這時候業已起更還不回轉，看起來張擔這東西不懂交情。我因重道義割恩愛，誰知他交情譜上講不通。這黑漆漆的道路又無燈火，那簇簇新的靴子有了難星。……自從我那靴子出門去，致使我坐臥不安寧。……非是我劉二心腸窄，從公論誰的靴子誰不疼？……想我那靴子尋常只在廚櫃內放，何曾受過遠路風程？可憐他白淨淨的靴底兒踏這曲彎彎的路，可憐他明亮亮的靴帮兒搪這冷凄凄的風，可憐他硬邦邦的靴腰兒溜那溜粗粗的腿，可憐他古彭彭的靴臉兒被那汗脚鴨兒登。思至此五內灼焦千行雨淚，呀！霎時間我眼看着溜膘減瘦了形容。……

其幽默嘲弄，的非常品。

伍　抗戰鼓詞

八年抗戰，有不少新的鼓詞產生，非是消遣娛樂，乃爲大時代盡其教育、宣傳與組織行動的任務。不少作家有興致於鼓詞的創作，惜乎難以順口說唱，像是穆木天「抗戰大鼓詞」的兩個例子。

蘆溝橋：

……他要求我們軍隊撤到永定河西岸，讓出了蘆溝石橋和宛平。這時侯馮治安下了一條命令，吩咐了團長吉星文來營長金振中：「蘆溝橋就是你們的坟墓地，你們要同宛平共存共亡不怕犧牲。守土有責，是軍人天職，一步不退，要破釜沉舟誓死守住宛平城。」於是乎，城門緊閉，滿堆沙袋，準備死守，可是，日本那方面，也是加緊預備，盡量增兵。

八百個壯士：

……十月二十六日一早我軍揮淚退出了大場，論戰略退出閘北江灣計爲高。因爲是長期抵抗最後勝利終歸屬於我，一時勝敗，寸土得失，用不着計較分毫。我們軍隊節節移撤一直到二十七日拂曉，固守着第二道防線比鋼鐵還要堅牢。在這時八十八師的一營以上士兵掩護後退，由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率領着，那八百士兵忍痛含淚完成了任務，哪曾想敵軍大隊已到，四圍烟火一齊包。（民國二十七年三月，漢口新知書店版）。

「傷兵之父」段繩武，指導之下的榮譽軍人職業訓練所，刊有唱詞多種，其特色：1內容具時代精神。2辭句簡白有力。3二十四開大本，木刻，嘉樂紙印。其型式、用紙，是當時「大公報」、「時與潮」所不及。據何容藏本，有「新刺虎」、「棄家從軍」、「打小日本」、「賢母訓女」、「睡不醒」、「義訓報國」、「老媽辭活」、「王大娘忍辱殺賊」。茲舉其「平安寨」的首句：

大家閑來無事情　坐在窩鋪說當兵　甲說當兵實在苦　當兵就得要犧牲　乙說當兵俺不怕
就怕家人難爲生　丙說當兵俺願意　就是父母不答應　你一言來我一語　講來講去都是空
惱了旁邊一老漢　項頸臉面全變紅　桌子一拍大聲嚷　叫聲小伙你們聽　我當你們丈夫漢
誰知都是胡塗蟲　前線兵士幾百萬　難道不是父母生　他們也有父和母　他們也怕兒女疼
他們出外當兵去　家裏幾時死成空　偏有你們懶惰漢　硬說家裏不放行　西莊那個臭婊子
你們見他就調情　寬街大院有賭場　你們也去賭輸贏　作起壞事都肯幹　要作好事有話哼
什麼家庭不放走　什麼家人不能生　要是敵人到此地　你的命兒活不成

講唱的、講說的作品，必須要順口合轍，字眼、詞句、音調，都能動聽。老向：「民衆讀物」指出：「例如拙作『割愛除奸』鼓詞，董蓮枝女士演唱時，便有改動，使適合山東犁鏵大鼓。」這篇鼓詞有六段，叙說一對表兄妹，訂有婚約，表哥當了漢奸，表妹大義滅親的檢舉他。茲錄其前兩段比較之：

老向原詞　董蓮枝更改的唱詞

閒坐書齋閱古今
偶逢奇事感人心
青山隨處有芳草
麗水偏多繞綠村
十室之邑有忠信
從來孝子出寒門
俠民義士原無種
有一位陋巷紅顏義利分佳話傳至今
表的是保定城南八里店
有一家莊農小戶李善人
他中年喪妻老年又喪子
只剩下一女名素眞
父女二人形影伴
粗茶淡飯度光陰
那位姑娘年方十九多伶俐
幼年也曾讀詩文

閒坐書齋閱古今
偶逢奇事感人心
青山隨處有芳草
麗水偏多繞綠村
有一位陋巷紅顏義利分
表的是割愛除奸可欽可敬
這件事出在保定東鄉村
有一人家住八里店
務農爲本人稱他李善人
他中年喪妻老年喪子
只剩下一女名叫素眞
他父女二人形影伴
粗茶淡飯度光陰

布衣難掩天生的美
不塗脂粉自超羣
她與表兄相愛慕
已定婚約未結婚
這位新郎在北平上大學尙未畢業
姓宋名叫宋霍根
每逢暑假回家轉
時到李家探素眞
月落更深人靜後
二人促膝細談心
呢喃恰似梁上燕
眞教那鄰家衆女起妒心美眷羨煞人

李素眞年方十九聰明伶俐
幼年也曾讀詩文
天生嬌媚不塗脂粉
衣衫樸素淡雅宜人
與表兄宋霍根相愛慕
他二人婚約已定尙未結婚
宋霍根在北平求學圖上進
交際擅長友成羣
每逢暑假回家轉
一到李家探素眞
月落更深人靜後
二人促膝細談心
眞乃是一對璧人如形如影
直叫鄰女起妒心

（民國三十年十月，正中書局版）

董蓮枝所改的唱詞，如更經過多人的講唱，字眼兒必然還有更改，以合乎音調鏗鏘，詞句簡白，

情境動人的要求。

陸　反共抗俄的鼓詞

王怡之「克難英雄讚」：

海水滔滔翻碧浪，燈塔閃閃放光芒，秋風兒習習吹遍了寶島，克難的呼聲好激昂！金門的戰友不愧是好榜樣，千種苦，萬種難，他第一口兒嘗。反共抗俄，打的是前哨仗，生生死死，哪掛在心旁？多一分折磨增一分勇氣，生鐵久煉也成鋼！……

韓戰場反共義士的投奔自由，是二十世紀歷史的大事。羅家倫說：

這是一部悲壯的詩史。

但是這決不是我們這幾個人用筆和墨寫的，乃是一萬四千多義士用血和淚寫的。其實何只這一萬四千多義士，還有許多和他們同樣懷抱的人，來不及寫就在戰場上死了，或是在停火以後被押解回去了。（民國四十四年元月「反共義士奮鬬史」）

由於正聲廣播公司的作爲，把這一段血淚歷史形成了「一二三運動」，而及於大陸。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香港「工商晚報」載廣州特訊：

廣州市民在東堤、荔枝灣游河乘凉的時候，大聲地用「一二三」來猜拳，一二三的聲音大到震動海面，共黨曾派出大批幹部到處亂捕游客。

正聲廣播的作爲中，應用口令、相聲、廣播劇、評話、鼓詞、歌謠的形式。這裏，錄費嘯天作、章翠鳳唱的「一二三大鼓詞」全文：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勝利的呼聲傳遍了人間。這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有反共的同胞一萬四千，重獲了自由掙脫了暴政，乘風破浪把國還。回到了祖國反攻的基地，在基隆碼頭靠了船，歡迎的民衆有千千萬，男女老少擠成了山。冷雨寒風都吹不散，大家的熱情如火一般。忽聽得一聲老鄉親喚，不由得淚珠兒洒落在胸前，如今苦盡甜來踏上光明之地，那曾見如兄如弟眞誠的一般！可恨匪幹花言巧語把人騙，大好的河山遍成了赤焰，認賊作父把中華出賣，一心孝敬賊寇蘇聯。把糧食北運蘇聯去，那管你衆百姓凍餓與饑寒？破壞倫常把廉恥喪，那顧中華文化歷史五千年？還有那殘酷鬬爭與清算，同胞不能安樂田園，生死不能自己拿主見，明逼暗騙參軍到北韓。弟兄像人海驅上了前線，火海之下難得生還，聯合國爲了正義和平來參戰，他與中華有何仇嫌？再說那暗箭傷人的蘇聯可眞陰險，侵犯我的主權還要奪我錦繡的河山，東北的機器搬了去，趁火打刼強盜一般。可憐我們血汗的金錢被朱毛去進獻，還叫你妻離子散爲他陰謀去把溝塡，他在幕後牽線也不露臉，我無辜的同胞命喪在黃泉。誰是侵略誰爲正義也不必強辯，人民雪亮的眼睛早把他看穿，我中華的同胞心問口，難道說任割任宰就永遠墜深淵。與維護正義的朋友打仗心不願，爲虎作倀豈能心甘，眞自由眞民主得到人性的温暖，不比那雪地冰天共匪把人當做牛馬一樣般。自由奴役任你自選，那有個善良的人心不思漢？誓死不落朱毛手！一顆心回到臺灣！自由遣俘的義

旗遍地高擧，想得到自由的同胞全都如了願。可笑共匪洗腦恐嚇窮把個花樣變，失去了人心終歸是徒然，萬般毒辣與刁難，難敵我愛好自由和平的正義重如山。到頭來洗腦的幹部個個無法辦，只得乖乖的把字來簽。一月二十三來自由日，共匪必亡是自然，正義勝利終歸有，一二三來一二三！六筆三字意無窮盡，他是蘇俄共匪主奴的喪鐘響，他是強權暴政崩潰的開端，他是匪寇朱毛崩潰第一天。一萬四千義士雖然得救，大陸上受苦的同胞仍有萬萬千。民主自由仁義道德終歸獲勝利，那關鍵就在一月二十三。一二三來一二三，大陸的同胞聽我言，你一天要念他個千百遍，好比那反抗強權的那個號角宣，又好比那自由平等的救世眞語言。軍中傳出一二三，紛紛起義要殺匪幹，集體反正效忠我英明的　蔣大總統，掉轉槍口抗蘇聯。工人傳出一二三，齊心一意對漢奸，不出勞力爲他生產，殺賊那怕赤手空拳！農人傳出一二三，不受剝削也不再支前，自耕的果實自己享受，必殺朱毛報仇寃。學生傳出一二三，覺醒了迷途的好青年，從此不再把唯物八股念，要把那共匪的罪惡到處去宣傳。百姓傳出一二三，猶如大旱逢霖甘，反共義士就是好榜樣，萬衆一心擧高竿！共匪的幹部傳出了一二三，獸性自消人性還，棄暗投明猶未晚，不是首惡罪可原。一二三來一二三，上電桿，現牆垣，耳語、童謠到處傳，機關、軍中、公共場所時發現，禁不斷來抹不完。正義的號角傳遍了天下，唬得奸匪心膽寒，四面八方齊響應，裏應外合那怕他秧歌王朝不被推翻？先殺朱毛除漢奸，再雪國恥抗蘇聯，中華復興時不遠，世界大同萬萬年。

中華民國五十年鼓詞的歷史，我們還應當多留空頁，以備記述大陸淪陷這些悲慘年月裏，老百姓所說唱的。

彈詞

壹　被忽略了的史詩

陳寅恪「論再生緣」：

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容大意後，輒棄去不復觀覽，蓋厭惡繁複冗長也；及長，游學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其繁複冗長，實與彈詞七字唱無甚差異，絕不可以桐城古文義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而少時厭惡此體小說之意，遂漸減損改易矣。又中歲以後，研治元白長慶體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於彈詞七字唱之體，益復有所心會。衰年病目，廢書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

陳氏極看重「再生緣」的思想、結構與文詞。謂作者陳端生具有「自由及自尊卽獨立之思想」，而結構精密：

若是長篇巨製，文字逾數十百萬言，如彈詞之體者，求一敘述有重點中心，結構無夾雜駢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緣爲彈詞中第一部書也。

次論文辭：

彈詞之作品頗多，鄙意再生緣之文最佳，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功。」實足當之無愧，而文詞累數十百萬言，則較「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語矣。世人往往震矜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而不知吾國亦有此體。外國史詩中宗教哲學之思想，其精深博大，雖遠勝於吾國彈詞之所言，然止就文體立論，實未有差異。彈詞之書，其文詞之卑劣者，固不足論。若其佳者，如再生緣之文，則在吾國自是長篇七言排律之佳詩。在外國亦與諸長篇史詩，至少同一文體。寅恪四十年前常讀希臘梵文諸史詩原文，頗怪其文體與彈詞不異，然當時尚不免拘於俗見，復未能取再生緣之書，以供參證，故噤不敢發，荏苒數十年，遲至暮齒，始爲之一吐，亦不顧當世及後來通人之訕笑也。

抑更有可論者，中國之文學與其他世界諸國之文學，不同之處甚多，其最特異之點，則爲駢詞儷語與音韻平仄之配合。……此等之文，必思想靈活之人，始得爲之；非通常工於駢四儷六，而思想不離於方罫之間者，便能操筆成篇也。……撰述長篇之排律駢體，內容繁複，如彈詞之體者，苟無靈活運用之思想，以運用貫通於其間，則千言萬語，盡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眞實情感，亦墮世俗之見矣。……再世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油印本。據篇末題詩干支，此文當係民國四十二年後所作。）

彈詞中的史詩，還有二十冊的「安邦志」，二十冊的「定國志」，三十二冊的「鳳凰山」，全部六百七十四回，寫趙匡胤一家的故事。全爲七字唱文，說白極少，篇幅之弘大，歷史空前。其開場白：

筆塵春風費所思，玩之如讀少陵詩，句多艷語元无俗，事仿前人却有稽。但許蘭閨消永晝，豈教少女動春思，書成竹紙須添價，絕妙堪稱第一詞。

清道光己酉（一八四九）刊本的「安邦志」，學海主人序：

補綱目之遺，修史篇之失。

分明揭出史詩的意味，不過那時中國無這個名詞。明、楊愼的「二十一史彈詞」，雖可算得彈詞中最早的史詩，但寫得毫無情趣。還有大部頭的彈詞，像「西漢遺文」、「東漢遺文」和「北史遺文」，都是；長篇韻文描述，莫不有「修史篇之失」的意味。

清末民初，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四十回，不僅是悲愴的史詩，亦且爲慘痛的歷史紀實。病紅山人題詞云：

掩袂宮門太愴心，欲歌黃竹不成音，試編活歷維新史，當作元童叫上林。

李氏自序：

讀長生殿傳奇矣，至李龜年說開、天遺事，激昂慷慨，酣暢淋漓。又讀桃花扇傳奇矣，至柳敬亭、蘇崑生說揚州兵變，淒楚入骨，悲憤塡胸。由其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夫唐與明，迄今數百年，區區故簡陳編，後人猶悵觸無窮，低徊不置；何況神州萬里，

忽告陸沉，咸陽三月，同歸灰盡，愁形慘狀，薈萃一編，有不傷志士之心，而王國民之氣者，無是理也？庚子之役，海內沸騰，萬乘之尊，倉皇出走。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緘扎之所臚陳，詩歌之所備載，斑斑可考，歷歷如新。和議既成，羣情頓異，驕侈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幾幾乎時移世異，境過情遷矣。著者於是有國變彈詞之作，刪繁就簡，由博返精，自謂於忠奸賢佞之途，功罪是非之列，尙不隨人俯仰，與物周旋。

第十一回，寫洋兵用綠氣砲攻破天津，民衆慘苦之狀：

故使生靈遭刼運，破家亡產蕩無存；拋男撇女齊逃命，露宿風餐不像人。遇到官兵恣擄掠，若逢匪類即奸淫；洋兵蓄憤將仇報，碰着之時命亦傾。棘地荊天無路走，每從溝壑了殘生；死屍拋棄如山積，血水成河舟不行。慘酷情形寫不盡，這書中，十分只有兩三分。

宮廷裏面呢？

八國聯軍破帝城，天朝禁闕屬他人；百官逃匿無人管，宮殿生塵熠耀明。竟把天壇來牧馬，忍將木主當炊薪；鑾儀殿上無人跡，但只聞，臥榻之旁鼾齁聲。

另一類的彈詞，像白蛇傳，三笑姻緣，珍珠塔，長篇韻語來描述歷史或傳說的人物、故事，何嘗不是史詩之作。

由於陳寅恪的啓示，一向認中國文學中少有史詩的觀點，應該有所修正了。依從這修正的看法，我們將不會說，「孔雀東南飛」之三百五十七句，一千七百八十五字，爲中國的第一首長詩。蔣瑞藻的「小說考證續編」卷一，所以引錄了「閨媛叢談」的話。

天雨花彈詞，共三十餘卷，而一韻到底，洵乎傑作也！

陳定山「梁祝故事」，有一段話與陳寅恪的看法相同：

古詩裏有一篇孔雀東南飛，治詩的專家認爲是中國最長的詩，但不知道牯嶺有一篇梁山伯祝英臺的山歌，却長達一萬三千五百多字，這和莎翁的詩劇有什麼分別。它裏面除了七字唱句之外，還包含着十想郎（祝唱），十歎（梁唱），十送郎（梁祝互唱），十二月相思（梁臨死唱），十哭郎（祝祭墳時唱），歎五更（梁祝均有獨唱）。而在祝英臺棄異而叙的時候，有一段：

見過爹娘進綉房，打開箱篋挽衣裳。

上身穿起紅綾襖，八幅羅裙色姜黃。

梳頭還把光來光。

這和木蘭辭的「開我東閣門，坐我舊時牀……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措辭傳彩，有何軒輊？（所著「春申舊聞」下篇，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晨光月刊社八版）

按，我國少數民族，多有長篇史詩式的歌謠，傳述其「初初開始天地人」的歷史，如抗戰中陳國鈞的「貴州苗夷歌謠」，陳志良的「廣西特種部族歌謠集」，都有所錄。事涉他篇，不多贅述。

貳　彈詞與鼓詞

彈詞和鼓詞，是講唱文學中南北的兩大支。有人說，鼓詞是斷片的故事，好像短篇小說；彈詞是整體的描述，好像長篇小說。彈詞不及鼓詞雄壯，而細膩過之。都在清代為盛。陳汝衡「說書小史」云：

明清之交，彈詞漸盛。清初富家巨室，喜蓄瞽者，教以彈唱。降及中葉，此風可稱極盛，清季仍有為之者。至若瞽女唱書，蘇州自昔有之。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盲女撥琵琶。縱少秋波橫翠黛，也多春色照紅霞，一樣鬢堆鴉。」今廣東尚有此風。（民國二十年二月商務版）

彈詞和鼓詞一樣，源於「變文」的蛻化，兩者甚相近似。譚正璧「中國文學史」，所以認為楊愼的「二十一史彈詞」，只能算作鼓詞，因其韵味不像一般的彈詞。這種混淆，老早就已經存在，明、臧懋循「仙遊夢遊二錄」序云：

若有彈詞，多瞽者以小鼓拍板唱於九衢三市，亦有婦女以被絃索，蓋變之最下者也。

李家瑞「說彈詞」，特別討論到彈詞與鼓詞的分別問題，他認為：

用小鼓拍板的說唱，必是鼓詞無疑，但婦女們用絃索說唱，那又是彈詞了。這是彈詞和鼓詞在音樂上最主要的分別，但明朝人已經就不能分清楚了。後來的人，一見有說有唱的東西，即稱之為彈詞，其實有很多是說唱鼓詞。

彈詞及鼓詞，在歌唱的時候分別它，比較還覺容易，若在話本上來鑒定它，那就困難多了。因為彈詞裏敘事體的話本，和鼓詞差不多一樣的，刻這兩種詞的人，也都是用一樣的形式，說白都是連寫，唱詞都是斷句，甚至於每段首尾附加的詩詞，也是極其相近。那末，彈詞和鼓詞就不能分別了麼？非然，彈詞裏有一種代言體的話本，其形式與劇本相似，不至於和鼓詞相混，即敘事體的彈詞，也可以看它的韻脚，斷定它不是鼓詞。彈詞所用的韻，即是普通的詩韻，而鼓詞則用十三道轍，這是絕不相通的，細看即可以明白。（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商務版）

還有的分別，自是文詞的溫柔細膩與雄壯豪爽，以及故事上的兒女與英雄。關於描寫的細膩，流行着一個笑話：

聽人說唱彈詞，敘述一個婦人鞋帶散了，俯下身體去扣上。說了一天兩夜，這婦人鞋帶還沒有扣好。

「清稗類鈔」，論這情形說：

昔人謂善評話者，於水滸之武松打店，一脚閣短垣，至月餘始放下，語雖近謔，然彈詞家能如是，亦豈易耶？

惟其細膩，在文學描寫的技巧上，乃為可貴，這是現代文學批評所公認的。

彈詞的稱謂，古今說法頗多。明時叫「陶眞」，也作「淘眞」。明、田汝成「西湖志餘」：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眞。大抵說宋時事，蓋汴宋遺俗也。後來撥弦索唱珍珠塔、玉蜻蜓者，卽其支流也。清、范祖述「杭俗遺風」又叫「南詞」，起先是浙江一帶說法，後來擴展於北方。清、范祖述「杭俗遺風」：

南詞，說唱古今書籍，編七字句。坐中開口彈絃子，打橫者佐以洋琴，名曰「洋二百」，蓋坐中工洋一元，而打洋琴者工錢二百也。每本四五回，稱爲唱書先生。

南詞也稱「平湖調」。清、蔣士銓「京師樂府詞」，有首「唱南詞」：

三絃掩抑平湖調，先唱攤頭與提要；高談慷慨氣麤豪，細語纏綿發忠孝；洗刷巫雲峽雨詞，宣揚却月批風貌；冠纓索絕共歡譁，玉筯交頤極傷悼；蜜意惑人最慘悽，談言微中眞神妙。君不見杭州士女垂垂手，聽詞心動鸞皇偶；父母之命禮經傳，婚姻私定南詞有。

至今寧波、紹興，稱彈詞爲南詞。寧波又叫「文書」，以別於英雄豪傑的「武書」。這一帶地方的「唱書先生」一到上海，便稱其所唱爲「四明文書」。福建人稱爲「評話」，楊蔭深「中國俗文學概論」：

在福建，聞有「榴花夢評話」一種，多至三百餘本，可謂彈詞中最長的作品。（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世界書局版）

廣東稱「木魚書」。清、吳趼人在光緒三十一年刊行的「新小說」二卷七號，載其「小說叢話」云：

彈詞曲本之類，粤人謂之「木魚書」。此等木魚書雖皆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述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父贖罪等事，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必得一極良之結局。婦人女子，習看此等書，遂暗受其敎育。惜乎此等木魚書，限於方言，不能遠播耳。

叁　聽書吃茶的韻味

狄膺「吳韻序言」：

余於文藝無所不愛，已所不能者，愛之更甚。彈詞爲吳郡韻事之一，數十年來印像堆積，得機會一表白，樂甚！

余家太倉之潢涇鎭，茶園時有書場。有凌德園者，大廳臨瀉茜涇，後爲陸氏竹園，水明木瑟。余二十歲前，初知戀愛，偕某氏妹聽王鳳卿、姜鳳笙以每日下午，柔情綺遇，有時相顧互睞，詞中節目若有爲余二人道者。

崑山人設宴祝生辰每以夜，名之曰燒夜香。余四十初度，王沂仲、徐冀揚諸丈於吳味農家廳事，列崑山石四十架祝嘏。醉霓僊自蘇州來，爲彈唱數曲。

葉楚傖先生於南京城北建蘇州同鄉會，落成之日，崑曲外邀蘇州名家彈詞。彈詞較崑曲易解，每場滿座。其時沈君匋任遊藝提調，余往點品，衆賓臚歡，演奏者特別賣力，非尋常會書可比。

余四弟住蘇州，余以周末往，近則吳苑臨頓路護龍街，遠至閶門外，甚遠則至木瀆光福聽書。熟人熟書，演者每爲臨時改動關目，旁人詫爲奇遇，不知演者與聽者係多年老友。某次余爲蘇州彈詞家邀往光裕社演講，雖未怯場，亦未見出色。

趙仲英丈能背誦開篇甚多，云在金號中及其上海宅中每日上下午均有數檔，諸名家各演拿手，互有噱頭。余家每逢尊長生日，請親友陪壽星聽書十日或二十日，既歡娛亦清靜。沈復初之老母，設茶乃有醃菜、花生、豆腐干、乾糕數碟，謂人生快事，乃在聽書吃茶，謂在三弦琵琶之後，談論劇情，庶不至提家常瑣屑。

華社諸先生清趣互證，於民國四十年之夏，成立票房，切磋琢摩，聲調增美。朱庭筠、薛宏彬、盛磐耕、范塵鶴、蔡善本、程一雷、程松甫、戎之仁、徐學耕、楊錦池、季炳辰先生各有擅場。在天涯海角，保留吳韻，亦予流亡人士以大安慰。余所常往之蘇、松、太月會，父老姐妹尤酷愛之（載「吳韻集」，臺北華報版。）

狄氏此文，不啻爲民國彈詞小史，敍述了蘇州上海一帶演唱彈詞的情形，並說到臺灣之一線相承，還有聽書吃茶的韻味，以及彈詞藝人與文人學士之交遊。

唱崑曲的藝人，多半善唱彈詞，如李阿泉：

他最得意的戲，便是牧羊記的蘇武，長生殿的郭子儀，交印的宗澤，能唱得聲容並茂，盡善盡妙。尤其是長生殿中一齣彈詞，眞唱得賽如當年李龜年，把他暮年落拓光景，演唱得逼像認眞，聽他的人，都得下一些同情之淚。有一回，他貼着彈詞劇報，來看的人，端的是人山人海，戲館門前，貼上客滿條子，如同沒有掛貼一般，要看的人，依舊是潮水般的推擁進來。結果，把走路的廊下都立了人。招待的案目，也沒有招呼觀者的辦法，嚷嚷吵吵的塞滿了一院子人，無一個不是來瞧他這齣彈詞的。只等他登場，挾着琵琶，門帘一起，走將出來，四廂裏霎時靜悄悄的鴉雀無聲；待他一開口「不隄防」三個字，方吐出口，那嗓音，好似春雷般的響亮，誰聽了都說一聲不差。（民國十九年二月，「戲劇月刊」二卷六期，黃南丁：「度曲者」）

肆　吳音嗲語的色調

在語言用字上，彈詞有「官話的」與「方言的」分別。前者如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和天雨花、筆生花、鳳雙飛等。後者如三笑姻緣、玉蜻蜓、珍珠塔，是蘇州話來寫的；還有福建的「評話」，廣東的「木魚書」，皆用當地方言土語描述。要聽唱道地彈詞，必須是吳音嗲語，一口蘇白，才有不折不扣的味道。正如鼓詞中的京韻大鼓，如果出之山東腔、河南腔、山西腔，那就走了板了；甚至連保定、天津、乃至北平鄉下的口音也不作興，那就變成「怯大鼓」了。（參閱鼓詞篇「鼓詞藝人」）

吳縣、張瘦碧「蘇州彈詞」：

這是純粹屬於蘇州的特別道地的地方藝術，所以出言吐語，必定要以純正的蘇州白，說得一口清脆悅耳的吳儂軟語，在臺上指手劃脚，描摩入微。彈詞流行的區域，輻輳相當狹窄，除了京

滬沿線一帶以外，只有浙省的杭、嘉、湖等地，其他地區，絕少有彈詞的蹤影。換句話說，凡是聽得懂蘇州話的地方才有彈詞。（民國四十八年中央日報「戲劇春秋」，月日未詳。）

試舉二例。其一、玉蜻蜓：

（老旦白）啊，大爺！好些了麼？（小生白）呀！那個叫我？（旦白）大爺！當家在此望你。（小生白）哎！當家你來了麼？我正要同你說話，啊唷！疼痛得很噓，你來扶我一扶。（旦白）呀！來了。（唱）志貞扶了申公子，一忽翻身向臥牀。（小生白）呀，當家！恕小生不見禮了。（老旦白）呀，大爺！貧尼問候來遲，望勿見怪！（小生白）哎！我不怪你別的呀，（唱）只怪你，不肯放我回家去，小生一心念家鄉，懇求普太行方便，勝往名山燒寶香。（老旦白）呀，大爺！你病得這地步，還想回去，這是斷斷不能够的。

這一小段，對白言詞雖少有蘇州話，却見其嗲聲嗲氣，是鼓詞所無有的韻味。其二、描金鳳：

（唱）錢飛苔聞言急沉沉，叫天叫地叫神明，可憐一個徐公子，宦家公子年紀輕，此等兒郎眞可惜，好一個風流美貌人，如今做了刀豆鬼，阿吓我個天地无眼睛。（白）若說錢飛苔，快活子半生半世，從來勿曾哭歇個；无酒吃個日脚末，无非氣氣罷哉，也勿曾出過眼淚。（唱）此時爲了徐公子，不覺傷心苦斷腸，眼中流淚號淘哭，擲脚捶胸大放聲。（白）阿吓！我個女壻大爺吓，早知到俉要殺豆末，到勿如凍殺雪里向更好吓。（唱）雪里不死刀里死，阿要氣殺人來苦殺人，叫我阿翠終身无了局，雖然勿是大鄉紳，无擺佈將他另對親。（白）嗳！乖子里朵温娘，早知是介末，勿對子故個牢親哉？舍個見神見鬼，三歲連姻，描金鳳爲聘。

右例，白字、借字，均如原書照錄。「刀豆」應卽「刀頭」，「殺豆」乃爲「殺頭」，是十足蘇州話腔調。

彈詞中開場引的詩詞，多很文雅。如珍珠塔：

（詩曰）綠樹蔭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場，且把新詞按律揚。（引）困守墳堂，萱親兩鬢花。顯揚有志，何日傳風光。缾罍常罄恥自言，青衿憔悴有誰憐？堪嗟世事風波惡，不重斯文只重錢。

彈唱到正文，就雅俗共賞了：

小姐是，一見珍珠兩淚抛，心中猶如塑萬刀；啊呀不好了！一定是謀財命招凶事，一定是中途把大禍招。小姐但請放心，丫頭早已問根苗，他的兄弟名喚邱六橋，只消報得東君曉，報到當官三木敲，不怕強徒不肯招。（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四日香港「天文臺」，阮文達「再談珍珠塔」所論。）

再如「雙玉盃傳」的一段六字道白，清新雅致，雖也夾入一句極村野的罵人話，却不顯得粗鄙：

我受你們之托，生意拿來丟脫。特地到着張家，不道先經踱出。娘娘要好烹茶，叫我安心等歇。仰亭少刻歸來，手裏拿子物色。我就將言細講，正尾從頭直說。張權雙手連搖，頭頸幾乎搖脫。他云你是財翁，他却貧來咋骨。則非戶對門當，貴賤高低各別。應知名分攸關，此事如何使

得？仰祈致意年高，令姐須當別適。我曾婉轉而言，他總咬釘嚼鐵。反言人若忘恩，只算王巴狗含。聽他如此之談，叫我如何落搿。

如此詞句，通過彈詞藝人的表演：

唱時娓娓動聽，白時有聲有色。精於此道者，往往溫而不火，頭頭是道，並且隨時能引經據典，旁敲側擊，甚至眼前景物，隨手拉進書內，所謂死書活說，格外能受人歡迎。（張瘦碧「蘇州彈詞」）

伍　開篇

彈詞之有開篇，亦如歌謠、諺語、古詩之有起興。正因其脫胎於宋人話本，每一短篇小說，皆有一個小故事作引子。陳汝衡「說書小史」「開篇」云：

彈詞家於彈唱正書之先，往往理弦吟唱韻文若干句，名曰開篇。其材料或取舊有之詩詞，或即景生情自編韻語，或剌取報章時事為之，以娛聽衆。考開篇源流甚遠，宋代教坊樂隊，已有樂工等之致辭。小說戲曲之有致語及楔子，亦是此意。相傳羅貫中本水滸傳，每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謂之致語。宋元話本先之以閑話或詩詞開場者，謂之得勝頭廻，亦曰入話。「京本通俗小說」中之「碾玉觀音」，以咏春詩詞若干首為入話，殊與今日之開篇相近。此種詩詞，意即施於弦索為說話人所彈唱者。

清末，馬如飛的「開篇」最有名，他自作自唱。光緒十二年上海刋有「馬如飛先生南詞小引初集」。民國以來，彈詞如演唱短篇，多所取資。阿英「彈詞小說評考」，認為：

馬如飛的開篇，是從北方的鼓詞裏走出來的，實際上是少有南方彈詞的氣氛。（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中華書局版）

因其，明快簡潔，而描述周到，音韻鏗鏘。

臺北華社印的「吳韻集」，有一半內容屬於開篇性質；還有一半，是大部彈詞錄音片的選唱。略舉其開篇名目：

九子念孫，三十六盤，上壽，半字，江北夫妻相罵，東北開篇，美人關，哈哈笑，甜酸苦辣，集錦開篇，蕁魂，喜字，說書明星，燈下勸妻，剝腮豁，寤三夜嘆，朱買臣休妻，杜十娘，周瑜托夢，狸貓換太子，寶玉哭情，鶯鶯拜月。

「說書明星」篇，則有關民國彈詞的歷史：

姑妄言之姑妄聽，說到前輩先生魏鈺卿。飯牛翁早立程門雪，沈儉安常搭薛筱卿。更有筱儇鍾氏弟，眞傳衣缽只有三四人。現形說法人人贊，響彈響唱夏荷生。謝門弟子徐雲志，兩字唱來停一停，果然異樣好聲音。王再亮岳傳超超等，張少蟾慣唱雙金錠。周玉泉，學斯文，扮像書中金貴升，面孔文縐縐，衣裳角琳琳，三師太請他做有情人。馮子美，唐鳳春，絃索琵琶噹瑯叮，雙夢奇緣情節巧，俏聲音鈎落衆人魂。祁蓮芳，陳蓮卿，陳為母舅祁為甥，小金錢小得有架形。

陳瑞麟，楊仁麟，二人一對玉麒麟，九絲絲絲住白蛇精。唐竹坪，王蘭生，蘭芳空谷竹虛心。落金扇子黃金色，唱出堂樓陸慶雲。趙家四代描金鳳，獨一無雙趙筱卿，可惜已歸天上去，人間不得半回聞。啼啼哭哭孤兒子，現代孝子算趙鶴蓀。三國志，推黃兆麟，長板坡，活趙雲，先贈馬，後封金，有聲有色有精神，頂好一聲三將軍。王似泉搭擋劉天韻，伯虎文賓祝允明。蔣賓初說噱天然老，彈唱之間口齒淸。想着蔣如庭，長搭紫陽朱介生，四三弦彈得答倫倫。王綬章一件倭袍舊，舊袍還傳周筱春。許繼祥英烈無火氣，說着跳牆常遇春，龍駒馬亦會必文文。侯九霞美麗雙珠鳳，八寶塔玲瓏彩色明。韓士良，田怡良，兵馬縱橫說得淸，特別外加花樣景，薛剛大鬧看花燈。兪筱霞，兪筱雲，霞是霞來雲是雲，雲霞合彩煥光明。吳氏三雄吳小石，多才多藝又多能，照相照完忙看相，韓柳莊再世術通靈，白娘連帶小青青。汪雲峯開講金槍傳，李伯康好算最斯文。還有那徐天祥、顧玉笙、蔣月泉、朱介人、楊振言、馮小慶、呂逸安、華伯明，都是後起之秀少年人。此等都是名家輩，說噱彈唱件件精，唯有區區一無能。

陸　孤鴻影與榴花夢

民國以來，一者社會生活多變亂，二者婦女地位、心性也多變遷。由於這兩大因素，少有婦人來寫長篇彈詞，而聽衆們也不復如前此有耐性，一部彈詞聽他一年半載了。「開篇」必然行時，好像短篇小說之特受工業社會所歡迎——話又說回來，當此太空時代，這看法，似乎要修正了。小詩、獨幕劇、短篇小說，固爲人欣賞，但更有人樂意閱讀長篇大著的史詩，多幕劇和長篇小說。彈詞新作之不多，可能還有一原因：傳統的彈詞數量非少，且其演唱，歷經藝人推陳出新的創化潤色，聽衆快意欣賞，無意他求。新作，朱介凡曾看到一部，李東埜的「孤鴻影彈詞」，連載於上海新聞報，甚得嚴獨鶴看重。民國二十四年新民印書館鉛印本，三十六回。茲錄其回目：

掃墓　酒樓　秋千　延醫　結怨　鬪草　探親　旅愁　懺情　蹈海

慈航　琴心　絮語　曉妝　侍疾　歡迎　試妹　家庭　跳舞　驚庬

落阱　探病　話別　戲蘭　屠狗　家書　許婚　墨蹟　失蹤　劇場

嚇詐　賣玉　緝捕　遺囑　結婚　鴻影

前節「彈詞與鼓詞」，提到楊蔭深「中國俗文學概論」所說的福建「榴花夢評話」，是一部篇幅大大超過「再生緣」的彈詞，楊氏在民國二十五年，只聽說有這麼一部大書。據易金「幕前冷語」：民國五十年之際，這部彈詞在福州發現了。「榴花夢」，是淸、道光年間福建女性李桂玉畢生精力所寫。三百五十七卷，四百八十三萬多字，以唐代中葉一羣閨秀，在兵荒馬亂中創功立業的故事作爲題材。只有抄本在世。

民國十三年，福州的翁起前，她那時已有三十一歲。原是個女子師範學生，嫁後光陰，心情鬱鬱，不能伸展抱負，其時，她讀到這部「榴花夢」，故事動人，但並不完整。翁起前決心續成此書，要爲天下婦女鳴不平。這也因爲在那個時代，中國婦女的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確是受到抑制，法律地

位，屈從於男性。

翁起前反覆構思，腹稿醞釀了十年，當其四十一歲在民國二十三年時，她和一位年長十一歲的親戚楊美君合作，化了八個月時間，續寫最後三卷，完成了三百六十卷的全書。她倆的共同筆名是「浣梅女史」。楊美君，愛讀書繪畫和刺繡，是福州鉅商游某妻妾五人之中的第三個小的。易金評論說：

這在當時環境也不可思議，所以她對家庭不滿，有機會就和翁起前搞在一起寫書了。

續作最後的結語說：

琴江女史有心人，謀續終篇寓意深，濶別相逢離亂際，急償夙願杞無因。共愧薄才頻縮手，狗尾續貂恐貽笑，多思引玉如可得，何妨權作拋磚客。情節勞伊苦構思，附驥執筆奚敢辭？每逢細節待斟酌，聯牀唧唧夜深時。續就三卷結三事，三六〇卷竟全書，草草寫成分道別，銜接脫臼實堪虞。海內知心如不棄，莫吝珠璣多指正。

這樣看來，民國五十年來彈詞的寫作，總應還有待我們訪知的。雖然，易金評論「榴花夢續稿」是：

婆婆媽媽，看來與原作李桂玉所寫的，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據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七日聯合報「萬象」副刊）

柒　木魚書

馬益堅說：

木魚書，是用粵省最普通的廣州話來描述的一種通俗的民間讀物的總稱，其體裁類似粵謳。

是則木魚書不僅僅爲彈詞，也包括了唱本；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這種「木魚書」的唱本，特爲廣東城鄉婦女所喜聽喜讀，正如蘇浙婦女之喜好彈詞。馬氏又說：

木魚書本發源於粵東，流行兩粵各地。舊式婦女，稍識之無者，感受印象最深。其影響民間思想，勢力之偉大，蓋與滿紙充斥仁義道德的聖賢詩書，殆有過之無不及。

據我所讀過的，可分爲：

㈠哀情的——包括戀情人的、和反抗禮教的

㈡修佛的

㈢演述革命事跡的

哀情的：

早知君似顏回壽，空門事佛免參商！洗盡紅塵歸釋敎，何使今朝咁（註）斷腸！無親可倚如萍草，哭泣雙眸似孟姜！

——寡婦訴寃

註：這樣也。

奴係雪梅秦氏女，當初指腹，我共（註一）你爲婚！虧我未逢夫面今日在此空房守，菽水承

歡事你老人！今大小（註一）臨墳來掛吊，略表當年結髮恩。初盃酒，恨未成，虧我十指尖尖炷爐香；墳前品物般般有，做乜（註三）如何不見我夫嘗？二盃酒，淚盈腮，血淚如珠洒墓臺。三盃酒，怨無緣，你個靈魂渺渺在山川。陰陽阻隔唔由望，真可怨！我個夫墳誰作件？願結來生未了緣。

註：一、同也。二、指妻妾。三、乜，何也，做乜即如何的意思。

——雪梅掛吊

青山綠水人何在？野草閑花路覺長！春光滿目無心賞，思前想後暗悲傷。記起當初負笈杭州去，走在中途遇着個（註）位姓梁郎，共佢萍水相逢情意合，三年共舘習文章。自從解舘分離後，點想佢在陰時我在陽，今朝把往事重提起，就是鐵石人聞也亦慘傷。

註：個，有這或那字的意思。

——英臺祭奠

修佛的：

世界任從日日扭（註一），各人自有各人修；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養子定知福份有，承爺田地永無憂。獨係奴奴條命醜，八字生成做女流，兒叫玉書奴叫錦秀，姓蕭人氏住在南州。

講到嫁夫原是假話，功名富貴亦是眼前花。嫁着有錢子弟貪聲價，三妻二妾幾咁嘈嘈（註二）；嫁着無錢亦係假，隔夜米何曾留過一揸；嫁着耕田無日暇，終之無日唔共佢托犁耙；嫁着賭錢常受罵，輸了番來（註三）就炒蝦（註四）；嫁着讀書子弟貪頑耍，丟人子女去鬧繁華。想去想番原是假，不如學道着袈裟。

註：一、日日扭，日日變亂的意思。二、嘈嘈，有厭惡可憎之意。三、番，回也，來也。四、炒蝦，粤語，一個侮罵他人的名詞的諧音。

——錦秀食齋

韓湘子，問言陳，門外誰人得咁夜深？我想此間一向都冇閑人到，細聽聲音似係女人。莫不是我誦經引動個的邪魔聽，抑或神仙下界試我齋心？我亦不同近日個的僧尼輩，正係見性明心不演塵！定是紅樓步月尋花柳，致此錯認我齋堂是係探親。請嬌及早他方去，莫來錯認食齋人。秀英苦，淚盈腮，我非係別人深夜到你門來，奴係秀英劉氏女，望郎千萬莫相推。

——夜送寒衣

演述革命事跡的：

陳敬岳此時心內憤，再把實行暗殺講你知聞：前者你在韜美藥房來往探問，個時就想共你去見閻君；又怕拖累同胞心不忍，是以就延時日未便施行。又探得你辦清鄉前往別鎮，龍江一帶我就把你來跟；見有幾號蠻船彎貼近，我在河邊等候幾個時辰。等你步行上岸我就施槍粉，不枉革命同志一點熱心，豈料你出入無門（註一）天咁謹慎，無奈扮着江湖一個賣藥人。再候數天唔得

把你來幫襯（註二），無奈羊城返棹覓地藏身；點想事勢唔成留我抱恨，只得再圖機會慢慢追尋。住在老城安心等，尋訪踪跡候到如今！個日聞你入城我就歡喜到甚，雙門底（註三）下見你車駕遙臨，立時行險我就心靈敏，炸彈連抛向地轟。今日謀殺你不成都算你夠運，唉！心着緊，牢籠今被困，得與温生才同路咯，死亦精神！

註：一、無門，即無一樣的意思。二、幫襯，即結果的意思。三、廣州市一條街名。

——行炸李準

（「民俗周刊」第七十九期，馬益堅：「從木魚書所得的印象種種」）

必須特爲提及的，是廣東海州的雷陽印書舘，在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這當兒，一連串的印了六七十種木魚書，普通唱本大小的篇幅。與一般唱本不同的特點：

1全爲七字唱詞，無說白。

2廣東方言。

3每冊線裝，多在五十頁以上。每頁兩面固定排兩欄，每欄八句，合計每頁三十二句。不像一般民間唱本，印得書薄字劣。

4老二號鉛字印，無俗體和簡筆字。但却儘多方言雜字，或是方言借代的字。

5就所見到的這十幾種木魚書看，都沒有標示著作人，也沒有序跋什麼的。這也是一般唱本的「規矩」。

雷陽印書舘何以有這樣作法的？值得考究。幸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了不少，可容我們探討。玆舉其書目：

金英投菴　湘子登仙　妻嫌夫老　妻嫌夫小　轅門罪子　美人圖歌　勸夫離友　大破天津
胡元殺妻　柳金進瓜　姻緣倒配　陳仕美歌　磨房相會　父子同榜　李文着箭　招親記歌　鄭恩
偷瓜　榜歌一集二集　祭煞賠花　藍橋分別　觀音現身　單出斷機　汪亞賴歌　花園相會　孔聖
歷史　八寶箱歌　古人問答　眞假狀元　名人情歌　通奸偷走　新唱姑娘　二十四孝詩歌　昇龍
節妻　獅子樓歌　通姦咬舌　拾羅帕歌　摩天嶺歌　偷應富貧　警世新書　賣身娶媳　抛洛陽
歌謠話　雷峯塔　梁山泊　反狀元　雙妖配偶　七屍八命歌　姻緣記歌　仙桃結胎　雙美團圓
綉樓生子　三字經歌　勸孝歌　東海嫁　花鞋記歌　分鹿夢　四女從夫歌　蘭芳草歌

其開口唱的爲首幾句，有一定套式：

君子賢良一概稟，典籍攬存事是眞，狀元作戲歌雙出，先覺前人後相傳。（眞假狀元歌）君子賢良概安座，靜聽樓臺表謳歌，全本就是姻緣記，三伯字名本姓梁。（姻緣記歌）君子賢良概安定，先覺後傳到于今，賊殺新官爲成套，工商士農請觀睼。（花鞋記歌）概安傍邊人濟濟，不是樓臺人講虛，四女同夫歌雙出，事是唐朝當衆題。（四女從夫歌）前漢後唐不用言，君子賢良概請望，不敢露出父尊諱，表雙貴圖爲戲橋。（蘭芳草歌）士農工商請一概，戲轉歌文創造開，表拾羅帕歌雙出，先覺後傳到于前。（拾羅帕歌）笙簫鼓樂響叮噹，濟濟高賢借目觀，金英投菴

歌雙出，今世覺傳古道人。（金英投菴）

再引一段「東海嫁」篇中描述的文句：

談談講講無幾遠，不覺早逢伱上村，提頭起望見學校，學生一棚在校園。園內學生乜眼見，操衫操鞋白邊天，嫜見操衫暗觸景，失意低頭不顧眊。眊睇望望這風景，景逼目前激壞心，現受景逼心亂擾，無誰給嫜訴苦情。情因翻面回這地，暗暮烏雲蔽滿天，那媽叫嫜趁猛去，無給暗暮儂哭啼。

字眼極土俗，行文不平順，造句多堆砌，自比不上「再生緣」的活潑雅韻，也比不上「珍珠塔」，但比內地坊間一般的唱本要高明，因其每種都構成長篇敍事詩的體式。述事中，可看出當代的生活背景。其究竟使用何種方言，尚待考證。按雷州半島有徐聞、海康、遂溪、廉江四縣和湛江市。徐聞、海康講海南島的「崖話」，遂溪除湛江市講「崖話」外，鄉間多講高州話（參雜廣州白話、崖話、客家話）及客家話，而廉江則多數講客家話。

寶卷

壹　源流

寶卷係以宣揚佛家義理爲主的俗文學，含孕於宋元，盛行於明清，而傳承下來。其初始，與唐代「俗講」，有其淵源。「通鑑」卷二百四十三，「唐紀」寶曆二年（八二六）云：

六月己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

向達「唐代俗講考」認定：

俗講一辭，不見於唐以前書。唐人紀此，最早亦止於元和（八〇六—八二〇），然其興於元和以前，似可以猜測而知也。（民國廿九年五月，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之一。當時，西南聯大教授論文油印印行的，數量不多，而皆精選，此可見我抗戰時期學術研究不因物力匱乏所限。）

又說：

俗講始興，只有講經文一類之話本，浸假而採取民間流行之說唱體如變文之類以增強其化俗之作用。……彈詞寶卷，則俗講文學之直系子孫也。

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雖一再盛讚文漵：

城中俗講，此法師爲第一。

但俗講「見識大雅」，向氏云：

至於俗講一科，以及文溆之名，竟未見於「僧傳」，則「因話錄」所謂「釋徒苟知眞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實其主因也。

這情形，一如寶卷所受到佛家的看待，雖不鄙棄，但也並不太讚許。由於：

1寶卷雖是宣揚佛教的謠俗作品，但其創作形式的發展，不免有「離經叛道」之處，尤其是明清的「左道」白蓮教，就是以寶卷宣傳其教義。先有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徐鴻儒之亂；至於清代教亂不絕，且僞稱「朱明後裔」，以「官逼民反」號召羣衆。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有林清天理教之亂。此兩次事件，皆與內廷太監勾結，變起肘腋。向覺明「明清之際寶卷文學與白蓮教」，有所指證。（民國二十三年六月，「文學」二卷六號。按，覺民爲向達之字。）

2佛家說經，希望化俗開悟，頑石點頭，但必求莊嚴境地行之。若於粗鄙嘈雜場所，像跑江湖人那樣逗人喜樂，講講唱唱，是不屑爲的。

3至於民間，拿寶卷來說因果，像「宣講善書」，又像「說書講故事」；或是苦行僧人雲遊四方，以之尋求布施，佛門子弟，當也並不反對。「歌謠周刊」一卷九十號錢肇基「通訊」——「南曲譜及民衆藝術中之孟姜女」有說：

寶卷，江浙間唱者謂之「說因果」，有唱有白，以鐵鈸一片擊而和之。江浙一帶——杭、嘉、湖、蘇、松、太、小茶肆中猶時見之，鄉鎮間尤多。又有一種「走江湖」，大半和尙裝束，手敲木魚，口唱寶卷，沿門求乞；與「說因果」有一定時間，一定地點者不同。

寶卷，也稱宣卷。顧頡剛對前面錢氏所言，加上了案語：

我們蘇州，宣卷與說因果不是一種人。宣卷是一人爲主，三四人爲輔；主者宣讀卷文，輔者俟其念完一句時和宣一聲佛號，他們用的樂器是木魚和小磬子。說因果是兩人對唱，一人執綽板，一人執銅片，相和而歌。宣卷現在尙多；但均改爲「文明宣卷」，受灘黃的同化了。說因果，在全蘇州城中只有玄妙觀一處，所說的故事只有「珍珠塔」一種，所以二者在我們的目光中截然不同。我們看「金瓶梅」，知道吳月娘是最喜聽宣卷的，宣卷的人是尼姑。

或說作「寶傳」，如：

輪廻寶傳，宣統三年，雲南昆明永昌榮刋本，有悟眞子敘。

妙英寶卷，其書本封面簽題「妙英寶傳」，民國三年四川刻本，有「西蜀雲龍氏」序。

據向達所見，也有叫作甚麼經甚麼懺以及科儀，論一類的名稱。

朱介凡「華山初遊」，記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之春，陝西婦女朝拜華山「說善話」：

女香客們，多另住一室。在西峯的那一晚，還聽到她們「說善話」。那是一位年輕的婦人，坐在炕上，以清白可聽的語音，執着本子唸誦，夾着韻語節奏和說白。圍着的婦人，皆細心諦聽，靜心領受。我請惠小姐去取了她們的本子來看，全是坊間印行的小册子。書名有如「醒世俗

說」，「俗語歌」，「積德免難」，「閻王樂」，「還陽寶傳」，「樹夾惡子」，「孟姜女哭長城」等。（載於民國三十五年或三十六年「旅行雜誌」，卷期未能確記。）

此記述足見：1老百姓瞻拜神佛，仰敬山靈，講說因緣報應起來，並不論它爲釋爲道。因華山寺院，都爲道人。2「說善話」所用的唱本，有俗曲、善書、寶卷、歌謠、諺語……等。3說唱的人與聽衆，都爲婦女。4民國四十年代的北方，寶卷還很流行。

相傳最早的寶卷，爲「香山寶卷」，又名「觀世音菩薩本行經」。其篇首云：

昔普明禪師於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獨坐期堂，三月已滿。忽然一老僧云：「公單修無上乘，正直之道，獨接上乘，焉能普濟？汝當代佛行化，三乘演暢，頓漸齊行，便可廣度，中下羣情，公若如此，方報佛恩。」普明問僧曰：「將何法可度於人？」僧答云：「吾觀此土人與觀世音菩薩宿有因緣，就將菩薩行狀略說本末，流行於世供養，持念者，福不唐捐。」此僧乃盡宣其由，言已，隱身而去。普明禪師一歷覽耳，遂即編成此經。忽然觀世音菩薩，親現紫磨金相，手提淨瓶綠柳，駕雲而現，良久歸空，人皆見之，愈加精進。以此流傳天下聞，後人得道無窮數。偈曰

觀音原住古靈臺　慈悲念重降臨來
化身千百億　顯現妙奇哉　普濟羣生類
心花一樣開
不問回回並達達　聞聲菩薩笑盈腮

這種受神感召而寫述寶卷長篇的話，自屬假託，不足取信。但是此寶卷，顯係高僧所撰，用句多佛經語，如「福不唐捐」，出「法華經普門品」、「玄應音義」：「唐，徒也；徒，空也。捐，棄也。」乃謂「福不虛棄」。偈語「不問回回並達達」，則爲俗語，似指回族與韃靼，今陝西諺語：

背裏把皇上也叫韃娃哩。（娃，陝西語，不僅指小孩，也稱年輕人，不含敬意，却有親暱味。韃，本係往年泛指北方異族，這裏則係指滿族。——朱介凡「我歌且謠」九八頁，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世界書局版）

其使用俗語，則正是胡適「白話文學史」所論斷的：

把經文敷演成通俗的唱本，使多數人容易了解。（民國十六年一月啓明書局印本，頁二一四）

北平圖書館蒐得「銷釋眞空寶卷」抄本一卷，和宋、元刻的西夏文藏經同在寧夏發現，當時有認爲係元代抄本；據胡適考證，則認係晚明之物：

卷中有一大段「唐僧西天去取經」的故事，可以證明此卷大概作於吳承恩的「西遊記」流傳之後。我的意思以爲「眞空寶卷」的著作，至早不得在萬曆中期（約一六〇〇）以前，也許還要更晚一點。我還有個旁證。我買得一部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北京刻的「清源妙道顯聖眞君二郎寶卷」，其中也有很多的「三、三、四」的十字句子曲詞，文體與「眞空寶卷」頗接近；

中間夾着許多散曲，有「清江引」、「一封書」等等曲調，又有五言和七言的句子。（胡著「跋銷釋眞空寶卷」，載民國二十年五、六月「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三號）

古本年代的鑑定，是有趣的，也是極繁瑣的眞理價值之探討。今後，也許可應用放射性元素來作太空時代科學的鑑定了。一九六〇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維勒特、李貝，就是因此出名的。

我們從典籍上考證，認定寶卷的源流，含孕於宋元，盛行於明清，而傳承下來，恰爲一千年的歷史過程。

貳　內容、形式

向覺明「明清之際之寶卷文學與白蓮教」：

這種寶卷文學大都仿照佛經的形式。長一點的分若干卷，卷分若干品；一卷或者一品末了並附有用駐雲飛、清江引、黃鶯兒、紅綉鞋、耍孩兒、鎖南枝、紅羅怨、浪淘沙、傍粧臺、綿搭絮、五更綿搭絮、粉蝶兒、上小樓、掛金鎖、四朝元、柳搖金、鴈兒落、步步嬌、羅江怨、朝天子、滿庭芳、青天歌、後庭花（以上俱見「銷釋印空實際寶卷」）、鳳入松、鷓鴣天（以上見「弘陽苦功悟道經」），五更梧葉兒、五更黃鶯兒（以上見「銷釋眞空寶卷」），白蓮詞等曲牌所寫成的小曲。所用的曲牌以駐雲飛、清江引、紅綉鞋、黃鶯兒等爲最習見。大都用一篇七言的讚同偈爲全卷的開始，以下則語體的散文同韻語相間而出，韻語有時是五言或七言，有是三、三、四的句子，也有時是五言或七言之後，間以一段三、三、四的句子的。文章大都敍說教中老師求道的經過，或者借一段故事來勸懲世人，宣傳教義。

試先看寶卷開始的形式，以及其拈香讚頌的儀則。如像五祖黃梅寶卷：

先擺香案　　開卷舉讚

五祖寶卷纔展開　　諸佛菩薩降臨來

大衆虔誠齊念佛　　能消八難免三災

却說湖廣黃州府黃梅縣，有一座名山，名喚黃梅山，山上有一禪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大字木板本，二卷。從紙質考察，係民國刊本。）

劉香寶卷：

先排香案　　後開經偈　　香讚

爐香乍爇法界蒙熏諸佛海會悉遙聞隨結祥雲誠意方殷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三稱

寶卷初開起　香風滿天下　偎如多寶藏　福引廣無邊

劉香寶卷初展開　諸佛菩薩降臨來　善男信女虔誠聽　增福延壽得消災

蓋聞劉香寶卷，出在大宋眞宗紹元年間，山東太華山棨金鎮上，有一人姓劉名先，一生正直，心性公平……（民國二年菊月重刊，衛輝府存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妙英寶卷：

宣設香案　高聲朗誦福壽團圓

妙英寶卷始展開　大衆誠心念如來

卷中句句消災障　妙諦行行出塵埃

今日虔誠來上會　能消八難免三災

三寶佛天齊歡喜　諸佛菩薩坐蓮臺

却說大宋年間，太宗天子治國東京，太平莊上有一長者，姓徐名文慶，同妻劉氏，年近四十無子，單生一女，取名妙英……（民國三年四川刋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歌唱部份，有的寶卷，長短句變化活潑，有似鼓詞、彈詞的格調。如修眞寶卷：

……忽然想起一事緊　未退姻親悞了人　不如修書來指醒　有緣同修念觀音　若是無緣另改聘

退親文約有把憑　春秋當時主意定　燈光之下寫書文　七字頭上添三字　攢成十字說根生

上寫着陳春秋頓首轉拜　尊一聲李小姐細聽開懷

我和你成姻緣前世註載　二家的父和母喜笑言開

有媒證來說合到老不改　周公禮配陰陽古往今來

兄今日寫來書別無心歹　是爲兄看破了酒色氣財

……公子說：「我乃宦宦之家，把你一個瓜兒就買不起，無非銀錢不是？」貧婆道：「二位相公，你只知人間洪福，不識仙家妙用，你且聽我道來：

賣瓜歌　歌賣瓜　瓜藤何處長根芽

瓜子種在西土下　青藤綠葉開黃花

開黃花　不發杈　藤牽西土東海巴

疊轉崑崙青幽雅　春長夏茂花發芽

花發芽　要開花　花香龍虎看守他

花開八萬四千朶　和合二仙笑哈哈

笑哈哈　要結瓜　又怕狂風吹散花

結個瓜兒如斗大　得飲瓜兒坐蓮花

劉香寶卷，每逢唱詞的前兩句之後，卽跟着唸一聲佛號：

……劉光送出店門，含糊答應，不敢違拘。口口聲聲說道：是，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　山水相逢結好親　南無阿彌陀佛

馬忻打獵回家轉　劉光飯店暫消停　抬頭看見劉香女

就起謀心要定親　眉淸目秀生得好　相貌出衆女釵裙

灶君寶卷，先宣佛號，才開始唱句：

南無阿彌陀佛

灶君寶卷已初開　諸佛菩薩降臨來
過往神明來護佑　十方三界共徘徊
若有誠心聽宣講　能消八難與三災
有緣聽我宣全卷　無緣不聽是痴獃

叁　寶卷的旁枝

下擧浙江紹興的老婆經，淨土宗的歌謠化，祭灶君歌，請舍人歌咒詞以及黔北的佛偈子，都要算是寶卷的旁枝，其文學、宗教的意義與價值相同，形式全爲唱詞，篇章很短，也都是婦人傳唱，但沒有以寶卷爲名。

浙江紹興的老婆經：

念念螺螄經，日裏沿田塍，夜頭沿沙灘，大官小官大籃小籃拖進去，一桶水漂我活，一蓬火焱(音讀作燒)我熟，尖嘴婆娘挑我肉，饞嘴婆娘吃我肉，東壁笆一把売，西壁笆一把売。一隻老雄鷄走帶出來，哥，哥，哥，地藏王菩薩看得眼淚和把落！

又：

半夜念佛苦修行！念得佛來管自身。有朝一日無常到，狂風大雨吹動身，頭上勿見天和日，地下勿見步高低。前頭勿見親男女，後頭勿見親丈夫，陰間槪(這樣)受苦，還欠早修行。

又：

念念兒女經，我養兒女實苦命！輕輕抱，輕輕放，輕輕細步出房門。只怕閑人叫一聲，出驚大怪多苦辛，望得成人來長大，忘記爹娘半點毫厘絲忽勿値銀！(「民俗周刊」第七十五期，葉鏡銘所述)

董作賓「淨土宗的歌謠化」：

南陽的老婆婆，多信仰佛敎，奉「淨土宗」派。有佛堂，有師傅，也做焚香禮拜工夫。淨土宗本有經典，像阿彌陀佛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等，晉時已傳入中國。她們却不知道這些，只知有「阿彌陀佛」，於是自己杜撰出種種經典，而用歌謠體式，故我們叫他做「歌謠化」。

「老婆經」，是一般人爲她們肇錫的佳名。她們很尊重這種經，互相口授，視同秘寶，不輕易傳人，很難採輯到手。倘然這「經」給肉食者口中念了一遍，便造下極大罪孽。爲這信念，大家也就守口如瓶了。

老婆經多半是描寫生活，宣傳道旨的。

一、拐棍兒經

拐棍經，拐棍經，拐棍開花一「朋會」(花開時細瓣四綻之狀)。上把斜，下把滑，要那兒女不中ㄓㄨㄚ(註一)，兒長大，隨妻去；閨女長大隨夫行，撇個老婆兒孤零零，半夜三更念眞經。眞經念了六十本，只聽天鼓響一聲。小鬼判官往後站，我給閻王對對經。對的閻王哈哈笑，對的小鬼兒歪戴帽。伸開簿子看，陽壽還有五十年，南無阿彌陀佛。(註二)

二、白菜經

小白菜，就地黃，從了吃齋忘了娘。等着吃齋功勞盡，一雙爹媽上天堂。南無阿彌陀佛！

三、鯉魚經

小鯉魚，一扎（註三）長。騎海馬，上天堂。勾回頭，囑付娘；少吃瓜果多吃糧。勾回頭，囑付妻，少擦宮粉門前立！八幅羅裙鋪在地，只見吃齋東海去，沒見吃齋回家裏。手拿鋼剪剪頭髮，推開廟門是我家。南無阿彌陀佛！

還有香爐經、笤帚經、豆芽經、蘿蔔經、石頭經、線蛋兒經、烟袋經等。（載「民俗」十七、十八期合刊）

註一：南陽方言的切音字，爲「作吓」二字之切音。而「作」ㄗㄨㄛ之聲又小變爲ㄓㄨㄛ。吓則別爲一切音字（甚嗎ㄧ麼ㄧㄕㄣㄇㄚ之合音）讀爲ㄕㄚ，再合而切之則爲ㄓㄨㄛ。其實，此音可代表三字，卽「作什麼」也。汴人讀作爲ㄗㄨㄛ，故說此語爲ㄗㄨㄚ。

註二：法花珠林稱「南無、或作南摩，或作娜謨，又或作納慕，娜謨，那模。」皆是梵語譯音，意卽合掌稽首之謂。南陽讀南爲ㄋㄢ（古音收唇爲ㄎㄚㄇ）讀無爲ㄨ，獨于此處讀ㄋㄚㄇㄨㄛ是，合南ㄋㄚㄇ，無ㄨ，阿ㄛ三字成音，南字猶讀古音也，讀全句則爲「ㄋㄚㄇㄨㄛ彌陀佛」。

註三：南陽稱大指中指之間爲一扎。讀ㄓㄚ上聲。

祭灶君歌：

一碗流水兩顆葱，送我灶爺上天宮，你爺對給他爺說，就說我家甚是窮，多帶皇糧少帶災，再帶財寶下界來，多帶跑馬射箭，少帶穿針搭線。

祭灶，在臘月二十三日夜間行之。要說：「老灶爺乾糧，十八乾糧有數事。」這是給他放十八個餅，同時有一碗水，水內有草，料，五穀。還有兩顆葱及灶糖。照此歌唸三遍，把水潑在門外，便算送灶王爺上天了。（「民俗周刊」第七十四期，袁三英「河南除夕風俗」）

這歌，應是明、淸兩代就有了，一直流傳到如今。第二句最見出老百姓的口吻，是「你灶王爺對他天宮玉皇爺說」的簡略。這歌的主旨，在求平安與財喜，反映出中原地帶的災亂與貧窮。這種可嘆息的情形，不要說是深入民間，就是過境旅客，從平漢、隴海鐵路火車上，也能淸楚看見這地方災亂與貧窮的景像。

「請舍人哥咒詞」的全錄：

一柱名香透天庭，二柱名香請神明，三柱名香三拜請，拜請臨水陳夫人。家住福建福州府，閩縣地方下渡人，開寶元年正月半，亥時生下奶一人。一歲二歲多伶俐，三週四歲奶聰明，五歲六歲學針黹，繡龍繡鳳繡麒麟；七歲八歲攻書史，詩詞歌賦件件能，九歲十歲去食菜，日夜奉伺觀世音；十一十二知世事，分付爹娘莫做親，奶娘不是凡閭子（註一）乃是觀音化二身。奶娘十三去學法，法王名字許眞君，眞君見奶微微笑，十部天書傳周全。奶娘學法三年足，騰雲駕霧轉家庭，結義十宮十姐妹，十宮姐妹法高強。天上渺渺是娘將，地下茫茫是奶兵，行法之時天大暗，收法之時天大光。元元二年天做旱（註二）巖碑發火好驚人，奶娘脫胎去祈雨，化身變體下江中，左執龍角右執劍，頭戴橫額身縛裙，奶在江中禮做法（註三），長坑野鬼到來臨。蔴墘四角沉三角，咬指血雲到閭山，法主看見血雲到，徒弟有難在江中。法主撥出四大將，變化四頭鴨㹀仔，

四頭鴨㹭好厲害，長坑看見走脫逃，片時滿天下大雨，救了世間萬萬人。許年皇上生太子（註四），旨道請奶斬白蛇，可恨千年長坑鬼，無道千年白蛇精，焚山破洞除妖怪，此蛇被奶斬三唐（註五）。年年駕到娘宮殿，處處奉伺奶香烟，天靈靈，地靈靈，拜請靈通三舍人（註六），靈通三舍騎駿馬，親身下馬度僮身，度過僮身透陰府，度過僮身透花埕（註七）。急急行，急急走，大路也好行，小路也好走，大路透陰府，小路透花埕。橋上看花花不盡，橋下看水水長流，莫聽老人講古典，莫聽秀才話文章。古典好聽務日子（註八），文章好聽着留神（註九），務仫做戲汝莫看（註十），務仫唱曲汝莫聽，黃土嶺尾汝莫去（註一一）大路石板行轉梨（註十二），奴奉閭山法主如律令勅！

註一　奶娘，即指「臨水奶」。

註二　元元，未詳。

註三　禮做法，正在行法也。

註四　許年，那一年也。

註五　三唐，三段也。

註六　僮身，神媽也。

註七　透，到也。花埕，傳說係陰間地名。

註八　務日子，言將來尙有時間。

註九　務留神，須費精神也。

註十　務仫，有人也。

註十一　黃土嶺尾，傳說亦陰間地名。

註十二　轉梨，回來也。

（據「民俗周刊」六十一、二期合刊，魏應麒：「道士師巫口中之臨水奶及舍人哥」）

段翰蓀所錄「黔北一帶的佛偈子」：

一個桃子半邊紅，遠山遠里來相通。進了佛堂親姊妹，出了佛堂路不同。捨得油臘對子燭，初一十五來相通。

一個白鶴飛過江，口頭含根紫檀香，人人問我白鶴趕甚去？南海岸上去燒香。

一顆珠子兩頭空，一根紅線繫當中；不是紅絲繫得穩，如何落在佛門中。（民國十四年四月，「歌謠周刊」一卷八十八號）

肆　哭娘經

民國三十年夏，朱介凡在四川成都買得湖北、四川的唱本幾十種，有一本「哭娘經」，民國二十四年印本，木版刋，形式粗劣。其內容是：

新刻懷胎報恩哭娘經書

世人須當報親恩，父母恩情似海深，十月懷胎受苦楚，三年乳哺費辛勤。……（均引前四句

爲例）

新刻女哭娘經報恩全書

先哭一聲我的媽呀，後哭一聲我的娘哪！撫兒撫女苦情況，十大憂愁媽心傍。

花文兒哭娘訴恩書

我娘不吃陽間飯，一盞孤燈來照喪，衆公消停且雅靜，聽聽女兒哭雙親。

散花女哭娘恩全書

孝兒孝女穿衣裳，提起衣裳想爹娘，爹娘穿衣愛潔淨，三天兩天換衣裳。

新刻女兒哭娘經路引全書

一頂麻冠光匡匡，帶在頭上孝爹娘，爹娘養兒臨岔降，有帽與兒遮風寒。

散花哭引全書

訃書貼在大街上，諸親六眷見了忙，諸親紛紛臨門降，開奠殺猪又宰羊。

花文十二月報恩全經

正月春水綠洋洋，孝子靈前哭爹娘，年酒不見爹娘吃，年肉不見爹娘嘗；去年拜年爹娘在，今年拜年爹娘亡，思想爹娘難得見，大年初一哭一場。二月白花滿園香，孝子觀花想爹娘，爹娘難比花一樣，花逢春時又還陽；去年花開爹娘在，今年花開爹娘亡，思想爹媽難得見，手攀花樹哭一場。三月清明天氣長，孝子上墳想爹娘，爹娘墳上生青草，冷冷靜靜好凄涼！倘若留得爹娘在，怎能荒郊土內藏？思想爹娘難得見，下跪墳前哭一場。四月陽雀催工忙，孝子栽秧想爹娘，去年栽秧爹娘在，還與哥嫂送茶湯；今年栽秧抬頭望，不見爹娘在那方？思想爹娘難得見，提起栽秧哭一場。五月家家過端陽，鹽蛋粽子與雄黃，去年端陽爹娘在，手拿粽子攢沙糖，吃了三盃雄黃酒，昏昏醉醉睡牙牀，今年端陽爹娘死，拿住粽子哭一場。六月搖扇遍身涼，孝子乘涼想爹娘，去年爹娘過六月，熱來就在睡涼牀；今年炎天紅似火，涼牀不見二爹娘，看見涼牀不忍坐，坐在涼牀哭一場。七月半間秋風涼，要燒袱子與爹娘，去年七月爹娘在，燒了袱子坐一蹚；今年七月爹娘死，新添筷子與羹湯，爹娘有靈坐席上，菲味羹湯舉口嘗。散錢那去助路費，薹錢那去置田莊，父親領錢交朋友，母親領錢置衣裳，冥錢爹娘拿不起，路上請人幫個忙，思想爹娘難得見，跪在靈前哭一場。八月中秋桂花香，月丙果子盤內裝，去年中秋爹娘在，又吃月餅與麻糖；今年中秋又來到，堂前不見二爹娘，思想爹娘咽喉硬，拿住月餅哭一場。九月九來是重陽，菊花造酒滿缸香，去年重陽造美酒，爹娘還在把酒嘗，吩咐好酒代賓客，淡酒拿來自己嘗，今年重陽爹娘死，端住酒盃哭一場。十月滿地降寒霜，要送寒衣與爹娘，冬衣冬帽與冬帕，冬鞋冬襪共幾雙，長衣交與疼兒父，短衣交與疼兒娘，思想爹娘難得見，火化寒衣哭一場。冬月大雪冷難當，孝子圍爐想爹娘，去年冬月爹娘病，紅爐添炭熬藥湯。臘月裡來又一年，父母週年將近來，曾記辭歲三十晚，一家大小得團圓，今年歲歲辭了舊，靈前化紙哭一場。

這一篇十二月報恩哭爹娘的俗曲，是與情歌小調十二月相思之類，爲另一種情感的作品，而形成中國

俗文學的特色。男女之情與親子之情，在我們，都是相等的，甚至後者更甚些，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詩經、楚辭以來的文學表現，通皆如此。而西洋文學不是這樣。在俗文學裏，沒有我們的「目連救母」。在現代個人創作上，當盛成「我的母親」出版於巴黎之後，大大引起了法國文藝界的反省，他們太重男女之情，而忽視了親子之情。在湖北，民國以來，一直保持一種風俗，凡作母親的婦人亡故，尤其是祖母、曾祖母老娘親們，子孫衆多，必在出殯前夕，由道士作法，唸「血盆經」，述爲母者十月懷胎以及撫育子女的辛勞恩德。子孫們披痲戴孝，跪伏靈前痛哭舉哀，經堂上布置紙人紙馬的奈何橋，顯示陰曹地府形象，還裝滿一盆猪血，益增生者悲戚與無限感德。而道士唸經，總是好引用民間俗曲的調譜。這俗曲，可爲幾點分析：

1一年十二月生活、習俗的實景描述。

2不僅哭娘親，而是哭爹娘。

3一韻到底，每段末句，最見感情，要引得你天下爲人子者同聲一哭。

4每段八句，但有變化。七月爲鬼節，所以說得多；冬臘月，要終篇了，反而說得短。說得短，更見情意之深。

5「從淡酒拿來自已嘗」之句，想見我們中國人家庭教育以及處世接物的理道；亡親之薄已厚人，更令後人感傷，恨孝道之有虧。

6用字研究：「啞」是否爲「壓」?「蹚」，當係「堂」之義，何以要加足字偏傍?「菲味」之「菲」，似係肥、美兩字音義之合，當非韮字之誤，亦絕非菲薄之菲。「那去」，應是「拿去」，若說以「那」代「拿」，則下幾句用了「拿」字；「月丙」，應是「月餅」，若說以「丙」代「餅」，則下句緊接着用的「餅」字。「代」賓客之「代」，當爲「待」的代字。民俗用字如此，是有影響於文字變化的。

7七月，「新添筷子與羹湯，爹娘有靈坐席上。」——民間習俗，父母死，三年之喪，每飯不忘親在，桌前上座空出位子，盛飯，放筷碗上，默唸或明說：「××，吃飯！」並進熱茶，洒之於地，表示亡人饗用過了。湖北，稱這種習俗，爲「叫飯」。總之，居父母之喪，三年歲月，事事物物，皆引起孝思。

哭娘經之當視爲俗曲，本是無問題的；但於考察了「寶卷的旁枝」之後，則認爲有將其視爲寶卷同類的必要。寶卷是女性的佛家謠俗作品，凡提到陰曹地府，總有「血湖」的懲罰之說。不說作惡的婦人要受這種苦罪，任何女性，她月事，生育出血，這血是「不潔」的，死後靈魂必然也要沉淪血海，故必須出家念佛，以求超拔，而最好是不出嫁。這形成了寶卷的基本觀念之一。民國五十年以來，開通的女性，不會相信這種迷信，但仍有老年婦人和一部份農村青年姊妹爲這種說法所惑。於是，哭娘經之類的俗曲或寶卷，一直流傳不衰。甚至，將來沒有一個人相信有冥冥之中的地獄，但卻仍有誠意要在悼念亡母時，聲淚俱下的唸誦這哭娘經，誰能說自已不是母親的兒女?

伍　寶卷目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寶卷，多爲民國木刋本，也有少數淸中葉的本子：

香山寶卷　上下集
目蓮三世寶卷　二卷
五祖黃梅寶卷　二卷
黃梅寶卷　上下集
達摩寶卷　一卷
達摩寶傳　二卷　又一種
何仙姑寶卷　二卷
麻姑寶卷　一卷
七眞天仙寶傳
劉香寶卷　二卷　又一種
妙英寶卷
孝女寶卷　四冊
延壽寶卷
修眞寶卷　一卷
鸚哥寶卷
嘆世寶卷
輪廻寶傳
灶君寶卷
對眞經
觀音濟度本願眞經
觀音菩薩香因由　抄本　四冊
觀音十封書
佛曲　三種　抄本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　十二冊　抄本

「明淸之際之寶卷文學與白蓮敎」，述及淸、道光年間黃育楩的「破邪詳辯」一書，認爲明末流行的寶卷，多屬「邪說妖妄」，乃將其每種名目，大概內容，各述要略，然後逐條駁斥。

茲錄其書目六十八種：

古佛天眞考證龍華寶經　銷釋悟性還源寶卷　開心結果寶卷　下生嘆世寶卷　明證地獄寶卷　科意正宗寶卷　婦家報恩報卷　護國佑民伏魔寶卷　混元紅陽顯性結果經　混元紅陽大法祖明經

混元紅陽血湖寶懺　混元無上大道元妙眞經　苦功悟道卷　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卷　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卷　嘆世無爲卷　破邪顯證鑰匙卷　姚秦三藏西天取淸解論　普靜如來鑰匙通天寶卷　普明如來無爲了義寶卷　三義護國佑民伏魔功案寶卷　泰山東嶽十王寶卷　地藏菩薩執掌幽冥寶卷　靈應泰山娘娘寶卷　護國威靈西王母寶卷　佛說離山老母寶卷　千手千眼菩薩報恩寶卷　銷釋白衣觀音菩薩送嬰兒下生寶卷　佛說彌陀寶卷　救苦忠孝藥王寶卷　佛說梁皇寶卷、銷釋孟姜忠烈貞節賢良寶卷　佛說如如老祖寶卷　佛說無爲金丹揀要科儀寶卷　佛說明宗顯性科儀　佛說通元收源寶卷　普度新降救苦寶卷　銷釋授記無相寶卷　銷釋大宏覺通寶卷　銷釋印空實際寶卷　銷釋金剛科儀　佛說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儀寶卷　佛說三迴九轉下生漕溪寶卷　佛說黃氏女看經寶卷　佛祖傳燈心印寶卷　皇極金冊九蓮正信皈眞還鄉寶卷　混元紅陽臨凡飄高經　混元紅陽悟道明心經　混元紅陽嘆世經　混元紅陽苦功悟道經　混元紅陽明心寶懺　混元紅陽拔罪地獄寶懺　混元紅陽救苦升天寶懺　混元無上拔罪救苦眞經　混元無上普化慈悲眞經　紅陽寶懺　銷釋闡通救苦寶卷　觀音釋宗日北斗南經　勅封劉守眞君寶卷　銷釋地獄寶卷　東嶽天齊仁聖大帝寶卷　金闕化身元天上帝寶卷　福國鎭宅靈應竈王寶卷　佛說皇極收元寶卷　苦功悟道卷略解　悟道心宗覺性寶卷　銷釋收圓行覺寶卷　銷釋眞空掃心寶卷

其中，一部份，民國以來，猶見其書。這六十八種目錄，於寶卷的歷史研究上，是很重要的資料。

故事傳說之編爲寶卷的，有孟姜女寶卷，珍珠塔寶卷，梁山伯寶卷，雷峯塔寶卷，趙五娘寶卷，包龍圖寶卷。

民國以來，寶卷有印本，約在百種以上，除了旁枝有創作外，寶卷多爲傳統作品。但把寶卷視爲文學作品來蒐集與硏究，則是前代所無的事。五十年代之後，寶卷可能少有人來宣唱了。所以列擧不完全的目錄如上。

陸　評價

寶卷爲宗教性的謠俗文學，宣講因果，悲天憫人，侈言靈應，悟道自稱。惟其是謠俗產物，故所有寶卷，幾全不知其作者是誰；惟其有文學性質，故其創作表現，脫離了宗教的約束，任憑想像馳騁，結構出幻妙奇異的篇章。

目蓮救母寶卷，從佛經取材，寫親子之情，最爲感人；母親罪孽與兒子德行的對比，尤見構思的超絕；而歷經地獄慘苦諸境，見宗教的犧牲、沉毅之力，又見文學描述的壯美。深深具有東方精神，是儒家道德實踐與釋家變罪惡爲白蓮花朶的偉大詩篇。古今文學作品，多從兩性情愛擷取題材，少有如目蓮之典型，深具佛性的人子。目蓮到幽冥尋母，歷經鬼門關、孽鏡臺、破錢山、剝衣亭、寒冰池、神鷄山、變牲所、油鍋、血汚池、滑油山、望鄉臺、剜心所、枉死城、鋸刑柱、搾刑、刀山刑、惡犬刑、搗碓刑、火烙刑、磨刑，這每一地處，都見死人的靈魂受罪；又經過了孟婆莊、奈何橋、六道輪廻，目蓮每到一處便問鬼卒，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被牛頭馬面棒打鞭敲，哭哭啼啼

起解去了。

（「目蓮三世寶卷」，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刋本，三卷，王素存藏，篇末有「臺灣大甲街郭天河商店販賣」印記）

目蓮進入鐵圍城，打開了阿鼻地獄，放走八百萬孤魂，與受罪的母親相會。那八百萬孤魂都投入陽世，地藏王要目蓮「白面善人改惡相」，投生陽世成爲黃巢，「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然後黃巢也自殺，「收魂歸獄」；又脫胎屠戶，殺猪宰羊，收回地獄的「寃魂」——按其六道輪廻之說，靈魂的脫胎，或爲人：富貴貧賤，疲癃殘疾；或爲非人：禽獸鱗介。幽冥教主感於目蓮的孝心，又因他二次脫胎，不怕輪廻之苦，「收魂有功」，才准他以佛法救母超昇。

香山寶卷，妙英寶卷，劉香寶卷等篇，皆寫女子堅心向道，篤守童眞，以身殉教，不爲世俗所纏困，不被艱危所屈伏，充分表現女性善行修道的典型，從閨閣、家庭走向宗教的玄妙世界：

公主曰：「大海可竭，泰山可崩，道心進而不可退也！目今正是爲道忘軀時至，豈有貪戀恐懼之心？終不然生不死永住凡間，奴求快死願超三界，免向六道輪廻。」（香山寶卷）

衆人都勸三姐回去。香女執意不肯，說道：「修行之人，出家不回家，進菴不出菴。相公好意，奴家已竟盡知，感恩不淺，待等相公任滿回家，同修佛道，乃是奴家之心願也。」（劉香寶卷）

「魚籃觀音寶卷」，更見佛普度衆生的精神。寫金沙灘全村住戶過於爲惡，上帝要毀滅他們，以示報應。觀音菩薩不忍心見一村男女老幼都遭浩刼，她變爲賣魚女郎，到這村子裏來點化世人。大家驚於她的美麗，人人都覺得她可親可愛。惡霸馬二郎要強娶她。她說，自己曾在佛前立誓，必須念熟「蓮經」，吃素行善的男人，她才可以嫁他，其他的事，都可不考慮。馬二郎因爲愛戀之甚，誠心相從，改過遷善，皈依我佛。她實行諾言結婚，花燭之夕，突然腹部奇痛而死。金沙灘全村人哀痛之餘，竟受感化，所有行惡的人都變成了善士。

「魚籃觀音寶卷」已見其構想奇特了，而更爲構想奇特的，是「先天原始土地寶卷」，寫述舊小說裏最卑微的神，土地公公，竟然大鬧天宮，與玉皇大帝鬬狠，比西遊記的孫悟空還來得法力無邊：

那土地從地裏鑽將出來。齊天大聖一見土地：「就是你撒野！」行者舉棒，叓頭就打。那土地拐杖相還，練戰一處。後有通天大聖來掠陣。土地發威，使開拐杖，把通天大聖一拐戳倒。拐杖一拉，把齊天大聖拉了一跤。南極着忙，領衆羣仙，一勇齊來圍着。土地將拐戳在地下，手搬拐杖，提了兩提，地動山搖，一切神仙，站立不住，平地跌倒。衆仙着忙，各駕祥雲，起在空中。土地將拐望空一舉，提了幾提。那神仙空中東倒西歪，站立不住。那土地一拐化了萬萬根拐，起在虛空，打的那神仙各人散去。

玉帝只得問佛因果：

佛言：土地神者，無極化身也。未有天地，先有無極。無極以後生天化地，有了天地，才有佛祖。一切菩薩羅漢聖僧，一切神仙天人四衆，言也不盡，何物不從地生？何人不從地住？土地之神，只可尊敬，不可冒犯。冒犯土地，我也難敵。

結果，還是佛祖收復土地，携他到靈山烈火焚化，然而土地並未死，他的神祠建立在普天之下，窮鄉僻壤，高山大澤，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土地公公在，好和善慈祥的老頭兒。這故事，在正派宗教觀念，未免太是「離經叛道」，文學趣味上，却儘多可欣賞的情境。

附錄

朱藏古抄南管曲詞記

吳守禮

民國五十年三月十九日，朱介凡兄帶着他在金門砲火殘跡中所拾古抄文件一紙辱訪，並命我給它作個考證。我自度與文盲相去無幾，介凡兄却懇切勉勵我嘗試。得他如此錯愛，也只好謬承來學習一番了。何況年前他曾以大作「諺話甲編」，「我歌且謠」見贈，迄今無以為答。

關於拾得這一古抄文物的實際情形，在介凡兄給我的信裏有詳細的描述。現在節引原函如下：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共匪砲擊金門，打砲六十餘萬發，開戰史上集中射擊於一點之先例。中國文藝協會戰地訪問團十七人於十二月十四日到達金門，十六日轉澎湖，十七日返臺北。十四日下午三時過古寧頭、雙鯉湖，至南山村。南山村是砲戰中燬得最慘的地方。九月砲戰中死傷二百餘人，全村民衆均已遷居金門縣城。殘垣斷壁，遍地瓦礫之中還看見殘留下的結婚燈籠、神像、布簾、符籙、皮鞋、飯碗，襯衣……等。我於進村前，在一家住戶外約十公尺距離地處，拾得字紙一件，揀在手上，頗為濕潤，顯然是受了風雨夜露所浸。不斷的砲火沒有毀掉它，眞令人不可思議！刼後餘生的人們，常有回來檢取點什麼，却沒有人注意到它，這倒並不可怪。其給我發現，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緣法了。

朱介凡先生與妻子匡先生合作，撰寫了「民國俗文學史」。人事之遇合或有出於偶然者，但我相信這

一件古抄確是神靈訶護，等他渡海到金門去親手接收的。

古色蒼然，摺紋已變或破洞的這紙古抄，兩面書寫，不分正背，不留天地。共抄「南管」曲詞四首。前三首筆（毛筆）致秀麗，末後一首較差。「南管曲」，正名南詞，明代以來由泉南樂部演唱遞傳至於現在。吾臺今尚有樂社散在各地，定期集會以此為樂。其源出於南戲，南曲。其譯成方言者或為「南管曲詞」之特色。這種曲詞多以「指譜」形式流傳下來。朱藏古抄上亦有指譜記號。（請參照插圖）。茲將摩挲感得的結果向介凡兄報告如後：

第一曲——首句曰：「輕輕行到三十六宮內」，即知是「南指詞四十二名概括」。這曲是一種歌訣，將現存「泉南指譜」之曲詞四十二篇篇名（首句三四字）之辭義的加字句編成一曲，以便記誦者。余承堯氏重印「古風南曲指譜」（油印本）時，收載此曲置於卷首。「得前清曲」——民國十年石印本——則把它編入丑集「短想思調又調」中，是誤為普通曲詞了。古抄上有表音字，類義字可資校勘，是絕好的語言資料。全曲有三百四十餘字。

第二曲——首句是「心中迷亂」。敘述孟姜女送寒衣的一段故事。這一曲在我抄藏的有關南管曲詞文獻中，均未能查出，值得珍貴。全曲二百餘字。

第三曲——首句是「閨閫嬌質」。亦是未曾抄藏的南管曲詞。文中有「那因前日梅庄捨身求」句。腦海深處似有記憶，但終不能浮起。全曲有一百三十餘字。

第四曲——首句曰「刑罰刑罰罪擅重」，一望而知是「陳三曲」。因查前所抄藏，知已收在「御前清曲」及「南管大戲陳三五娘南管曲詞」中。而字句略有異同可資對勘。值得一提者，這曲情節出於「荔枝記」，為「荔鏡記」所無。全曲三百三十餘字。

茲逐錄曲文附校注於下，以供愛好斯藝的人士參考。（指譜從略）

原文

輕輕行（即南指詞四十二名概括）

輕輕行到、三十六宮內蓋春色、清早起。對菱花、惰梳粧、照見阮只形容所減玉枝。只為親人去遠、開伊綠山、阮一路行、行出漢關、漢關刁刁萬里。想君去後去後拙時無意。一陣狂風、吹入鎖寒窗、孤衰悶坐、綉閣羅幃。記得相逢夢裡。見你又來共阮携手並肩、值只金井梧桐葉落時。擇起金杯、同賞月、同賞月千恩萬愛、千恩萬愛、乜樣歡喜。你因世。卜見春為。得到南海普陀山諸弟子。弟子坮前尊拜請，說是春為得意。因為歡喜。醒來都如醉似醒。為君去、為君去一更二更直到五更、長冥都不睡。那聽見玉簫聲如急數、又聽見杜鵑值許花園外邊。叫春今卜返圓。阮只心頭悶越悲。為人成、無倒邊。君恁悞阮一世。差、開你父母望子，心肝拔碎、亂如痴。妾身受禁、不敢開聲啼。開聲啼、恐畏爹媽瞭聽、聽見心越悲。一紙想思寄乎伊。未知或人去值處、小姐聽說、你自來生長都伶俐。豈不知阮官人有孝義。伊前年會不忍厦德、障開心辜負你。勸你寬心、相共行到花亭邊。趁賞趁賞花燈、無負今冥。且趁賞花燈，只處無負好春天。

原文沒有篇名

「↓」號表示：「應改爲……」。「輕」字摩滅不明。「起」下一本有「來」字。「惰」上一本有「阮」字。「所」↓「瘦」。「枝」↓「肌」。「爲」上一本有「是」字。「開」↓「虧」。「綠」↓「歷」。「刁」↓「迢」。「意」，一本作「依」。「吹」字上，余本有「颯颯西風」句。「衰」↓「棲」。「值」↓「在」。「擇」，一作「舉」。「世」，一作「勢」。「見」一作「去」。「爲」↓「闌」。「得到」，一作「直去到」。「玹」↓「壇」。「尊」一作「專」。「爲」↓「闌」。「因」上一有「尔」字。「醒」字，一本作「癡」，是也。「不」字一作「袂」。「急數」↓「泣訴」。「急」，一作「絃」。「值」↓「在」。「悶」字上一有「只處」二字。「悲」一作「添」是也。「戍」↓「情」。「差」，余本作「嗏」。「開」↓「虧」。「拔碎」↓「破碎」或「憔悴」。「痴」↓「絲」。「聲啼」二字原本殘缺，據別本校補。「瞈」字余本作「嗡」，御前清曲無之。「心越」二字原本破殘，據別本校補。「思寄」亦同。「平」字余本作「付」，即前清曲作「度」。「戍」↓「情」。「人」字原本殘破，據次曲及別本校補。一本作「郎」。「前」↓「偶」或「怎」。「不」字一本無。「厦德」↓「下得」（同音）「開」↓「虧」。「無負今宵」，「御前清曲」作「只處無負情」。余本作「莫負春天」，「只處無負好春天」。余本作「只得莫負佳期」。御前清曲無疊句。

心中迷亂（演孟姜女故事）

心中迷亂、又聽見子規聲悲。悲慘戍人外方、做寒衣、阮無心意。卜尋君阮目滓淚滴。細尋思、恐畏路途崎嶇。說叫阮只出路人受盡奸辛、空悞阮孤單獨自。卜強企、一路來、阮卜拖命送寒衣。得到長城。又遇着風霜、只處冷冷清清。忽聽見水沓聲。又見霜雪遍地、阮身茫脚踏難進步、阮堅心卜尋君□，做出一付寒衣傳送到許城。說是姜女苦痛寸步難行。賊賊你無掠許民兵抽來、眞是無道番君害人性命。悞我只處目滓暗淚，滴流着緊行。來去得到長城。得見我杞郎面、說是姜女苦苦痛痛。來到長城。願只願卜我君相見相見。

校　記

「戍」↓「情」。「方」↓「邊」？—應是韻脚。「奸」↓「艱」。「清」—疑是韻字。「沓」↓「磨」？「地」下疑有脫字。「身茫」↓心忙？「步」字疑有誤。「許」↓「長」。「番」↓「昏」。「見」字應是韻字。

閨闈嬌質

閨闈嬌質、嬌質我從然莫介愁。那因前日梅庄捨身求。惜貌人才、抱磚來引玉、瓊瑤酬。終身願托、願托所望卜君子好逑。豈不知許逾閑越禮堪羞。那畏才子佳人難得就。看伊只形狀、惹我心轉憂。寅思奔、月夜思奔、不管旁人相究。伊是窈窕女，焉知有涉桑間稠。我自幼攻書知恩識義，偶敢掠只恩德反爲仇。誰思疑、誰思疑狂風吹送木蘭舟。一片幽情付却東流。東流

校記

「質」↓「姿」？　「從」↓「縱」。　「寅」「思」二字疑有誤。　「寅」↓「偲」？或補一「夜」字。　「思」↓「私」？　「有」字疑爲「肯」之形誤。　「稠」↓「儔」？

刑罰刑罰（演荔鏡緣故事）

刑罰刑罰撞重。到只機當、到只機當、咱三兄。阿娘無主定、誰想三人做虎狼。水流值處、水流值處、獨開着益春只處受災殃。益春汝今但得着忍耐、你若漏機、你若漏機、就是連累咱三兄。到許時機又反叛再禍起小青。阿娘阿娘密囑、益春失記在心頭、㗎也在㗎忘。但是官司法嚴、無照認恐怕連累三兄。阮也不果照認、撞般刑罰、百般刑罰、甲㗎卜怎樣當。益春你今但得着照認、免你一身免你一身、受了罪罰刑重。嗳喲嗳喲、嗳嗳喲喲、汝身上事事切切兩段斷。呀、這阿頭、這阿伊個阿頭、汝胡言亂語、假瘋顚、你三人。你阿伊個三人、私奔事眞、罪難容。你看、你看、那個人、子在東方人、看在兩邊人。笑在南方人。人在北邊人。子人看人笑人。弄你何處、那個東西南北屏看、眞笑人。我不打、你不照、再不放你、再不打你、嗳喲嗳喲嗳嗳喲。你身上。苦苦切切苦一段。誰想阮身今勞偲。凌遲、撞般拍力、是在㗎身。有乜罪掛是罪撞重。苦苦痛痛是氣死人、苦苦痛痛是氣㖞人。

校記

「罪」—一作「做」。　「機當」↓「其段」。　撞＝障。　「咱」，一作「愛」「嗳」。「定」，一作「張」，則爲韻字。　「做」↓「遭」。　「做」字上用藍墨水補一「着」字。　「開」↓「虧」。　「虎狼」二字原本殘缺，後人用藍墨水補寫。　「水流」二字亦同。　「益春」二字殘破。　「殃」殘破，補寫一「禍」字。　今據別本改爲「殃」。　「反叛」，一作「滿般」，一作「滿盤」。　「再」↓「災」。　「小青」↓「蕭墻」。　「青」爲「嗇」之形誤。　「失」↓「實」。「記」，破損，用藍墨水補寫。　「在㗎」↓「俑敢」。　「無」↓「卜」。　甲＝教　「罪」，一作「刑」。　「刑」一作「罪」。　「事切」，一作「悽慘」，一作「青慘」。　「段斷」↓斷腸。　「伊個」，一作「死」。　「事眞」一作「是實」。　「子」↓「指」。　「人在」↓「指在」？　「子」↓「指」　「弄你何處」一作「論你何事」。　照↓招。　「我不……」句，一作「你不招，我不放。」　「苦苦切切」，一作「啼啼哭哭」一作「青青慘慘」。　「苦一段」，一作「兩斷腸」。　「勞」↓「落」？　「拍力」↓「逼勒」。　掛↓「過」。　「御前清曲」所收，至「兩斷腸」句終止。陳三五娘大曲所收，在「氣殺人」下尙有「千苦萬疼那是罪障重」句。

前引四曲之校記，或有遺漏，但已可顯示此一抄件之與現存同類文獻的關係了。爲着存眞，我避免竄改；原文的俗字誤字皆照抄，而在校記中注出鄙見而已。其實，古今異同，非淺薄如我者所能詳盡的。希介凡兄諒察，同工的人士給與指敎。

五〇、四、二

這張抄件，就其紙質、色氣、文字內容、書法筆致的特徵看來，我與吳守禮先生都認定，這

應該是清代的寫品。最遲，也當爲清末民初之物。它是擱置在這南山村某戶人家的橱櫃箱籠裏，可能，四五十年來，也未翻動過。紙面上所吸收的灰塵，已滲透內層，如經過化驗，必可考查得到，其忍受砲火的程度爲如何。如今是，紅粉貽佳人，寶劍贈烈士，這份歷經刼難而倖存的俗曲文獻，我已敬贈於吳先生珍藏。這其中的歷史精神和人文緣法，大大可欣味也。

中華民國五十年四月九日　朱介凡附記

民國俗文學史的寫述

朱介凡

天地之大，有好些事物，確乎存在着一種緣法。

晴明日子，我常常過川端橋，走中和鄉，訪談文友，意興甚高。一次，在這樣訪談裏，不知怎麼的引起，與陳紀瀅先生談論到「編述中華民國五十年文藝史」的問題。彼此關乎這個問題的意念，中心思考，已非一日，談得興起，把修史的義例，也提出了幾條來。未想到他是個有心人，從茲就開始了這件事的進行。

經過陳先生兩年工夫跟各方面的計議，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國文藝協會的理事會，通過了編印的計劃，由何容、李辰冬、陳紀瀅、趙友培、朱介凡五人負責進行。八月二十二日，在臺北的博愛路美而廉，執筆人集會，決定了五十年文藝史各部門：文藝思潮、詩歌、散文、小說、章回小說、國語與文學、通俗文學、戲劇、國劇、音樂、電影的撰稿人。

起初，我沒有想到自己要擔任一個部門。我只是對於這件事有許多意見要提出，又有興趣觀其成而已。並不打算要揷足這件事，一如我對於方志和傳記文學的倡議，時時有許多意見和興趣一樣。等到先後兩次協議，要我參與，沒有怎麼考慮，我就答應了。修史之事，須論才、學、識、德四者，我自認條件不够得多；但想到自己三十年來存心而爲的「諺語工作」，與這俗文學史的編述，實在是很有密切關係。這兩年來，又一直在想着，要把早年寫的「中國諺語研究述略」，增訂資證，擴大內容，修改爲「中國諺語論」，而有意無意的，老早老早，就做下了準備的工夫：

一、民國三十六年以來，關乎「諺話」的不斷寫述。

二、近兩年在南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讀書，我做了一個笨工夫，把它中文部藏書目錄卡全部檢閱一遍，抄錄下一千多種書刊。這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屬於俗文學各部門的。

三、這些年來，讀書和訪書、藏書的興趣，也偏好於俗文學方面。

這些爲「中國諺語論」所作的準備，用之於俗文學史的編述，都正正恰合需要。而且，這確乎是兩好合一好的事，先把俗文學史寫了，更可加深我諺語的研究。再說，我與中華民國同生長，幼小以來，卽偏好這方面的事物，依情分和緣法說來，爲這件事再白些頭髮，也是值得的，應該的。史才、史學、史識，我必然甚爲低下，但在史德的秉持上，我不敢不有所自勉自負和自許。

我們這本「中華民國五十年俗文學史」的編述，不敢說它體例完美，內容無缺。但是，至少，在

此時此地，總算儘量蒐集了這方面的歷史資料。

不能已於言的，乃是：在編述工作的過程中，不僅具有許多情趣，尤其是好幾件事情，令人感激，應當報告。

董作賓先生，每見到我，總必多有期許之詞，又浩歎一番。說起，自從劉復先生故去，李家瑞先生也不知所終，就少有人重視俗文學方面的事，而他倆所蒐集、整理過的資料，年深月久，塵封腐朽，終將化爲烏有，要趁你這年紀，努力而爲呀。這年八月初，董先生把自己珍藏的「中國俗曲總目稿」兩巨冊相贈。其時，我還未有決定擔任俗文學史的編述，也並沒有向董先生請借資料，說來這豈非一種緣法？幾年來，一有空，就到南港看書，總想閱讀這部大書的原始材料；現在，我畢竟是漸漸在開始了。董先生還有一部寶藏，是民國十六年至十八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刊的「語言歷史學周刊」全部，也慨然借與；他毫不考慮，我可能像別人，借書久不歸還，把這十大冊合訂本，會掉去了一冊。

方師鐸先生，特意把他初到臺灣時購得的本地唱本好幾十種，親送我參考。臨到奉還時，慨然贈與，說是這些資料給我有用些。

一直到我們的編修工作，已經完畢了，何容先生還清出了特藏的唱本見賜。有「棄家從軍」、「新刺虎」、「打小日本」等，這是抗戰時期，段繩武先生出任聯勤政治部主任，爲榮譽軍人職業訓導的刻印成績。於俗文學史中，當要特加叙述的，因爲段氏最服膺武訓的德行。

王素存先生來臺十載，常在冷攤上，「化紙」的邊緣（水浸或火燬），蒐得一些常人不注意的書冊。十一月一日那天，冒着風寒，親臨舍間，帶來了清末的「目蓮寶卷」和民國出版的善書；還有一部諺語書「高等應用語體作文材料」，（廣益書局石印本）一部張玉芝編，山東水產學會印刊的「山東省漁民歌謠集解」。後二種，是我「謠諺存目」所未知者，更爲一般書目所罕見。

呂訴上先生藏書豐富。有趣的是，從他那裏，得見十幾種「梁山伯祝英臺」的書本：鼓詞、彈詞、唱本、劇本。這其中，我頂欣賞的，是：

一、歌仔戲的底本，野臺戲班所用，拿賬簿抄寫的。這種簿本，江湖藝人，師徒秘傳，輕易不讓外人看，呂先生居然得其全部。

二、「一陣狂風」，楊蔭深編，民國十五年光華書局版。把梁祝故事改寫爲話劇，書名寓意着這故事的結局。更可貴的，是其插畫，具有那時代文藝書籍的獨特風格，稍後的幾年，就不及見了。

三、「離恨天」，方君逸編，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世界書局版，列爲劇本叢刊之一，六場十二景。由之，見民間故事傳說之爲作家們所運用。

人棄我取。呂先生藏有一些本省現已絕版的唱本，如像光復之初的廣播歌曲「歡迎祖國」以及「孔子小兒答歌」。後者，證明了漢代以來的一個傳說：「項託七歲爲孔子師」，有從敦煌變文淵源相承的痕跡可尋。由這個根據，我寫了「敦煌變文目錄及孔子項託相問書之傳承」，日前和臺靜農先生談起，他認爲這發現是極可喜的。

那麼，這也是「禮失而求諸野」了。

還有兩處收藏豐富的學術機關和上十位學人，都毫不保留的借用資料，賜與我最大的信託。不怕我損壞、遺失，更不曾想到我會來一個劉備借荆州的騙賴。原來，借書的事，我們常常遭遇到：

一、無心的損壞，遺失。

二、有意的吞沒。

三、根本不在意，以爲一本破書，値得幾文？

四、借取、歸還，都沒有經過登記，時日一久，或是忘記了，或是不知道這本書究竟夾到那兒去了。因爲許多人的習慣，以爲書本是可以隨便看看，隨便拿走的。

就我自己來說，曾經不止一次，好意的借出書本，始終無法收回，不僅是說典藏，即令是要使用的時候，書冊太不就手了。一本書，本來不値幾文，但當你無法再尋覓到第二本，這個損失，就難於估計了。而這種痛苦，是很難受的。

這兩處地方和上十位學人，都曾一再囑咐，不可告訴第三人，以我所受到的特殊待遇。這裏，我只有內心存着無限的感激，而未便寫出他們究竟是誰？我應該這麼說：愛好書本的人，都是君子人，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不過，好些人借用書冊,像我這樣有詳細登錄的,確乎不多,疏忽之下,乃有過失。

他們對我的這番好意信託，在精神上，變爲一種支持的力量，教我在這個作爲上，不敢有所懈怠或是畏難，而常有意趣湧發。實在說來，我之終於完成了這件事，全由於大家的這番好意信託而然。

編述這部書，除了自己的資料而外，向各方面借用的，計爲二百六十九種。

職務上的事太忙，只有儘量抽時間，先行錄取資料，感到資料相當充足了，這才着手編述。幸得妻子匡先生合力，他寫了神話、傳說、故事、笑話四篇，還有後記；我就只寫導論、歌謠、諺語、謎語、俗曲、說書、鼓詞、彈詞、寶卷這幾篇。另有兩部門的，本書未有寫入：

一、地方戲劇

二、通俗小說

我們這樣想法：「中華民國五十年文藝史」中既然另有小說史、戲劇史，俗文學史部份就不必拉它過來；也許，小說史、戲劇史未有論到這兩部門哩——只因這兩部門，內容太過於龐雜了，硬要有專一的兩本書，才能敍述得淸楚。地方戲劇，不僅每省每省不同，甚至一個省區之內，也還有許多類別；咱們一方面隔行，又由於交稿時間迫近，而篇幅又限制，只好從略，撇開不談了。篇幅的限定，十萬字左右。妻子匡先生寫述時，儘量緊縮，少擧事證；我呢，也不敢放手寫。結果，我們這部稿子，還是寫了二十四萬多字。儘管這樣，仍然遺下了三部份資料，迫得我爲如下的處理：

第一部份，把它作爲「民國俗文學史料拾零」來單篇發表。年來，發表了「中國神話的趣味」，「傳說的附會」，「民間傳說的情趣」，「讀高要的幾椿地方傳說」，「諷刺和嬲弄的故事」，「星宿出來單打單」，「時裏西風時裏雨」，「謎語趣句」等篇。

第二部份，暫且作爲讀書箚記保存。如果將來有機會印行俗文學史料，適可編錄。

第三部份，民國五十年來俗文學的目錄卡片。每張卡片上的目錄，或爲成本的書，或爲單篇文字，約有一千六百餘張。

婁子匡先生自寫成本書之後，這兩年，所發表有關中國俗文學的資料與研究論文，只據我所見到的，大略估計，也已超過二十萬字了。您看，這一部門寶藏，竟是可以無窮盡的發掘！所以，我倆都認爲，要是深入、擴展的探討下去，不受限制的話，民國俗文學史，是很可以再寫的。神話、傳說到彈詞、寶卷這十二類，每一類，如要求其敘述充分，都各別得有十萬字的篇幅才夠。不過，這一年之內，我不打算做這件事，我須得把這些年來存心要做的「諺語工作」，先有所交代才行。

「中華民國五十年俗文學史」，屬於我執筆的部份，寫得並不好，但是，在整個工作的過程中，始終有一番輕快的情趣。如記述謠歌、謎語資料時，常引起會心的喜笑；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九時二十分，廣播裏星期天音樂節目，播出了史特勞斯「藝術家的生命」，我正寫到敦煌變文的部份，得永恆之欣賞。

（本文原載民國五十年三月十日聯合報副刊，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小加補充。）

後記

本書上列各篇，對於俗文學底主要部分已分別敘述。我們兩人執筆，婁子匡寫神話、傳說、故事、笑話和後記；朱介凡寫導論和其餘各篇。這個編述工作完成於民國五十年元月。稿本擱置了一年多之久，我們再於五十一年六七兩個月裏，加以修訂。對於這五十年來中國俗文學的歷史考察，無形中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前四十年在我國大陸和臺灣的對於俗文學的開始蒐集到分別研究；第二部份是後十年來在臺灣的繼續擴大搜羅、整理和研究。我們一向確認學術不應受地域性的限制，尤其是我們底大陸決不能在「兩個中國」的謬論之下而分割。所以近十年來在大陸的熟識的新知的同工們底對於民間文學的蒐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我們也是等量的重視。爲此我們曾經以加倍的精力去間接瞭解我們底同一根源的同工們底近十年來在大陸的工作實況，一心一意地想在我們上列各篇之中，也能包含那許多熟識的或新知的同工們的新成就，同時的獻給對於俗文學有興趣的國內的或是國外的學人們。

在我們從多方面瞭解大陸上近十年來的民間文學工作的限度來說，彷彿是浩瀚無限，却一無所得；當初以爲我們所瞭解的限度還不够，因此又到海外去搜羅，尤其是到香港和日本去訪求，結果還是好像海上儘多是滔滔的白浪，可是想找着那批熟識的同工們底行進中帆跡，依舊空手而回。後來才知道他們是老的老了，死的死了，被批判鬥爭以後音息全無了。除了傷感，我們又何從下筆？同時却在

玄想，或許來日能夠聽得他們底心聲，或看到他們底遺蹟，再來補充我們上列各篇的敘述。可是我們也應在此「後記」之中，一提這十年來中共方面搞民間文學，要把它做到他們所要求的所謂「大躍進」的情形：

中共方面認定的，也就是馬克斯認為民間文學具有「永久的魅力」，於是他們所謂全黨從上而下發動民間文學的教育改革的工作。因而把民間文學資料定出兩個整理的方法：一是本身即能比較完整的反映勞動人民思想感情的，可以用忠實記錄；二是本身已被竄改，含有封建性的糟粕，或演變歷史太久內容混雜的，就需要用批判的方法加以整理。所以對於我們認為樸實的千千萬萬人所傳誦的活生生的民俗資料，多被侮蔑是封建性的糟粕和被統治階級竄改了的。祗有合乎他們說是具有他們底思想性的個人杜撰或竄改的東西，譽之為「創作衛星」，更到處報導。例如河南禹縣在五天之內，就放出了兩千兩百另五十四篇的巨型創作衛星；安徽阜陽王人鄉，更首先放出第一顆創作衛星，就是一百三十七萬六千六百八首詩歌和八萬七千幅壁畫。如此這股的搞民間文學「大躍進」，當然先硬要搞民間文學的工作者們底思想大躍進。

中共底民間文學者怎樣的搞「大躍進」呢？試舉兩個故事為例：

以「牛郎織女」的神話為例吧。他們說：「當牛郎織女因婚後廢耕織，被天帝責令歸河東。這情節背後還沒有直接說出的本質的意義，可能是由於繳納不出地租；也可能是由於負債所逼而成。」他們認為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不但把封建主的象徵——天帝，粉飾為一個仁厚長者；而且硬說織女是個在天宮無憂無慮的懶女人，這是很沒有道理的。他們又把架橋天河之上使牛郎織女倆一年一度會見的喜鵲，是做了反抗天帝的義舉，實質上表現了勞動人民的威武不屈的精神。

其間有陳毓羆表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實際就是性愛至上主義者的悲劇。因此陳被批判了，批評他「顯然是違背勞動人民創造這個神話的初衷」；「顯然是帶有調和社會階級矛盾的毒素了」。陳又認為「其中所謂天帝，實際上就是全體勞動人民的化身。」因此又被斥為主觀主義的唯心論的錯誤論點。同時他們又趁此警告別的民間文學者說：「那些不善於把真正人民的，與僞造的、摹仿的民間文學區別開來，以使民間文學庸俗化、低級化的現象，我們也必須加以批判和糾正的。」

第二個例，是把「白蛇傳」神話裏的法海和尚，他們稱之為地主僧侶的權威代表者。又把白蛇和青蛇當做英雄形象而且人格化的神，讚揚她們不但敢於和神中的有淫威者來抗爭；而且更敢和地上的統治階級抗爭；她們正代表了人民反抗暴力的象徵。

據說黃芝崗也曾寫了「論神話劇和迷信劇」一文，他却認為：「白蛇故事用法海代表律宗，用白蛇代表禪宗的一種主張」；「白蛇故事是禪宗佛法最成功的一種通俗宣傳」;「白蛇故事寫一場佛妖鬬爭，表面上是法海佔了上風，但實際却將律宗摧毀人性的缺點揭露無餘，可說是對律宗當頭一棒，而宣傳的建設性又在白蛇身上種下深根，白蛇是妖，同時又是佛，報恩、捨身，是佛的行徑。」

這却又被批判為：「禪宗和律宗形而上的觀點，和唯心觀點是一樣的。而真正屬於人民的神話，

是與唯心論哲學絕緣的」。「從來沒有例外，人民不會爲了服務於禪律之爭，而創造出這種優美的神話。」 接着又表明：「剔除了爲剝削階級所服務的封建文學渣滓，才能達到更有組織性、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這樣就可以使它更好地爲工農兵服務。」

從上面兩個神話實例的解釋和批判，來權衡大陸上那些我們所熟識和新知的俗文學同工底處境，可以明白一個大概了。至於他們個別的景況，於此也得再來一提：

顧頡剛所表現於民間文學的，我們祇看到他底一封信，發表在三年前出版的「民間文學」上：

輯編同志：承示張士杰同志所記錄的關於廊房附近的義和團傳說，刻已讀訖，遇有錯字，已爲改正。這些故事敘述得很眞切動人，借此可知人民羣衆對于皇帝、官吏等統治階級如何不滿；帝國主義者又如何壓迫中國，激起人民的義憤，要用大刀來對付鎗砲；反動統治者又如何向帝國主義者獻媚，不顧人民反抗，一味求和以保持其殘局。這是眞正的人民的歷史。他們當時的口號「扶清滅洋」，從這裡可以知道「清」，不是「清朝」，而是「中國」的代名詞，不過老百姓不會用「華」字來代表「中國」而已。在故事裡也有違反歷史的地方，例如大煙傳到中國，決不在八國聯軍進攻的時候，在封建社會裏也不會想到剪辮子；這是人民把時代弄錯了。但是農民不是歷史家，不應當苛求其合於歷史，只大致不錯就是了。因爲這雖不是眞歷史，却是眞傳統，所以不必改，活人成神，也是一樣。敬禮！　顧頡剛三月廿四日。

我們讀完他這封三百來字的信，又回憶他過去的對於民俗資料的用力之勤，可以參證本書「故事篇」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和「歌謠篇」的「福州歌謠甲集」序文所說的。如今他面對着有幾十萬字的新的資料義和團傳說，僅僅提出改正錯字和兩點有關歷史的意見，難道他近年來年邁力弱，連研究民間傳說的興趣也提不起來了？

鄭振鐸已於前年十月間，不幸在他乘坐的飛機失事時墮地殞命了。據說近年來祇是做做代表和委員，也看不到他底新的編著和寫作。在他遇難的前幾個月，北師大中文系還把批判他底舊作「中國俗文學史」，當做一個重要的任務呢！

鍾敬文也是先被批判而後打垮了。九萬字的批判文字中說他是右派份子，在學術上散佈了毒素；又說他是資產階級民俗學的代表，他搞民間文學是在學術上爲反動政治服務。

因爲大陸上民間文學界不重視新時代的、特別是工人和士兵的口頭創作的現象，說是由於鍾敬文所發佈的「民間文學是古文化的遺留物」理論的惡果。同時又批評他把民間文學的發掘和研究，當作與現實鬪爭和羣衆生活無關的純粹學術運動，而認爲最少在從事民間文學者的主意和態度應該是如此。——致用與否，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混爲一談，更不該至於「喧賓奪主」。所以他又被批評是一個像「爲藝術而藝術」一樣荒謬的，「爲科學而科學」的學者了。因此他們要對他鬪爭，正好也就弄清楚「五四」以來兩條道路和兩個傳統是怎麼一回事。

說下去祇有傷感而已。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有被批判的，有被鬪爭的，誰都爲了丟不開俗文學。

我們雖然無從秉筆直書他們近十年來的新收穫，可是，在這樣的心情之中，對他們過去的在俗文學底

學術上的成就，格外地爲我們所珍視了。

我們以遺憾的心，再表示另一遺憾，就是我們所獲得的五十年來中國俗文學有關的資料，未能蒐得全豹，又由於本書篇幅所限，我們摘錄的許多歷史資料和作品的示例，也未能完全納入。因此本書十三篇，一定有遺珠之恨，也祇好假以時日，希望將來陸續有所增補，目下所能提出的祇是一個概括之什，而聊供海內外學人作爲研究的線索而已。可是臨了，我們還得由衷地表示感謝那給我們指教和供給參考資料的許多位同工，那就是：

齊如山先生	蘇雪林女士	李　濟先生	董作賓先生	齊鐵恨先生	凌純聲先生
臺靜農先生	何　容先生	陳紀瀅先生	陳紹馨先生	吳守禮先生	黃得時先生
朱　鋒先生	許丙丁先生	林衡道先生	呂訴上先生	陳奇祿先生	鮑克蘭女士
文崇一先生	王怡之女士	謝雲聲先生	伍稼青先生	谷　懷先生	周學普先生
楊家駱先生	方師鐸先生	陳國鈞先生	張瘦碧先生	朱庭筠先生	王素存先生
石叔明先生	黃　佑先生	吳慕風先生	邱　楠先生	丁秉鐩先生	王鼎鈞先生
夏曉華先生	周岐峯先生	陳　強先生	林文岳先生	蕭政之先生	丘文達先生
萬　徵先生	井力行先生	蘇水金先生	陳　屛先生		

還應該特別感謝：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南縣文獻委員會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婁子匡
朱介凡
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臺北。

又：

這部稿子，我們於前年元月就早早交卷。去夏，楊羣奮兄檢出，加以修訂送還，即交廠排字。只因書局印敎科書太忙，排件一擱半年多。經過書局編審部處理之後，上個月才轉到我手裏來。婁子匡先生不在臺北，這校對工作，我就當仁不讓了。只希望這部書，能不再延擱時日的順利出世。李子喬先生的關切，在好幾件小事上，令人感動。排字工作的盡力，也是很可敬佩的。

朱介凡記　民國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八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臺二版

現代中國文藝史叢書　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

全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中國文藝協會
　　　正中書局
編著者　婁子匡
　　　　朱介凡
發行人　李潔
發行印刷　正中書局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海外總經銷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一一一號）
海風書店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六七八號（4474）隆